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

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



缅甸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
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

目 录

前 言.....	7
致 谢.....	8
概 要.....	9
建 议.....	13
缩略语表.....	16
术语表.....	17
引 言.....	19

第一部分 分析

文化背景.....	27
一般性背景.....	48
族间互动.....	89
族群愿景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109
总 结.....	140

第二部分 案例研究

钦族案例.....	145
克钦族案例.....	155
克伦族案例.....	167
克耶族案例.....	179
孟族案例.....	187
若开族案例.....	195
掸族案例.....	206
緬族案例.....	218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

前言

本书得自于“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2009年应缅甸多个民族的民间领袖要求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目前，国际社会对缅甸各民族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均知之甚少。这些领袖们希望通过一个书面出版物来促进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了解，这也有助于在缅甸国内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缅族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本报告信息来源包括在缅甸八个主要民族——钦族，克钦族，克伦族，克耶族，孟族，若开族，掸族、缅族中展开的87份访谈。每个民族平均有10人接受了访谈。访谈覆盖了缅甸的城市和乡村地区，兼顾男性和女性，访谈者中既有学生、商人、农民、家庭主妇，也有非政府组织员工、政府职员、宗教领袖、医务工作者和律师。

了解当代缅甸不同民族的背景，对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商贸、发展、冲突调停、人道主义援助等工作非常重要。本报告即为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报告既记录了公民社会对文化的理解，也记录了缅甸一些重要领域，如卫生、教育、就业、政军关系、选举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告亦反映了缅甸民间对该国各族间族群关系的看法，从中可见缅甸大众对未来的愿景，以及他们眼中的国际组织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景。

本报告的独到之处更在于，访谈进行过程中，缅甸政治正经历重要变革。期间，缅甸的民族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缅政府主导了对武装停火组织的改革，将其转为边防军，并受中央监督；国际社会上，美国亦发表声明，重新考虑对缅政策，并密切关注对昂山素季的审判和2010年的缅甸大选。本报告所涉访谈的内容也受到了这种紧张局势的影响。

本报告承认“族群的”、“族群”、“族群性”这几个用语都有高度争议，并常常带感情色彩。但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还是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即便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族群的划分是主观的，并非一成不变，“族群”之间也常有重叠。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同时属于多个族群，有些人则可能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我们也承认，不管是在当代还是在史上，族群的划定总是掺杂了某些预设或成见。本书中，我们的出发点是遵照受访者对自己的族群界定。

这一奠基性的研究揭示了许多问题，涉及面广泛。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对所搜集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 族群冲突是缅甸冲突的主要形态。只有理解这点，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促进和平及社会变革。
- 族群间的理解，特别是对文化理念和行为表达方面的理解，必须在社会的

高、中、低各个层面中推进，才有助于消除世代相传的文化成见和偏见。

- 选取一个共同的战略性问题（如环境问题）进行各族群间的组织协调，有利于团结各族朝共同的目标努力。族间的齐心协力和团结合作至关重要。

- 已有的一些促进族间对话及文化保护团体和机构，如文学和文化协会、民族青年网络等，应成为非政府组织行动主要的基础，NGO也应帮助这些机构团体筹措资金来支持和促进他们的事业。这些组织可以考虑在他们的一些行动中更多地邀请缅甸族人士共同参与，以此消除族间隔阂。

- 能力建设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加强，如基础设施、农业和技术、公民教育、选举监督、社会科学等。

- 与政府开展一些战略性的合作，这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做法有助于促进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

- 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努力，促成缅甸政府与主要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及其它重要政党和民族团体的对话。他们也可在缅甸与几个区域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之间进行斡旋。

延续“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之前出版的《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国内社会对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的反应》，本书旨在让外界听到缅甸国内民众的声音，尤其是他们对族群间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看法。他们是真正处理这些冲突并受这些冲突影响的人，比起从缅甸国外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的声音应该同样被关注、被重视。

致 谢

许多人说，在缅甸，要开展和平工作几乎不可能。更多的人说，在缅甸甚至连调查研究也做不到。这有些言过其实，但这的确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巨任务。

为此，我们衷心感谢为此项目在缅甸全国开展调研的团队。对于这样一个高难度的任务，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既敏锐又严谨。他们加班加点，反复核查事实、撰录采访资料、合成分析结论。任务虽然艰难，他们却完成得相当出色。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深深感动于那些勇于出来接受采访的人。。众所周知，在缅甸，同意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是很危险的，但我们却能听到人们都抓住一个个机会说出他们的心声，希望他们的声音能被世界听见。没有他们真诚地讲述自己的境况和对未来的憧憬，就不会有这份报告的问世。

研究团队的采访工作得到了几位民族领袖的大力支持。出版这样一本来自不

同民族声音的册子其实正是他们向“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提出的要求。他们反复阅读了本书的几版文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体会到了质疑、挑战与鼓舞。请允许我们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领导力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为此计划提供过各种资源的人。正是有了他们，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畅进行。

在此，我们无法将众多参与者与贡献者一一列出，对你们，我们深表谢意。我们所有人都期望有一天，当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受访者的名字能够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书中！

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 2010年6月

概 要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传达了缅甸国内不同族群民间的声音，他们过去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向世界表达这些声音。在缅甸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令人遗憾的是，族群冲突造成了缅甸常年内战。尽管如此，民族多样性和族群冲突却很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更多地将族群冲突看作是缅甸和平与民主进程中的附属产物。本书作为一项奠基性研究，采访了缅甸国内87位民间人士，分别来自不同族群。本书记录了这些民间人士对关键领域所存在的机遇与挑战的观点和看法。如：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政府与军队关系、教育、工作、卫生及文化等等。本书也描绘了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以及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景。《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各族人民如是说》创造了一个让缅甸当地群众得以对外表达其关于族群冲突问题看法的机会；它还是增进缅甸国内外社会组织之间了解的一个重要资源。本书将族群冲突这个原本被边缘化的问题带回了前台，而我们认为消除族群冲突是缅甸建立和平与民主的关键。以下是每个章节的要点。

文化

• 各族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谈到了，由于自己属于某一文化，他们的文化表达受到了束缚。调查表明，政府并不支持民族身份感、文化、历史、语言和文学等的发展。从教育课程到大众文化（如电视、电台和报纸等媒体所传达的信息）无不反映了以缅族为中心的政府政策。公立学校中，缅甸语是唯一的语言，没有任何一项课程以民族语言教授，教材也在进一步强化缅族中心意识，这些都在一点点侵蚀少

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 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缅甸公民社会采取了一些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及历史的策略。普通家庭、宗教团体、社会机构等都克服众多困难，参与组织各种活动，诸如暑期学校、节日活动等，同时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保护民族文化。

总体背景

- 对参与此项研究的所有受访者来说，教育是所有民族都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大家都认为现行的教育体系中，教育资源严重缺乏，腐败滋生，助长了以缅甸为中心的偏见，而且未能让年轻人掌握面对未来的技能。改善教育是普遍的呼声。

- 基础设施及经济建设投资匮乏也是民众们一直关心的问题。在商界，人们普遍认为是大公司占据了主宰地位，小公司则被迫退出或者面临困境。基础设施的薄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人们认为腐败是政府、军队和商界的主流，无处不在。人们还认为军队和强制劳工和性暴力事件多有瓜葛。很多人批评，经济制裁影响到的不是政府，更多的是破坏百姓的生活。现代科技农业技术投资的缺乏也让粮食安全得不到保证。综合起来，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缅甸人不得不在国内迁移或向国外移民。

- 各少数民族受访者都提到了所谓的“缅甸化”，且对此他们的描述很一致。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文化表达受到了压制，他们有别于主流的历史叙事被禁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也将少数民族视作低人一等。少数民族在就业过程中遭遇民族和宗教上的歧视，特别是在公务员体制内就业或晋升中难度颇大。男女受访者都提到，军队将少数民族妇女当作性侵犯的对象。边防军(BGF)的问题——本次缅甸实地考察时的热点问题，也被认为加剧了当前的紧张局面，并且增加了武装冲突的可能。

- 移民现象在各族受访者都引起了高度重视。几乎各年龄层的人，尤其过了学龄的年轻人，不管合法还是非法，都去国外工作。打工汇款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这些到国外打工的人在当地的境遇往往很不好。一部分曾经在国外工作过的受访者就回到缅甸，从事公民社会组织方面的工作。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返回缅甸，但是现实情况是缅甸国内根本没有机会，或者他们没有相关的证件无法返回。

族间关系

少数民族和政府的关系

-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多数民族缅甸族的受访者都认为政府和他们的

关系不佳，难以沟通。很多人表示他们对政府没有好感或者不信任政府。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说，这种不信任还因以下几个原因而加剧：彬龙协议[彬龙协议，1947年2月12日由昂山将军与掸、克钦以及钦族代表签署，规定所谓“边境地区”在中央管辖内‘原则上’自治。详情请参阅：缅甸图书馆《彬龙协议，1947》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2010年1月22日访问）。]以及停火协定的失败；政府在七个邦的过度开采自然资源、腐败、军队和政府部门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土地权的丧失。

- 受访者认为政府有意加剧各少数民族和缅族之间的分化。人们说，政府根据宗教信仰和民族出身的区别对其加以分化，不管他们是否属于同一民族。除了政府禁止在公共场所聚会外，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缅族的受访者则说，政府利用阶级、职业、政治面貌来人为制造这种分化。军队和民间之间也有很大的隔阂。

- 虽然对政府有所不满，很多受访者还是认为，要解决缅甸所面临的问题，政府的参与必不可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发挥接触、对话及合作的重要作用。他们解释说，政府内部也不是没有想做好事的人，必须跟这些人合作才可能达到改革国家的目的。人们也说，跟政府搞好关系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族间和族内的交流

- 受访者认为跨族群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他们却很少能举出这种交流的具体例子，特别是跨邦交流。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发生后，交流似乎有所增加，另外在民族青年网络中，年轻人间的交流相对活跃。宗教也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联系中起到了作用。

-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受访者都提到他们跟缅族的关系紧张。来自少数民族的受访者经常将“缅族”、“政府”以及“军人”这几个词当作同一个意思混用，很少去区分缅族的民间与官方。不过，虽然这样泛泛的认识很根深蒂固，但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却少有这种负面的经历。对不好的经历的记忆往往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 在文化传统和准则方面，人们认为对民族多样性理解不够，而政府在增进民族间理解方面做的也很不够。

- 某些少数民族受访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与缅族通婚会威胁到他们的民族文化。有族间通婚经历的受访者往往感觉到被孤立，既不被缅族也不被少数

‘彬龙协议，1947年2月12日由昂山将军与掸、克钦以及钦族代表签署，规定所谓“边境地区”在中央管辖内‘原则上’自治。详情请参阅：缅甸图书馆《彬龙协议，1947》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2010年1月22日访问）。

民族所接受。

- 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宗教网络和那些扎根社区的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将不同族群的人聚集到一起，开展发展工作、训练及能力建设，促进了民族间积极的交流。

少数民族的愿景和国际社会的角色

选举

- 87位受访者中，有来自七个少数民族的41位谈到了即将举行的大选。他们大概有六种想法：“不要以为选举会公正——就像2008年公投那样，政府会获胜的”；“不要参加”；“大选是要举行的……别指望它会带来什么改变”；“这是个机会——会有改变的——需要时间”；“民间社会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准备”；“大选恐怕不会举行。”大部分人持有的观点是，大选是渐变的开始，但对一次大选别抱太高的期望，2008年的宪法公投就是一个先例。

对未来的愿景

- 尽管缅甸各少数民族处境都很困难，尽管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但是人们仍然充满希望，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积极的改变。不同民族的公民社会对缅甸未来的愿景主要有这几点：“人人享有平等待遇”；“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权利，享有同等的机会”；“民主、联邦制民主”；“和平社会，和平发展”；“与政府合作，与别的民族合作”；“各民族团结”；“改变政府……要一个能代表我们的政府”；“培养意识，发展教育”；“做改变的主人翁……改变我们的态度和体制。”

国际社会如何帮助缅甸少数民族，促进缅甸政府做出积极改变

- 有的受访者说他们基本没有看到缅甸有国际社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联合国代表，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所带来的进展。但也有人表示，缅甸确实有国际社会运转的空间，他们有很多方式能影响到缅甸。然而他们也提到，合作的规模应该扩大，国际社会在介入缅甸事务时应更讲究策略。受访者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地与缅甸国内建立联系，更深入地了解形势以及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有关民族的问题。缅甸民间对国际社会可以起到的作用主要有以下观点：培养意识，支持能力发展；加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及其与政府间的联系和合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听取当地百姓的声音并理解他们的处境；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促进与东盟、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对话。

给国际社会的话

• 此外，缅甸民众也借此机会对国际社会表示：“缅甸人和缅甸政府不一样。”“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转变政府，我们同样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我们需要你们来缅甸看看，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们能理解当前局势的危险性。生活在缅甸可以很美好。我热爱缅甸，因为缅甸物产丰饶，人民都很友好，还有很多名胜景点，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所以如果政府能够开放，能够做出改变，生活在这里将会充满欢乐。”

建 议

对国际社会的建议

• 国际社会应该要了解缅甸所处的大环境、发展的动态、历史、及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这些是很重要的。需要了解的包括：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武装力量同政府分割的历史，包括独立后为何会爆发内战；殖民时期给缅甸造成的影响；独立前和独立后缅甸当局的权责范围变化。

• 国际社会可以为冲突各方（政府，少数民族领袖，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等）创造对话的空间，这也涉及到在缅甸民间组织之间牵线搭桥。为此，国际社会应努力聚集各方进行协商，展开辩论和对话。合作的范围也应包括与缅甸边境周边缅方和外方的团体。缅甸国内外各团体只有通过对话才能促进彼此的了解，协调进行缅甸的改革大计。

• 与停火组织进行接触，助其建立起自己的治理能力和行政机构，使社区能够自我发展。现阶段，国际社会主要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而很少让停火组织参与其中。停火组织其实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其宣称代表的人群中也确实占有特殊地位。

• 缅甸民间几乎一致认为制裁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制裁会加剧已有的紧张局面，导致该国更加孤立，也造成工业萎缩。国际社会应考虑制裁以外的策略。制裁在缅甸问题上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 缅甸的公民社会在诸如社会科学、公民教育和农业等方面，都亟需能力建设。有些领域可能很有敏感性，比如选举或公民教育，所以需要换一种说法，比如发展或者领导权之类，可以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

• 缅甸国内存在严重的粮食安全問題，所涉区域并不局限于受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影响的地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此外也需要大量的发展援助，这样，一些

已有的社区发展措施才能有效开展，蓬勃壮大。

- 随着选举日益临近，提高缅甸百姓对选举的参与度、加强选举监督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 缅甸民间也强烈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积极游说一些区域性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敦促其更加积极地参与缅甸的未来建设。民众希望看到国际社会通过游说，在各组织间建立起对话，并且促使东盟更多地发挥领导作用，敦促缅甸政府的改革。

- 不管是缅甸本国还是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NGO/INGO）似乎倾向于“各自为战”，只专注于自家的工作领域。他们应该努力建立起跨NGO的合作和网络，这对促进缅甸改革、构建共同愿景上非常关键，这也有助于建立草根层面的领导力。

- 国际社会应该尽一切努力让政府、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以及少数民族领袖坐到谈判桌前对话。

对缅甸国内的建议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

- 与政府开展战略合作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在教育 and 基础设施等关键问题中起到积极租用。

- 非政府组织应当依靠现有的组织和体系促进族间对话和文化保护，并帮助筹款以支持和促进这些举措，比如建立文化文学联盟和民族青年网络。这些组织可以考虑在某些活动中吸纳缅族成员，这将有助于打破族间藩篱。

- 在宗教问题上，应继续支持和促进在各族领袖和青年一代中进行跨宗教的对话与合作。近年来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因为其起到的作用受到了广泛承认。这种对话和合作还可以进一步扩大。

- 选取各民族共同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如环境问题等，作为组织活动的基础。这有助于形成共同目标，团结各族共同迈进，跨越种族差异。

- 在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期间，各团体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组织下，进行了有效的信息共享。同样的模式也可应用于当前局势，以促进相互理解、减小隔阂。这样也可以创造一个空间，让各方能够走到一起分享经验和思想。

- NGO（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应积极吸收缅族成员，结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立局面。

- 选举作为一个变革过程开始的标志，应当加以支持。但是对选举的期待不要过高。

对缅甸政府的建议

-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与民间建立互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加剧分裂和猜疑。其中，支持族间对话、创造交流空间应是这种措施的必要因素。
- 政府应当通过与少数民族领袖对话，打开在争议问题上谈判的空间。
- 一个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方面是教育体系。须保证相关资源和设备的充分供给，教师工资须提高以保障教师生计。教育系统中的腐败也亟待消除。
- 政府和公民社会团体应该大力促进族间理解，特别是在文化理念和习俗方面的理解，这种理解应该在社会上、中、底层全面贯彻。这样才能消除民族间世代相传的文化成见和偏见。
- 政府应加强公民的能力建设，使民众参与到选举进程中来。
- 政府必须逐步消除政府部门内少数民族职工晋升的障碍。
- 政府应当采取更多的举措确保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自由得到尊重，并且将此看作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语言是文化表达的一项核心内容。少数民族语言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得到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应该有成为缅甸官方语言的机会。此外，应给予缅甸国内所有的少数民族更大自由来组织节日活动、庆典和仪式等。
- 公立和民办学校应被允许使用民族语言教学。至少应做到在各阶段教育中都有更多机会使用民族语言学习。
- 必须解除对出版少数民族语言作品的审查和限制，要为方言出版提供必要资源，从而文化和历史才能得以记录。
- 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应当得到政府更大的支持。
- 各邦和各个行政区都需要更多基础建设投资，亟需建设更好的医院、学校和交通运输体系，从而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吸引工业投资。
- 缅甸政府须采取措施，根治政府、军队、教育、商业等部门的腐败。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严重侵蚀了小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减少了就业机会。
- 有必要设立相关机制来制止族群、性别或宗教歧视的行为。关于如何获得法律保护的信息应该广为告之，特别是面向底层民众。
- 需立法解决军队性骚扰、性暴力以及强制劳工的问题，并应做到有法必依。
- 为了让缅甸丰富的资源避免只能作为原材料以低价出口的命运，必须大力加强工业投资，让当地缅甸民众能从出口中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 针对大学毕业生或未经大学教育的人群，需有相应的就业政策，让缅甸民众无需背井离乡出国打工。

缩略语表

AIDS	爱滋病
ALD	阿拉干民主联盟
ASEAN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BBC	英国广播公司
BGF	边防军
CBO	社区组织
CPI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CRPP	人民议会代表委员会
CSO	公民社会组织
DKBA	民主克伦佛教军
EU	欧盟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DP	国内流离失所者
ICC	国际刑事法庭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
KDA	克钦自卫军
KIA	克钦独立军
KIO	克钦族独立组织
KNDP	克伦尼民族民主党
KNLF	克伦民族解放阵线
KNLP	克耶新土地党
KNPLF	克伦民族人民解放阵线
KNPP	克伦民族进步党
LNGO	本地非政府组织
MSDN	孟邦社会发展网络
MWAF	缅甸妇女事务联合会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DAK	克钦新民主军
NGO	非政府组织
NLD	人民民主联盟
NMSP	新孟邦党
OCHA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SNLD	掸邦众族民主联盟
SPDC	邦和平及发展委员会
SSA	掸邦军
STD	性传染病
TB	肺结核
TPDC	镇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UN	联合国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S	美利坚合众国
USDA	联合国团结发展协会
VOA	美国之音
VPDC	村庄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术语表

Conflict 冲突	（个人或者组织）两方或者多方之间存在，或者他们认为存在，互不兼容的目标。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o have, or think they have, incompatible goals. ²
Ethnic Group 族群	某一团体的人群，在团体内部有明显的文化相似性，与别的团体之间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族群成员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习惯、风俗、规范、及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历史、地理、血缘关系以及/或者种族。 A group of people distinguished by cultural similarities (which are shared among members of that group)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at group and others); ethnic group members share beliefs, values, habits, customs and norms, and a common language, religion, history, geography, kinship and/or race. ³
Ethnicity 族群性	对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或是感觉到属于该族群的一部分，并因此认为不属于其他的族群团体。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feeling part of, an ethnic group and exclusion from certain other groups because of this affiliation. ⁴

²Mitchell, Chris, 《国际冲突结构》（伦敦：Macmillan出版社，1981） 引用出自Fisher, Simon, Dekha Ibrahim Abdi, Jawed Ludin, Richard Smith, Steve Williams, 和 Sue Williams, 《在冲突下工作：行动技巧和策略》。（伦敦：Zed Books出版社，“应对冲突”系列, 2000）

Inter-Ethnic Conflict 族间冲突	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族群之间（但不仅限于此）目标、价值观等的互不相容，或是认为互不相容。 Incompatible goals or values, or the perception of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but not restricted to, one ethnic group and another.
Inter-Group 团体间	Inter是一个前缀，用来表示最少两个物体或者组织实体（本书中主要指缅甸的八个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 Inter is a prefix used to signify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 amongst at least two objects or entities, in this case the eight major ethnic groups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国际社会	在缅甸境外能够影响缅甸社会的个人，组织或者政府。 Individuals, organisations or governments who Community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Myanmar society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Intra-Group 团体内	Intra是一个前缀，用来表示一个物体或者组织实体（在本书中主要指八个主要民族中的某一民族，及其所有的支系）内部的关系。 Intra is a prefix used to signify relationship(s) within an object or entity, in this case within one of the eight majo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all sub-groups which claim membership of that ethnic group.
Local Actors 本地行动者	在缅甸国内运作的本国及国际的个人或组织，包括缅甸政府。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that operate inside Myanmar, including the Myanmar government.
Tatmadaw 特玛都	缅甸武装部队的缅语说法。 Burmese word for the Myanmar armed forces

³Kottack, Conrad Phillip, 《文化人类学》，英文版（波士顿：McGraw Hill出版社, 2000）

⁴Kottack, 《文化人类学》

引言

缅甸的人口极具多样性，官方认可的就有135个族群⁵。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族间冲突导致了缅甸长年的内战。尽管如此，种族多样性及族间冲突在国际对话中往往被边缘化了，并且被看作是缅甸国内和平民主建设过程中的附属产物。本书收录了来自缅甸民间、族群各异的80多个民众的声音。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缅甸国内少数民族的现状有更广泛的理解。书中记录了他们对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民族间互动、政府与军队关系、教育、就业、卫生、文化以及选举等，缅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见解。本书反映了缅甸人民对未来的愿景，及其对外国机构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景的期望。本书得自于一项奠基性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也就是增进国际上对缅甸国内族间问题的理解。倾听来自不同民族民众的声音，你会发现，族间问题是缅甸建设和平和民主的中心所在。

本研究诞生过程

几位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公民社会领袖高度认可本研究的目标，即听取并且记录缅甸国内关于民族问题的声音，提高缅甸国内外社会对缅甸族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本研究起因就是，这些核心领袖人物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社会在讲到缅甸时越来越多地受到那些缅甸“外部”声音的影响，而缅甸“内部”的声音则很少被听到。这些领袖和研究小组一起，全程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准备工作。

本研究的进行是在2009年年中，此时缅甸国内族群关系进入一个特别的敏感时期。为了准备2010年大选，政府正在与几个武装组织谈判，试图将其改编成为“特玛都”——也即缅甸武装部队——领导下的边防部队。约二十年前，军政府首次与一些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了停火协议。某些地区自此停止了直接的武力冲突，并且有些地区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还有一些组织至今未签署任何停火协定。⁶本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进行。

系列第二部

本书是向外界介绍缅甸国内民众的声音系列出版物的第二部。第一部《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国内民众对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的反应》，⁷旨在记录缅甸国内公民社会对2008年5月初袭击缅甸西南部的毁灭性强热带风暴的应对。该书反映了缅甸公民社会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国内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应对强热带风暴带来

⁵国际危机组织，(2003)《缅甸背景介绍：少数民族政策》，亚洲报告 No.52,网址：http://www.crisisgroup.org/library/documents/report_archive/A400967_07052003.pdf (2010年1月18日访问)。

的灾难，公民社会如何在社区民众的努力下变得发展壮大，国外机构如何才能更好支持这种成长。第一部出版物带来的巨大反响，促成了本系列的诞生。

缅甸少数民族

本书采访了来自缅甸不同少数民族的民众。“族群划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它往往将复杂、充满争议的问题过于简单化。采访的时候，我们尽量保证采访对象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参见“术语小注”“*A Note on Terminology*”）。此外，缅甸的人口统计数据原本就不够可靠，因此对于民族构成的估计准确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仅将其用作一个一般性的向导。

在此研究计划中，我们决定采集来自八个民族的声音，他们是政府认定并命名的“八个主要的全国性种族”。据政府的报告，缅甸有135个族群，构成了“八个主要的全国性种族”，分别是：缅族、克耶族、克伦族、钦族、掸族、孟族、克钦族和若开族。⁸Hla Min (2000)《缅甸政治形势及缅甸在所在区域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政府的划分，缅甸还有很多未经辨认的少数民族，包括一些带有印度、中国、英缅混血或罗兴亚血统或文化传统的民众。缅族是最大的民族。公开数据称，缅族占缅甸人口的60%，其他民族占40%。⁹

本研究表明，1948年的“彬龙协议”¹⁰是当前缅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紧张局面的一个根源。1947年2月12日签署的这份协议规定在所谓“边界地域”实行自治，并且开始提出在统一的缅甸内部设立独立的克钦邦的“诉求”。来自克钦族、钦族和掸族的少数民族领袖，以及缅甸过渡政府的代表，是协议的初始制订参与者。

根据1974年宪法，缅甸分为七个邦和七个“分区”。七个分区位于缅甸中部平原地区，各邦则分布在山区边境沿线。七个邦都用少数民族名称来命名，如：孟邦、钦邦、克伦邦、克耶邦、若开邦、掸邦、克钦邦。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邦；同时，虽然人口占多数的缅族主要分布在中部各分区，但是各少数民族并不仅仅居住在以该族名字命名的邦内。或多或少地，每一个邦、每一个分区内部都存在着极大的民族多样性。在2008年的新宪法中，对邦和分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分区”改称“省”。

术语小注——“族群的”、“族群”、“族群性”

参与本书的所有人都承认“族群的”、“族群”、“族群性”这些术语充满

⁸Kramer, Tom, (2009)《非战非和：缅甸停战协定的未来》（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院）。更多缅甸民族冲突背景信息及当前形势，还可参阅：Lorch, J. & Will, G., (2009) 并见Lorch, J. 和Will, G., (2009)《缅甸被遗忘的冲突》，德国国际及安全事务研究院，柏林。

⁹此书及本书均已提供网络下载，可访问我们的网址下载：www.centrepeaceconflictstudies.org/research

了争议，并且具有高度感情色彩。在没有更好替代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即便使用了这些用语——族群的、族群、族群性，我们清楚认识到族群划分是主观的、并非一成不变，并且族群之间也常有重叠。有些人可能会有多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有的人则不认同任何一个族群身份。参与研究的人都承认，无论古今，这些身份的鉴别都没有确切证据，常带有成见。在本书中，我们的出发点则是依赖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认定。本书中的“族籍”不仅用于缅族，也包括各少数民族。根据参与指导本研究的族群领袖的选择，本研究决定采用这些术语。

研究的动因

如上面所述，本研究计划是应来自缅甸国内不同少数民族的社会领袖提议而开展的。目前，国际社会对缅甸各民族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环境均知之甚少。这些领袖们表达出了一种意愿，他们需要一个出版物来让国际社会了解他们，同时也可以

在缅甸国内用做支持不同民族，包括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缅族之间沟通对话的工具。

了解当代缅甸不同民族的背景，对国际上从事诸如人权、商贸、开发、冲突调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工作的人员来说非常重要。这份出版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概要。我们希望这部出版物能给大家提供关于缅甸国内争论、政策以及冲突推动力等方面的信息。

作为一个冲突转化组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进行带来积极改变的和平研究。对比冲突的解决——其执行目标是达成一致、找出解决方案来解决导致危机的问题，冲突转化寻求的不仅仅是通过直接的解决方案发起建设性变革以获取特定问题的解决决议。¹¹与此类似，和平研究感兴趣的是来自各方的声音。它着手的是“审视、探索并且理解阻碍或者促进社会和平的因素，同时努力减少支持或者促进战争的相关因素。”¹²这个明确的目标使得我们与其他人权组织有所区别，他们着手的是记录或者监测侵犯人权的事件。严格意义上来说，研究人员们寻求同这些组织合作以促进和平和社会变革。

本出版物试图填补现有文字对于缅甸绵延不断的冲突描述的某些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外界的角度，聚焦于精英阶层决策制订、经济制裁、争端解决和决策探寻等方面。来自缅甸内部民众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本书通过记录来自内部社会

⁸Hla Min (2000) 《缅甸政治形势及缅甸在所在区域所扮演的角色》，缅甸共和国国防部战略研究办公室，仰光。

⁹同上。

¹⁰彬龙协议内容请参阅：缅甸图书馆，《彬龙协议，1947》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2010年1月22日访问)。

团体民众的声音，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为了更好地达到此目的，本书专门利用一个分章节进行分析。分析着眼于综合与研究样本中所有来自不同民族民众代表们所展开的一些常见主题和常见话题。

本书有意不包括文献回顾也没有搭建一个理论框架。主要的着眼点就是创建传递内部民众声音的通道。但是，研究团队在着手本计划前就已开始背景学习，包括广泛阅读关于亚洲种族冲突、缅甸种族划分资料以及详尽的关于缅甸武装冲突中少数民族参与情况的报告。此外，指导本研究的核心领袖小组在处理种族冲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每个研究小组成员都具有在缅甸进行冲突转化相关工作的经验。本研究的动因就是要为民众创建一个通道，以便使他们关于族间问题的声音能被国外听到。

研究目标

本计划的中心研究目标如下所列。它们是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及其下属的研究小组，还有来自缅甸多族的核心领袖小组共同制订的。

- 记录缅甸各民族关于文化、族间交流等主题，以及对未来愿景的声音；
- 突出缅甸不同少数民族处境共同点和不同点；
- 寻找一个有跨民族普遍代表性的视角，以深入了解缅甸民族形势的复杂性。
- 为国际社会及当地行动参与者提供建议，以更好地应对缅甸国内复杂的民族形势。

方法

本报告的数据采集于2009年年中，历时超过3个月。访问分两路进行。研究团队一共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民众进行了87份采访。采访地区涵盖缅甸的农村和城市。本研究选定了四个含义广泛的主题进行调查——族间和族内交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民众对缅甸未来的愿景，国际社会应如何支持他们实现愿景，少数民族在当地所处的地位，包括其文化和传统受到的待遇。在这些主题内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采访问题。不过，访谈不是千篇一律的，在组织形式、具体内容、采访长度以及主题范围等方面都各有特点。所以，每一份访谈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不在计划主题内、但对受访者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¹¹ Lederach, John Paul, 《冲突转化小册》(Intercourse: Good Books, 2003), 1 - 13

¹² Soth, P. N. 和 T. Miletic (2006). 《和平研究及研究方法介绍》金边, 冲突转化联盟

研究小组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大约有一半的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用到了—名翻译。翻译的第一语言也不是受访者们的语言，通常都是使用缅甸语，然后再转译成英语。我们主要采取—对—访谈的方式搜集数据，从而对各采访对象的观点和声音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此种方式也更能保障受访者、翻译及研究人员的安全和信息的保密性。有极小部分的采访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的，受访人员不超过三人，在开始前都会事先告知，以确保他们能放松地接受这种有所区别的采访模式。以上的方法意味着，我们听到的是个人声音的而不是集体的想法。我们选择这种半结构的开放性访谈，正是为了更有效地与受访者之间进行诚实和恳切的对话。研究小组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它允许受访者提出与他们生活更加密切相关的、对他们影响更大的问题。

在开始的10次采访过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为此，采访的形式和内容都相应地进行了一些调整。挑战之一就是很难与女性受访对象进行流畅的对话。研究人员原本依靠的是一名男性翻译，然而事实表明，为了增进对话需有一名女性翻译。这个问题确实影响到采访女性时—手资料的获取。此外，在很多案例中，受访者原来就认识翻译人员，这样，很容易就能进入融洽的气氛。翻译经常也会请研究人员共同探讨一些英语的说法，某些话该怎么译等等。比如，他们就发现“文化”这个词在缅甸语里就比较狭义，仅限于指艺术和舞蹈。于是他们就会请研究人员考虑找另外的词汇，以便准确传达英文“文化”—词更为广泛的含义。

研究人员跟很多受访者是通过指导本研究的各少数民族民间领袖的介绍建立起联系的。他们又反过来为研究提供了便利，给研究人员介绍更多的人，从而我们的采访对象能够遍布缅甸，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研究人员也利用自身多年在缅甸工作建立起的联系来寻找受访者。我们找的采访对象样本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反映在性别比例、宗教信仰、年龄、职业和社会阶层等方面。样本的多样性并不总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在缅甸这种安全和保密性至关重要的环境中，是最合适的研究策略。

第一部分 分析

28	文化背景
48	一般性背景
89	族间互动
109	族群愿景及国际社会支持
140	总结

研究团队

研究团队由四名非缅甸籍人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柬埔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采访期间得到了缅籍翻译人员的帮助。翻译人员为采访的完成、调查问卷的填写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在整个过程中持续给研究团队提供反馈。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获得这么深层次的认识。

研究团队的构成可能影响到数据的采集，其中两大影响因素是族群属性和性别。采访过程中受访者问研究人员各种问题，比如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过只有第一小组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捐助现金、提供援助、对缅甸当前局势提出建议。研究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规划预期，并确保民众能大致了解本研究的目的，那就是，将他们的信息和观点传达出去，以增进外界对他们的了解。

数据样本统计			
性别及信仰	%	年龄	%
男性	66.66%	18-30	24.13%
女性	33.33%	31-41	41.37%
		41-50	14.94%
佛教徒	47%	51-60	12.64%
基督教徒	42.52%	61-70	5.75%
未知	10.34%	未知	1.14%

缅甸比重

本书着重点是记录缅甸各民族的声音，同时特别关注少数民族。这么做是因为一方面少数民族对军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如书中所示，缅族被看作与军政府一脉相承，也受到少数民族的怨恨，而这正是缅甸社会冲突的一个深层因素。研究也将缅甸的声音收录进来，这样能为不同观点的共性和分歧给出一个更完整的全貌。

文化背景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就是，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增进对缅甸民族多样性的理解，并传达改变种族冲突现状是建立缅甸和平民主的中心任务这一主张。目标就是创建一个资源，可供缅甸国内外使用，放大缅甸国内不同民族民众关于文化、机遇与挑战、未来愿景、国际社会作用等问题的声音。为此，每次采访过程中，研究

人员都至少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听受访者谈“文化”，听他们理解的“文化”是什么。第二部分案例分析中对人们提出的很多典型观点进行了分析。比如人们会将语言、服饰、食品、节日、文学作品等作为文化表达的示例。有些人则讲了很多历史情况，比如他们的民族是如何来到缅甸的，他们以前是属于哪个王国的或者是哪个政府体系的。

毫无例外，每个少数民族的受访者都谈到，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特定民族的原因，他们都受到了文化表达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教育、就业以及经济机会等日常领域里显露无遗。对于那些生活在武装冲突地区的人来说，限制则是全方位的。

在开始着手“文化”这个分析报告之前，研究小组提出了以下意见。在谈到文化的时候，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背景，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缅甸这样一个极具文化多样性的国家，背景就更加重要了。在一个族群内，或族群之间，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组合，文化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包括居住地在缅甸的什么地区、是城镇还是农村、他们自认为属于哪一族群或某一族群的哪一支、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文化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努力将分析置于具体的背景中，并且尽可能地引用受访者的原话。

缅甸联邦共和国

缅甸的人口统计先天就不够准确也不够可靠。上一次人口普查已经过了几十年还没有完成。尽管如此，通常人们都说缅甸共有135个民族，虽然这个数据应该是出自政府的报告。八个主要的民族是钦族、若开族、孟族、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克耶族以及缅族。缅族是最大的民族。¹³

缅甸联邦共和国由七个“省”（region，2008年新修订的宪法中将原名称“division”改为“region”）和七个“邦”构成。七个邦分别根据该邦人口最多的民族名称命名。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邦处于缅甸边境，约占缅甸总面积的57%。¹⁴ 总体上说，缅甸少数民族主要都居住在这七个邦，而多数民族缅族则主要居住在中部的几个省。不过这并非绝对。实际上，少数民族人口遍布全缅，而缅族除在七个省外，在周边的七个邦也都有分布。缅甸的国境，以及各省和邦之间的边境，一段时间来已有变动。现定边境如图1所示。边境地区通常都是山区，据说缅甸大部

¹³ Kramer, Tom, (2009) 《非战非和：缅甸停战协定的未来》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院。 <http://www.tni.org/report/never-war-nor-peace> (10年01月10日访问) 第4部分。

分自然资源都蕴藏在边境地区。

图 1：缅甸联邦共和国地图



缅甸的文化——官方记述

2008年新订立的缅甸宪法中，在文化表达权的保护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定。上一部宪法（1974订立）中也有相应的条文，却在1988年到2008年间停止执行。官方规定，每个缅甸公民都享有与文化相关的相应的权利。2008年宪法的354章如下：

354. 在不违反涉及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秩序、社会和平稳定、公共秩序和道德等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每个公民可自由享有以下权利：（一）自由表达和发表个人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二）和平集会 and 游行的权利。（三）结社的权利。（四）在不歧视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的情况下，自由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学、文化、宗教及习俗的权利。

在纸面上，宪法明文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鼓励文化表达的百花齐放。但本研究正要说明，现实状况与官方说法背道而驰。

我们不能自由表达我们的文化。

——在一个文化和文学协会工作的一位孟族年轻人说

资料表明，政府不仅不支持少数民族的身份、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的发展，相反还加以压制。从学校课程到流行文化（如电视，电台以及报纸等传达出来的）处处体现的是以缅族为中心的政策。例如：公立学校都以缅语进行教学，教科书也都以缅语编撰，里面的图片都是缅族的服装、房屋等等。历史课讲授的都是以缅族为中心的历史，根本不提少数民族领袖在历史中的位置。本研究访问的少数民族人士中，无论是哪一族都有这种感受，即政府的教育体系未能起到鼓励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发展的作用。要改变这种失衡的状态，几乎只能靠宗教和私立学校。缅甸的国民身份证体系同样也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因为其中对民族信息的记录并不准确。不少受访者都用“缅族化”这样的语句来描述这些政策。

缅甸国内的公民社会群体在保护传统、文化以及语言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比如，在社区层面，就有不少文化和文学协会积极开展活动，来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起到了促进和保护文化知识、传统习俗、文学以及语言的作用。不过，由于这些组织多存在于城市或乡村，它们之间少有合作和交流。除了这些组织，上文提到的宗教学校也在保护语言和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一般的家庭中，人们通常也会讲本族语言，或是通过口头传诵历史，从而有助于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少数民族的语言得以记录，代代相传。尽管有太多的限制，人们还是坚持不懈的维护属于本民族的文化。

语言

保护我们的文化、民族身份和语言，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一位克伦族老僧人

本研究反映了保护缅甸语言多样性方面的一些关键见解。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语言是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区别不同文化的标志。语言也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因此，语言是文化维系的重中之重，一旦语言难以存续，文化的生命力也就遭到了威胁。

尽管缅甸宪法只将缅语作为官方语言，但缅甸国内语言极具多样性。在缅甸生活，几乎不可能只讲官方语言一种语言，在家中说一种语言，在学校说一种语言，工作或者商业活动中再说另外一种语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访问的很多人都至少会说缅语、英语和一门少数民族语言。语言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八个主要民族之间，而且这几个主要民族内部也都存在多种语言。在族际交往中人们通常说的是缅语，有时候即使是同一族内部的交流也需要通过缅语。

语言：文化的精华

本研究中访问的公民社会人士突出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在回答文化、文化表述以及文化间的异同点等问题的时候，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语言是文化最主要的反映，并且对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在问到如何传承文化的时候，一位受访者作出了如下回答：

主要是通过语言。在我家里，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文化”。我们在学校和在家里都讲缅语。但我父亲就骂我们，还打我们，要我们在家里多讲克伦族语。我父母还尽量让多做我们族的饭菜给我们吃，这样我们才不会离我们的文化太远。

在某国际NGO工作的克伦族青年女性
讲自己的语言是民族自豪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来源。

讲我们自己语言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一种像是“美味”“可口”的感觉。

某克伦族男性长者

此外，对语言的威胁被认为是对整个文化存在的威胁。

种族正在灭亡，先死掉的会是我们的方言。只要一个种族的语言没有了，那这个族也就完了。BBC（英国广播公司）说每十四天，世界上就有五种土语消失。现在它们都成历史了。危险啊，南部部族

可能快完了。缅甸的Byu人曾经非常有名。他们先是语言断了，后来就再也没有Byu人了，只剩在历史里了。不能抛弃我们的文化，这太重要了。

来自南部钦邦的一位钦族长老（他是一名律师、政治人士）语言和文化有内在天然的联系，本计划的受访者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族内和族间的语言多样性

本研究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民族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孟族、克耶族、缅甸的民众认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只是不同的地域，发音和一些土语有细微的差异。总的来说，来自克伦族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两种主要的语言，斯高语和波克伦语。若开族认为他们有两种主要方言，实兑语和兰里语。英国统治时代和刚独立那段时间，钦族很多学生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因为钦族不同的分支中语言互不相通。尽管多年来，人们做了大量工作想从钦族内部语言里发展出一个通用语言，但是钦族民众现在还是只能使用缅甸语作为通用语言。

在受访的掸族民众中，大部分都说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虽然在邦里不同地方发音有所不同。克钦族同样有几种语言，但是大部分克钦人讲景颇语。总体来讲，在族间交流的时候，通用语言还是缅语。

所有的语言，特别是民族通用语言，听和说的应用能力都很强，但是读和写的应用能力都很差。人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维系受到限制，包括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出版的限制。正如下面“文学”一节将进一步讨论的，所有书籍都必须翻译成缅甸语政府才允许出版发行。也有人提到一些选择文字拼写体系的实际困难。缺乏以少数民族语言开展的教育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障碍。

受访者提到了语言起源的问题。孟族受访者提到缅语起源于他们的语言，并且讲述了发展变化过程。

古时候所有人都讲孟族语，现在变成了缅语，缅甸的官方语言。城里大家都讲缅甸语，乡下就都讲孟语。很多人到了城里，融入了缅甸社会。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年轻孟族男性

政府的政策——缅甸语是官方语言

2008年宪法确认，缅甸官方语言为“缅甸语”。¹⁴ 其实就是缅甸语，占人口多数的缅甸的语言。目前，掌握缅甸语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包括就业、教育（特别是在公立学校）、与军队的联系等，还有往往是为了避免被排挤和歧视。有人说历史上缅语没有这么重要。而英语则是现在在非政府组织领域工作中相当重要的。

¹⁴ 《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第十五章（2008）

人们感觉很强烈的是，缅语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在教育系统中——已经侵蚀了少数民族语言，削弱了它们的应用和重要性。

主要问题是政府政策。缅语是全国性语言。找工作，跟别人交流，你都得学习缅语。这样，随着人们开始使用缅甸语，孟语就被扔到一边了。

孟族男性退休老教师

有人认为这个政策是蓄意削弱少数民族语言。

父母教我们自己的语言。政府不允许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学校里]只有缅语。政府扶持教授少数民族语言，这只是理论，并没有实际行动。实际上，他们在有系统地破坏我们的语言，从1948年开始就是这样。

若开族年轻女性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相比之下，有一位来自掸族的女性认为政府确实对保护语言文化提供了支持，尽管并不直接。她的感觉是，人们是有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的，政府还支持掸族新年。不过这种观点只占极少数。

政府与语言相关的教育政策也是随时间变化的。现在，缅甸语是全国性教学大纲的授课语言。不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类型，对这个政策的执行程度是有区别的。

教学语言

在受访的少数民族民众中，极少有人接受过他们第一语言的教育。大部分教师都是缅族人，教科书都是用缅族语编写的。内容和插图反应的都是缅族文化。大人都反映他们不得不使用缅族语学习，并且被要求学习一些缅族文化、传统、建筑、服饰、舞蹈之类的东西。

使用第二语言学习会给学生带来不少麻烦，特别是在学习如英语这样的第三语言的时候。受访者提到了许多对策，比如教材直接从英文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这样就能避免通过缅语进行学习。

我直接将英语翻译成掸语。掸族学生学英语很容易理解，比学缅语容易多了，因为掸语的语法和英语一样。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中年掸族女性

对那些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使用缅语这样一种孩子们完全不懂的语言教学，成为他们上学的一个障碍。

学校上课用的是缅语。很多乡下孩子根本不会说缅语。他们会尽力去学，但是很难。就是因为语言问题，很多小孩连小学也没上。

克钦族年轻女性非政府组织人员

有一位来自钦邦、使用钦族语言完成学业的受访者，觉得政府使用一种通用语言进行教育的政策好。这使得旅行、交流和工作更简单。

我认为他们使用缅语教学是件好事。比如你要去另外一个邦，你就要懂得缅甸语。老师也认为你应该要懂缅语。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是钦语，后来我去仰光的时候就很难。

钦族中年男性记者

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在他们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都得面对这种语言方面的挑战。通常他们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都不够，因为他们的缅族语水平无法和那些在家和在学校中均使用缅族语的学生相比。就算这些学生能克服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进城上中学，他们也可能因为缅族语不过关而被拒绝入学。另外又有许多人感到，在一些不讲主导性民族语言的乡村，他们的处境被边缘化了。下面这段话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以前，人们忽视掸语，大部分人讲缅族语。但是现在不同了，许多村民只讲掸语，于是他们到城里去的时候就会因为不会讲缅语受到歧视。城里人不讲掸语，只讲缅语。因为学校里只教缅语，但孩子回到乡下的时候，他们又会因为不会讲掸语而觉得矮人一截。

掸族男性年轻大学生

政府政策转变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接受的是本民族语言的教育。一些早于1988年入学的受访者说他们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学习。

政府禁止钦族人学习钦语。在社会主义政府时候，公立学校里每个部族都可以有自己的语言课程。但是现政权上台，钦族人都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了，这种情况下，更何谈去写？这一切都始于1988年。

钦族中年女性牧师

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克伦族人能够学习克伦语。现在，很难在乡下教授克伦语了。在有些乡村这没问题，但是在有的地方，乡村的领导不接受。他们害怕。政府在乡村的权力很大。他们说什么人们就得怎么做，他们说什么人们就得怎么想。

克伦族中年商人

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成为了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教学机会、推广保护少

数民族文化的关键组织。政府对这种做法的容忍度并不总是一样。

我们唯一教授自己民族语言的机会就是自助的小学和幼儿园，例如非政府所有的宗教性学校……迄今为止政府还没有禁止这种模式。我们得小心翼翼地避免教授任何反对政府的东西。教授民族语言不得不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有些省的官员知道这些事情，但并不公开承认。我不知道我们能继续多久。宗教性的社团是鼓励教授本民族语言 and 传统文学的。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男子

我们多数人是佛教徒，我们讲的是掸语，掸族唯一的语言，只是东部和西部的掸族方言和有些词的用法上略微有些差异，不过我们基本上都能懂。大部分人讲掸语。我们在家只讲掸语，但是在学校，我们学的是缅语。我们可以通过掸族的寺院或者从校外的老师那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

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除了宗教组织办的教育，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出现，成为缅族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一政策的例外。一些孟族儿童在孟族民族学校和停战地区的官办学校里，可以学习本族的语言。

政府学校里主要的语言是缅语。孟族民族学校里主要的语言是孟语，但他们也教授缅语。大部分人都坚持说孟语，但是要坚持下去很困难。在政府学校里没有机会教授孟语。在一些停战地区，政府允许他们在学校里教授孟语，但是一天只有45分钟。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此外，某些农村地区的学校使用当地语言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用他们自己的对策来反抗政府政策。

政府要求他们用缅族语教学，但是实际上他们用本族语言教学。

钦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尽管存在这些例外，缅语还是作为惟一官方指定教学语言在教育体系内占据主宰地位，排除了其他民族语言的发展。

传承语言和文化的其它挑战和策略

考虑到语言的重要性及与文化的联系，受访者大量谈及语言方面面临挑战以

及他们如何克服这些障碍。面临这些挑战，人们做了大量努力来保护语言，其中两个关键策略就是通过宗教机构和家庭。宗教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会在“宗教”章节中讨论，在这里不再赘述。为了使用和传承本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父母往往教授自己的子女缅甸语之外的语言。

我父母教会了我克伦语。在我所处的城市中，人们，包括我们，不写，也听不到克伦语。许多小孩都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的。

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克伦族中年男性

在仰光这里，我们的孩子都在学习缅语，我们试着多教他们钦族歌曲。我们试着制作钦语的VCD和CD。

钦族中年男性记者

有一位受访者认为家庭教授儿童语言和文化的条件不足，这使得孩子们学得也不情不愿。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挑战。

很难在家里教小孩。我们没什么能力教我们的小孩说我们本族的话，告诉他们我们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所以小孩没法理解我们的文化，也没有兴趣来讲这种语言。我们必须鼓励父母用克伦语来教小孩。

从事妇女问题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妇女

在好几个案例中，受访者谈到经过几代移民，有的人还在难民营中生活过，给民族语言的保护带来极大的冲击。

我们克伦人曾经大批大批地逃亡到难民营。他们现在成了外籍人士。现在，经过了两三代后，有些人已经不会说本族语言，也遗忘了他们的文化。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能过上和平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就还要继续下去。

克伦族男性年长学者

语言训练是保持民族纽带完整的一种方式，为语言训练提供资源方面，一些海外生活的难民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缅甸国内钦族资源的一个来源。

澳大利亚和挪威鼓励钦族人学习母语，并且提供相应的资助。很多难民申请学习，并且邀请钦族歌唱家去表演。

钦族男性年轻NGO工作人员

民族语言和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对传承民族语言的一个挑战。民众谈到电视，电台、印刷品都已经完全被缅甸语节目和内容所占据。少数民族能够使用的媒体非常少；有少数的几个电台节目，但是数量很少，并且内容受到限制和审查。相比其他国家各种语言得到推进，缅甸的形势很不好。

在流行文化领域，使用缅甸语是很普遍的。这是主流文化。歌曲也是这样。我们的青年想唱缅甸语歌曲，这大概也是我们的一个弱势吧。要有我们自己语言的DVD，这很重要。所有的电台节目都是缅甸语的。在印度米佐[米佐拉姆]邦，他们就有很好的媒体。他们有三个米佐语频道，每个镇都有他们自己的电台和文艺。他们不想唱印地语歌曲，他们有自己的作品。过去我们还有民主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电台。

钦族青年男性大学生

选定通用语言和文字

一些少数民族受访者谈到选定通用语言和文字相关的困难。比如，钦族人就曾做过很大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族内通用的语言。

1965年，我们钦族的一些老人想把把我们语言里的缅甸语文字改掉。我是当时的领头的人之一。我们谈了一次，然后编了些小册子。我们编了些初级和中级读物，在学校里用作教材。现在我们的文字用的是罗马字母。不过这仅仅是在南方。

钦邦南部的钦族年长男性

与此类似，克耶族受访者也谈到为本民族设立通用文字遇到的困难。18世纪意大利传教士为他们采用了拉丁字母，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为克耶族佛教徒和泛信仰者接受。制订通用语言并获得族内大众的认可，这对很多少数民族来说都是额外的挑战。

自然演化的作用

有些语言存活下来，有些语言销声匿迹，其中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因素，这点人们也有所承认。这促使钦族在他们族内推行通用语言。

总的来说，方言的维系是很困难的，因为自然演化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根据演化规律，我们的通用语言应该是缅甸语。我当主席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到各个镇去问大家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写成了一个报告。我们领导让我们“什么都别干”，

直到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根据这个结论，钦族主要有两个方言可以采用：Hkha和T' Dum（占多数）。要选定一个通用语言存在的问题，就看每个人怎么看。

钦族年长男性律师、政界人士

其它的受访者指出，虽然在全球化过程中语言的演化加快，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这并没有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及身份认同的彻底消失。

我们需要振兴和传承我们的文化和尊严。这需要持之以恒的维护，尽管处在全球化和文化演进的大趋势中……像欧盟那样。他们保持他们的文化和服饰，虽然他们也身处在全球化。

克伦族老僧人

国际典范

多个受访者分享了他们关于其他国家如何处理语言多样性以及能给缅甸何种借鉴的见解。用来作比较的国家和地区有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以及新加坡，还有前面提到的欧盟。受访者普遍认为，参考那些多语言和文化和平共处的国家大有裨益。

我告诉人们，印度尼西亚人选择了最不普遍的语言作为国语，而中国则选择了普通话。就看你是哪种观点。

钦族年长男性律师、政界人士

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民主国家。英语是通用语言，但是他们保持了其他所有的语言。新加坡有四个主要种族——马来人、印地人等等，但是他们都管自己叫“新加坡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是为了新加坡。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肤色和外貌，但是他们都很幸福。

伦族老僧人

同族？异族？语言作为甄别手段

我们的访谈反映了一点，语言可以作为一种甄别同族或异族的手段。缅语作为官方语言、政府和军队用语，是身份和族群的社会标志。

两位来自不同邦的民间人士讲到了同样的例子，来说明通过语言进行排挤或威吓，可能从孩子就开始了。这两位一位来自钦邦，一位来自克耶邦，他们说，士兵会用缅语问孩子问题。如果孩子不能理解或者回答不上士兵的问题，就会遭到士兵们恶劣的对待。

人们不敢开口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在有些村庄，父母没有能力送孩子上学，有的则没有兴趣让孩子接受教育。我去过一个地区，那里只有一个小学，他们只讲克耶语。军队来的时候，问他们问题，他们答不上来，因为根本不会说缅甸语，于是那些士兵就打骂他们。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军队来到村庄，[跟一个小孩]说缅甸语，“出示你的身份证”。他们怎么可能答得上来？士兵就训斥他们：“你们连缅甸语都不会！”

钦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语言代沟

老年人和年轻人对语言的观点有所不同。很多年长受访者认为年轻人不象老年人那样精通自己本族的语言。

一些克伦人都讲不好克伦语。绝大部分老年人都会讲克伦语。但因为
没有克伦语学校，也没有宗教信仰的教导，年轻人没有机会练习
说克伦语。

来自三角洲的克伦族中年男性村长

部分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个问题。

缅甸是我们唯一的语言。我们的太太祖父们操心我们民族的语言。
但到了这一代，我希望讲缅甸语，但我们也会在教会的暑期学校学
习本族的语言。

从事妇女教育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不过，总体上来说，大部分受访的年轻人都积极地参与到民族语言的保护当中。他们到暑期学校上课，参加文化文学协会，参与教堂和寺庙的宗教活动等，来保护他们民族的语言。

节日

很多人都谈到，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节日。每个主要的民族都有一个特殊的日子用来纪念自己的民族，通常这些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只有克伦族的节日被确认为全国性节日。克耶族有克耶邦日，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克耶人，克耶邦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政府对这些节日有不同程度的支持。有些节日活动能够得到政府支持，或有政府官员出席。

我们有泼水节、满月节，以及掸族新年——每年的日期都不一样，

但是通常都在11月。我们的节日和缅甸的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佛教徒，基本上都在同样的日子庆祝节日。我们自己的是在2月7日。我们在寺庙中来庆祝。我们唱歌，跳传统舞蹈，吃传统食物。政府不会参加，因为它[掸族新年]不是官方节日。

来自东部掸帮的掸族年轻男性

泼水节的时候，军队首长从东枝来参加，他也会加入我们，和着传统音乐跳舞。

来自南部掸邦的年轻女性

节日是农村百姓聚会的一个机会，相比城里人，这种机会并不容易得到。但是节日不仅仅只是庆祝，更是他们文化表达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认为节日是少数民族和政府冲突的一个根源。

传统节日期间，士兵和若开族青年常发生打斗。经常是士兵喝多了，然后跳舞的时候碰到了若开人，然后暴力就开始了。我不喜欢这个。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这种紧张局面尤其在那些和政府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族间出现。一些少数民族佛教徒认为他们被强迫按照缅甸习俗来庆祝佛教节日。来自若开邦和掸邦的受访者谈到，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传统，而不得不按照缅甸的习俗来过泼水节。

同样，说到达降（泼水）节的文化，我们掸族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制作掸族糕点。但是缅甸政府来到我们掸邦之后，我们甚至不能跳我们的舞蹈。我们必须穿缅装，唱缅语歌，跳缅甸舞。还有一个所有民族都参加的传统赛歌会，但是他们不允许唱掸族传统歌曲。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掸族中年女性

在众多限制下，组织节日活动就必须十分谨慎，要花费大量努力才能保证节日活动顺利进行。

我希望保护掸族文化和文学。但是我也不希望和政府对立，因为我害怕。我们庆祝掸族新年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年轻人希望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但是这可能会引起和政府的冲突。按传统，在新年庆祝中，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扉，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现在过节我们必须申请节日许可，这个许可还很难批准。

掸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缅族受访者也谈到了与政府沟通方面的压力。缅族的节日也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与政府联系申请节日许可由老年人负责，这就让年轻人很难参与进去，他们的新观念也很难被接受。

我们在社区层面上跟缅族人也有不少合作。但是如果有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参与的话，他们跟人合作或交谈就会很麻烦。比如组织缅族太阳节的时候，老年人根本不考虑年轻人；他们只按他们的想法去做。年轻人更容易合作。甚至只要一群年轻人里加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没办法合作，因为年纪大的人拒绝在[太阳节] 的政府批准表格上签字，他们还经常反对我们的想法。

缅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过去，节日是缅甸不同民族聚在一起、通过体育赛事等一些共同关注点建立联系的途径。很不幸的是，这没有延续下来。这方面在以后的“族间合作”中将会有详细阐述。

上学的时候我们有运动会。今年在克钦邦举行，下年在掸邦举行，两邦轮流主办。每个邦大概有七十到一百人参加。我们在这里结识朋友，增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1988年开始，这个活动被停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政府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

缅族中年男性，其父为某退休政府高官

随着时间推移，另外一个改变就是，中缅边界附近地区的人现在开始过中国的节日。一位缅甸人认为，这表明，那些地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掸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认为掸族人将会被中国的文化和商业所主宰。在腊戍，我感觉，中国人超过了总人口的50%的人口。举个例子吧，中国节日期间我们的学校都会停课，尽管这不是国家法定节日。

年轻掸族INGO工作人员

节日是文化的表达，但在缅甸当前的形势下，人们的参与热情冷热不均，而它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冲突。政府对各种节日支持程度不一。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就陷于与政府的争执中，因为政府认为所有信仰佛教的地方都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庆祝佛教节日。

文学作品

在缅甸现在的形势下，包括缅族在内的所有民族要想读到文学作品都有很大困难。极少有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或是与少数民族相关主题的作品出版。正因为很难读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作品，口述历史成了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关于若开语书籍的问题，一位受访者有如下回答：

没有，只有缅甸语的。在若开邦，我们都不被允许学习若开语。如果有人教授若开语，他们会被抓起来！人们不敢这么做。

来自若开邦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文化文学协会，来应对文学作品缺乏的问题以及保护民族文化。这些协会是维护本族文学文化的主体力量。它们现在主要是一些松散的组织，如果有更好的合作及更多的资源网络，可能会有更大的潜力。出版发行方面则有着相当多的限制。

出版及审查方面的限制

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某族自己的文化有着相当多的限制，这个问题是民众们反复提起的。很多人提到，想用非缅甸语发文学作品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为了获得发行许可，必须将文字翻译成缅甸语，工作量相当繁重。但就算这样也很有可能申请不到许可。

有时候，我们想为掸族人出版些关于教育和卫生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去申请许可。我们必须将所有文字翻译成缅甸语。我们的年轻人学不了缅甸语；而如果他们不会说缅甸语，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卫生方面的知识。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掸族中年女性

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获得了发行作品的许可，但是，如何获取发行资金又成了新的问题。

我写一些书和小册子。这就是我完成的一部书[递给我们一本封面上画着钦族人的书——这本书是用钦族语言写的]。书名叫《钦人起源》。我认为我做了不少工作，但没起到多大作用。我做的东西必须能出版发行，否则就等于没做。我们已经出版了十七本书。我们想做点什么都需要资金。为了我们的繁荣发展，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民歌、历史、文化。我们需要资金。

钦族年长男性律师、政界人士

事实上，从国外获取少数民族相关材料要更容易。

我个人对历史和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很难找到相关事实。政府把事情弄成了这样。我想找点关于掸族历史的资料，但是没有。都藏起来了。如果我想找关于掸族问题的书，我就不得不出国到泰国等国家去找；那些国家有大量相关书籍！但是在国内，没有，我只能去找了解相关事实的人。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子孙要如何去了解历史？他们将完全不知道能为掸邦，能为他们的国家做什么。没有这些知识，民族主义的精神、对掸邦的热爱，为邦和国家鞠躬尽瘁的责任感都无从谈起，我是这么认为的。

来自若开邦实兑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由于读不到文学作品，人们就很难了解和弘扬自己的民族个性。这削弱了群体认同感，使组织工作更加困难，也使得口头历史变得更加重要。

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谁，也不懂得自己的语言。对此我感到很悲哀。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从哪来，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书籍可以参考。

掸邦青年男性

尽管有这么多的束缚，人们还是直面挑战，用本族语言创作作品。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人们勇敢地承担巨大的个人危险，这正证明了人们对保护本族语言及文学的渴求。

我通过联合国的朋友弄到了一本书。这是一本指导家庭主妇的书。我打算翻译它。我们试着出版一些关于自然科学、计算机等方面的书籍。我直接把英文翻译成掸语。因为它们语法是一样的，掸族学生可以学习英文，同时这也比使用缅甸语更好理解。我们在寻找对他们益的书籍。有时候，我们只能非法出版。我们没有许可。他们随时能逮捕我们。在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想逮捕我们是很容易的。

掸族青年男性记者

教堂和寺庙等宗教机构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和语言方面，再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部分人都不能阅读孟语，也接触不到孟语。寺庙是人们能够学习使用这种语言的主要场所。通过宣讲佛教，引导孟族人和其他人进入正途是我们的义务。

中年孟族僧人

对克伦人来说，我们有圣经，这为我们提供了基础教育。这是人们学会阅读的主要途径。

来自仰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一些钦族和克耶族人士还提到，很难使用通用语言和文字来书写，这也限制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

宗教

本计划采访了80多位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士，他们主要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样本中不包括穆斯林、泛灵信仰者以及无神论者。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的分析将讨论宗教在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中起到的作用。

显然，对所有民族的民众来说，宗教扮演的角色是不尽相同的，同时又是有着深远和重大意义的。所有民族的受访者都表达了他们个人，他们所在的社区，以及他们的民族所受到的宗教的激励。本研究还支持一个观点，就是八个主要民族都各有一个主要的宗教信仰，不过各民族内部也存在多样的宗教信仰。

来自孟族、若开族、掸族、缅族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是佛教徒。来自克伦族、克耶族、克钦族、钦族的绝大部分受访者是基督教徒。其他还存在泛灵宗教或者是传统信仰体系，还有伊斯兰教。信仰佛教和基督教的受访者都谈到来自族内不同信仰人群间积极正面的关系。当然也存在一些宗教间的冲突矛盾。

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显著影响和多元功能

宗教机构在日常生活很多领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教育、就业、文学、语言、文化、卫生以及冲突调解等方面；宗教机构也提供一些个人发展规划，比如组织领导及能力建设培训。来自孟族的受访者谈到村里的僧人们管理的类似于银行或微型信贷的系统，还有的帮助进城治病的村民进行预约。在一些基督教社区，牧师会调解村民间的争执。佛教和基督教组织还负起了社区发展和社区教育工作的责任。他们为少数民族提供教育这一角色是极其明确的。如下所示，宗教机构还担负起了各种领导性责任。

我们村子里没有领导，没有人愿意当，因为那样你就不得不免费为政府工作，然后你就没时间顾家。于是人们就求助于僧人。不管什么事情，人们都去找僧人——寻求解决之道、询问不懂之事，请教关于教育、子女等方面的问题。

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掸族中年女性

随着非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立，我们的年轻人也能比较

容易地找到工作了，因为钦族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都学习过英文。这也是基督教给我们支持的一个方式。在南部钦邦，每个神父都必须有场所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学生们寄宿在那里，接受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好学生还能获得深造的机会。

来自南部钦邦的年长男性

宗教为人们提供了组织活动的安全空间，若非如此，很多事情都无法进行。

如果克伦人想搞一个活动，他们可以在教堂的保护下进行。[我们的组织]是不合法的。他们在教堂里集会；在那里集会就不会有问题！在教会组织里，十分自由。在外面，政府就会盯着他们。

克伦族年长商人

一些受访者认为，宗教信仰相同的不同民族之间，很大程度上文化也相似。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传统和习俗都相似。

我们的服饰不同，但除此之外，我们和缅族很相象。我们都是佛教徒，所以我们的文化相同。我们的文化基于宗教节日。我们绝大部分节日一样，但是有一些习俗有差异。我们的舞蹈和缅族有很大区别，我们的歌曲和传统食品也和缅族的大不一样。

孟族中年男性社区组织工作人员

一些佛教徒认为基督教组织之间的网络联系，不管是在本国内部还是同国际上的，都更普遍一些。有一个看法就是，基督徒之间联系更多，所以他们的英文水平更好，所以有更多机会到非政府组织工作：

作为佛教徒，我们和非政府组织没有联系，因为在仰光这里，绝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领导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能与外部建立起联系。教会组织内部联系很密切。他们可以去上暑期班，这样就能认识人建立联系。

来自若开邦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宗教在缅甸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重要角色。多亏了宗教机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才得以传授和保护。宗教也为人们创造了安全的活动空间，否则有些活动根本无法进行。有时候它还能增加就业的机会。

宗教自由和限制

所有民族的受访者，不管是信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提到了宗教信仰所受的限

制。一些基督教民众认为，因为基督教徒在缅甸占少数，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

在缅甸，我们没有宗教权利，我们只有敬拜的权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在佛塔里、市场上甚至树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宗教权利。没有保护小众宗教的法律。目前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还没有过什么大问题，但是政府更关注佛教，基本忽略了基督教。

在宗教机构工作的克钦中年男性

要建一个教堂或是庙堂非常困难。当局说，你必须有官方批的介绍信。如果你去走这个程序，那会需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佛教来说，很容易就能在哪建一座佛塔，政府根本不会出面干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寺院都会收到来自缅甸和泰国的捐献。但是如果有外国人来到教堂，接下来就会有一系列的检查和问话。对佛教徒来说，组织祭拜很容易。对基督教徒来说，想组织什么都很困难，哪怕是几个人的小活动。我们时不时就得去和当局沟通，以获取谅解。

来自东部掸邦的克伦族中年男性牧师

基督教徒固然在享受宗教权利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但受访的佛教徒们也说到他们所面临的信仰方面的困难和限制。特别是2007年仰光僧侣的抗议活动之后，这些限制愈发严厉。

僧众没有权利。甚至连想外出他们也必须向政府报告。起义之后，绝大部分领袖都是若开族僧人。我们再次为自由而战。

来自若开邦实兑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一些基督教受访者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宗教权利受到的限制比佛教徒更多。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佛教受访者们同样也说政府限制了他们的敬拜权。

宗教引发冲突

克伦族内宗教多样性的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克伦族的佛教和基督教徒都很多。这些不同信仰的团体之间有时会有武装冲突，同时也有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来自克伦族的民众就说，他们能够意识到宗教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割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有的人信仰佛教，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泛灵宗教，有的信仰传统宗教，有的敬拜太阳、月亮、河流、森林、父亲、母亲或者祖母。克伦族内有多种不同的信仰。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关系也很好。但是缅人想分裂我们。他们

想在我们中间制造矛盾，于是宗教差异就被他们利用了。佛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产生了分裂。他们互相杀戮。这是十分悲哀的事情。泛灵信仰的人很少，他们也基本上没受什么教育。但是他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谈论种族，我必须把人民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至于宗教，我们应该被允许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祈祷。佛教徒应当为克伦族祈祷，基督徒也应该为克伦族祈祈祷。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因为团结我们就能生存，分裂我们就会灭亡。宗教信仰是我们改变的机会。它是个好东西，但它也能变成危险的东西。缅甸能用宗教分裂我们。宗教能被用做武器，宗教也能被当作替罪羊。

克伦族老僧人

对克伦族来说，不同宗教间的团结一致至关重要。同样，同一宗教内部的团结，包括不同民族间的团结，也被视作是万事之本。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救援工作中，不同基督教社团间的纽带已初步形成。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出台了一个交流计划，可以让三角洲受灾地区的克伦族民众到克钦邦的克钦族社区暂住。

这个结伴计划加强了我们的联系。我们被邀请到克钦邦进行交流。这对于增进我们的关系非常有益。

来自Delta地区的克伦族中年男性

受访者们认为，宗教既是民族割裂的工具，亦是民族联系的工具。这将在“交流”章节详细阐述。

通过宗教推行“缅族化”

通过宗教推行“缅族化”已日益受到关注。这在那些与缅族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尤其严重，包括孟族、若开族、掸族等。这些族的人感觉他们在缅族占绝大多数的佛教信众里被边缘化了。只有缅甸语和缅族习俗得到了强调。

佛教信仰的发展很注重“缅族化”。我住的地方有八座寺院。对佛教的这种注重已经成了主流。哪怕那里的民众都是掸族人，或者就那么一两个缅族人，他们都不得不讲缅甸语。

来自掸邦的掸族中年女性

人们认为，他们举行不同于缅族的宗教仪式和节日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他们被迫按照缅族的习俗去尊奉佛教传统。有些少数民族基督徒说，有些基督徒转信佛教就是为了获取职位上一些有利的待遇。

世俗主义

一些克伦族受访者提出了对世俗领袖的需求，他们认为，他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派系关系，否则就只以世俗的身份工作。克伦族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世俗领袖要求的少数民族。

我们需要克伦族领袖。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教徒。我们需要俗界领袖。

来自仰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帮助能够通过国际组织提供进来。之所以能得到这些帮助，我觉得是因为，当地组织的使命和目标恰巧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利益一致。如果你的组织是基于教会或者宗教，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组织不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那最好别让自己带上这些色彩。我认为在我们族里，获得奖学金的十三个人里只有三个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其他的都代表其他的什么组织。有的是别的想提供帮助的组织，但是他们同样想在某些方面影响我们。我希望看到一些纯粹的目的。一个纯粹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机会……人们总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支持你？放低姿态是很关键的。

克伦族年轻女性I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举了很多他们日常生活中文化表达受到限制的例子，体现在语言、教育、就业、节日的组织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受访者们反复强调语言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们还着重指出语言被用作划分异族和同类的工具。以缅族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充斥了缅族语言和文化的流行文化、少数民族节日和宗教信仰权利受到的限制，这些都给他们的文化表达带来很大困难。不少受访者都用了“缅族化”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形。尽管有相当多的障碍，家庭、宗教机构、社团组织，也包括一些教师个体，坚持与这些限制抗争，维护语言、传承文化。

一般性背景

教育逐渐成为各少数民族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大家普遍认为教育体系资源匮乏、腐败滋生、充满以缅族为中心的偏见，根本不能让年轻人学到面对未来的技能。其它方面的问题也持续出现，包括贫困、缺少基础建设投资、经济投资等。在商业领域，大公司主宰了市场，小公司要么被挤出去，要么就是很难获取利润。基

基础设施的薄弱更加剧了这些问题。

人们认为在政府部门、军队及商界，腐败无处不在。人们也认为军队跟强制劳工、性暴力等事件多有瓜葛。此外，性别歧视的问题也在各方面显现，如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以及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人们认为司法有失公允，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人们也对经济制裁持批评意见，认为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对政府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现代科技农业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虽然缺乏相关数据无法作出精确比较，但是仰光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比别的地方要好得多。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民众不得不在国内四处迁移，甚至移民到国外。

在讨论教育体系、就业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时，“缅族化”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受访者们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被遗弃了。政府进行人口统计的方法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人口被低估。各种媒体也不重视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特别是在政府部门晋职时，少数民族常因为种族和信仰受到歧视。边防军又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的紧张状态，增加了武装冲突的可能。

教育

很明显，整个国家的教育状况让人很悲哀。教育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幌子。它让人看到的就是数量，质量为0，甚至是负数。根本没有质量可言，只有数量。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不管哪个民族的受访者，谈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缅甸的教育。人们批评现有教育体制资源匮乏，腐败丛生。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标准堕落到了唯财是认的地步，一个学生有钱，或是他家里有钱，就能决定学生的学业成果，就能从这个体系顺利通过。缅甸的教育体制曾经很不错，现在却堕落到这步田地，这让有些人感到十分沮丧。

二十年前，老师都很专业。他们不是为钱而教。但现在标准越来越低。现在，老师都很穷，因为工资很低。他们就拼命通过教书多赚钱，互相竞争。富人和中产阶级现在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仰光或者曼德勒去。

克钦族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还说，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标准有着巨大的落差，也举了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研究无法确认这些问题是仅限于政府开办的学校还是也存在于非官办学校。人们反复述说教育体系的问题，渴望这些问题

得以改善，从而他们的下一代能得到教育。

以缅族为中心的教育

国家规定的课程中，你能看到的总是缅族人。你看到总是缅人的莎笼（一种民族服饰）。孩子们注意的就是这些。这就是文化吸收。所有的图片展示的都是缅甸的文化，宝塔、服饰、生活方式等等。全都是缅甸的。逐渐地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理所当然。同时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国家的教学大纲规定教学语言是缅甸语。每个邦都一样，都是缅甸语。

在国家规定的课程中，总能看到缅甸语。还总能看到缅人的莎笼（一种民族服饰）。孩子们注意的就是这些。这就是文化吸收。所有的图片展示的都是缅甸的文化，例如：宝塔、服饰、生活方式等等。全者是缅甸的。逐渐地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理所当然。同时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国家的教学大纲规定教学语言是缅甸语。在所有的邦，都是缅甸语。

钦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宝塔是孟族的，但是他们避而不谈。他们不提宝塔的历史。他们不提真实的历史。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孟族年轻男性

人们感到，现有体系将少数民族的叙事排除在外。政府未能促进大众对缅甸历史上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这是一些缅甸受访者也承认和批评的。

在独立革命中有很多少数民族英雄。但是在教科书里，他们只讲缅甸英雄。对此我很难过，也很生气。

中年缅甸男性非政府组织 人员

这种单一文化教育的一个结果就是，少数民族对缅甸的语言、历史及文化都有很深程度的理解，这有助于他们在体系内的升学。

现在学校课程里教的是缅甸文化和传统，不允许教授与克钦族有关的东西。如果你天天听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你也会觉得它很自然了。所以现在虽然我们不喜欢那些课程，但是我们学了有用，因为到了要进大学的年纪，我们就已经能熟练掌握它们了。

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然而，反过来，由于这种单一文化的教育，一些缅甸人对缅甸的族群冲突没

有一点认识。这表明，他们没有接受相关问题背景的教育，在最终面对族群冲突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能力和工具去处理。

以前，[从教科书上]我以为我们和其它民族一起和谐生活。过去两年，我参加了宗教/族间对话。我听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声音。如果你是缅族人，他们对你会有有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我还想，“我们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不信任我们？”我感到非常难过。举个例子，克伦族不信任缅族是因为缅族士兵屠杀克伦人和掸人。少数民族把军人和缅族当做一回事，所以他恨我们，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军人。对此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过了几年，我认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众，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很多克伦人和掸人还是不喜欢缅人，就因为我们是缅人；同时缅人也不喜欢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人。

缅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教育体系宣扬和加强了缅族中心化的视角，是所有少数民族受访者的强烈感受。人们感触尤深的是教科书里只写缅族历史和文化。这导致少数民族间互相缺乏了解，也缺乏对缅甸少数民族多样性的了解。

政府对教育投资匮乏导致腐败和教育质量下降

缅甸官方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这让所有的民族都非常不满。人们说政府收了税，但是根本不出钱，经常都是民间出钱来为学校添置必要的设备。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政府对民间的智力性活动缺乏投资。有一位受访者认为，之所以投资不足，是政府故意为之，就是为了更容易控制民间。由于教育体系投资不足，导致了资金来源紧张，从而腐败滋生，这又使教育开支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能力。

人们反映，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开支一直在往上涨。绝大多数的人都说教育体系内的腐败是普遍现象。教职员工的低工资水平也被视为教育体系易滋生腐败的一个原因。老师们为了多挣些钱补充工资收入的不足，为那些付费的学生额外补课开小灶，给与他们特殊照顾。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不去上正常的班，他们去那些另外付费的补习班。老师对能付得起费的学生要更好一些。

他们收了很多钱。另外，他们还开了别的收费的班。家长们得花很多钱。老师就对多花钱的人更好一些。老师们会给额外交钱的学生在教室里安排最好的座位，给他们额外的考试指导。

克伦族男性中年牧师

学生的作弊行为可以说是被默许了。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两个关键利益相关

方——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个体系缺乏参与。

没人评判考试。我们就打开教科书，然后照抄。老师和大部分学生都不关心教学。

钦族年轻大学毕业生

很多来自缅甸中部的人来我们邦工作，但是一旦得到晋升，他们就回到中部或者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们在我们邦挣不到额外收入，所以他们都呆不长久。

很多来自缅甸中部的人来我们邦工作，但是一旦得到晋升，他们就回到中部或者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们在我们邦挣不到额外收入，所以他们都呆不长久。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教育对私人资金的倚赖，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进入这个体系，才能在这个体系里获得成功。这对所有民族都一样。

事实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你需要你父母很多的钱。如果你家穷，你就得不到。对父母来说，花这么多钱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进入某些专业学校的原因。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只有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人能上高中和大学。穷人根本负担不起。他们不得不自己承担这一切——高苛税、高花费，非常高。

孟族年长男性退休教师

资金投入不足是缅甸教育体系很多问题的根源。资金问题构成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来一个额外的负担。

城市对比乡村的教育水平

农村的教育水平与城市的有着巨大的差距。离大城镇的距离越远，教学质量就越低；在偏远地区，最近的两个学校之间也可能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资源有限。这种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城区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和偏远地区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学校里和人们的生活中或许根本就不讲缅甸语，学生也就不那么容易学习缅语。

在我们镇，大部分人能够讲一口流利的缅甸语。但是如果你是从乡村来的，你可能就不太会讲缅甸语，这就会很困难。学校里大部分老师都不会讲克钦语，他们都是用缅甸语讲课。有些农村人很想把

孩子送到镇上去上学。他们原本希望在村里的学校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通常那里的老师素质都比较低，所以他们就想要把孩子送到镇上上学。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交通，要从乡下到学校就已经很困难。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入学标准不一样。老师们都担心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跟不上。我们镇上中学里绝大部分的老师之间都有竞争；他们都想自己的学生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对他们的声望很重要。所以他们不愿接受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他们跟不上。只有一小部分能上中学。

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年轻女性

第二个方面，那些因为自己家乡没有高一点的学校而不得不到城里上学的人，不但经济上处于劣势，语言能力也略逊一筹。只有那些家庭经济基础较好或者是能获得足够支持的学生，才能考虑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城里人在哪学习、学什么的问题上有着更多的机会。这也促使了一些偏远地区的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

很多人出国了——他们不能考虑自己的生活。他们没有上过学，他们说服自己相信教育无关紧要。他们一天到晚就忙于生计。

钦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与之相对，人们认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的少数民族语言技能不如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宗教组织担负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

仰光和曼德勒的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讲克伦语。教会作了一些努力来教他们说和写克伦语。

克伦族中年女性教会组织工作人员

总而言之，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在这个体系中处境十分不利。

以老师中心，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没有批判和创造性思维

现有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这能确保一部分学生通过考试。这是以老师为中心，以考试为核心的教学。

孟族年长男性退休教师

另外一个关于教育体系的不满，教育是教师主导的，只注重记忆事实，不会教学生们也不会鼓励他们批判性地思维，更不会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死记硬背成了通用的教学模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不受鼓励。

在若开邦，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镇有50000多人；学校里只有8000个学生，但是只有五位老师。我们没有批判性思维，我们没有创造性，因为我们只能死记硬背。我们没有权利与老师交流。老师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出生于若开邦的若开族中年妇女

我们的教育收效甚微。教育没什么质量。各个阶段的质量都很低，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教学过程中都是以老师为中心——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没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还认为，政府制造了一种假相，让人感觉似乎学生们都学得很好，都通过了考试。对此，一位少数民族退休教师、前教育部官员如是说：

我在教育总长身边工作的时候，及格线是[百分之]40；已经很低了，对吧？但是根本没多少人能通过，于是他要求我们降低要求，看看能有多少人通过。我们照办了，但是看到仍然只有极少一部分人通过，他很恼火，于是我们又降了一次标准。

孟族年长男性退休教师

教育部高层的专业水平同样也是个问题。有人说教育总长本身就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这样自上至下，教学方式方法的价值就被忽视了。

很多受访者认为质量低下的教育体系是政府有意为之，这样，他们就能防止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大量信息，活跃的民众的出现，防止他们挑战政府权威。所以，受访者们表达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强烈愿望，主张在年轻一代中开展能力培养。

大学

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因为体制问题，很多适龄人口无法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那些少数人还不得不面临大学里存在的众多问题，从教育质量，到腐败，到混乱的管理，到老师和学生的缺课等等。下面引用的话，就显示了学生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现在大学的活动非常少。过去在大学里可以很容易地开展组织工作，我们能变得强大、有影响力。我们小时候都很憧憬大学生活。钦族族庆的时候人们会印发一些杂志，搞演出，在校园里做钦族传统食品。所以我们小时候觉得大学是很酷的地方。但我2001年进大学的时候，老师都不怎么出现。大学根本没用。两年多时间里，你

可能就到学校去了三周。英语系主任就只出现过一次……所有的全算上。整个英语文学系有500多名学生。

钦族年轻大学毕业生

每一个受访的大学生都表达出了对大学教学方法的忧虑。有人说他们根本不去上课，只有考试的时候才去一下。还有人说他们只去上那些他们给老师交了钱的课程。

有些受访者提到了大学入学时的性别歧视。他们说，有些大学专业，男女录取比例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10年级后，男生需要480分，而女生需要500分才能被卫校录取。

从事妇女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林学院里的农学课程，女生的分数必须比男生的高。林学院，农业学院以及医学院都是这个政策。

年轻克伦族女性NGO人员

修完一个学位有时候会被拖很长时间，而其中的原因也不是学生自己能掌控的。有的学生学业被中断好几年，就是因为政治问题政府把大学给关了。

我1998年10月入学，但是仅仅两个半月后，学校被关闭了，一直关了一年半时间，就因为赶上了98年第二次大学生运动。直到三年后，我才真正上完了我的大一。就因为这个原因，我22岁才完成大学第一年的学业。

克伦族年轻女性大学毕业生

对那些想去仰光和曼德勒上大学的学生来说，学费已经高到无法承受了。除了高学费，还有招生的限制，入学考试都只在你报考的大学所在的邦举行。这就大大增加了偏远地区学生的花费，这样的机会基本上只是为那些有钱人准备的。虽然在少数民族邦就近上大学是受鼓励的，但是有人认为这也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策略，阻止少数民族民众在邦间流动。

人们都想去仰光或者曼德勒上大学，但是机会很难得，因为来自克钦邦的学生必须在克钦邦入学，这是他们的规定。他们还说，你必须通过相应邦10年级标准，这样才有机会上这个邦的大学。这很难，因为去曼德勒或者仰光读完10年级需要很多钱。不过大部分汉人和缅甸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钱。

来自南部克钦邦的克钦族年轻女性

受访者谈到了一所例外的大学。这所大学的老师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辩论。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在一起学习，交流观点。正因如此，他们得以建立了一个跨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强大的学生网络。

事实上，他们去除了你内心的一层束缚，让你胸怀开阔、积极思考。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们教给你批判性思维，教你毫无保留地说出你的思想，尊重别人的观点。他们开发了你畅所欲言的勇气。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或许做为一个研究生，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对一名文科学士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好就好在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你得参加辩论，写论文，做演讲。

克伦族年轻女性大学毕业生

不过总的来说，大学经历似乎对学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没有被看作是一段严密的思维训练，从而能为学生进入职场做好准备。因此很多人开始对缅甸国内外大学的函授课程感兴趣。最后，人们还感觉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毕业生就业前景

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迈过重重困难，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毕业时会很失望地发现，获得学位并不意味着有好工作。

教育体系不好。尽管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我也不知道上哪找工作。如果我想自己做生意——我没有那么多钱——就算能做，我也得交特别多的税。大部分人要么得跟政府拉关系，要么就得用家里的钱。

克钦族年轻女性大学毕业生

缺少工作机会是最大的问题。年轻人没有机会。虽然毕业了，但是他们只能回到家里，呆在村子里，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孟族年长商人

很多人都表达了，很难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都被迫去找与自己专业根本不相关的工作，比如帮家里操持生意、看房子或是干农活。此外，由于缺少工作机会和工作保障，很多人开始离开家乡到缅甸的其他地区，甚至出国去，就是为了寻找工作和机会。

找工作是个大问题，工作机会很少。接受教育和训练后，人们还是找不到工作。工作不稳定同样是个大问题。你可能能找到一个

工作，但是工作个6个月或者一年就没得干了。我们不得不出国打工，虽然我们挣的只有本国一半的工资。我们只能挣到他们国民的一半。只有那些聪明机灵的人才有机会。人才流失很严重。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就如这段引言所示，邻国的工作条件对缅甸人来说是很艰辛的。受过教育的民众移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加剧了当地的人才流失。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人才外流后挣钱汇回家也增加了当地贫困家庭的收入，让留在家乡的人有钱去开展一些活动。

经济状况

这一章节主要讨论与就业、制裁、腐败、强制劳工、政府对经济支持不足等相关的问题。

就业

通过分析民众的说法，我们发现不同民族的人往往会集中于不同的行业。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要在公务员体系就业会遭受歧视。宗教和民族歧视同样在政府和NGO部门存在。

公务员体系

各族受访者都谈到了公务员体系内的歧视。大部分公务员都是缅族人。少数民族即使能进入公共部门的工作，也没有机会晋升到高层。

如果你受过教育，能够胜任更高职位，但是你是少数民族，那你就得不到这个职位。例如，我们就没有人能当总干事。我们也从来没有有人在军队里当到将军。就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克伦族、钦族、若开族、孟族。那些高职位是不对我们开放的。

钦族年长男性律师、政界人士

腐败是受访者们指出的公务员体系普遍存在的又一问题。人们说只有行贿才能进入公务员体系。

少数民族在政府里是不可能做到很高的职位的。就算能到那个位置，也会有人想除掉他。找个工作非常困难。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我们必须行贿才能弄到工作。

若开族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来自若开族的女性说她在政府部门没有因为少数民族身份遇到麻烦，但是她也说腐败是更大的问题。

在政府里，如果我说起我是若开族的人，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我在军队里也有朋友。他们是若开人，都没有得到提拔，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因为是因为是若开人的原因。在政府工作很困难，也很繁琐。我就不得不交50000缅元[5000美元]才能辞掉我在农业部的工作。他们要我工作十年以上，但是我不愿意。交这笔钱是为了能辞职，才能拿到正式的辞职信，如果拿不到辞职信，我们就不能出国深造等等……不知道会怎么样。

若开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结构性的歧视，比如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限制了人们在公务员体系谋职的可能性。少数民族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在公务员体系工作的基本资格。

在这个地区，公务员体系对教育水平有要求，所以很多克伦人都不合格。一些克伦学生只有中学毕业水平。在城镇里教育层次就大不一样。他们的教育层次要高不少，但是也没有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如果你考了两次都不及格，那你只能回去当农民或当渔夫。

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克伦族中年男性

其他人认为宗教信仰比种族更影响人们的就业前景及在公务员体系里的晋升。基督徒认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得不到晋升机会。

要想在公务员体系工作，那你就得信佛教。否则根本就没有机会。

钦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我看到的是，如果你是这些民族，或者你是“C”[基督徒英文首字母]，你可能就得不到晋升。你不可能当到将军以上，你最多也就能扛三颗星。而你的朋友都当了将军。一有宗教歧视，二有族群问题。这在公务员体系也一样。

克伦族年轻女性INGO工作人员

一位缅甸受访者承认政府部门里，缅甸占了绝大多数的职位，不过他个人选择了不在政府部门工作，正是由于公务员就业政策相关的一些不道德行为。

大部分的政府公务员都是缅甸人。老师也大部分是缅甸人，比如我

父亲。政府无处不腐败，所以政府内的风气很不好。我的祖父是缅族人，他说，当你长大了，不要去政府部门工作，去了那里你就会变成一个坏人。

缅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少数民族里选择当公务员的人还会面对他们自己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的敌意。

我小时候住在军队大院里，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政府公务员；他们在政府医院工作。十二岁的时候我搬到了一个真正的掸族社区。因为我的背景，我不怎么喜欢掸族社区。掸族人不喜欢异族人，他们不喜欢我们，因为我父亲是若开族人。他们也不喜欢军队，而我父亲又是个军人。我家里人，比如我那些舅舅，又认为我们是缅族人。我母亲有个兄弟娶了个掸族人。北部、南部以及东部掸邦的掸人都不一样。他们的孩子是纯正的掸族，但是我不是；他们认为我是缅族人。

掸族-若开族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不管是公共服务领域还是军队，缅族人都占了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感觉他们在这些部门被边缘化了。各族受访者一致认为，少数民族或是信仰非佛教宗教的人基本不可能在政府部门获得高职位，不管是在军队里还是在部委里。不少人都持这种观点，即政府部门的高级职位是给缅族人和佛教徒保留的。腐败蔓延了整个体系，让歧视的问题更加复杂。

NGO部门

与前面的公务员系统相比，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人都说NGO部门是少数民族民众主要的就业部门。一些缅族人感觉他们的英文水平没有少数民族人那么好，所以他们因为语言问题失去了在NGO部门工作的机会。缅族人认为，他们在NGO找工作受到了歧视。

在NGO领域，缅族人是小众，少数民族是大众。这是因为大部分NGO领袖出自少数民族，他们关心他们的民族。他们不希望让缅族人也参与进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警察。他试了很多次找NGO的工作，但是都不行，就因为他是缅族人，而且英语水平不行。所以他最终当了警察，为政府服务。

缅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一些缅人还觉得缺乏与基督教组织的联系，也限制了他们在NGO部门获取工作机会。少数民族的佛教徒也有这个观点。他们感觉即使进入了NGO，要进入自己的工作角色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难进入少数民族基督教社区高度组织化的网络。

做为佛教徒，我们与NGO是绝缘的，因为在仰光这里，大部分NGO领袖和负责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是与国外联系。教会组织有很多关系。他们能到国外去上暑期班，建立联系。

若开族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佛教徒占多数的缅族人在公共服务和军队等的公务员系统里占据主宰地位，而少数民族感觉在这些领域被边缘化了。相反，缅族人感觉他们被排除在NGO之外，因为他们无法进入他们的关系网络，也因为他们英文水平不够。

就业分化反映的问题——NGO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种就业分化还反映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接触交流上。NGO组织与政府和军队部门之间的联系有强有弱。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能最大程度减少障碍，如果政府和NGO部门关系闹僵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社区工作不牵涉政治。但是一些NGO组织把它跟政治混在一起，一旦政府发现这个问题，你就不能继续搞培训了。

来自三角洲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要建立社会团体，我们就必须考虑政治诉求。如果不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诉求，那我们所有的进步都没有用。有很多NGO组织在做工作，但是他们却不能改变任何局面。他们需要有政治诉求。这必须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人们不关心政治，他们觉得那是政治家的事。

若开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政府、军队以及NGO组织间缺乏合作，或许和各自就业上的分化有关。

性别问题

性别也是导致某些职业就业人员聚类的一个因素。很多女性说她们都在家里干活，就干些家务，做饭之类的事情。有些人说想不依赖她们的丈夫，但是收入又不能独立。有些人对这种状态很不满意。受访的大部分女性都在外面有工作。有一位在NGO工作的女性说她很多朋友的看法是，她们想找工作，但是根本没有相应的

机会。这些女性中很多都有大学学历。

你明白，克钦族女性要找工作主要就是在NGO，但是实际上在NGO工作的克钦族女性中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很多克钦族女性都受过教育，却只能呆在家里。她们想工作，但是不可能。她们没有工作的机会。

克钦族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就算女性有工作，收入和男性也不平等。有一位受访者说女性和男性牧师的收入有巨大差距。

在边境地区做贸易的人群中，有关性别问题理解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女性比较不会对军队构成威胁，所以更容易在边境地区做贸易。也有人觉得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不太可能去做边贸。钦族有很多女性在边境从事边贸。一些孟族人也说女性越境前往泰国或是跟军队打交道都比男性遇到的困难要少。

我妻子做泰国进口生意，她是进口商人。做点小生意都要很高的成本。很多东西都要收税——化妆品、女性用品、拖鞋、衣服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和泰国进口。做这种生意的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她们更容易穿越边境。男性过境的时候有很多检查。女性则是免检的。

孟族年长商人

一部分女性表达出对女性毕业后缺少工作机会的不满。NGO部门女性就业的重要流向。

性别歧视

我们的访谈显示，受访者不管男女经历过性别上的偏见。两性间的权力关系，为女性增加了更多的障碍，使得她们面对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民众感觉到，军队和政府在对女性时，既因为民族问题上歧视她们，也因为她们是女性歧视她们。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机制来纠正这种歧视。

有时候少数民族妇女面临很大压力。政府给了她们很大压力。军队无处不在。妇女们不懂法律，所以她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给她们启蒙。有时候妇女可能会被士兵强奸。但她们不懂。妇女们都很害怕。村里的一些组织会去跟军队反映这些问题。

钦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其他受访者也提到他们认识的女性遭受性暴力。

些妇女遭到了士兵强奸。强奸是被许可的，特别是在农村。是政府的政策在系统性地残害人民。少数民族民众加起来占缅甸总人口的多数。但是他们要让我们变成少数。我认为那是他们在有计划地摧毁我们的民族。他们希望搞乱血缘，这样就没有纯种少数民族了。那些妇女被强奸以后怀孕了，然后那些士兵就扔下她们和小孩不管。

从事女性事务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对对妇女们来说，求助法律是很困难的。一位妇女说了她试图与丈夫离婚的亲身经历。她的无法履行她的财产权，也无法寻求补偿。

我五年前离婚了。他有婚外情，扔下我和孩子跑了。他给我们留了点土地，一块橡胶园，但是土地我不能卖。我能使用，但是不能卖。他没给我钱抚养孩子。我想上法院告他，但是五年了，他们都没有管这个案子。直到现在，我还只能自己挣钱勉强拉扯孩子。

来自孟邦毛淡棉的孟族中年女性

女性来说，因为医院收费太高，很多人上不起医院，导致孕期并发症比例越来越高。下面这段话还提到女性承担重体力工作。

[女性]生孩子都得在家。去医院太贵了。想去就得去哈卡。女性常有子宫问题或是乳腺癌。她们工作很辛苦，她们得走很远，还要扛很重的东西。比如，她们要挑水走很远。她们起早贪黑。到她们老了的时候，就浑身都是病痛。

钦族中年女性牧师

不过受访女性也证实，性别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过去女性上大学和工作的机会更少，现在女性也有这方面的机会了。

性别因素、宗教因素和民族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女性产生了多重限制。基督教和佛教的女性提到在她们宗教内部也有同工不同酬、参与机会不均等问题。据报道，在农村官方机构工作的女性非常少。至于妇女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强制劳工

在克伦邦一些偏远地区，军队经常强制农民去做搬运。

来自克伦邦巴安克伦族中年女性

来自不同民族的受访者都说他们目睹或者是听说过有强制劳工这回事。这是缅甸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并且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极大关注，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关注。受访者们谈到的最多的就是军队让平民背行李和货物或者去建一些基础设施。

强制劳工也是个问题。他们去修铁路、铺公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自孟邦的孟族中年女性

若开人被强迫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士兵们还会打他们。在毛昂拉村有一座桥，我亲眼看到那里的士兵打那些强制劳工。

来自若开邦的若开族中年男性

这是个延续了多少代的问题。这在那些有可能受此危害的人群中产生极大的恐慌，并且在军队和少数民族间、缅族和少数民族间制造了极大的紧张。

一代又一代，我们都经受着强制劳工——搬运；他们把人抓去扛军火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一看到军队就逃走躲起来。有军队来时，我父亲就躲到房子下面的地窖里。我们总能看到缅人和军队一起，所以人们也认为缅人不好。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人们不知道有什么法律机制来处理这种行为，也不知道如何获得这种法律保护。

军队控制所有的权力机构。在军管下，我们无法得到法律帮助。他们想杀了我们，还是强迫我们做工，他们都办得到。他们恣意妄为。我们害怕他们，就算我们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来自钦邦山区的钦族中年男性

强制劳工是缅甸少数民族确实面对的一个问题。人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途径来扭转这种政府行为。

政府对经济缺少支持

经济方面，我感觉政府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走了，他们不希望百姓发展也不希望百姓受教化。不管我们想干什么，哪怕是小生意，他们都要收我们很多税。比如如果我们想卖汽油，要是有一个重要人物来到，我们要么就把汽油桶藏起来，要么就给他把油加满。这些

都是人们要面对的问题。

来自克钦邦农村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各族受访者都说政府对经济支持不足。受访者们反映了很多问题，如腐败、高税率、乱收费，还有政府对土地的掠夺。人们还认为，政府的一些方案，比如工业区，就妨碍了他们的生意，而不是支持他们。恶劣的基础设施更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使得缅甸在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一些企业也因此不得不关门歇业。

腐败横行

人们对缅甸的腐败程度之深深感失望。如前所说，有些部门的工作机会要花钱才能买得到，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内更是普遍。某些地区即便是路径中转也要向士兵交费，穿越边境也是这样。

在克伦邦，有很多“敲竹杠的”。在外行走，你就得交钱。缅族人会向你要钱。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任意收钱。他们会要500或者1000缅甸元。他们本来应该帮助百姓的，他们却反过来要钱。如果你有辆好车，他们就想要更多的钱。如果你说克伦语，他们会要收更多的钱。我们克伦人就像是二等公民似的。

克伦族年长僧人

甚至政府部门本应不收费的正常职能，没有钱也不给办。

每次去[政府相关]部门都得花钱。如果不是真的需要，我是不会去那里的。如果你不付钱，那你就得等很久才能拿到你需要的东西，象文件等等。举个例子，我们申请护照，就不得不去相关部门。每份护照他们会索取20000缅甸元，虽然按规定是免费的。

在掸邦众族民主联盟工作的掸族年轻男性

人们认为这不只限于针对少数民族，缅族人同样遇到乱收费的问题。不过相比缅族人，少数民族被征收税和费都要高不少。

土地问题

人们担心政府会征收他们的土地，然后宣布政府掌管。发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在有大企业进来并垄断相关产业的时候。克钦族受访者特别提到了这种情形。

在克钦邦，我们会遇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很多公司进来，然后侵占很多土地；政府允许这种行为。这些公司说他们打算种树，但是接

下来他们就建了很多大楼。我们现在停火了，但是搞不准哪天，我们可能又会因为这样的问题重新开火。他们更喜欢中国商人。克钦邦很多公司都是中国人开的。有些公司则是政府所有。他们[政府]把开设公司的土地所有标准设置得特别高，克钦族人达不到这些标准，所以无法去竞争。克钦人赖以生存的是稻田。政府想占有这些稻田，占有我们的土地，然后把它卖给公司做别的事情。

克钦族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

现在有很多公司进入克钦邦。他们占用土地。他们只用到政府部门申请使用土地。村民们根本不懂土地法。很多公司都是政府人员或者他们的儿子们或者亲戚们开的。他们占用了200000公顷的土地，占用了我们很大一部分土地。这样一来，很多农民就没有了土地。当地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只能放弃土地。克钦邦经常发生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

来自克钦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克钦邦的受访者认为，土地侵占是该邦尤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府和公司勾结攫取土地，驱逐当地民众。同样，针对这种类型的冲突，民众能够反映反对意见的渠道少之又少。

大公司垄断

大公司的进入垄断了行业，挤掉了很多小公司。人们说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商贸和资源行业。人们希望能放宽限制以鼓励小公司的发展，同时也希望能停止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

大公司的生意都做得好，因为他们与政府达成谅解或者是签有协议。但是底层小民众只能做些小生意，而且处处受到干扰，像边境检查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克伦族中年男性牧师

受访者们说，小公司无法进入一些关键性行业，而且小公司在运营方面也遇到很多大公司无需面对的负担。

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

缅甸与多个国家交界，与周边各国的经济联系各不相同。掸邦和克钦邦边境的少数民族谈到很多关于对华贸易和本邦内中国企业的问题。中国公司给这些地区

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有些产业很欢迎中国投资，包括性产业和博彩业。这些产业吸引了大量来自缅甸其它地区的劳工，而这有时候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据传KIO（克钦族独立组织）参与控制这些产业。

克钦邦各地的形势各有不同。我来自与中国交界的地区。那里社会冲突很普遍。在缅甸一侧以伐木业为主。KIO想在边境地区开设赌场。中国政府不喜欢博彩业，但是他们在缅甸境内开设赌场。KIO也寻求分一杯羹；那个地区有很多卖淫女，很多年轻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毒。非法砍伐非常严重。政府军和KIO都有伐木生意，销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找不到工作。

来自克钦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就采矿业而言，人们认为邻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压价很厉害，缅甸人对邻国涉足这些产业的意见不一。有人持肯定意见，认为在灵活的贸易安排下投资和产品进入缅甸是件好事。有人对国外公司在缅甸的获利不满，认为自己的资源被贱卖了。

经济变差了，我们只能变卖我们所有的一切。他们攫取所有的资源：石油、柚木、矿产……都是低价贱卖。我们挣不到什么附加值。如果我们把矿产变成产品，那我们就能多赚几百万。我们卖原材料，没有价值提升。宝石、柚木、黄金、我们把原材料全卖给了印度、中国、韩国、新加坡。我们必须依赖别国技术。我们没有能力开发海底石油。就因为经济落后，政府领导不力，所有人都得承受这个后果。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钦族受访者说他们得到了不少来自印度钦人的支持。比如米佐拉姆有一个钦语中心，有一个很活跃的钦人网络。受访者们认为邻国印度提升了钦人的民主意识，这是一个好处。

从政治游说的角度来说，缅甸人希望邻国能够表明立场，包括东盟这样的经济组织。

几个邻国特别重要，他们应当给现政府施加压力。比如中国、印度、泰国等等……我们希望看到东盟在缅甸扮演重要的角色，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尤其是给中国施压。我们希望东盟，不仅仅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活跃一些。

克钦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章节“前景”及“国际社会”中展开讨论。

制裁

我认为这些制裁对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冲击，但是对百姓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没有减少，但是人民的生活却越变越差。欧盟和美国那些制裁造成的惟一影响就是缅甸人民普遍失业。经济真的很糟糕，我真不知道这对政府有多大影响，但是对缅甸人民确实有很大影响。我不相信制裁有用。

掸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各族受访者都认为制裁带来的完全是负面效果。许多人都表示认为制裁无力影响政府，无力给缅甸带来变化。人们认为这些都是联合国及国际体系的无能造成的。人们希望国际社会考虑别的策略。民意非常关注制裁对民间造成的损害及其与军政府所受影响的不对称。这么一个无效策略多年来仍在进行，即便事实已证明它的无效性，人们对此尤为失望。人们还觉得联合国、东盟及国际社会其他关键机构所做的远远不够，未能给缅甸带来转变。

商业界所持观点是，制裁没什么作用，因为缅甸国内自然资源十分充裕。一位来自孟邦的受访者描述，总有办法绕开制裁。他说制裁只是让边防军队有机会收更多钱。大家认为制裁损害了小企业，也损害了就业。制裁导致社会底层人民无法挣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

大米价格现在非常低，因为我们的大米运不出去。如果没有制裁，我们就能把大米运出去，并且卖上个好价钱。我家里都是农民，他们现在都挣不到什么钱了。

孟族年轻女大学生

人们的看法是，制裁导致经济不稳定，并对投资构成了很大障碍。这让原本就已经很恶劣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

经济十分糟糕，因为政府执政能力低下，缺乏领导力。与别国的关系也很差。政府傲慢自大，脱离国际社会。他们腐败、恣意妄为，不管联合国说什么。于是我们就有了禁运和制裁，投资越来越少。经济状况发展不了，于是我们就只能开始变卖，有什么卖什么。他们不得不发掘所有资源：石油、柚木、矿藏……低价贱卖。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有一位受访者对制裁持不同看法，他要求进行更严厉的制裁，这样才能增加

对政府的影响力。

告诉联合国、欧盟、北约，还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我希望你们更强硬些。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们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就免除制裁，只有商人才只想着挣钱，不关心受影响的民众。制裁应该更严厉，像对朝鲜那样。他们切断了一切！我们就应该都挨饿，只有大家才有动力起来改变政府。现在大家不管政治，就因为他们有饭吃。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制裁对缅甸民间造成了损害，却无力改变政府的限制性政策。人们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民众也提出了一些别的策略，比如国际社会应该与缅甸政府开展建设性的接触。

社会政治总体背景

停火

很多少数民族邦都签署了停火协定，但受访者对这些协定的作用看法不一。人们认为遵守停战协定的地区基础设施要明显好于那些不遵守协定的地区。

非停火地区的电话装机率很低。耶地区根本就没有电话。铁路和公路也很差。从耶到毛淡棉只有一条公路。孟邦只有一个机场。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来自钦邦的受访者说，他希望本邦的武装起义更活跃些，这样才能进行停火谈判，才能带来好处。

有起义的话就可能会加快达成停火协议。有了停火协议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但是起义现在的力量很小，参与的人很少。起义以前，我们的电话和交通状况都很差。有了起义，我们就从政府那儿争取到了利益。但是钦族人认为起义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作用。钦族起义武装力量需要向民众集资，这就有很多问题。大家不太能接受说起义是一个积极的方式。

钦族中年女性牧师

这段话反映了人们对武装集团的满意度逐渐消退。其他来自克钦族和克耶族的受访者中也有不少表达了这一观点。

停火和非停火组织与民众的关系没有太大不一样。我们从哪个组织都得不到好处。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取向行事。有一个叫克伦人民解放阵线的停火组织，他们负责从垒固到仰光的交通运

输，这个组织还成，因为至少我们还能走动。

克耶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克钦独立组织全是克钦人，但是现在KIO也停火了。他们有了和平。停火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们不用打仗了。另外就是，KIO的领导人现在就都忙着挣钱了。他们享受着自然资源带来的利润。我们有一条伊洛瓦底江，还有金矿，不过那里很危险。河水有毒，因为他们使用氰化物淘金，所以我们不能从河里取饮用水了。KIO和政府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管，只管获利了。我们社会上大家并不清楚这些问题。

来自克钦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停火给克钦邦带来了商机，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克钦社会并没有从经济大潮中获得利益。人们认为获利的只是缅甸政府、中国和缅族人。

在停火前，镇上大部分的房子是克钦人所有。停火后，年复一年，房子被逐渐卖掉。我们还失去了玉石和金矿方面的机会。这是因为克钦人不懂得做生意。他们现在开始引进更加西化的体系。别的公司来到这里投资并且买下所有东西。现在拥有这些公司是政府、中国人和缅族人。

克钦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生活在克钦邦的克钦族受访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他们觉得他们那里的自然资源都非法外流。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1994年开始停火。此前的45年我们已经反抗了45年。停火以来非法砍伐就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资源在流失：树木和矿藏，黄金和玉石。克钦人还遭受了毒品、性病、腐败、土地流失等各种问题。之所以有土地流失是因为中国人在我们这里伐木、修路修桥。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年长男性

很多来自克耶族和克钦族的受访者谈到停火对资源开采的影响，他们说停火极大地加速了资源的攫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当地人的粮食安全。

克钦人希望KIO开战，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快被抢光了。原来我们打内战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保护得很好，因为没有人开采。但是停火14年来，我们的自然资源几乎被采光了。

来自克钦邦和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克钦邦停火前，大部分克钦人依靠森林生活。可以说森林是克钦人的超市。我们从森林里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一切！停火后，我们的领

袖，特别是KIO，变了。他们用森林换取停火。缅甸军给出了停火协定，克钦族领袖交出了森林。停火后我们的超市就被毁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自然资源。很多人丢了工作，丢了田地，他们都失业了，因为他们依赖于森林生活。停火前我们不用养畜，因为我们不需要，但是现在[停战后]我们需要了。我们的民众依赖自然资源：黄金、玉石。但是我们索取不多，我们只拿我们双手拿得动的，而不是用机器来运。我们有很多自然资源。但是因为机械化，我们变懒了，我们不再做艰苦的工作了。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在停火和非停火区生活都十分艰辛。武装冲突活跃的地区局势很危险，很多人被迫逃离。那些留下的人，不得不与各种力量周旋，这是他们不得不长时间面临的现实，需要高度的技巧。形势之复杂意味着人们必须小心计划、深谋远虑，克耶邦受访者的话证实了这点。

克耶邦有很多武装组织，有停火的也有非停火的；一些武装组织属于克伦民族民主党和克伦民族进步党。我来自克耶邦的“第二特区”。我们那有军政府和武装组织。有时候政府帮助百姓，有时候武装组织帮助百姓。如果发生什么事，比如发生了事故，我们会向他们求助。向谁求助就看我们个人同谁的关系好；如果我们有亲戚在KNPP或者KNDP，我们就向他们求助，如果我们有朋友在政府，我们就向政府求助。

来自克耶邦第二特区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积极一点说，停火带来了消极的和平。一位克耶族受访者说，停火后政府的强制移民政策也告一段落。

从1980年代起我们有很多人流离失所；因为饥饿很多人移居到泰国边境。不过他们依旧吃不饱饭。政府叫村民们搬走，要么就去难民营。他们让我们看守铁路和电站。但是1996年停火协定签署后这种情形有所好转。

克耶族男性年长农民

克钦族和克耶族的受访者们对停战带来的影响看法不一。有意思的是，孟族的受访者中没有人批判新孟邦党，此中原因本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至于其他族，民间和停火组织之间的关系则有些僵化，没有什么新的动态。

边防军

我们在缅甸展开研究时恰逢边防军的问题成为焦点。简而言之，政府想将边境地区的停火组织整编为边防军，接受中央军的领导。¹⁵根据政府方案，BFG与政府军享受同等薪酬，负责其现驻地的驻防任务。政府提出政府军派出部分士兵加入BFG，且三分之一的指挥官从政府军中抽派。此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有些停火组织正与民众就此方案进行磋商，有的停火组织则已经完成谈判，同意和反对政府方案的兼而有之。

共有十位受访者提到了边防军的问题，分别来自克钦族、孟族、克耶族和掸族。

受访者们表达了对边防军问题多方面的忧虑。首先，人们认为对于停火组织和政府来说，这不是一个互利的机会，也不能带来更深入的合作。相反，人们认为停火组织一旦整编为边防军就可能被军政府控制。

目前，克钦人不希望KIO改编成边防军，因为我们不希望被缅人控制。如果KIO改编成边防军，那他们将为缅人服务。

来自克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有些人说他们了解到，那些接受安排的停火组织现在都必须服从军方严厉的控制。

克钦族停火组织中已经有两三个接受了BGF方案。但是现在他们后悔了，因为现在有军政府的人员跟旁边，那些少校以及以前掌权的人现在都受到了限制（根据协议在管理层中有一定的军政府名额比例，这个比例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他们来了以后就掌控了一切）。所以那些组织后悔了，他们不希望KIO接受这个协议。

来自克钦邦一个村庄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其次，人们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实际上破坏停火协定，重新点燃冲突战火。有知情人称武装冲突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政府想操纵停战组织，比如在边防军问题上。有传闻说停火组织会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并且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协议。就我所知，克伦民族人民解放阵线同意接受改编，但是也仅仅只有他们一家。军政府和该组织的领导层达成了一致，但是据我所知，士兵们并不喜欢这个决定。现在他们正在接受训练，试图平稳过渡。不过，如果分歧不能完全消除，我们或许会再一次看到分裂，然后出现另外一个武装组织。

¹⁵ 关于本问题更多的信息请参阅Kramer, T. (2009)《非战非和——缅甸停战协定的未来》 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网站<http://www.tni.org/report/neither-war-nor-peace> (10/01/10访问)。还可参阅国际冲突组织 (2009)《缅甸：迈向大选》，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174，2009年8月20日

克耶族中年男性牧师

此外，人们认为如果真的回到武装冲突状态，情形会比他们之前经受的要糟糕很多。

据我所知，军政府试图在明年大选前消除所有的武装组织。果敢已经消失了，下一个或许就是瓦或者KIO了。如果KIO不接受BFG提案，战争肯定会爆发。我从BBC听到，KIA会与任何一个来到他们土地上的人作战，同样KIO主席也早就告诉来匝（Laiza，KIO总部）的民众保持警觉，而他们也早就搬到中国去了。房子现在都空了，所有的财产也被转移到中国去了。如果政府和KIO开战，形势会比以前糟糕很多。

来自克钦邦某村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有一些实例表明，武装组织创造了一些让民众就边防军问题发表看法的空间。受访者们谈到，武装组织咨询了宗教领袖以了解他们对协议的看法。克钦民众认为KIO一直都有与普通民众磋商的传统。

KIO经常会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在所有地区都会这样。有时候大会能有600人参加。他们会听取民众关于边防军问题的看法。

来自克钦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总的来说，关于边防军问题的信息并不通畅，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也不清楚哪个是停火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哪个不同意。

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认识

根据指导本研究的少数民族领袖核心小组的意见，研究人员在采访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缅甸有多少个民族？”大部分人回答说有八个主要大族，总共135个民族，有人会补充说，这是他们在学校里学的官方数据。人们对这个数据存疑，因为这是政府的统计。我们在采访中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多种答案。

传统上只考虑主要大族，但是我觉得应该有60到80个。

克伦族中年男性牧师

我所看到的都是在掸邦。他们说有135个。他们说有33个掸族分支，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掸族。

在某文化文学协会工作的掸族中年女性

造成这种理解差异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关于缅甸民族的准确、可靠的数据。就算是对自己的民族，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些人不清楚他们的民族有多少个分支。下面的例子来自克耶族。

克耶邦有六个主要部落：克耶是主要的族群，其他的还有克延、克约、玛努、克科以及克巴。。

克耶族中年男性牧师

克耶邦有八个部落：克耶、克延、克约、克巴、克科、玛努、茵波以及茵达莱。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另外，人口流动限制、族间合作所受约束以及信息的封锁，使得人们难以了解本民族之外的民族。人们认为政府对媒体的管控也导致了舆论的审查。

我不怎么了解别的地区的人。我知道得很少很少。我不怎么去别的地区。我们在仰光要面对停水，停电，交通不便，高失业率等麻烦，还有贫困也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信息方面的封锁；谈到民族的时候，大部分人，包括缅人和少数民族的人，互相都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别的民族的真实情况，因为政府掌控着媒体（尽管有一些独立的媒体）。我们很难理解其他种族，因为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缅族中年男性记者

总体分析这些说法，可以说每个民族都互不了解其他民族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或许要归咎于交流方面的限制，民族间没有走到一起的机会，而且缺少与民族相关的文学作品。。

将缅人混同于军队的观念

在缅甸，信息闭锁的一个后果就是少数民族与缅人关系紧张，这个问题在后续章节“互动”中将进一步展开研究。来自少数民族的受访者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他们将“缅族人”等同于“军人”和/或者“政府”。在很多采访中，人们将缅甸军人、一般缅甸人和为政府工作的缅甸人混为一谈。人们有一种很强的观念，即缅甸人都是一样的，于是跟政府之间的问题就变成了跟缅甸军人之间的问题。不过这种观念在有些人身上已经有所改变。

人们对典型缅甸人的看法是很复杂的。我小时候非常恨他们，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缅人也不全都是军人。我们以前总认为缅人

就是军人，现在很多农村里的人还是这样的看法。他们分不清军人和缅甸人。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有些受访者也有意想做出区分，他们说自己跟缅甸人的关系不错，但跟缅甸军人的关系不好。特别是克钦人，似乎更能清楚地区分缅甸人和缅甸军人。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很不错，甚至与占人口多数的缅甸族也没有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只是与这个政府当局之间存在问题，跟缅甸族之间没有问题。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不过在采访中，很多人明显将“缅甸人”和“军队”或者“政府”当成了同义词。

国民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由政府管理，记录了个人的民族信息。人们很关注政府管理这个系统的方式。人们认为政府有意不记录少数民族的信息。总体来说，人们认为政府的很多统计数据都不够准确。

政府说有350万[克伦人]，但是我认为大约有700万。

克伦族中年商人

很多人表示不满，因为身份证上经常被错误地标上“缅甸”的信息，似乎政府故意要歪曲人口统计数据。受访者们说，如果一个人的父母亲有一方是缅甸族，另一方来自少数民族，那么官方就把他当“缅甸族”。在有些例子中，尽管有的人父母都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的身份证上标注的却是缅甸族。这是人们不满的一个根源。身份证还被用作民族辨别的一种方法，这也被视为一种“种族净化”的策略。

四个省的克耶族人口总共大概有三四万。政府的身份证在克耶人内部进行了区分。比如他们认为山区的克伦和克耶部族与非山区的克伦和克耶人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种族净化政策。他们想把我们变得更弱小。这个政策始于1958年，目的就是阻止少数民族联合，让我们无法壮大，难以联合。有20万克耶族人有政府发的身份证。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山区克伦人，掸邦的克耶族人被当作巴欧人。在曼德勒，政府不喜欢叫我们克耶人，他们管我们叫山区克伦。

克耶族年长研究人员

人们认为身份证政策是政府用来分裂少数民族、强化缅甸统治的一种政策。由于无法获得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少数民族和缅甸具体有多少人口就不得而知了。

迁徙自由

很多受访者都说到，在缅甸有些地方从一个村子去另外一个村子都很困难。一些特定的地区需要政府许可或是交费才能进入。这对就业机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很多的军队组织，有些很坏。他们轮换着检查访客名单，对村民们特别坏。有些村民在别的村干活，但是军队不允许，罚他们款。人们没办法交出他们要求的那些文件。

克伦族中年男性村长

这段话表明，访客名单是对人员流动的一种限制，军队会借此骚扰村民。大家普遍感觉作为少数民族一员，或者被当作少数民族，就更可能遭受种族歧视。在跨越边境的时候这就是问题：

缅甸做为缅甸最大的族，他们非常强势，而且也瞧不起别的民族。举个例子，你过边境的时候，有很多检查和问询，但是缅甸人过边境的时候，检查就少得多。当局照顾他们。

克伦族中年男性牧师

一位来自掸族的受访者说，男性在掸邦内流动要比女性容易得多。缅甸民间的人员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贫困及医疗卫生

贫穷是所有少数民族都面临的问题。贫穷反映在各个方面：上学难、看病难；人员流动困难；电信和网络条件很差。贫穷迫使人们背井离乡，也让人无法追求教育。贫穷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不良。医疗条件很差，医院很少，获取信息也很难。

人们需要卫生教育。在三角洲地区，人们很穷，营养状况很差，也没有什么卫生知识。他们只是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欠了很多债，活得很艰难，所以他们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健康。那里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护士：一个村庄只有一个护士。

从事女性问题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贫穷、贸易，相伴而来又产生了一些健康问题。一位来自掸邦的卫生工作者

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状况。

在掸邦有很多跟边境贸易有关的产业，性产业很发达：性病、爱滋病都非常普遍。我们东部掸邦和泰国有很多联系，北部则和中国接壤。那些地区的性产业非常发达，所以性病比例非常高……根据一项最新报告，缅甸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人均医疗卫生的政府支出最少的。平均每年每人不足1美元。所以我们必须依赖捐助及其他人的帮助。“三大疾病基金”有一定帮助，但是政府覆盖范围太小了，所以很多人只能依靠其他组织的帮助。像虐疾的防治，政府基本上就没起到作用，所以只能全靠别的组织了。

掸族年轻男性卫生工作者

这段话表明，缺乏政府的补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尤其是爱滋病感染者和肺结核病人，他们都需要帮助。国内民众希望能填补这个缺口，但是缺少相应的资源。

我们都是穷人，有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些家庭很艰难。丈夫死了，或者是父亲死了。孩子们上不了学。我希望资助他们这个群体。但我没办法，我没有钱。我希望在这些问题上能帮助他们，我希望建立一个跟艾滋病有关的项目。比如，一个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的孤儿可能会营养不良，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但要资助这个孩子上学每年得花50000缅甸元。

来自钦邦山区的钦族中年女性

贫困不仅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大多数缅族人也生活在贫困中，下面这位若开族受访者就说出了这点。

在缅甸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不仅仅是若开人；每个人都是。但是我认为少数民族的困难更多。在军政府统治下，没人能享受权利，少数民族民众得不到民族权。形势一天不如一天。若开邦极度贫穷。很多年轻人上不了学，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我们没有政治权利、人权，没有自由。当政者对若开邦的打压最凶，一直都对若开人很压迫。这也不只是若开族——所有人都有很多问题，包括缅族。

若开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贫困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也因为贫困，民众缺医少药。少数民族和缅族都面临这种让人不满的处境。

酗酒嗜毒

随着健康问题一起出现的还有酒精、毒品等物质的滥用。有些受访者认为酗酒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有人认为酗酒已经成了很多人脑中对克伦族人的刻板印象。

有些村子里女人也喝酒，但是当然大多数还是男人。其他族的人有句玩笑（就像有些人说我们长得像中国人一样），“如果你闻到了酒味，你就会知道那是克伦人”。

原籍三角洲地区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来自克钦族和克耶族的受访者还提到了毒品相关的问题。一位来自克钦邦的受访者说，年轻人很容易获得毒品。

0年级学完后，很多年轻人就去中国在缅甸的跨国公司当伐木工。他们挣钱很容易，于是他们就去买毒品。

克钦族年轻男性KIO工作人员

因为在大公司工作挣钱容易，克钦邦的年轻人面临很严重的毒品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在2004年，因为KIO的介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2004年，KIO政权认识到毒品正在残害人民的声明。以前他们不管，因为要和中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他们知道毒品不是好东西。

克钦族年轻男性KIO工作人员

毒品的源头很难控制。克钦邦的鸦片农也都很穷，除了种植鸦片他们别无选择。

很多农民种鸦片；没有别的选择。大部分人都很穷——现挣现吃，勉强糊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种鸦片。很多组织都在喊“停”，但是我们说市场有需求，所以停不了；我们靠它挣钱养家糊口！

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年长男性

一位来自克耶邦的受访者认为，迁都也导致鸦片种植园离他们越来越近。

近年来罂粟种植园越来越多。以前我们都没怎么听说过它，但是现在它是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鸦片种植园越来越多]但是有人说这是因为内比都搬到了附近，所以靠近内比都的鸦片种植园都搬到克耶邦边上来了。

来自克耶邦垒固的中年克耶族女性

由于毒品流入市场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要将之根除非常困难。

农业

很多人说自给自足型农业在缅甸很普遍。农村的少数民族更是这样。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受到干旱、暴雨、热带风暴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但一些少数民族的粮食安全隐忧更大些。钦族受访者说饥荒对他们来说是真真切切的威胁，也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当前的鼠灾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克耶族人也提到了粮食安全问题。

2007年发生了大饥荒，原因是很多老鼠跑来吃竹子花。竹子每五十年才开一次花。老鼠把庄稼全毁了。这是一次自然灾害。我们那里的人还在使用轮垦的方法种田。每家有二亩或者多一点的田地；每家每户的田合起来以后分成10个或11个区。然后他们每年只耕种一个区，剩下的地就种树，因为有的树可能要11年才能长成，依此类推。我们用草木灰当肥料，雨季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雨水冲走。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农作方法。这些老方法已经用了至少一个世纪了。

原籍钦族山区的钦族年轻男性

很多受访者都说他们全靠耕种为生，种田生产他们的口粮，也靠这个卖钱。正因为这种依赖关系，那些田地毁于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毁掉的农民面临巨大问题。

种水稻和捕鱼是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基础。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这里的水牛全没了，捕鱼的工具也也都坏掉了。现在无法耕作。

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克伦族中年男性

水稻价格和质量的波动也影响着农业人口的经济状况。

这很难说，但是大米价格好的时候，人们的收入还可以，足够养家糊口。但是如果大米价格下跌，问题就来了。

来自克伦邦巴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可以看到，过时的农耕方式也是导致农民生活没有保障的一个因素。如果能从传统耕作转而进行农技革新，农民可以获得很大利益。

不论是对我们的生计，还是从可持续性农业的角度来说，这样都比较好。人们现在还在使用轮垦，我们的土地都在退化。人们——那些农民——他们比我更清楚这点。他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他们没有财力投资搞新技术。这样我们也帮不了他们。发展性组织应当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农业和资源管理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一位受访者提议设立种子银行，这样可以提高大米质量。这可能有助于提高利润、稳定价格。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种子银行。泰国政府就有一个种子银行，所以他们的作物质量总是很好。我们没有种子银行，所以我们作物的质量很不稳定。人家说，“不错，你们的大米不错”，下一次可能就是，“不行”。很不稳定。我希望能引进种子银行。但是我想政府并不支持这点。

克伦族中年商人

如上面所指出的，部分民众已经注意到粮食安全的问题，注意到这些问题所引起饥荒和营养不良。钦族民众对此尤为关注。

我们这里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传统上，我们种土豆、谷物、像胡萝卜那种的我们叫做“耙”或者“革谷”的东西，还有玉米。缅族人主要种植水稻。随着现代化进程，我们的人也都变得很喜欢吃大米。但是我们产量有限。每年我们要从别的邦进口两万袋……非常大袋的大米。每袋要花掉我们15000到16000缅甸元。所以我们依赖进口。长期来看粮食安全一点保障都没有。我们怎么生存？钦人的土地养活这么多人口。

原籍钦邦山区的钦族年轻男性

营养不良的小孩很多。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有时候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是远远不够。我希望我们能帮助这些孩子。

原籍钦邦山区的钦族中年女性

在缅甸很多地方粮食安全都是一个重大问题。质量不稳定，易受环境自然灾害的影响等，使形势更为严峻。加大对科技方面的投资将有助于增加产量、解决粮食安全方面的质量控制问题。

基础设施

要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呼声极高。恶劣的基础设施阻碍了人员流动，导致通讯不畅、贸易不便。受访者着重强调了缅甸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强烈需求，尤其是几个外围邦更是如此。连接大城市、城镇和农村偏远山村的交通极为不便，通讯条件也极差。

钦族人感觉钦邦的基础设施是最差的，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机场也没有大学的邦。很多钦邦受访者说他们回家唯一的方式就是走路，经常需要走好几天。这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各邦调查结果一致，该调查也表明钦邦的需求最为迫切。¹⁶

我们只有两条主要公路。我们的公路非常危险——到处都是大山。人们都很害怕。回家也很贵——大概60000缅甸元。路上很容易发生事故。现在事故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没人能记得清有多少恶性事故。

原籍钦邦山区的钦族年轻男性

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是受访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雨季时交通状况就更加恶劣。

我希望我们村在教育和经济上都能有所发展。我也希望交通状况能有所改善。特别是在雨季，公路根本没法开车，他们只能步行外出。

来自克伦邦巴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本节前面讨论过的医院和心理创伤治疗，也是基础设施匮乏的另一个表现。一位女性表达了对怀孕妇女的关切：

[妇女]在家生产。去医院，那太贵了。

钦族中年女性牧师

基础设施匮乏的后果

基础设施匮乏意味着严重缺少机会，意味着该地区得不到商业投资。而且人们认为NGO的工作也只局限于那些现有交通体系能够到达的地区。一位来自南部钦邦的钦族长者说，钦邦北部地区的INGO的活动要多很多，具体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其中之一就是基础设施。

北部的交通要好很多，而且首府哈卡在北部。仰光的多数长者都来自北部，所以他们能和INGO接触。

来自南部钦邦的钦族年长男性

面对这种形势，一些基层社区开始自己筹钱修路，虽然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得向政府交税。

我们邦没有什么战略性的利益。他们不想帮我们改善交通，我们就自己去，我们依靠自己。我们村就自己修公路。我们没有从政府

¹⁶ UNDP/MOPS/UNOPS (2007) 《缅甸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调查，贫困状况》，仰光，缅甸

得到帮助。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工具，业余时间去建。印度政府就很好，特别是在交通方面。哈卡临近边境，所以我们想建一条新公路，17英里长，通向[米佐拉姆]邦。我们已经建设了8英里，我们打算在2010年前完成全线。这条路是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我们自己花时间建设的。我们工作的时候，其他人负责送饭。

钦族中年男性记者

由于基础设施匮乏，人们不得不自己去改善，去建更好的交通体系。这是创造贸易机会、开发援助、通信等必不可少的条件。

水电工程

基础设施不是完全没有，比如水电领域就有一些，不过对此人们的看法是，这个产业并没有让缅甸人民得到好处，利益都流向了海外。人们说虽然他们就住在水电站附近，但是电力供应时有时无，由此又引发了其他问题。有时居民还被要求维护电力线或者是其他与电站有关的技术，然而却没有回报，连工钱也没有。这些水电工程的收益并没有惠及当地民众。

我们若开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天然气和海产品——但是都被政府控制了。政府把天然气卖给别的国家，但是从来不说卖了多少钱。也从来不会给我们分成。没有权力制衡。他们把钱都花在自己家，花在军队和武器上了。他们不为社会做一点事情。虽然我们有天然气管道，但是我们每天只通两个小时的电，然后我们还要交税——每月要交10000缅甸元的电力税。

原籍若开邦实兑的若开族年轻女性

强制劳工也是个问题。百姓被拉去修铁路、建公路，还有其它各种事情，建石油、生物柴油等等。在克耶邦的洛皮塔瀑布有一个水电站。他们发电了，但是不给当地老百姓使用；他们把电力卖到中国 and 泰国。我们能用的电力很少。我们有很多自然资源，但是我们的人民却不能使用。那是我们的斗争。

来自孟邦毛淡棉的孟族中年女性

人们不满于无法从一些水电站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获益，但却必须参与这些工程的维护。

水库大坝

伴随水电项目的还有水库大坝的建设。来自克钦邦和掸邦的一些受访者提到了和水库有关的问题。这是因为建造这些水坝违背了当地民众的意愿。可以看出人们并不清楚修建水坝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水坝影响了全缅甸的水系。水系受扰乱后对粮食生产以及农业可能造成十分巨大的影响。

水电大坝这个大问题在缅甸各地都存在。这非常危险，大坝的建设毁坏了自然资源……伊洛瓦底江也会受影响，运河和灌溉系统……伊洛瓦底江的正常水流被破坏了！……人们组织起来反对这些。村民们都组织起来向政府签名请愿，但是政府根本不理解他们。

来自克钦邦与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人们非常关心水坝带来的环境问题。民众反映，关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危害，政府根本不听取民众的意见。

自然资源

民众普遍认为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人们关心资源开采权的问题、开采项目带来的影响，还有当地民众无法得到回报及获利等问题。

下面这段话表明，与开采权以及开采资源等相关的问题确实是缅甸冲突的一个根源。人们将其看为是人民和政府间的问题，是缅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和停火组织间的问题。此外，外国公司低价攫取缅甸资源生产高价值商品获利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争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引发的冲突在掸邦和克钦邦尤为严重。

不同的地区略有差异。南部掸邦有很多掸人，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领袖。领袖们为了经济利益争斗。这些地方对于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尤为激烈。北部掸邦则跟政府军打仗。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

少数民族民众把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归结为他们与缅族冲突的一个根源。

独立后，我们被强行并入联邦。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与缅族关系紧张的唯一原因。他们掠夺我们的资源和人力。我们不喜欢这点。

克耶族中年牧师

一位缅族人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缅族统治区域缺乏资源，使得缅族人

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找工作机会。他还提到了缅族人在这些环境中的获益，与少数民族的情况大不相同。

大部分缅族人生活在资源比较贫乏的地区，少数民族则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地区。这样一来，缅族人就来到山区，像掸邦和克钦邦，以获取更多资源。他们到这儿以后，凭借跟政府的关系，在政府里有人，就能比少数民族从自然资源里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们运营企业，少数民族人为他们打工。缅甸政府公务员工资不高，但是缅族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一般跟政府公务员关系比较好，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也能获取更多的资源。

缅掸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这段话表明，缅族人在公务员系统内机会更多，少数民族则被局限在别的行业，更多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工资也更低。这些问题都成为自然资源争夺中的重要因素。

对现有原材料进行增值获利的能力不足

人们认为缅甸缺少工厂以及相应的产业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转化成产品。他们只是将这些原材料出口，不能获得更多的附加值。想要获得附加值，就必须在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很多受访者都急切盼望这种投资，他们认为目前这些原材料的真正价值没有体现出来。

如果能够争取到经济机会，我们就能用橡胶生产东西。这难度很大。现在我们没有机器，只有原材料。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原材料出口。

孟族中年男性NGO人员

缺少基础设施意味着有些地方无法得到自然资源，有些地方则无法进行工业开发，克耶邦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山区。这样种出来粮食顶多只够吃饱。我们这个地区没有政府工作机会，也没有工厂。我们确实有铅矿。我们有不少自然资源，但是没什么人知道。因为我们的路很差，很难开采这些资源然后把它们运出去。

克耶族年长男性农民

即使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往往因为过度使用而损毁严重。基础设施的保护利用是一个需要仔细调查的问题。

道路状况比起前两三年来差了很多，因为我们有两家公司在这边伐

木。伐木就会毁坏道路，哪怕是在首府。卡车开得很快，又载着这么重的木材。

来自克耶邦坚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自然资源未能惠及当地经济

现有的自然资源开采项目未能使当地获利，也没有一个再分配机制来合理利用这些收益。这不光是政府的失败，也是企业与停火组织的失败。

我们有很多柚木，我们有水力发电，我们有铅。但是只有政府和停战组织有权使用。见这些工程的时候百姓出了力，却得不到一点利益。

来自克耶邦坚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我们有很多木材和柚木，但是当地百姓都无法从中获利。政府开发林木，但是住在森林里和周边的百姓却都得不到好处。停火组织、武装组织和政府瓜分利益，但是没有百姓的份。例如，克伦民族进步党是主要的武装组织。很多其他组织都源自KNPP，那些组织都是被政府招安，向政府投诚后从KNPP分裂出去的。所以，尽管他们还是同一民族，但是他们互相斗争。他们脱离KNPP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拿了政府很多的好处，比如自然资源开采权，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如果是非法的，政府就会说，他们可以开采，政府也不会去阻止他们。这就是为什么非停火组织很恼火的原因。他们互相争斗，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不用和任意一方打仗了。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若开族受访者中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政府攫取了自然资源，却未能反哺社会。

若开人不喜欢这个军政府，因为若开邦有很多的自然资源，比如天然气。政府光知道开采资源，但是根本不考虑发展若开邦。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若开邦的经济状况很差，因为政府掌控一切资源，夺走利润，但根本不考虑邦里的像教育、修路这些事。

若开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认为当地社会有权从自然资源开采中获益。事实却是政府掠夺资源，从中获利，却对当地社会无所回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很多人寄望于自然资源是未来能够得到发展的一个领域。对钦邦来说，除了工厂和别的工业机会，人们认为自然资源也能够吸引游客。钦邦还有原始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有机会建立一种既保护雨林又促进经济机会的健康方式。

移民

各族受访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大批民众离开缅甸到海外工作、学习或是寻求难民保护。缅族受访者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民众讲述了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的原因，这对其家庭、社区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还有海外打工要面对的困难等等。

推动因素

人们选择离开缅甸的原因各异，从经济到教育方面的考虑，到国际难民法所承认的逃离国内迫害。

很多克伦人离开缅甸。人们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的城市去。他们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上完大学，然后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国际性的学历。也有人出国工作。

从事妇女教育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给三角洲地区带来毁灭性灾害的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也是迫使许多人离开家乡迁往缅甸其他地区或是出国的原因。

三角洲地区民众在家乡遭受了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但他们到了其它地区生活也不安定。克伦人惯于迁徙，他们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纳尔吉斯之后，很多人去了仰光，然后去北部，他们面临很多麻烦。他们教育水平很低；他们缺乏生计；他们没有钱。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于是有些人就到城里当女佣，或者去美容院工作。有些人去了别的国家，在外国他们也要面对很多问题。妇女们还能到边境去，去住在那里的难民营。

从事妇女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以上的话也表明一些移民的经历是循环性的，有人出了国或者是去了边境难民营，但可能还是要返回缅甸。那些没有身份证件在身的移民想要重返缅甸困难就更大。也有人是被其他国家遣返回缅甸的。一位年轻人说，他被遣返过，但是他接

着存钱准备再次出国打工。

那些为避免受政治迫害而逃亡的人则可能没有携带证件或非法出境，陷入一种僵局，他们想回缅甸也回不去。最近的经济不景气让很多在外打工的缅甸人失去了工作，他们都只能返回缅甸。

外出打工工作条件

受访者反映，到国外打工的人处境往往很艰辛，主要是由于签证问题或者是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的问题。

新加坡那边不把我们当人看。我睡在地上。工钱里得交出20%当强制储蓄。我就想，我得在新加坡学点东西，攒点经验。后来我的工资涨到了3500新加坡元。缅甸工人干活很快。国外公司都喜欢缅甸工人，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泰国）政府制定法律只保护他们本国人的。

克伦族中年商人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障碍阻碍他们返乡。首先，国内缺少类似的工作机会，这使得回国成了一个没有吸引力的选择。

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知识水平不高，在工作的地方我们被人瞧不起。我们很老实，所以他们很容易出卖或者是欺骗我们。大部分钦人不能返乡。回去了我们吃什么？没有工作，机会少得可怜。钦邦是政府控制的偏远地区。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想找一份工作，我们得花很多钱。我们上哪弄这些钱？这需要时间。为了弄钱，人们只能去马来西亚、泰国、日本和印度。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其次，由于缺乏身份证件，他们也很难返乡，因为可能会被当局调查。

性别与人口流动

缅甸劳工在国外做的很多工作都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有一种观念认为由于妇女在国外更容易受到伤害，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她们可能会不想回缅甸。

男生当服务员，女生当女佣。女性在外国不安全。我见到过强奸和虐待的例子。有些人得上了艾滋病，所以不想返回故乡。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这种性别上的弱点使得人口流动和出国留学都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倾向。人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去外国工作；她们就呆在缅甸国内接受教育。

全缅甸不管什么样的家庭，主要是男孩不得不辍学。他们辍学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他们移民去泰国打黑工，然后寄钱回家。人们认为女性出去比男性危险得多，所以女孩子更多地留在学校里。女性出国非常危险，所以让小伙子去。女性留下来，有的还能上大学。

来自孟邦毛淡棉的孟族中年妇女

移民对农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移民对农村社会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巨大影响。虽然一方面他们能过汇款给当地带来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持，但是也使得当地人力资源变得匮乏，尤其是年轻人流失严重。

现在，农村留下来的只有老人和小孩，劳动力都去泰国了。我们必须得依赖泰国的经济机会。

来自孟邦毛淡棉的孟族中年男性

我们那里很多年轻人离家出国打工，镇子上留下来的年轻人很少！他们不会说缅甸语；他们去马来西亚，结果现在他们的马来西亚语讲得非常好。他们从来没回来过，他们在那儿干活很卖力。

来自克耶邦垒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农村里很多人的经济收入都是靠这些国外汇款。这些钱让留在缅甸的人能够有一些原本完全负担不起的机会。

我们村有1000户人家，大概有300户人家有人在国外打工补贴家里。他们有的去了德里，有些则到马来西亚、挪威、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新加坡这些国家当了难民。

钦族中年女性牧师

我上得起大学是因为我哥哥给我的钱。他在泰国打工。

孟族年轻女性大学生

各民族受访者都十分关注移民现象。很多人，各种年龄层的人，尤其是上学适龄的年轻人，都或者合法，或者非法去别的国家打工去了。对很多家庭来说，打工收入就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不过在这些国家打工有时候也很不稳定。有些受

访者曾经在海外工作，然后返回缅甸工作了。他们说有些人想返回缅甸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因为在缅甸没有相应的机会。

难民保护

很多人在国际法的保护下离开缅甸去了难民营寻求难民保护。国内很多人同情他们逃离的决定，也有些人不赞同这种方式。

有些人想去难民营，但他们走的是非正式的，非官方许可的那种方式。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去欧洲。我嫂子的朋友，是一对夫妇，就呆在难民营里，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那里去欧洲。但是一年过后，他们还在难民营里。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赞同这样。他们直接去了难民营。他们回不来了，因为他们是非法过去的。不过很多人确实想回来。

原籍三角洲地区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很多人加以批评的是，年轻人把难民身份当做他们的终极目标。这甚至被视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取代了上大学等别的方面的成就。

在大学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和专业技能。现在，人们做梦都想当难民。就像基督徒梦想天堂忘掉现实一样——他们的梦想严重脱离现实……如果你祈求得到“卡”（联合国难民卡），这样不好。这不对。做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尊严。我们需要做一些认真的研究，看这种人员外流（去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现象的长期后果。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有些受访者说，老年人尤其不希望看到这种寻求别国难民保护的现象。

长辈们还有钦族领袖们都说，我们必须阻止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的召唤。他们不能再接收难民了，这个政策解决不了问题。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他们的焦点应该放在事情的根本上。粮食和资金不足才是需要关注的。

钦族中年男性记者

对于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缅甸移民劳工的经历，包括那些有合法身份的和没有合法身份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国内流离失所民众

流离失所这个问题只有克耶族的受访者提出。其中有多人表示，由于战乱冲

突，有大量的人流离失所。其中一位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我们[克耶邦]有很多人流离失所。1994年到2000年间因为叛乱的缘故，这个问题很严重。政府说他们[村民们，后来成为流离失所者]支持叛乱，所以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他们逼我们离开村庄逃去难民营，很多人就逃到了边界难民营。那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扔掉一切逃命。有些人后来返乡了，但还有很多仍然在难民营里。

克耶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盼望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最后都能返回家乡，看到真正的和平。

本研究加深了对缅甸国内各族民众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理解。教育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人们认为教育是改善国家形势、惠及未来的大计。总的来说，人们认为政府未能为教育体系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基础设施也严重匮乏。制裁并不是一个促进政府变革的有效方法。当前形势又促使更多人背井离乡，甚至离开缅甸。

族间互动

简介

历史上，缅甸政府并不怎么注重强化对其所宣称的领土的统治。这在那些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委婉称作“排除区”，也就是如今覆盖大部分边境沿线、以民族划分的邦尤为明显。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管辖如今为缅族主要聚居地的各省，而在“排除区”允许当地领袖管理日常事务。1948年独立后，推行民族主义的新政府在整个中央区都面临严重的反政府叛乱，在前排除区则冒险推行议会宪政和法制。但面对某些地区出现的反对派力量，缅甸国家政权在这些地区惟一的控制力量就是政府军¹⁷。自缅甸独立以来，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族群之间冲突不断。少数民族中有的要求独立，有的要求缅甸联邦框架下的自治。

正如我们在文化和一般背景分析中看到的，少数民族认为他们受到了歧视，被中央政府边缘化，这不仅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也包括其社会、语言、文化方面的表达及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些不满的核心就是他们没有教授和学习本族语言的权利，这点在本书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

缅甸族群冲突的复杂性也导致了族间关系的不断变化。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

的就是理解缅甸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及其互动。因此，我们也问了受访者他们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包括本民族和政府的关系、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及各民族内部的关系。

民族与政府的关系

很难，但是既然我们生活这样的军管环境下，我们就只能按他们[军政府]的意愿去生活。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遵从他们的命令。

来自克钦邦农村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几乎所有少数民族和缅族受访者都把他们同政府关系描述为负面的、艰难的。很多人说他们不喜欢或者不信任政府。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说，这种不信任始于1947年彬龙协议未能贯彻执行。¹⁸因为他们感觉缅甸独立后以缅族人为主导的政府，以及后来的军政府都欺骗了他们。政府未能遵照与少数民族签订的停火协议，这点更加剧了他们的不信任。不仅如此，无休止的自然资源攫取使得这些邦的资源遭受损失，包括森林、矿藏、黄金及玉石等等。此外还有腐败和土地问题。

在克钦，我们根本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政府是由于他们的作为；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不改变。如果你比较一下克钦族和缅甸其他族，你会发现，克钦族更多地参与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进程。但是政府不这么认为，政府否定这些。我们再也不相信他们了。

克钦族年长男性NGO人员

塑造今天缅甸少数民族与政府的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缅甸独立后他们在军政府统治下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如何被强制并入联邦。受访者们说他们害怕政府，因为他们经历过武装冲突，延续至今的权力滥用、强制劳工以及军队对妇女的奸淫。即便是缅族人也有很多不信任政府；由于恐惧，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缅族受访者经常提到2007年的“藏红花革命”事件，这也是近来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一个例子。

你看2007年的时候，他们动手打僧人，还朝他们开枪！他们对僧人都这样；那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后果就跟这差不多。所以我们害怕。

缅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此外，缅族民众还面临着缺乏法制，缺乏法律保护知识的困难。在军政府统

¹⁷ Callahan, Mary P., 《政策研究》第31期, 《缅甸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分权、占领、共存》 东西方研究中心 华盛顿, 2007, P.6.

¹⁸ 彬龙协议详情请参阅：缅甸图书馆《彬龙协议，1947》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2010年1月22日访问)。

治下，人们不懂得该如何通过上诉来解决一些不公事件。例如，有些克钦人说，他们遇到土地问题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去哪里，或者是哪个政府部门申诉；如果他们遇到与军队或者政府人员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告。有些人还提到即使他们提交了申诉，政府相关部门也根本没有反应。

专制统治

很多人把政府描述成了专制政府，只为政府和军队的高层服务。受访者们认为人们缺少自由，特别是与个人和民族表达相关的自由。

受访者们说，缅甸根本没有人权和民族权利。少数民族认为他们被缅甸政府殖民了。此外，少数民族也认为政府有意清除他们民族，他们所举的论据包括民族文化及语言遭到压制、边防军问题、少数民族与缅甸通婚等。此外，政府也规定少数民族民众只能在某些限定地区出行。

有这样一个政府，我们不能随意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克耶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因为缅族是缅甸最大的民族，他们很霸道，并且瞧不起别的民族。例如，过境的时候，有很多检查和问询，但是对缅甸人检查就少得多。当局照顾他们。

克伦族中年牧师

有些克伦人讲到他们被检查和问话的经历，这样的事甚至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家里，因为军队会到村里来检查访客名单。

军队组织很多，有些坏得很。他们轮换着检查访客名单，对村民们特别坏。有些村民在别的村干活，但是军队不让，罚他们款。

克伦族中年男性村长

由于人员流动限制、骚扰、权力滥用等事件的存在，政府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政府和军队部门内的歧视

令少数民族感触颇深的是，政府系统性地歧视他们，特别是涉及到政府职位或是晋升。例如，如果他们是少数民族或者基督徒，那么他们就升不了职。他们还解释说，从宗教角度说，相比基督教政府会优先考虑佛教；从民族角度说，相比少数民族政府会优先考虑缅族。

没什么人在政府工作有愉快的经历。我兄弟在政府部门工作。他的

大部分朋友都升职了，但是他没有，就因为他是基督徒。我父亲在小镇上当了三十年警察，但因为是基督徒从来也升不了职，还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在非政府武装组织。

克耶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个人层面[歧视]并不严重。但是在机构层面确实有歧视。作为一名钦族人，想当总干事或者在林业部谋取一个职位都是极其困难的。

钦族男性中年INGO工作人员

政府内部也存在任人唯亲和腐败等问题。

很难在政府里找到工作，唯一的机会就是你有亲戚在政府内。大部分缅甸族人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能给家人和朋友创造机会。有些人能获得政府职位就是靠钱。

孟族年长商人

不过，有两位受访者说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并没有经历过歧视。其中之一是一位生活在仰光的若开族女性。她感觉在政府部门工作确实依靠个人表现，而不是民族身份。还有一名克钦族受访者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认为少数民族得不到提升是因为他们与领导交流方面有所障碍，特别是缅甸语和文化方面的问题。

[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是少数民族，或者被歧视、被边缘化。我在那的经历都基于我的表现和我的价值观——从我祖先和父母那里继承到的。我在仰光出生长大。我的观点跟那些在若开邦出生长大的人会有差异……90年代早期，国家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团体也随之改变。1994年，在政府供职19年后，我转投公民社会团体，直到现在还在这个部门工作。

若开族年长女性INGO工作人员

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政府和军队部门工作没有受到信仰和种族歧视，但另一些人则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生存，搞好关系

人们反复提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跟政府搞好关系，或者至少假装是这

样。少数民族这么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所以他们得与大多数保持一致。受访者认为政府是独裁统治，因此他们只希望能改善自己所在的社区。

政府使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政府老是撤换我们的镇长。我和他们打交道，为了民众的利益，我会玩些花招，因为政府的行为不是基于百姓的需要。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安全可靠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百姓和我们的社区。

克耶族年长男性发展工作者

被政府忽视

若开族等少数民族受访者认为，政府从本邦攫取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却不管该邦的发展。此外，缺乏惠及当地底层民众经济发展的举措，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另一方面，钦族受访者感觉他们被政府忽视，因为他们邦小，资源也少。一些克耶人也有同感。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政府忽视，很多年！我们的人民希望能做一个本地发展计划。我们那儿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只有路况极差的丛林小路！但就算我们去申请许可自己修路，政府也不批准，人们无奈只能每年都去申请。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年长男性

不过，还有人认为，民众为了“回敬”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反过来也忽视了政府。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不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这种情况部分要归咎于教育体系的缺陷。人们还说，他们应对日常生活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与政府打交道。

人们不懂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公民权，也不知道如何主张他们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有机会控制我们的人民，然后为所欲为。

来自若开邦的若开族中年女性

教育意味着你可以挣钱。如果你没接受教育，你所有的时间都是忙于填饱肚子，根本顾不上政治。如今教育的目标方向已经不同了。

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不太好也不太坏

虽然与政府关系方面有很多负面印象和经历，有一位克耶族受访者认为政府做的事有好有坏，特别是涉及到NGO在缅甸活动的例子。

政府做的事有好有坏。他们允许很多NGO活动，但是对它们严格控制。我认为这很好，因为如果我们全部放开，有些并不是真想帮助百姓的坏NGO就会进来。有了这些控制，那些只为自身谋利的NGO组织就进不来了。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有些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族中就有一些人保持了与政府的接洽。他们还认为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对普通百姓很和善。他们说有些政府官员会参加村庄的活动，这些官员的参与是受老百姓欢迎的。

掸族和政府相处很融洽，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私底下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军政府首长从东枝来参加我们泼水节的时候，我们和着传统音乐舞蹈，他也会加入我们。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邦巴欧年轻女性

对南部掸邦来说，确实不错，因为军政府与掸族有很多合作，特别是商业领域。现在瓦也与政府签订了停火协定。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

有些人认为与军队的关系和与政府的关系是一样的。然而，不少受访者说，在他们地区因为签署了停战协定，情形有了很大改观。人们还说民众和政府的关系也因为即将到来的大选有所改善。受访者们将这些描述为政府精心策划的计策，用以愚弄群众，让他们继续沉默，服从军方的统治。

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虽然认为与军政府有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人有负面的经历，但是也有人说他们并没有听到人们说他们恨这个政府或者说喜欢反对派。受访者们固然对现政府不满，也对自己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满，但是他们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对话、合作十分重要。他们解释说，政府内部也有人想做些有益的事情，所以如果想有所改变就必须配合那些人，与他们合作，共同进行国民能力建设。

我们需要积极正面的交往。我们可以喜欢他们，也可以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因为他们非常重要。政权内部——比如林业部——有一些好人，希望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们需要区别看待政府和政权。我有朋友在政府里，他们都不错，都

想做些有益的事。他们希望做很多事情，想跟国际社会和INGO等合作……修改法律不能改变一切。我们需要国内的能力建设。为了发展，我们需要寻求与政府部门合作以及相应的国民能力建设。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关于如何才能改善与政府关系和缅甸局势，一种更深入的看法是，应通过高明的战略性政治行动，为少数民族与政府的接触创造一个安全空间。另一种可能的合作方法是在政府称为“民主路线图”的框架内开展战略性的工作。

军政府有一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根本就没有民主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民主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自己来干，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过未来可能公民社会能够发出更大声音。我们克伦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更聪明些。我们会主动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必须创造一种让我们得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必须共处。生活还要继续。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民族内及民族间关系

很多人说他们与其他民族有一定程度的合作。由于地理及交通限制，这种合作仅限于那些生活在同一个邦的不同民族之间。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不同邦的少数民族间合作的例子。不过有些受访者确实说到，在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跨民族的合作增多了。宗教在联系少数民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某一民族的基督徒或佛教徒与其他民族相同信仰的社区建立起了关系网络——特别是在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后的救援及安置行动之后¹⁹——不过跨宗教关系网络相对而言就很少。

提出这个各民族间合作的问题时，人们的第一回答通常都是“很好”，“没问题”。然而人们却无法给出具体例子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多少。不过涉及到生意往来或出于谋生进行的交往是例外。我们再往深里问，就有很多受访者说他们与其他民族没有发生过冲突，但他们也看到每个民族似乎都只关注本族工作，而不关心整个缅甸。此外，少数民族总是很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部分原因是他们感觉政府有意要在他们民族内部制造分裂。

克耶人多少有那么一点与外界隔绝，还有一点害羞。他们不愿意与外人有更多联系；他们就愿意呆在自己的地方。

克耶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¹⁹CPCS, (2009), 《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国内社会对纳尔吉斯热带风暴的反应》，金边。

我们有一句谚语：把抓到的鸡涂黑。这样它们就互相认不出来，就开始打斗。这就是政府的策略。

克伦族中年商人

不同民族很难走到一起结成常规性的协会或网络来就某个具体问题展开战略合作。但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中也有例外，如民族青年网络中的年轻人、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过后的救援工作等，此外部分少数民族领袖也会聚在一起探讨国家形势。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他们与缅族的关系不好。受访者说的最多的就是历史原因，特别是彬龙协议，再加上从过去到现在与军队接触的负面经历，包括虐待和暴力等。人们很难区分缅人、军人和政府。这是因为政府军和公务员大多数都是缅人，但是人们把“缅族”、“军队”以及“政府”当作一回事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谈到缅族时，少数民族往往表达出不信任、成见、脸谱化的刻板印象，有时候对别的少数民族也是这样。

我们对典型缅族人的看法确实不好。我小时候非常恨他们，便是现在长大了，我明白不是所有的缅族人都是军人。我们总是认为缅族人就是军人，农村里很多人现在还是这种看法。他们分不清军人和缅人。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少数民族民众认为军人和缅人是一回事，所以他恨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军人。对此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几年后我认识了一些少数民族人，并且和他们关系不错。但是很多克伦人和掸人仍然不喜欢缅人，就因为我们是缅人；而缅人也不喜欢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男性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克钦族受访者都很明确地表示他们与缅族没有任何问题。有的只是与缅甸军队和军政府的之间问题。他们说，军政府是个“大问题”因为互相缺少信任，还因为看到政府攫取克钦邦的资源，却对克钦邦和当地民众的发展没有一点贡献。

我们少数民族间没有什么问题。克钦族与缅族、掸族或者其他族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与缅族军队间有问题。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我们搜集到的信息显示，阻碍民族间交流合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条：

缺少积极互动的安全空间及政府对集会的限制

人们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情况跟国内形势的好坏有关。缅甸的公共场所是有严格限制的。有人告诉我们，十人或十人以上集会就是犯罪，所以少数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自然就很少了。

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族间关系也比较紧张，这也被认为是政府控制的一种方式，以阻止人们团结合力。比如，原来每个邦都有民族运动日和民族学生运动日，但是已经停办很多年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运动会。今年在克钦邦举行，下年在掸邦举行，两邦轮流主办。每个邦大概有七十到一百人参加。在这里，我们结识新的朋友，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是1988年这个活动被停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政府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男性

不管什么民族，只有组织起来我们才能表达我们的诉求。但是现在我们组织不了。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认为这是政府阻止民族联合的策略。人们的观点是，政府不愿看到各族人民彼此结识，因为一旦各族走到一起、形成关系网络并且组织起来，就有可能对政府利益造成损害。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掌控了绝大部分通信设施。虽然目前对手机的使用管理有所放宽，人们有机会进行通信联络，但是大家仍觉得通信基础设施不足，政府也不着力改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移动电话服务和通信情况的总体改善表示了肯定。

克耶族受访者表示，克耶邦的形势仍然比较紧张，人们互不信任，因为他们不知道谁和谁有关系。个人冲突很容易导致组织间的打斗。

我们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就算在朋友之间，我们每个人也都在琢磨对方到底是什么背景；我们不信任任何人。比如说我父亲的例子，他的朋友互相都不信任。就算是停火后，他在停火组织内的朋友也还是不信任别人，因为他们都不清楚各自的背景。既然他们在

停火组织工作，有可能他们现在就是在为政府效力，人们是这么想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人们就要隐瞒自己的背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清楚谁是停火组织人员，谁是非停火组织人员。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真实情况非常困难。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部族身份感过强导致缺乏协作和领导力

以我的观点，每个少数民族都很注重本民族的身份感。以前我认为克耶族能代表全部九个部族分支，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每个分支都多是在为自己部族打算，并且各自都很强调自己的部族特点。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还比较强；我们不管别的族群，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更好。

来自南部钦邦的钦族年长男性

搜集到的信息表明，少数民族往往非常注重自己的民族身份。例如，掸族人就倾向于和掸族人住在一起，做自己的生意。“生意对掸族人很重要，他们不关心别的事情。”，一位掸族与若开族混血的中年女性说。他们更关注自我、家庭，很有生意头脑。要他们跟别族一起做事很难，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很强的信念。他们也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在这点上，掸族受访者们感觉他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网络或者社团能代表本民族，因为掸族人总是比较关注个人的想法和做事方式。这也导致了族内和族间领导权的缺失。

真正的掸族人很难与别的族一起合作，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方式，并且有着很强的信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不容易信任别人]。南部掸邦的人只相信他们自己做事的方法。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

掸人通常很安静，我感觉他们非常自我。比如，如果我们一家住在乡下，只要我的水稻收成好，或者我有自己的小生意，我就会很满足……腊戍有一个我们掸族的文化文学协会，在100英里外的木姐镇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但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就很不一样。他们基本上自己干自己的，只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掸邦没有什么组织和合作。我们有一些在城市层面活动的组织，但没有那种以团结整个掸族为宗旨的组织。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

这个特点——不问世事，不愿意或者没兴趣与别人、甚至包括同族人交流——在克耶族也存在。参与本研究的人士认为，各族领袖更多只为本族考虑，而不管别的族。民族武装组织也一样；因为权利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内部一直存在分裂。这种现实致使人们认为克耶族和克耶邦在发展上落后于其他邦，正由于没有一个组织或者网络能来主导发展的工作。

我没怎么看到族间的暴力冲突，但是存在很多偏见以及对自己民族特性的坚持。甚至在教会里，主教也会更多考虑自己那个族群，而不太考虑别的族群。他们互相有看法。他们与其他民族，如掸族和缅族，关系都比较疏远。

来自克耶邦垒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族间成见

少数民族对缅族有很强的成见。这种成见现在仍未减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上的族间战争、彬龙协议，以及政府的行事方式，比如士兵欺压老百姓。

我能确定的就是少数民族间关系都很好，但是缅族和少数民族间关系就不好了，因为历史上我们多次被骗：1948年、1950年、1974年……1948年缅甸取得独立，1947年，随着彬龙协议的签订，昂山将军向少数民族保证，如果少数民族不愿意加入缅甸联邦，十年后他们可以独立。但是十年后根本不可能独立。现在昂山已经死了，但是还有其他参与那个会议的人，他们也都不遵守诺言。他们根本不在乎。

来自仰光的若开族年轻男性
[为了理解民族关系]我们必须去翻历史。首先，[缅族]是占人口多数的主要民族，政府也主要是由缅族构成。其次，昂山将军试图与山区少数民族达成一个协议，但是独立十年之后，少数民族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说我们是骗子。以前掸区有自己的掸王，社会很兴旺，各种设施也很齐备。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逃离家园，因为军政府说必须统一。他们杀死了掸王。所以人们不得不逃离这个政权的统治。过去这个地区范围很大，但是现在不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心里会有恨。

缅族年轻女性记者

尽管个人层面的不悦经历并不多，但各族民众之间还是保持了很强的负面印象。只要某些部族或个人有一些负面的经历，就会一代一代往下传。所以，虽然人们从来没有尝试过去与别的民族接触、展开对话，但因为历史成见的缘故，大家就都认为别的族不愿意合作。

1962年的克伦战争，克伦人几乎攻下了仰光。那段时间钦人杀了很多克伦人。他们觉得现在一些克伦政治领袖还在为这事耿耿于怀。很多钦人认为克伦人恨我们，也不想与我们合作——不管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很多人的看法。

来自南部钦邦的钦族年长男性

我祖父说如果我们眼前有一条眼镜蛇和一个若开人，我们应该杀掉若开人。这是因为他的一段经历，他侄女嫁给了一个若开人，这个人一直虐待她。所以我祖父恨若开人，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全家，包括我，都有同样的感觉了。

来自仰光的缅族年轻女性

若开族受访者着重描述了若开邦的若开族和罗兴亚族之间的冲突。当问及具体案例时，受访者们都不能直接指明问题。他们只是泛泛地说两族间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比如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或者因为穆斯林人口增加占了若开人的土地，让若开人感到了威胁，还有两个部族接受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的不同。按照若开族受访者的说法，罗兴亚族得到的国际援助要远远多于若开族，因为罗兴亚族有一个很强大的社会网络，能与国际社会联系。一部分若开受访者甚至还不能接受罗兴亚族是若开邦内一个民族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认为他们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外地劳工。还有人说国际社会给罗兴亚族更多援助是因为全球反恐战争，西方试图“赢得穆斯林民众心”。

若开邦的问题是与罗兴亚族，也就是与穆斯林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不是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他们只是1824年英国统治该邦时带来这里的。那些人在若开邦生活，然后英国统治者也许许可了这点。孟加拉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人口数量众多）。现在，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来到若开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若开族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但是政府允许他们居留，因为他们收受了贿赂……他们有来自中东的强有力支持。关于罗兴亚族的人权问题在世界上很有知名度。我们不接受罗兴亚这个称呼，他们不是一个种族，他们不是这里的，他们是迁过来的。南部若开邦有很多罗兴亚人，在有的镇80%的人是罗兴亚人。也就是说，100户人里，就有80户是穆斯林，其他20户就不愿意住在那里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

来自仰光的若开族年轻男性

地理以及通讯限制

在采访期间，很多人说跨民族的合作只限于那些生活在同一个邦的民族。有些人说，这种局限是由于地理和通讯方面的制约；比如，去另外一个邦或许比去仰光时间还要久。

为交通的制约，北部掸邦与南部掸邦的人都不能经常碰面。如果想从北部去南部，路上就要花两到三个晚上。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邦巴欧年轻女性

人们无法在若开邦内走动，因为一是没钱，二是交通不便。在很多地方，想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非常困难。我们得用小划子或者小船。村庄间，人们用的是小划子。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我们才用得上小汽车。

原籍若开邦的若开族中年女性

就连在像仰光这样的城市里，少数民族也总是愿意跟本族人聚在一起，建立民族聚居区，一个民族占据几个街区。这或许是为了感觉跟本族保持联系，也是为本族提供一个“安全区”。按照列德拉的说法，社会分裂的一个特征就是人们在狭隘的小群体中寻求安全感，比如家族、种族、宗教群体、地理或地域的从属，或者这些因素的组合。²⁰

政府分裂我们

人们认为，政府蓄意策划了分裂各民族的政策，以阻止民族联合的反对派。人们说，政府按照宗教信仰和族群属性对其进行分割，既在民族内部也在民族之间。停火协定也是政府用以分裂武装组织的手段，非停火组织就经常与享受政府特权（如商业及自然资源开采等）的停火组织开战。

近来，政府暗地里开展工作来分裂少数民族。他们用工作机会和金钱来诱使人们当密探。每100到200人里面就有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密探……在我们社区，甚至自己家里就有密探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安全？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年长男性

²⁰ Lederach, JP., 《在分裂的社会建立和平、持久的和解》美国和平研究所，1997，p.13

Lederach, JP., 《分裂社会中的和平建设与和解维系》，美国和平研究所，1997，p.13

例如，克伦民族进步党是主要的武装组织。很多其他组织都源自KNPP，那些组织都是被政府招安，向政府投诚后从KNPP分裂出去的。所以，尽管他们还是同一民族，但是他们互相斗争。他们脱离KNPP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拿了政府很多的好处，比如自然资源开采权，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如果是非法的，政府就会说，他们可以开采，政府也不会去阻止他们。这就是为什么非停火组织很恼火的原因。他们互相争斗，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不用和任意一方打仗了。

来自克耶邦农村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政府试图分裂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缅族也送到了政府在他们中间制造的鸿沟。一位研究参与者说政府利用阶级及职业等等的巨大差别来分裂缅族民众；还有一个分裂源于教育体系，因为学生们被教导只关心自己，而不是帮助别人。政治组织和政府协会之间也存在不少隔阂。人们看到，缅族有很多政治组织和政府背景的协会，但是他们都是各自为战，没有协作。

缅族内部有很多组织，比如NLD，妇女事务[妇女事务联合会]，USDA等等。我们应当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团结一致。我们都是缅族。隔阂是政治造成的，政府使用政治策略来分裂民众。有些人站在政府一方，另外一些人站在对立的一方。

缅族年轻NGO工作人员

另一位缅族受访者进一步提到，政府在缅族内部创造了另一个“部落”叫做“兵族”。他说一旦某人参军，就正式进入了“兵族”，他们唯一的身份就是士兵。他认为政府为这个族保留了所有的权力和机会。他们被训练，被洗脑，然后去打、去抓任何人。这甚至能造成家庭内部分裂，同一户人家里当兵的和不是当兵的之间互不信任。

兵族里有很多民族。他们参军的时候就丢掉了原来的身份成为了兵族……缅族和兵族关系很不好。我有个侄子是兵族，我们之间谈话都很困难。我们是不同阶级的人。我弟弟在军队，他是上校，但是我们沟通不了。我们会见面，但是互相不信任。

缅族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有些人感觉政府利用宗教来分裂民众。一位缅族受访者说，90年代后期，政府因为制造宗教冲突而陷入内部分裂的窘境，于是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克伦和克耶受访者告诉我们，克伦人内部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但是基督教和佛教的差异在人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

克伦人内部的信仰多种多样。我们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政府要分裂我们。他们企图在我们中间制造隔阂，于是他们就利用信仰的差异来达到目的。佛教和基督团体就被分隔开了，他们互相仇杀。这是件很坏的事情。

来自仰光的克伦族年长僧人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克耶、钦、克伦等少数民族确实存在宗教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因为历史问题，而不是政府制造的分裂。

参照历史，我们没有因族群差异而起的冲突。不过说到宗教，是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克耶族都是浸礼会教友或天主教徒，他们之间就有问题。宗教问题很敏感。这可以追溯到独立的时候，那会天主教和浸礼会之间爆发了战争。虽然他们都是同一种族，但是他们因为信仰开战。如果浸礼会的打赢了，他们就占领了天主教的土地，然后那些百姓就会变成浸礼会信徒。信仰改宗也是冲突的一个原因。

克耶族中年男性天主教神父

族内有新教和天主教之分。遇到竞争性的情况，他们仍然被视作是竞争对手。新教徒觉得天主教不好、太悲观；看得出来他们试图劝天主教徒改信新教。

钦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族间通婚及血缘问题

本项目有两位混血的受访者接受了采访，从对她们的采访可以看出，族间通婚在缅甸社会依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两位受访者来说尤为如此，她们的混血身份给她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她们感觉自己被区别对待，在哪个族里都不是很适应。她们反映，两个族都有歧视她们的情况。

小时候我住在军队大院，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政府公务员；他们在政府医院工作。十二岁的时候我搬到了一个真正的掸族社区。因为我的背景，我不怎么喜欢掸族社区。我是掸族和若开族的混血。掸族人不喜欢异族人，他们不喜欢我们，因为我父亲是若开族人。他们也不喜欢军队，而我父亲又是个军人。我家里人，比如我舅舅，认为我们是缅族人……我不是[真正的掸族人]。

掸族-若开族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我与掸人相处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真正的掸族人”。我与缅族人相处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真正的缅族人”。这就是我的遭遇。有些人认为我是缅族人，有些人认为我是掸族人，但是我总觉得我不是真正的缅族人，因为我认为我不像中部缅族人。

缅族—掸族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很多人表示了对跨族婚姻的恐惧。特别是因为受访者们将与缅族通婚看做清除少数民族的一种企图，也是一种“缅族化”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若开人与外族通婚，然而若开族的核心是要保持你的民族性，保持本族的训诫。作为若开人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做这两件事情。

来自若开邦农村的若开族中年男性

现在有很多跨族婚姻。混血儿越来越多。就因为这个，婚后很多人都不说孟语，他们也不再维持本族的文化。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我父亲说：“不要和别的民族结亲，尤其是缅族。”我和他们是朋友，但是我不打算和别的民族的人结婚。这也是我们保护自己民族的一种方式。

来自仰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教育缺乏批判性思维，领袖和底层相互印象不佳

人们反映，民族冲突，包括民族偏见，在教育程度低的民众中更加普遍。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各族间少有高层的交往，但是人们认为偏见主要发生在底层民众之中。人们也承认族间的理解不够，特别是对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理解，此外政府也没有创造增进族间理解的空间。人们把族间的误解视为政府分裂策略的成功。

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很不够，因为缅族人也同样面对军政府的压迫。我们不知道别的地区的形势。因为我们之间缺乏理解，因此很难有较好的合作。要合作好，就必须相互理解。不管你是缅族人还是来自少数民族，这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见识，思想开放，你会理解其他民族的。很难让所有的族都对别的民族没有偏见，因为连续几届政府都没有试图去帮助少数民族之间增进理解。

缅族中年男性记者

人们承认族间高层有过一些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是否传递到了底层，人们表示怀疑。

有高层领导和克耶邦之外的少数民族，如钦族、克钦族、若开族等有联系。很多底层民众，如农民，甚至都不知道别的民族的名称。

来自克耶邦农村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间，少数民族政党与NLD进行了合作。1990年后，甚至现在，虽然有些合作，但是层次都很低。但是确实有合作：少数民族间的合作，少数民族与缅族间的合作。他们联合进行政治反抗。1998年人民议会代表委员会成立，由NLD与少数民族代表组成，包括若开、掸、钦族的领袖。所以民族领袖之间是有合作与交流的，但是在底层有多少交流和合作就不好说了。底层民众甚至都不知道高层在CRPP的合作。

若开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虽然族间合作有诸多如上所述的困难，但是受访者们说各民族还是有很多互动的机会的。人们表示，这些机会需要进一步增进或者加强，以保证不同民族间形成关系网络，进行密切合作。

传统庆典和节日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和传统庆典。这些活动有一部分受到了政府的限制，但是大部分还是没有问题的。庆典期间，人们载歌载舞，克钦族有目瑙舞，还有传统食品，比如克耶族的一种食品，是将香蕉叶卷成三角形包裹糯米，代表着他们民族团结一心。一些受访者认为这些传统庆典和节日能让大家聚到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讲的一件事就是同族不同部落之间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可以通婚，我们可以参加共同的庆典，一起跳目瑙舞。我们有同族内部不同部落的通婚，但是说到方言，我们有很多，所以有时候互相讲话都很难听懂，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景颇语交流。

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我们各部族分支聚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个仪式，糯米仪式，还有别的仪式，这些都能把各支系聚到一起。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现有的网络和组织

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受访者都认同网络和社区组织的重要性，它们能把各少数民族聚到一起。人们认为CBO为人们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共同参与发展性活动。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泛基督教活动和对话也能增进彼此了解。

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在做什么事，别的民族可能也会加入进来，比如发展工作。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考虑性别和种族，所以就没有歧视。像在我工作的组织，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所有人。我们克钦邦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我们在为他们所有人工作。

克钦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我们在佛教和基督教社团协会工作。我们一起的就有佛教徒和基督徒。

来自仰光的克伦族年长女性

组织和网络也提供了能力发展的空间，也有助于减少偏见，缓和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人们认为培训班就是一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方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积极交流的安全空间。

过去我们恨缅族人，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有些地方这种情形仍然存在。看到缅族人来往，村民们就会感到威胁，他们仍然恨缅族人。情况好转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发展进步，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挑战就是父母们总是要我们按照他们教的去做，但是现在孩子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意识到了发展进步，对缅甸及其它不同观点也更加开放。我去仰光的时候，我有缅族朋友，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心肠都很不错。在克耶也不是没有坏人，所以哪个族都不会全是坏人。

来自克耶邦第二特区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还有，民族青年网络中有各个民族的代表，它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年轻人得以走到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民族青年网络由若开族、克伦族、掸族及钦族组成。我们做得还有点不够，因为我们太忙了，投入的时间有些不够。我希望这个网络能有所成就，能有一个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邀请过缅族人参加会议。

仰光的若开族年轻男性

对主要信仰是基督教的少数民族来说，交流访问相对比较常见。这样的交流能够帮助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形势。受访者们还说这种民族

间的接触性访问，以及去国外学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人们可以谈论很多在国内不能正常谈论的问题。

通过友谊计划，通过互相往来，联系得以加强。我们被邀请去克钦邦交流，这对改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

来自三角洲 的克伦族中年男性

我们需要空间进行友好的会谈。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可以互相见面，友好相处……让我们去外国，像泰国以及柬埔寨，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交谈，不用担心当局的压制。

克伦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文化文学协会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组织。这些组织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是孤立运作没有形成网络，甚至在各民族内部都这样，他们也对把本族分支部族纳入自己的组织不够重视。不过，一些民族在族内关系上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有可能成为未来族间交流合作的场所。

过去，我们与克耶族的其他分支没什么沟通，因为我们通讯条件很差。我们希望告诉别人我们当地的形势，并且我们也努力这么去做。2000年以来，每三个月，我们就组织当地领袖会面，商谈我们的形势。我们还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们成功的一点就是，同一民族能在同一地点会面并且真正地组织起来。克耶族的其他分支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甚至克耶的佛教徒现在也接受了我们的章程。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年长男性

整治环境的合作及行动

一位受访者非常积极地提倡各少数民族走到一起解决他们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这可以是基于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网络或合作，可以很务实，比如可以将重点放在共同的环境问题上。

我与缅甸族、掸族、钦族、克伦族和克钦族的人就环境问题一起工作过。我们希望能一起做点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合作策略。环境问题比别的问题更容易把不同民族的民众聚到一起。这是我们的好时代。要谈发展，要谈民族赋权，就必须也谈环境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的问题。

若开族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民间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

有些人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方式及其内部的关系方面有不足。比如，公民社会组织在社区的工作力度很大，效果很好，但是人们认为它们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地区或部门。例如，和平组织只是与同类的和平组织合作。人们强烈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必须有政治诉求，眼界必须更开阔，更有包容性并且与其他组织加强联系，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工作领域。这样的网络将有潜力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个人和组织通过更深入的合作，为缅甸带来积极的改变。这种合作还能草根层面的民众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交流合作很少，但是人们在努力。INGO和NGO只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工作，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合作。这对底层民众就更加困难了。缺少INGO之间的合作，底层民众就没有合作的可能！INGO应当促进这种进程，因为让民众自己去做很困难。我们离这一步还有距离，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真。

若开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宗教间关系

政府通过宗教差异蓄意分划民众。不过，宗教领袖和青年网络目前一起致力于建立宗教间的理解及跨宗教的关系网络。各宗教领袖和青年之间关于宗教问题的跨宗教对话和接触是个巨大的进步，可能有利于促进缅甸的跨民族交流合作。好几个受访者都说近来宗教冲突有所缓和，因为人们理解政府的意图，同时也认识到相互间建立正面关系的重要性。一位缅族受访者提出，2007年僧侣抗议活动以后，宗教领袖间开始互相理解并且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2007年之后，主要的宗教领袖试图在一起协商并且做一些事情。僧众们被杀后，人们意识到政府内部存在问题。他们也看到政府试图在宗教差异上下工夫，以便掌控民众。所以宗教领袖们开始考虑联合起来，思考该如何解决互相之间的问题。他们考虑不仅仅是在本族内部活动，同时也要和别族一起努力。那样的话，政府要用宗教信仰来分裂民众就没那么容易了。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女性

少数民族和缅族与政府的关系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各族都把政府描述为军管专政政府，对百姓进行限制和镇压，而只有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利益。本研究不仅表明所有民族与政府的关系都很不好，还反映出各族之间交流合作中存在的众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政府使用各种策略去分化民众，阻止族间联合。本研究证实是政府有意促成了各民族分化，造成了族间互动的众多障碍，但同时说明各族

对本族文化及传统的强烈信念、历史上的遭遇，历史遗留的偏见和态度等，也都阻碍了各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尽管如此，通过现有的体系和关系网络建立联系和交流合作还是大有可为的。

若开族和孟族僧侣们中间就存在一些网络联系，不同信仰的克伦人之间也有某种形式的网络。然而，这些网络实际功能多大，他们是否已经建立起常规性的联系，他们合作有多频繁等，人们均知之甚少。瓦实尼就指出，族群冲突和公民社会参与度之间是有相关性的，这种参与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参与，也包括结社等活动。首先一个是不同社区民众间已有的持续性接触，这种接触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沟通交流缓解紧张，预防暴力。其次，当一个城市的不同社群之间既有日常接触，也有一些协会组织的联系，和平的基础就更加牢靠，更能够防止族群暴力。²¹他提出跨民族民众之间的接触对于预防族间分化至关重要，因为这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团结意味着利益，也有利于改变暴力的行为方式；走到一起后他们的人数增多，也使其在面对暴力或破坏性力量时更加强大。所以，本研究的一个发现就是：组织网络需要强化及制度化，因为它们是不同民族交流合作、建立信任、防止暴力的安全空间。

族群愿景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认识到缅甸民族问题在文化、社会政治形势、不同族群关系的动态变化等方面的复杂性后，本研究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缅甸公民社会对缅甸未来的看法，以及国际社会可以为缅甸起到什么作用。为此，研究团队研究了不同个人对缅甸局势及当前时事的看法。一些受访者讲述了他们所理解的本族民众的民意“情绪”。

87位受访者中，41位来自七个不同民族的受访者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大选。对他们看法不一。有些人仍然在接受还是不接受、参加还是不参加之间艰难抉择。

具体而言，本节将介绍受访者对未来的愿景，包括对本民族和对整个国家的愿景，以及国际社会如何支持这些愿景，如何为缅甸带来积极的改变。

各民族对2010大选的看法

大选听起来很棒。哇！听起来像是纯粹的民主，但是实际不是这么回事。这只是一场秀。政府在骗大家，坦白地讲，他们经常骗人，但是他们试图让这场选举看起来更正式。他们说我们将会有一场大选，但他们都会作弊。这就像他们在戏台上演戏……如果他们给民众自

²¹ Varshney Ashutosh, 《族群冲突的公民生活——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耶鲁大学，美国，2002。p. 46-49

由，让民众自由组党并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运作，那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不认为事情会有什么改变。有人说这只不过是换件衣服。他们脱掉军装，换了件平常衣服而已。

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下面是参加了2010大选的受访者表达出的六种主要观点。

不要相信大选会公平——像2008年公投一样，政府会获胜

很多受访者说大选会跟2008年的公投一样，出现大规模的政府违规行为和选票作弊。的确，几位受访者讲述了2008年公投他们的选票被作假的亲身经历。比如，虽然很多人投了反对票，但是结果是压倒性的“赞同”。人们认为是政府更改了结果，而2010年大选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有些人认为政府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才搞这个大选；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军装换成普通百姓的衣服而已。所以很多人都对2010年大选没有信心，对大选可能带来的变革也并不乐观。这种对变革可能性的悲观情绪来源于人们对2008年宪法的负面认识和经历。人们也普遍反映，只有一种可能性下大选可能真正进行，那就是结果会按照政府的计划，政府继续掌权——所谓的“有纪律的民主路线图”²¹——正因如此，这些人们觉得大选完全不可能实现自由和公平。

我不太关心大选，因为它不是自由进行的；所有事情都是计划好了的，他们会得到想要的结果。我对它没什么热情。

来自仰光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我对大选没有看法，因为我不感兴趣。这个大选不真实。我们已经有过纳尔吉斯公投。我妹妹就参与过这个工作，因为她是教师。她告诉我结果是改过的，最后的结果不是民众的意愿。即将到来的大选也会是同样的结果。我们家的人对大选都不感兴趣。我们国家大部分人都不懂选举，也不知道选举流程。

缅甸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有些人的观点是基于他们对宪法的认识，因为宪法本身就有偏颇。受访者们还说普通民众对宪法并不清楚。民众最担心的一个条款是：必须保留25%的国会席位给军方，这只会让军方在国家的“民主治理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我想看完宪法之后我并不满意。我没有投票给这部宪法。很多人投

²¹ 更多信息请参阅：David Arnott (2004), 《缅甸：如何理解将军们的“路线图”——简要指南及文献链接》缅甸图书馆,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how10.htm> (2010年2月11日访问)。

了反对票，但是我根本没去投票，因为我不相信它，也不认为它会公平。比如，立法机关25%的席位要为军队保留。我认为军方会控制一切。我们要想引入变革会非常困难，因为军方会控制一切，还像他们现在这样。

缅族中年男性记者

也有人说，军队还将能够用他们的权力强迫民众为他们做事。有人则表示乐观，他们说军队在国会席位中只占25%了，而不是100%。人们认为大选后的大环境可能会和1988年和1990年一样，当时政府镇压了抗议活动并且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很多人还强烈认为，大选不会带来任何变化；政府早就准备好了自己的人，发展了自己的官位结构，他们会让民众投他们选好的人、扶持的人或是他们支持的人的票。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政府早就选好了他们的候选人，现正在加强政府扶持组织的力量，比如联邦团结发展协会、缅甸妇女事务联合会等，以获取公众对军队背景候选人的更多支持。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个“选派”而不是选举。受访者们说，如果政府真心想搞选举，就应该在百姓中普及选举和宪法相关方面的知识，给政党等公民主导的组织提供成长的空间，还应该邀请国际社会监督大选——但是政府完全没有这样做。

不要参加

几位主要是来自若开族、孟族和掸族的受访者们说，他们族的很多人不会参加大选。原因很复杂。一位掸族受访者说掸邦各族民主联盟将会拒绝参加大选，因为他们不接受宪法，实际上SNLD退出了宪法起草，因为他们未能进入军方主宰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位若开族受访者说，若开族正争取从缅甸独立，因为他们未能通过宪法和选举等方式获得自己的权利，他们认为如果若开族参加了2010年大选，这种情形只会再次出现。

人们不接受政府的七点[民主]路线图。大部分人不接受宪法和公投。人们不想参加。

孟族年长男性退休教师

所有谈到了大选的受访者中，约有三位受访者说本族[若开族、孟族、掸族]不会参加大选。在这三族中，只有若开族的公民社会成员持强硬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武装抵抗大选，从而争取到若开邦的独立。他的观点的确反映了当前的局势以及若开族主要领导人和政治家们的辩论焦点。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他们认为如果决定进行革命，形势可能会和1988年类似。

所有若开人都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只要若开政治家们决定这么干，

大家就都不会去参加大选。人们很害怕革命；他们不想死。他们希望参加大选因为他们害怕革命的后果。但是他们在等待政治家们的决定。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根据上面的说法，这位受访者呼吁若开人保持一致。他也说政治家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听取群众的声音和关切。“政治家们需要听取群众的声音，并且与群众商讨，不能只是他们自己内部做决定。我们要保持一致。”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若开人决定接受并且参加选举，那就必须培养民众参与政治、参与大选的意识。

在谈到民众意识的时候，两位受访者[掸族和缅族]说，在参加了一个访问活动、了解了柬埔寨的大选后，他们对大选的看法有所改变，“以前我不会去投票，但是在[参观]柬埔寨以后我想我应该去。”虽然这些人决定参加，但是他们也并不期望2010年大选会带来多大的改变，“我并不期待2010会有太多积极的变化，大选过后人们还跟之前一样，下一届政府也不会考虑底层民众。”

选举会举行……但是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受访者认为，2010年大选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政府只是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维护他们的权力。因此，这些人并不期待大选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重大改变。

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好转。我们对大选的看法非常不好。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有好意，真的想改变，他们有很多事情应该做，不过他们都没有去做。他们只是继续垄断权力。

克耶族中年男性天主教牧师

我必须参加，因为我已经过了18岁，是成年人。如果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我们就必须去投票。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但是我渴望改变。这需要时间。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人员

另有观点认为缅甸局势很复杂，前景并不明朗；人们并不是很了解大选及其程序，别的政党没有活动空间，特别是少数民族政党不能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来，让前景更加不明朗。此外，有些少数民族反对派领袖流亡海外，这也严重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可能，也使得他们无法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发起变革。

对若开人来说，2010年大选无关紧要。不会给若开族带来任何变化。在若开邦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党派有实力参与2010年大选的竞争。我们完全没有机会聚到一起谈论政治。

来自若开邦农村的若开族中年男性

没人能预测政治局势，因为政府用了很多手段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比如，人们还弄不明白大选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去参加大选，甚至不知道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投票！大部分人，甚至缅族人，都害怕政府。在缅甸，有些人甚至都不敢提政治这个词。我完全想不出这场大选过后会有什么好处……没有大的斗争，基本上改变不了什么。想改变缅甸的环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掸族年轻大学生

有些人认为大选不会马上带来改变，虽然他们希望最终能看到逐步的变化，但是他们也不情愿参加。有人说，改变的过程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下面将详细阐述这种观点。

这是个机会——会有变化——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机会。不要老是盯着过去。年轻人，准备好，努力去做！从现在起，我要开始心怀国家，为全缅甸人民考虑。但是现在没有多少人这么做。

缅甸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大选后]首个十年可能会比较混乱，但是让我们期待那之后一切会变好吧。

若开族年长女性INGO工作人员

不少受访者谈到大选时都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选为缅甸将来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人说他们期待大选，准备并且盼望有好结果，虽然他们承认政府可能会赢得国会的多数，并在大选后的数年间控制缅甸的民主实验。不过，他们相信大选仍然是个机会，可促进各民族的发展，并且提高各民族领袖为本民族及整个缅甸争取利益的能力。有些人还认为，底层民众将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国家治理将会有所改善，而不是当前政府宣扬的所谓“有纪律的民主”。

要改变国家就必须有权力。即便在当前的形势下，政府给了大家

一个竞争权力的机会，他们[政府]也还在争权。

缅族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我认为大选会带来改变。少数民族的地位可能会有所提高。虽然他们[政府]给了我们机会，宪法还是让他们掌控一切。但是我们确实有机会，因为宪法规定每个邦和每个省都应该有自己的部长。这样，少数民族邦就能有自己族的部长。虽然部长还是受政府控制，但是至少我们会有自己的部长。

来自克耶邦某村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大选后，怎么也应该有些变化。如果还按现在这样下去，那就不会有任何变化。政府里还是会有很多军方的人。

掸族-若开族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有些人认为国家的改变是他们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政府一家的责任。一位掸族受访者说：“或许我们在政治上能做出一点点的改变……我们有责任去推动改变。”还有人看到了大选好的一面，这是一个提高民众意识和教育民众的机会，这样大家可以学会选举，学会怎样参与政治，学会如何投票。这些受访者们将这些机会看作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所应承担的中心任务和责任。与之类似，一位缅族受访者也说，大选至少会产生一个政府必须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体系。

如果我们看它好的一面；现在一切都在他们掌控之中，没有法治。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好的方面就是宪法将会生效并产生法规和体系。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能超越法律体系；要是违规他们会被抓，他们也就不那么容易为所欲为了。他们就不得不把法律的因素考虑进来。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女性

一些受访者们认为大选是一个机会，可以创建并且扩大不同团体间的组织及网络——民族间，党派间，或者别的组织间。他们说，尽管各团体都在为改变缅甸而努力，比如NGO(包含国内和国际的)以及民族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互相间很少沟通，在很多事情上甚至目标都不一致。有人呼吁在不同的网络和团体间组织定期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种机制来提出观点、集中意见、形成一致。还有人呼吁各组织和网络尊重各自方式方法的差异，包括各自活动的内容和所针对的社会阶层，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宪法已经给了军方25%的席位。剩下的是人民的，但是人民的领袖都保持沉默，他们不出声。不守规矩的人和别的一些人都有各自的

行事方式。如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和共同的目标，我们就可能在大选中赢得75%的席位！那些有机会当选的人，就必须努力争取。政府可能把门给打开了，但得靠人们自己走进去。他们必须先走进这里面去，然后才能继续争取。底层民众也必须起来争取。他们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哪怕他们采取的策略不一样……我们需要多个阶层的同时努力。人们需要继续自己原来的事业，但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体系已经存在了60年，所以不在多个层面同时努力是不会有变化的。

缅甸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很多人认为，只是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是不足以带来积极的转变的。此外，很多人还认为，缺少一位能够赢得人民信任、团结大众的领袖人物，是实现社会积极变革的一个主要障碍。只有四位民众提到昂山素季（三位少数民族民众和一位缅甸民众），他们都给了她正面评价，虽然他们承认她在大选及之后几年的民主进程中可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公民社会没有时间和机会做准备

本研究进行时大选日期尚未确定，但一位若开族受访者认为缅甸公民社会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做足准备。人们还认为公民社会缺乏准备和积极参与大选的能力。采访进行期间，政府还未公布大选日期，也没有选举的日程安排。尽管如此，人们的普遍意愿是公民社会亟需壮大，按照一位若开族受访者的说法，这个公民社会还应该明确的政治导向。

我认为哪怕他们[政府] 2010年不会遇到什么有力竞争，会直接获胜，我们也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只要公民社会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培训、教育、人权。

若开族年轻大学生

我们确实希望公民社会发展为一场变革性的运动，但是我们有疑问，因为公民社会需要有更多的互动，更强大的组织网络，以及更广泛的目标地区。目前，我们的公民社会中还没有媒体和记者的参与。他们从来不会合作，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改变很重要。甚至是像和平组织这样的NGO，也只同别的和平组织合作。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我们说起公民社会的时候对它的定义总是很狭窄，但是我们认为公民社会应该是广义的，有包容性的，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公民社会需要有政治积极性；他们必须有政治意愿。

若开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大选可能不会举行

只有四位受访者认为大选不会举行。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那些拒绝参加大选的反对派可能会扰乱大选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将会再次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就像1990年那次那样。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说：“我认为大选不会举行，但是我祈祷它能举行。1990年的获胜者是NLD，可是他们就算获胜了也没能得到权力，政府依然掌握权力而且当局也根本不管国际压力。”另外一位受访者说，他认为大选不会举行，因为政府，特别是掌权的将军们，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会让他们满意——也就是继续由军方掌控政府。

只有一种可能性下大选会举行。我不知道大选会不会举行，没人能说得清。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那些将军去看问题，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他们互不信任。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本来效忠一个人，你要再想去效忠另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抓起来。如果形势不安全，大选可能还会推迟几年，就像1990年大选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们所做的一样。选举可能会举行，但是反过来说也有可能不举行，因为他们没把握。

来自克钦邦某村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可能会有逐步的变化，他们对大选不抱太高的期望。也有人选择不参加大选，就算参加大选也只是不情不愿。还有人仍然认为大选可能不会举行，或者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民众做好准备参加。

少数民族对未来的愿景

尽管缅甸各少数民族形势都比较艰难，但是民众仍然对可能到来的积极变化抱有希望，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会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只有三个人对形势表示绝望，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政府掌权太久了。他们解释说：“政府在那个位置上坐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让出那个位置是很难的。他们将继续坐在来的原位子上，只不过把座位变一下方向而已，所以很难看到未来。”另一位受访者说，他能从民众和政府的态度与行为中“看到缅甸坏的征兆”，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人都互不关心、互相歧视。²³他举了2007年政府镇压佛教僧众的例子，他说政府如此对待这个国家最神圣的人，这对缅甸人民的未来是一个凶兆。

[2007年]那个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僧众们为民众祈福。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是坐在那。我看到军队来了，把他们分开，然后用棍子打他们……2007年之后，我们又听说了勃固县有僧人被伤

害、被杀的事情。在仰光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这些。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女性

看看2007年，他们根本不顾一切！政府也是信仰佛教的，但是他们打僧人！政府就是法西斯独裁，他们什么都不顾。

来自仰光的年轻若开族男性

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好的未来。克钦人的情况会更糟，越来越多的克钦人会被剥夺权利。现在学校的课程里，他们教的是缅族的文化传统，他们不允许教与克钦族有关的东西……未来只会很少有人可以继续保持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民族身份将会随着时间慢慢流失。

来自克钦邦某村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下面是包换缅族在内的各族对未来本族和缅甸国家的愿景或梦想。

人人可有公平待遇、充分权利、均等机会

受访者们表达的一个共同梦想是，缅甸所有人，不管来自什么背景，都能得到同样的机会，享受完整的权利和尊严。至于联邦制度，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受访者说他们不一定非要本邦自治，但是必须完全平等。

未来，我希望政府能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给与我们全部的权利——给所有的民族。必须有平等、尊严，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取资源和教育。如果能给我们空间，尊重我们，善待我们，我们就能规划我们民众的发展。我们不一定非要自治；我们只是需要平等！

克耶邦某村的克耶族年长男性

我们梦想没有特权种族，人人受到法律制约。虽然我是掸族，但是我不会说把所有权力都给掸族。相反我会说，把权力给那些有能力的人。我们只是希望平等。这才是我们期望的。

掸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我梦想人权和机遇。

²³ 更多信息请参阅“关系分析章节”

缅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些受访者说，他们希望能有言论自由，有畅游自己国家的自由，有保护本族文化和文学的能力，有能颂扬自己文化和传统的自由。他们还渴望利用本邦的资源自我发展，而目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从少数民族的自然资源中获利。

我希望保护掸族的文化和文学。我不想和政府作对，因为我害怕。我们庆祝掸族新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因为年轻人想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可能会引起与政府的冲突。

来自掸邦东枝的掸族年长男性

我希望国家和平，人们相亲相爱。不再受欺凌；人们可以自由出行；有言论自由。能不受压迫，自由享受自己的文化。

克伦族年长僧人

一位掸族女性受访者更进一步说，她希望缅甸能有泰国那样的环境，泰国人可以选择他们的政府，可以通过非暴力行动推翻政府，在那里人们还可以自由、开放地谈论紧迫的社会问题，比如腐败。

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渴望看到男女平等。他们特别提到，希望妇女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在政界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比如当选政府官员或者公民社会领袖。在当前的军政府内，几乎没有任何女性担任高层职位。

女性应该有权投票，有权当选总理或者总统。她们应该拥有跟男性一样的权利——在议会，参议院，在白宫。我们需要支持、培养并且鼓励女性从政。

来自孟邦毛淡棉的孟族中年女性

受访者还为女性呼吁平等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值得指出的是，呼吁男女平等的受访者不仅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

民主；联邦制民主

我们希望有一个民主的联邦制国家。解放！自由！平等！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各民族普遍渴望实现真正的联邦制民主。他们尤其强调联邦制民主，这种制度下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有信仰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传承自己的传统，人们有权

自由地表达想法。此外，受访者们希望缅甸的民主能像他们看到的别的国家人民所享受的那样——大家普遍提及印度、马来西亚、美国以及欧盟——这些地方官方认可多种语言，但交流时仍可使用一种通用语言。他们还希望看到邦一级政府能由本民族或者是生长于本邦的人领导。此外，受访者们还提到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政党，更具体说是反对党，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体验来支持缅甸的民主。

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联邦，所有的民族都能有宗教信仰自由，能使用自己的语言，传承自己的传统，人们能够享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要真正过上人的生活，不再是二等公民。我们希望有一个根据种族和地理位置建立起的联邦。我们不希望看到歧视，我们想过幸福的生活，就像欧洲人享受的那样。

仰光的克伦族年长僧人

我憧憬克钦邦属于一个真正的联邦，真正的自治，像美国那样。在我有生之年我看不到，但是我抱有希望。

来自克钦邦-中国边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对于我的国家，我有一个梦想：民主，真正的民主，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我希望我们能实现西方的那种民主，像美国那样的。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男性

来自克钦邦的缅族人当领导，这没有问题，因为他在这里出生，懂得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形势。这没有问题。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中年男性

受访者们展示了对民主清晰的认识，呼吁良好的治理行为。一些受访者特别提到，他们希望看到未来的政府能排除军队的参与。大部分受访者还呼吁提高人民大众的民主意识，特别是与民主公民、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理解。

我们希望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联邦制/民主的缅甸联邦共和国。还有文化、历史以及民族遗产等，都需要得到保护……我们需要觉悟，并且说服他们[民众]去做这些。这需要时间，但是是必须去做的。

来自南部钦邦的钦族年长男性

很多人反映，他们所在的NGO正在通过一些发展性活动来加强民众的意识，但希望这些活动还能开展得更深入、涉及面更广。他们特别认为教育既有利于理解所处形势，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民主、自由和权利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要达到这

样的目标，各团体间就必须增进合作。受访者们还呼吁“在国内的人”和“在国外的人”——外国人以及流亡国外的人，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缅甸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对局势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关切，从而促进合作。没有齐心协力，想在缅甸建立起真正的联邦制民主是很难的。

国内的人和国外的人需要定期举行会谈。他们[在国外的人]需要分享其所处环境的信息，例如什么是民主。我们也需要分享各种经历，告诉大家我们的忧虑……我们要互相学习，从不同环境、不同想法、不同的解决方法中学习。

来自克钦邦-中国交界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就如何推动社会变革和如何赢得民主，几位受访者谈了他们的看法。一位年长男性学者说：“如果你仔细研究[政府的]构成，你会发现还是有希望的。高官们正在衰老，再过十年左右都会去世。他们正在逐步淡出。”他认为想要带来众所希冀的社会变化，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赢得社会中层。很多中层人士都是“88学生”一代（译者：指1988年8月8日的缅甸民主运动）受过教育的，不敢公开跟政府唱反调。“他们必须忍耐。他们必须等这帮老家伙死掉，他们很有耐心，也很聪明，慢慢开始取代上一辈。不声不响地取代；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又很精明。我们知道谁是谁，我们互相都了解。总有一天，我们会很乐观，我们能携手迈向民主。”

和平社会和发展……

我对未来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我的家乡是一个和平的社会。目前，我不期望太多物质上的发展。我情愿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我热爱我们的土地，我希望和平。对于克耶，我的梦想是和平，对于人民，我的梦想是大家都吃得饱。

克耶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很多村民都害怕军政府。所以对未来，我期盼的是人民能有安全感，不再害怕军队，人们能拥有和平，能安心在自己的村子里干活，安心地做生意。

来自克伦邦巴安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我希望缅甸能够发展，像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社会以及教育的发展。

来自南部掸邦的掸邦-巴欧年轻女性

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目前，缅甸很多地区的安全形势还高度紧张，有些地方还处在战争之中。人们还希望看到国家的发展，因为当前的生活水平非常低，贫富差距也非常大。例如，一位受访者说有些人花费100美元吃一餐饭，有些人则食不果腹。人们不要求经济上完全平等，但是期望至少那些生计困难的人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能满足自己日常的需要。

很多人对发展相关的项目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受访者说得很清楚，他们说的不是依赖性的发展，不是那种简单的捐钱给有需要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希望看到人们能有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底层民众，能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更多地接受教育，这样他们就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我们很多人想请求帮助，但是我们也希望能自己去做。我们需要改变发展观念，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人才。很多组织都找不到这样的人……自上而下的方式让人变得愚钝。发展应该从个体的态度转变开始。

钦族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

提到发展和贸易，一位孟族受访者说，他希望看到更多的贸易，取消国际制裁。其他几位受访者也呼吁取消国际制裁；只有三位受访者呼吁维持或者加大制裁力度。人们认为大公司形成垄断，小公司都成了牺牲品，小公司倒下的同时，大量的工作岗位也随之消失。还有人认为，因为NGO的进入，带来了一些与发展相关的积极的重大变化。

CBO遍布孟邦农村。这些CBO里很大一部分都参与到了“孟族社会发展网络”之中，这个组织帮助孟族CBO之间增强联系、增进沟通、共享资源以及能力建设。

孟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过去我们恨缅族人，但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有些地方这种情形仍然存在。看到缅族人来往，村民们就会感到威胁，他们还是恨缅族人。情况好转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发展进步，因为大量INGO的进入，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明白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要互相尊重。

来自克耶邦第二特区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另一位受访者说一些本地NGO得以建立，致力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可以提供长期的援助来支持当地的发展。有人就提到，比如缝

勿制衣这样的职业训练计划，就可以刺激当地经济，还能为贫困人口解决长远的生计问题。还有人说发展计划应该围绕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产品，这两样会对社会创造力有持久的帮助，并且能促进当地和全国经济的发展。

让农民们获得新技术、新方法至关重要。现在的农民们没有技术、化肥、科学、化学制剂，那怎么做？农民们根本不知道。稻种也不好，因为[生产稻种的]技术原因。

克伦族年长商人

很多NGO在缅甸致力于发展工作，但是受访者们认为一些捐赠方对接受捐赠组织的资格标准定义不公平，比如只能跟注册NGO合作。缅甸很多本土NGO没有在政府注册，以及获得更大的活动自由度，特别是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所以，大部分本土NGO没有注册，也就无法获得捐赠。人们认为有些捐赠方并不理解这一背景，但也有的原意与这些未注册组织合作。人们希望本土NGO能有更多机会得到资助，从而增强其社区发展能力。

与政府和其它民族合作：各民族团结一心

我们希望在缅甸和谐、和平、繁荣地生活，能跟外国有所交往。然而，困难之处就是我们还没有联合起来。

钦族年长男性律师、政界人士

我们国内的人必须与他们[国际社会]合作，与军方携手，融入主流，从而创造空间主动与政府合作。

克伦族年长男性学者

好几位受访者认为，对NGO和少数民族来说，与政府合作，与他们建立真诚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本系列上一部书《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国内社会对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的反应》中所说，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公民社会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变。与之类似，受访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和政府间应当有更深入的合作，以发展并保护文化和语言，改善少数民族各邦的环境——即便政府还像现在这样试图限制少数民族的活动——因为合作能创造空间和机会去改善局面。人们认为与政府合作最终能为社会活动创造出额外的空间。

对我来说，我与各民族亲如兄弟，包括缅族，我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如同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生活。我认为与政府合作非常重要，哪怕他们限制我们。如果不合作，那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自掸邦东枝的掸族年长男性

除了与政府合作外，很多少数民族都强烈希望能有民族内部的合作和团结，从而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免受中央政府的歧视。这也有利于防止文化和文学的流失，也能加强各方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助力国家的变革大业。

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受歧视。我们需要合作谋求改变。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合作。现在各族间没有透明度，没有信任。我们都处在同样的局面之下，我们需要互相合作。

若开族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重建的一条路就是团结一致，所有的部落一起合作。现在有很多的协会致力于本族的文学和文化工作。如果他们能够更多地合作，或许真的可以挽救他们的民族身份。

来自克钦邦-中国边境地区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一位缅甸受访者说，想各民族团结一致，首要的事情就是互相尊重。在他看来，当前各民族关系紧张，四分五裂。他说：“我们需要[向各民族]表明，不是所有的缅族人都是军人。我们必须澄清这一点。”他还说全国性学校课程和课本必须纳入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克钦人需要学习自己的文化及别民族的文化。受访者的观点就是，没有互相理解，缅甸跨民族的团结和合作就有很大的困难。受访者们认为通过不同领域的人的合作，特别是与那些对政府有影响力的人如商界人士合作，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全国性课程中去是有可能的。一位受访者解释说：“谁是政府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是统治人民的。”诸如此类，受访者们表达了增强社会能力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教育和增强民众意识来取得族间和族内的理解。

直到奈温时代每个联邦节我们都有文化活动；所有的民族领袖都被邀请到仰光讨论社会问题。这非常好，但是这已经不存在了。在学校课程里加入少数民族教育，在现在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但是NGO和个人可以做这些。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国内外的一些捐赠者资助学生。纳尔吉斯之后，人们给政府施压要求将应急避难知识纳入学校课程。一些政府看重的人，比如商人、媒体、记者，需要给政府施压，让他们接纳少数民族。

缅甸年轻记者

受访者渴望看到出现真正关心人民、有领导力、能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目前，当领导的还只是自己享受，而不是为了“更普遍的利益”而奋斗；他们

不愿意担负起为民请命、与民众同甘共苦的重任，这在民众心目中就是没有领导。许多人都说不管是在本民族内部还是整个缅甸，都没有什么个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好领导。谈到领袖人物，一位钦族受访者说：“我祈祷昂山素季有一天有机会能领导这个国家。我担心她等不到那一天就去世。很多钦族民众都支持她。我们支持民主，不是支持她个人，而是她的民主价值。”

更换政府……代表我们的政府

部分受访者说，有必要更换政府，他们觉得2010年大选就能提供这种可能。他们告诉我们单是更换政府还不够；政府政策也必须改变，特别是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保护的。有些人认为，政府、NLD、少数民族的三方对话能提供一个机会来促成政府改变。

更换政府。举行政府、NLD、少数民族的三方会谈。让他们会面，谈判。

孟族年长退休商人

人们希望拥有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没有代表性。

我认为，必须有一个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的候选人有可能为人民做好事，我们就会愿意为这个人工作。

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年长男性

同样，受访者们希望能有来自本邦的人代表他们。

我们希望有一个克钦邦政府，真正代表克钦人民的。我希望至少能有50%的代表是克钦人。我希望克钦邦的行政长官是克钦人，不是仰光或者曼德勒派来的缅族人。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反过来，也有人觉得建立代表人民的政府希望渺茫，因为他们认为2008年宪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一位缅族受访者说：“我认为会有更多的不满和骚乱。我认为不会很快出现一个清明的政府。”

很多人讨论了民族间合作、与政府接触、参与选举等政府程序的可能性。一位若开邦受访者说：“我们想生活在自己的王国。”当问到如何才有这种可能时，她说这会非常难，不过他们会一步一步达到的。她说，首先，缅甸人民要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需要资源、经验以及国际社会的知识。

认知和教育

要提高民众认知水平，因为农村里的人基本上都没受过教育。我希望他们能更善于思考。我还希望教育儿童，这样他们以后就能成为好的领导人，并且不像老一辈那样受苦。教育民众至关重要，这样他们考虑问题就能更全面，更有深度，他们也能更成熟。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为了赢得一个公正和平的未来，不管是缅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众都提到了两个问题——认知和教育。很多人说如果缅甸真的想有所改变，首先需要的就是认知和教育。受访者们说，政府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灌输给民众政治意识，掌控、分化、强制民众，就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有受过教育，也意识不到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就是民族间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对缅甸各种问题看法的能力。

我希望回到我们的土地，能够独立，能够参与各种活动来帮助提高当地民众特别是女性的能力，因为她们遭受各种欺压。

来自克钦邦-中国边界地区的克钦族年轻女性

我们的需要正规的教育。如果家长能明白教育的意义，懂得教育的价值，孩子们就能获得很好的教育，达到独立思考的层次，才不会受人欺压。否则，事情不会有任何改观。我们缺少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什么人能做到发现问题，把这些问题讲出去，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邦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压迫。这里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我们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把真实的情形表达出来。

克耶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表示，由于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教育，也就缺乏批判性思维技能，这只会加大国家变革的难度。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他们希望把社会科学、性别和环境相关的内容引入到学习课程中。目前，他们在仰光有这方面的教学，但是由于规模受限只有很少的人能学习并且运用这些概念。另一位受访者说，学习历史和政治很难，因为要去挖掘历史真相会受到很多限制——这也被认为是政府一个有意为之的策略。所以，下一代就无法了解过去，也就不明白他们能为自己的邦和国家做些什么。一位掸族受访者强调：“没有那些知识，何来民族主义精神和对掸族的热爱？为自己邦和国家做贡献又从何谈起？”

如果我想了解掸族历史，想了解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方面的信息非常匮乏，或是被隐藏起来了。如果我想找关于掸族的书

籍，那我就只能出国(比如去泰国等)，他们那有很多这样的书!但是在国内，没有，你只能去求助了解相关事情的人。

来自掸邦腊戍的掸族年轻男性

按若开族和钦族的受访者所说，他们邦有些人不问世事，不知道当地及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也缺乏国际互联网等的信息技术。他们相信政府有意制造这方面的障碍，限制百姓使用这些工具，从而控制百姓、垄断资源。受访者们相信民众的觉悟能够阻止这一幕的出现，因为知识有助于发展个人的价值观，理解民主社会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我希望若开邦能像仰光那样。很多若开人都不知道全球化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信息、技术，也没有人权。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人们也认为，当前对民众进行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帮助他们认识到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非常重要，因为民众都渴望改变。所以认知是个重要的问题，它有可能推动人民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

改变将会来自于群众，如果他们对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有足够的认知，并且联合起来。改变就将从那里开始。

克耶族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的看法是鼓励年轻人行动起来。他们需要教育和交流。

钦族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需要推开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哪怕推不动，我们也要努力去推。我们需要让民众加入我们，我们要持续抗争，有一天大山就会被推开……我将会更注重年轻一代。我们必须让年轻一代更聪明——推翻大山需要时间。

克伦族年长商人

资料显示，年轻人应该是认知和教育举措的主要目标。很多人特别提到年轻一代移民到国外，比如到马来西亚和泰国找工作。人们说，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会说缅甸语，但是为了工作，他们在学习别的语言，如马来语。同时，那些留下来的人往往也很落魄，找不到工作。酗酒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教育、培养、鼓励年轻人行动起来参与政治进程——可以以个人的形式出力，也可以参加各种社会团体，

也参与国家的发展，这是许多缅甸人的希望。

作为改变的行动者——态度和制度的改变

我看到的一个有希望的事情就是，大部分人都明白改变将不仅仅来自政府，还来自人民大众：我们必须是改变的行动者。

克耶族中年天主教神父

很多人说，流亡组织和国际社会对缅甸国内形势的影响事实上很小。人们认为改变的潜能的责任都蕴藏于缅甸国内的民众当中。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缅甸国内的力量。例如，受访者们都很急切地想知道别的国家的民主经验，学习与民主相关的知识，从而能够自己发起变革。

受访者们普遍认为他们不希望改变来得太剧烈、太突然；他们希望先开始一些小的改变，为将来大的改变打好基础。为此，很多人强烈认为必须改变个人态度。受访者们说，没有态度的改变，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实现。他们也说，问题的关键是治理的体制。目前的体制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要想实现缅甸国家的变革，就必须改革各方面的政策、结构，乃至整个体系。大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个进程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管一个领导人为民主做了多少工作，尽了多少力，不能呆在权力的位子上不走，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民主，我们就必须有不一样的态度。

缅族中年男性，政府退休官之子

没有哪个个人或政党特别值得信赖。我也不相信明天昂山素季上台，事情就会自动好转。这不是人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不管谁在台上，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和体制。

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令人赞叹的是，即使缅甸当前局势如此，仍有这么多的人一直锲而不舍，争取在缅甸实现民主变革。另一位受访者说，缅甸人一直在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因为变革是痛苦而缓慢的过程。她说，在个人是一丁点很小的行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能让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聚沙成塔，变革就有了可能。

穷人尽自己的一份力，上得起学的富人也尽自己的一份力，虽然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有希望，并且尽最大的努力

去争取局势的改变。

缅甸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努力，不管在哪，都要积极向上；不要批评指责或者是抱怨，努力工作。每一件小事都是有价值的；不管在哪都要努力工作。哪怕是收废品，你也是在做有助于环保的事，都在为变革出一份力。

若开族年长女性INGO人员

国际社会对支持少数民族和缅甸积极变革的作用

出于本计划的首要目标——记录缅甸国内各民族的声音，记录他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们请各位受访者对国际社会在缅甸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支持其愿景的实现方面能起的作用发表看法。人们的看法多种多样。有人说他们看到国际社会在缅甸没有多少空间，主要因为他们感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国际社会]能给予一些支持，但是我认为他们支持不了我们太多。这里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他们没有一手经验。这些只能来自缅甸国内。

克伦族中年女性记者

联合国什么都做不了……潘基文甚至都没有跟我们的将军见过面。他[潘基文]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甘巴里来了很多次，但是什么都没干成；根本没用力！

来自仰光的若开族年轻男性

与之相对，也有人认为缅甸确实有国际社会运作的空间，并且他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影响到缅甸的局势。不过，人们认为国际社会在试图介入缅甸事务时需要有更深层次的合作。受访者们特别呼吁国际社会与国内行动者建立更多的联系，更深入地了解缅甸国内形势及其复杂性，特别是与民族相关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把缅甸形势和冲突想得太简单，经常把目光聚焦在民主之类单一的问题上，更确切地说，聚焦在军政府与NLD以及昂山素季之间的问题上，而忽视了族群冲突问题。这对干预行动的成效起到了反作用。受访者们还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对政府使用建设性的批评，以避免造成缅甸公民社会活动空间受限的副作用。

研究人员选择不具体指明“国际社会”，目的是让受访者能对其作用表达更广泛的看法。受访者们使用“国际社会”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指的是单一的国家

政府，也可能指区域性的政府内或政府间机构，包括联合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各种国际组织和机构等，也包括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以下是缅甸八个主要民族对国际社会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提高民众觉悟，支持能力发展

我希望能提高民众觉悟水平；提供相关的训练。国际社会可以做这些。

若开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来自各民族的受访者都认为国际社会能够在提高民众觉悟、发展民众能力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们提到了很多关键的方面。首先，受访者普遍强调青少年的教育和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他们特别希望能加强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有利于打开视野，对自身和他人所处的环境有更开阔的认识。当前有不少国际组织及教会团体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过人们认为还有更大努力空间，特别是要扩大培训和教育的人群。

我们极其需要教育。一些NGO(本地/国际的)在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但是这远远不够，还有大很多孩子得不到教育。他们[NGO]资金不足，覆盖区域受限，他们无法进一步推广……我希望看到更多对教育的支持。如果人们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就能有更多的理解。

来自克耶邦坚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其次，与前面提到的建议相关，受访者们要求加大培训和能力建设，从而支持缅甸民主空间的扩大和民主行动的推行。他们具体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培训和知识：民主和人权观念、民主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政治和发展的概念（如工程和项目管理）、选举及选举进程（如如何让民众参与选举）等。受访者们说，这些领域的培训和知识能让民众了解并积极参与政治进程，也能帮助大众掌握必要的技能，自己动手改变社会。一位受访者如此总结教育的重要意义：“如果所有的民族都有很高的认知水平，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就能自己当家作主。”

人们不清楚目标是什么，价值观何在。NGO应该促进大家对目标、价值和形势方面的认识……就因为我们害怕，所以在追求权利的时候我们失败了；他们[政府]让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恐惧。

年长缅族男性INGO人员

现在人们只知道有这个�，但不知道真正的含义。他们需要懂得与民主相关的责任、权利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国际社会能帮助做到这

点。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男性

人们认为本土和国际的NGO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都可以帮助解决民众认知的问题。受访者们说，目前要在缅甸进行这样的培训教育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参与和行动等一些敏感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建议NGO可以用一些中性词汇加以替换，比如“发展”，淡化处理培训的真实性质。他们还建议国际社会尽可能支持和动用本地人组织的培训班，因为有外国人在场更容易引起政府的特别注意。

我们需要教育。我们从事政治教育，但是我们改了名称，而且我们也要对听课的人留个心眼。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教授相关的知识。

从事妇女教育工作的克伦族中年女性

国际社会能帮助[开展和平教育]，为当地民众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样缅甸人就能自己在族间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上开展教育。外国人来缅甸搞相关的教育很困难，因为政府的问题。政府害怕外国人；他们看到有白人来就会问很多问题，这让工作很难开展。

缅族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有人建议利用电台等媒体来提高民众认知水平。还有人建议流亡媒体要更注意报导的策略。他们特别建议，与其批评政府或者只报导灾难和暴力，流亡媒体需要更注重建设性的反馈和批评意见，以促进缅甸积极的变革。同样，他们说国际媒体应当展现缅甸好的一面和积极的发展，来打消缅甸是个危险地方这样一个错误印象。还有人说媒体可以发挥促进缅甸和国际社会沟通的作用。

如果BBC、美国之音等媒体能着重致力于提高民众认知，它们起到的帮助作用会更大，因为这能让民众得到教育，他们就能自己对事情进行评判，就可以主动开始对国家的变革。我们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些与政府有关的坏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就在经历。

缅族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国外媒体有很强的倾向性。他们态度很无礼。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他们感情用事，导致夸大事实。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不过当然它们都不是好事。媒体把我们的国家说得很糟，人们也害怕我们国家。国际上有一种印象，在缅甸生活和工作很危险，风险很大；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我们没有媒体自由，所以外媒应当给国际社会扫盲，告诉他们缅甸是安全的，缅甸很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缅甸年轻女性记者

受访者们说教育和认知活动应当主要针对青少年，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不过这种活动也应当包括成年人，以避免造成代沟。而且，这样的活动针对的人群范围越广，就越有助于平均地提高整个社会的能力，避免未来出现不同认知水平群体之间的冲突。一位缅甸受访者说：“我们需要教育和觉悟，这样才能使我们自身、使缅甸，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发展。”

我们需要大量的领导技能，所以如果你希望帮助缅甸人民，就应当帮助年轻人进行能力建设。如果他们能学到好的领导技能，他们就能领导我们的人民与将军们斗争……NGO应当帮助少数民族进行教育和启蒙……我们需要各种组织能力，组织我们的社区、少数民族以及整个国家的能力。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受访者们还提到要消除生活在国内和国外的人（包括边境地区和出了国的人）之间的隔阂。边境地区，特别是与泰国交界地区，接受了很多的帮助。不过，这些帮助大部分都是人道主义方面的，并不涉及培养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的能力，帮助其返回缅甸建设民主。

对那些现在在国外的人来说，国际社会需要教育他们，给他们压力，不要让他们采取打斗的方式。他们需要找到支持克耶邦民众发展的方式。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最后，受访者们认为妇女也是关键人群，也需要能力建设，因为在当前国家形势下，在各民族都是男性主导的形势下，她们一直受歧视，受欺压。受访者们不论男女，都表达了他们希望看到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特别是在涉及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方面。

我希望女性能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商界有更多机会，就像那些富裕国家的女性一样。

从事心理创伤方面工作克伦族中年女性

女性应当了解国家的环境和形势。我们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很久，我们听到什么就信什么。2000年以前，大部分妇女都呆在厨房里，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坐进了办公室。女性应该了解本国和外国的形势。我们需要教育。

来自仰光的缅族中年女性

谈到国际社会及行动者当前所扮演的角色时，受访者们说，目前缅甸很多NGO的工作只是简单地提供物质方面的帮助，而不是启发教育民众。他们说这会让民众产生对国外援助的依赖，而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建议国际社会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基础上，更注重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训，这样国内社会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他们建议这些培训对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底层民众，而不仅仅是政府和NGO人员。

如果NGO只是我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那就会让我们形成依赖，我不希望这样。

克耶族中年男性发展工作者

NGO需要重振并强化我们的思维能力，拓宽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建立目标。不要只是捐物资献爱心，也要给我们知识和教育。

缅族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公民社会组织间及与政府间联系与合作：建立并加强

很多受访者说，国际社会应当与缅甸当地组织和民众建立更多更密切的联系。受访者们表示，由于国内各种限制，特别是通讯条件方面的，与国际行动者进行对话会很困难。一位克伦族受访者呼吁国际社会在缅甸发起新项目的时候行动慢一些，因为国内形势存在各种困难，且不断变化。

哪怕他们是全心全意的也拿不到许可；有很多的限制……想为缅甸做事不能没有过硬的关系——我说的是人——要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来牵线搭桥。即使你不能亲自去做，请问你能100%信任那个代表你的人么？那么你愿不愿意慢慢来呢？别的国家做事可以夜以继日，但是在这里，你就急不来。因为在这里做事有许多限制，很多事情很多天或者甚至一年都发生不了。这就是挑战。

克伦族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还建议国际社会在缅甸行动时应采取低调谦和的态度和方式。一位若开族女性说：

国际专家’不应该看不起我们。不要带着“缅甸人是傻子，什么都

不知道”的态度来……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也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若开族年长女性INGO人员

她呼吁本地和国际行动者联合行动。

好几位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换一种方式与政府进行接触，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来推进缅甸的民主。一位克钦族受访者说：“对政府我们不能抱怨太多。我们要多谈些有建设性的东西。在当地我们需要当地政府。只要能够建立信任，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

搞好与政府的关系就意味着你成功了，这非常重要。

克伦族年长商人

来自掸族、孟族、克伦族、若开族、克耶族以及缅甸的受访者进一步说，孤立主义政策和制裁对促进民主和变革没有任何效果。反之，经济和社会机会大幅度减少，真正受苦的是底层民众。一位来自腊戍的掸族男性说，如果取消制裁，当地民众将大大受益。他呼吁：“取消制裁，寻找机会在这里开展工作，激励变革。”

国际社会鼓励公民社会和少数民族；这非常好。但是经济制裁不好。

若开族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我认为制裁是错误的。因为制裁，游客不来了，于是民众都只能勉强糊口，丢掉了工作机会。所以制裁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政府，因为他们很顽固。他们也一度对民众放开了一些机会。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些机会，底层民众就能有很多的机会。外国人总是认为缅甸充满了压迫，不安全，很黑暗；他们很害怕。但是一旦他们来到这里，就会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社区都还好，还能生存下去。外面世界的人害怕来缅甸是因为NLD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和竞争关系。所以外面的人就认为缅甸是个黑暗的地方，不应该去参观，那里不安全。

缅甸年轻女性记者

虽然大部分受访者说制裁带来的是负面影响，但是仍然有三位受访者，分别来自掸族和若开族，强烈支持国际制裁。按照这几位的说法，国际社会在缅甸能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极大限制，所以制裁是国际社会表达关切和反对，对政府施压要求变革的唯一途径。一位掸族受访者说：“国际社会能做的就是制裁。政府不会

听国际上的劝告，所以制裁能对他们表明世界人民都在关注我们的政治局势。”一位年轻的若开族男性说：“制裁应该更严厉，就像对北朝鲜那样。他们切断了一切！我们都应当挨饿，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被激发起来去改变政府。”这位受访者对缅甸过去和现在的局势感到沮丧和绝望，他觉得只有情况进一步恶化民众才会真正行动起来——也就是，革命。

其他受访者也认为国际社会给政府施压很重要，不过没有前面提到的若开族受访者那么极端。他们尤其建议国际社会在政府、国家民主联盟(NLD)和昂山素季，以及少数民族三方对话的问题上施压。

如果他们[国际社会]所有人都能一起施压，这可能会带来改变。

来自克耶邦坚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政府没有与反对派或者少数民族对话的政治意愿。从历史上看，当前的形势表明，除非我们能把所有人(三方当事人：政府，昂山素季以及少数民族)聚到一起商讨、谈判，否则问题会一直继续下去。

克耶族中年男性天主教神父

好几位受访者说，国际社会应当把各少数民族聚到一起对话建立互信，为他们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普遍的看法是目前各少数民族间缺乏协调和组织。例如，一位克钦人说：“少数民族间的合作不够。就算在民族内部也应该更讲究策略……国家分裂，每个民族内部也分裂。”一位积极主张民族联合的克伦族受访者进一步指出了民族间的隔阂，但是他认为要实现民族间团结，必须首先在民族内部实现团结：“我们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团结。在与别的民族接触之前，我们内部首先要团结起来。”多位受访者呼吁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特别是与流亡组织之间建立更强大的网络、更深入的合作。另一位克钦人说：“外部的信息必须传递到国内，而国内的信息也得让国际社会知道。”一位在NGO工作的若开族女性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观点：

流亡人士不应该自己干自己的，他们应该与国内联系。当然这很困难，但是需要这么做。就让一个流亡组织单独在联合国活动不好；需要内部和外部的人[一起努力]。他们需要与国内的民众保持联系，才能在联合国提出更多来自国内的问题。国内外的人都需要改变行为方式。

若开族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人道主义支持

受访者表达了对国际社会在纳尔吉斯风暴之后提供的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努力的感激，尤其是那些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受访者。不过另一方面，来自若开族的受访者们则反映他们没有得到类似的援助，虽然他们每年都遭受孟加拉湾热带风暴的袭击。其他民族的受访者也有类似意见，他们表示援助很少能到达他们邦，特别是掸-泰边境这样的农村地区。

缅甸有很多NGO，但是与仰光相比，掸邦的NGO就非常少。能有更多NGO就更好，特别是在教授民众知识方面，如关于艾滋病知识。

掸族年轻男性大学生

若开邦很少有国际社会和政府的援助。INGO和NGO只在北部若开邦为罗兴亚人服务，不为若开人服务。我们若开人也需要援助。

来自若开邦的若开族中年女性

倾听当地民众的声音，了解缅甸形势

多位受访者认为，在介入缅甸事务之前，国际社会首先要有对缅甸形势的一个全面认识，特别是民族冲突。一位缅族受访者说：“现在的局面是，国际社会在喂那些不想吃或是已经吃饱了的人。他们应该要充分了解缅甸的形势，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些计划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满足[有需要的]民众。”另一位缅族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我跟一般民众谈，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被国际组织、团体及其他国家政府所遗忘。”

这种感觉很普遍，其原因是政府的误导和通讯审查制度导致缅甸民众并不了解国际社会的行动目标。例如，当美国宣布要“重新审视”对缅政策，但没有明确新的政策纲领，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公布，缅甸政府就宣称美国听从了他们的要求。另一个例子就是前联合国缅甸特使易卜拉希姆·甘巴里的角色很不明确；正如一位公民社会成员评论说，“甘巴里的角色需要明确一些。他在做些什么，他来缅甸有什么目标？”

国际社会应该对缅甸的复杂性和民众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部落民众的了解。除非他们了解缅甸、缅族和少数民族的背景，否则他们就无法帮助缅甸。如果他们知晓各少数民族及其背景的知识，他们就能更有效地规划自己的行动，促进缅甸的和平和民主。

克耶族中年男姓天主教神父

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多接触东盟、中国及印度

多位来自不同民族的受访者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中国、联合国以及东盟在缅甸事务的处理上感到很失望，一位克钦人说：“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只是光在那说缅族，说少数民族，但什么也没做。”另外两位受访者进一步说：“东盟的方式是建设性的接触，而美国的方式是孤立。这些方式在缅甸都不管用。”另一方面，一位缅族人认为：“联合国很重要，但是在缅甸缺乏影响力。”他建议联合国要明确指出缅甸有变革的大框架，明确将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变革。同时，还有人认为联合国对缅甸的影响力为零，所以什么方式都不会有效果。

不过也有人认为，国际上的努力之所以起效甚微，是因为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这些国家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压制了一些国际干预的努力。在这点上，孟族人表示他们希望进一步游说国际社会，与其对话，特别是与俄罗斯和中国。“[应当]更多地游说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它们在世界上有否决权……我们需要去游说，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形、我们国家是怎么运转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两国政府是如何看待缅甸的局势的。”然而，来自克钦族的受访者说：“中国和印度支持军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将军什么人都怕，中国就像是他的大哥。”但是这些个人还认为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主要还是建立在商贸基础上的，所以国际社会应当迫使中国改变对缅甸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一位掸族男性说：“政府绝对会小心维护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他们不管其他的组织和国家。”不过，这里要提到很重要的一点，缅甸政府小心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商贸。另一位掸族受访者认为：“如果INGO真的想帮助我们，他们首先应该教育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巨大。”

虽然国际社会对缅甸的影响力有限，在民众中造成了一些挫折感，但是很多受访者还是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建议国际社会各方在与缅甸公民社会合作的同时，自己内部要有合作，特别是与东盟、中国以及印度的合作。人们认为缅甸的邻国能在缅甸国内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促成政府、NLD以及少数民族领导间三方对话得以真正进行。几位孟族受访者也认可了就缅甸问题游说东盟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游说东盟展开与少数民族、缅甸政府以及NLD的对话。”他们还认为联合国应该担当更多的调停任务，给政府施压以达成三方协议。

我希望能有一股统一的领导力量朝民主和自由努力。东盟，我得说，力量非常弱。如果他们[东盟]能提出关于缅甸国内自由的问

题，我会很感激。中国是缅甸和湄公河流域的另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建议中国与东盟及邻国合作。我不知道联合国能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东盟是怎么想的，或许美国和联合国能在中国和东盟问题上帮助我们。

若开族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邻国很重要。特别是他们应当给我们政府施压。像中国、印度、泰国等等……我们希望看到东盟发挥重大作用，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前。

来自克钦帮密支那的中年克钦族男性

对国际社会说

讨论国际社会的同时，研究人员还问受访者，他们对国际社会有什么话要说。下面就是他们想传达的信息。

- 你们早就知道我们政府对待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政策。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会和那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开战。如果发生战争，形势就会恶化，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冲突。国际社会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去对政府施加影响。他们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

掸族一若开族混血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 我想告诉国际组织和INGO，请尽一切可能帮助克伦人，提高他们的地位。

克伦族年长僧人

国际上的方式基本都是批判政权，但是国际社会应该批判的是政府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最需要批判的不是他们的身份，而应该关注这里的民众所要承受的现实。

来自北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 生活在缅甸很好。我爱缅甸，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友好的民众，有很多好的地方可以游览。我们有美丽的土地。所以如果政府能开放，能变革，生活在这里将更会有很多的乐趣。

来自东部掸邦的掸族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

- 我想说，继续帮助缅甸人民，帮助我们取得我们想要的变革。我

很难说该怎么做这个、做那个。人们需要的是帮助他们取得渴望的变革：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缅甸中年男性记者

• 很多人还在从泰国那边打过来；他们从外国接受了很多训练。但是他们的观念没有变化。我认为他们的观念和仇恨还在延续。他们[国际社会]应当制订更有效的计划让那里的人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形势。我知道这对那些遭受过刑罚、杀戮的人来说很困难，但是带着那些旧观念，事情就解决不了。所以要开展工作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态度，用一些别的方法帮助他们，也帮助国内的人。

来自克耶邦垒固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 我们的行动能变得更有效，起更大作用，如果国际社会能尽力帮助我们取得和平与发展，让欺压和歧视不复存在。国际社会提供的救助和发展应当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中间来，感受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 我们最近的形势很危险。我经常彻夜难眠。如果政府和少数民族开战，我的家人，我们的社区都有危险。我不能搬到别的地方去；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热爱我的家乡。请帮帮少数民族。军队很强大，我们很弱小，我们打不过他们。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我们不可能胜利。我们会努力；我们也必须努力来争取和平！

来自克钦邦密支那的克钦族中年男性

• 与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发展很慢；我们有很多的需求。不过请你们尽量努力。如果你看到了需要，请伸出援手。请尽可能帮助我们。如果独裁扩散到全世界，那世界就毁了。独裁者需要受到约束，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限制独裁关乎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不要认为这只是为了我们，这也是为了你们自己，不要让这种体系在你们的国家发生。

缅甸年长男性INGO工作人员

• 如果国际社会能让政府知道农民们都在政府和非政府武装的夹缝

之间找活路，这会很有用。政府武装组织怪我们，骂我们，打我们，但是政府和民众都需要知道，我们只是一些村民被夹在两个组织之间，只是在求生存。

来自克耶邦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 要明白形势的复杂性。民众不是政府。国际社会只是看到了大体的形势，所以他们切断的人道主义援助。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所以请分别清楚人民的需要，尽可能帮助我们，把我们当人看。看清我们国内民众的真实处境，帮助我们！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对于缅甸的变革非常重要。就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挡了道，所以人民才失败了。我们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

缅甸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 我希望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形，因为媒体确实很偏狭（报导不全面）。如果你能过来，能和我们呆在一起了解我们的情况就好了，但是这不太可能。

来自克耶邦垒固的的克耶族中年女性

人们对缅甸2010年大选也有很多种看法。公民社会成员说那将是一种“选派”而不是“选举”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安排好的了的，而且好几个少数民族和政党都不参加。此外，留给公民社会为参加选举进程做准备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政府迟迟不公布选举程序，人们也不懂选举法。这是一个特别迫切的需要，因为缅甸已经有二十年没有举行过选举了。

接受采访的公民社会成员渴望平等，渴望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实现这些的一个可能性是联邦制民主，这种制度下民族权利、文化及文学可以得到保护，并且可以自由地表达运用。人们认为，提高公民意识，加强教育，对个人态度和社会体制真正得以转变至关重要。因此，受访者们强烈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缅甸国内提高民众认知和教育水平的活动，如本地组织的能力建设、增加人道主义资源、利用有效媒体来加强能力发展，并且这些空间内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人们还渴望国际社会与其他国际组织及政府，特别是东盟、中国和印度，建立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

总 结

缅甸的民族形势极其复杂。自1948年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1962年军政府掌权以来，缅甸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本研究中，人们讲到了政府强加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的诸多限制和约束。受访者普遍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表达方面所受的限制，体现为对语言、教育、就业、信仰等的限制。少数民族还在社会、经济、社区发展方面被边缘化，被歧视。

教育是所有的民族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人们认为教育是给国家带来变革、改善国家局势的关键。然而教育被政府用作控制和分化民众的策略。例如，人们反映了教育体系中的缅族中心化。教学都使用缅甸语，官方历史也完全不提少数民族思想、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对少数民族人民来说，保护本族语言经常往往只能依靠宗教机构和个体家庭的努力。教育设施落后，数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学校设备和相关材料；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也让年轻一代无法学到批判性的技能。

贫困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基础设施和经济方面的投资严重缺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不少来自不同民族的受访者都认为，1990年代政府和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签署停火协定后，他们所在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严峻。人们感觉到本邦开展了不少的商贸活动，有政府的，有停火组织的，但是都是无限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包括矿藏、林木、土地等等。政府有意将停火组织改变为接受中央军监督的边防军，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人们还关注军政府和少数民族停火组织间的利益分配和管理控制的问题，有人担心，一旦谈判失败，战争又有可能爆发。

本研究表明了缅甸官民关系中一些重点问题。受访者对政府有很清晰的定性：军方掌控、独裁，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镇压性和暴虐性。研究也表明了族间合作面临的诸多挑战；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蓄意为之，从而更容易控制民众。少数民族都对缅族普遍抱有敌意，加大了建立族间联系和信任的难度。人们也承认，由于各民族都有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也因为很难克服长久以来积累的源于族际冲突的集体伤痛感，要让各族人民携手走到一起很困难。尽管如此，本研究还是提出了不少的可能性，可以在民族内和民族间建立良好关系，团结协作。

在表明缅甸少数民族复杂形势中的困难和挑战的同时，本研究也明确指出了

人们对未来国家变革的希望和渴望。人们最普遍渴望的就是获取知识、提高认知能力，接受教育，人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变个人态度，为社会的和平和公正而努力，实现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和民族权利的缅甸。人们希望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尽可能通过各种方法帮助缅甸民众提高认知和教育水平。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支持当地组织和机构，此外还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以及创造空间帮助不同团体间建立联系，发展良好关系。

受访者们反映，国际社会的制裁没有给缅甸带来积极的影响；人们建议改变策略，更多地与政府商谈合作，以便为缅甸公民社会扩大和改善运作空间，也可能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经济发展机会。此外，人们希望能听到国际社会的不同力量能更了解缅甸，加强协调，团结协作，以制定更有效推进缅甸积极变革的策略和方法。一个普遍提及的建议是加强与东盟、中国、印度的磋商对话，在此基础上促使缅甸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与NLD和少数民族进行三方会谈。

研究开展时缅甸全国上下正在热烈讨论即将到来的2010大选，故本研究也展现了不同民族对大选的不同看法。

下一章将是对八个主要民族采访案例的具体分析。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族间合作等问题上缅甸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机遇。这些案例记录了人们对未来的愿景和对国际社会在缅甸能起何种作用的想法。

第二部分 案例研究

145	钦族案例
155	克钦族案例
167	克伦族案例
179	克耶族案例
186	孟族案例
195	若开族案例
206	掸族案例
218	缅族案例

钦族案例

11名钦族人接受了本研究小组的采访。采访在仰光进行，不过只有三名受访者生活在仰光，其他人生活在钦邦。受访者中只有一位是佛教徒，其余都是基督徒，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六十八九岁。只有两名受访者是女性，其他均为男性。11名受访者中有六人在NGO（非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一人在INGO（国际非政府间组织）工作。其他五名受访者中有一名大学在校生、一名大学毕业生，一位记者、一位浸礼会牧师和一位律师。

“我们真挚、直率、开放”

“钦族的习俗是，打到猎物要分给老乡、邻居和同事。”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

受访者说，钦族有40至60个截然不同的支系，举几个例子，有哈卡、法兰、莱、定姆、周。钦族人的主要方言有两种：哈卡和定姆。不过，在哪种语言更为流行这点上，受访者们没有一致意见。“通用方言是个难题，”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和一位年轻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这样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说同一种方言或是语言。结果是，缅语成为钦族各支系中的通用语言。按一位来自北钦邦的年长男性所说就是，“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缅语的时候就觉得是受到了缅族人的统治。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彼此之间又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几位受访者强调了缺少通用语言带来的问题——没有通用语言，民族内部的团结是很难成功的。

受访者们说，钦族人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佛教可以算是第二大宗教。人们认为钦邦北部主要是基督教徒，而钦邦南部的宗教信仰则更为多元。

一位男性NGO工作人员说，钦族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比如歌曲和舞蹈，正在消失，因为“那些会跳的（以及会用传统方式唱民歌的）都是老人。他们一死，就再没有人会跳那些舞了。”他说，一个钦族基督徒发起的组织在保护钦族传统文化上已经走在了前面，他们也开办钦族文化与文学的暑期班。几位受访者表明，由于基督教用当地方言作礼拜和教课，这也有助于钦族文化一些方面得以保存。

“因为我们坦率，有时要背叛或是欺骗我们是很容易的。”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钦族人公认非常坦率、热情、关心他人。一位年长的NGO工作人员说：“钦族人一直都很热情好客。在钦邦，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遇到谁，他们不会怀疑你，而是会热情地欢迎你。到他们的家中，你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换在其他地

方，人家会认为你是密探。”一位年长的NGO工作人员说，犀鸟是钦族人共同的标志，因为这种鸟毫无戒心，而且它们在钦邦随处可见。

一位来自钦邦北部的年长男性所说，大约15%-20%的钦族人还在遵照民俗法例行事。其中一个例子是复仇。“在南部（钦邦），现在还有复仇的做法。所以，如果你意外伤害或是杀死了某个人，这个人或是其家人就会来寻仇。”但是，这种习俗正在逐渐消失。同样地，在钦族经常会用到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而不是诉诸法律。“如果出问题了……部族就聚到一起，长者们聚到一起，想办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他们有做决定的权威，这就是‘指导委员会’。平常大多数人会上仲裁庭或是找法官，但是钦邦不是这样。”一位中年女性牧师这样说。另一位受访者，一位年长的NGO工作人员简要提到，在钦邦还存在种姓制度。“有两个主要类型：王族和仆族。我来自仆族。”他是唯一提及钦邦种姓制度的人，但他没有说明这个体系今天是不是还在运行。

“文化同化”

许多受访者感觉到，钦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并且正在被缅文化所取代，这种现象他们称之为“缅族化”。一位男性大学生说：“我们想要现代化，但是这意味着缅族化。”他解释说，缅族化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教育体系中强制性使用缅语，或是通过电影电视等流行文化媒介提升缅族文化的地位。他解释说，因为钦族是少数民族，他们有时感觉地位低于占人口多数的缅族人，经常接受缅族文化习俗的“植入”。另一方面，一位在仰光生活了19年的中年男性认为，用缅语授课是一件好事。“你要想搬到其他邦去，就必须懂缅语。”他说。从他自己的经历来说，在搬到仰光之前，他在钦邦用钦族语学习。到仰光生活后他遇到了困难，因为缅语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语言，而他并没有这种语言技能。

受访者提及了教授钦族语言的困难。“从法律上说，教授我们的语言是允许的，”一位来自北部钦邦的年长男性说，“但是实际上没用。”由于政府开办的学校无力教授钦族语言，教会和一些寺院已经开始主动提供钦族语言课程。一位来自北部钦邦的年长男性说，学习这些课程的主要是年轻人，课程安排从入门到高等级都有。

“在教育方面，我们被忽视了。”

关于缅族化，大家提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体系。所有政府开办的学校教学用语都是缅语，没有教授民族语言的。受访者说，总的说来，钦族教育体系缺失。几位受访者尤其指出缅甸历史中缺少对少数民族作用的记载。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解释说，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之后，全国叛乱纷起。“先是我们钦族的战士平息了叛乱，然后才收复了全国。这些大事在历史中都没有记载。这是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高兴某件史实，我们就不把它记入历史。”

“（老师们）开小班给学生们补习。老师的工资通常非常低。补习费比老师的工资高。我每两周付5000缅元。他们只是教考试会考的几门课。有时他们干脆就把卷子给学生，只要把答案背下来就能考过。”

——一位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

只有两个人提到钦邦的高等教育——一位提到政府科技学院，另一位提到靠近钦邦和印度边境的一所大学。升学首先是靠升学考试。此外，学校通常要父母捐资，因此穷困家庭的孩子就处于劣势。“情况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你需要父母大量投资。如果你是穷人，（你）就负担不起。”一位在INGO工作的中年男性说。

从前，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和场所享有很高声望，大学里的文化百花齐放。一位年轻的男性NGO工作人员很遗憾地说，“现在的大学生运动规模太小了。过去在大学里你很容易就可以组织活动，你可以很有力量，很有影响力。”但是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他接着说，他小的时候，觉得大学挺“酷”。但是，2001年他一踏进大学，老师就很少出现在教室里。“差劲！有两年时间（我到）学校可能只有三周时间。”他说。老师们就算来上课，通常也只是讲讲考试。此外，作弊和腐败在缅甸高等教育体系中广泛蔓延。

“政府没兴趣提供帮助”

“政府更偏爱其他邦，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我们邦里没有战略利益。”

——中年男性新闻记者

大多数受访者感觉钦邦被中央政府所忽视。“在钦（邦），没有政府的发展投资，没有经济机会。”一位在NGO工作的年长男性表示，“（我们）种庄稼是为了自己吃，不是为了市场。就因为被政府忽视，钦邦居民学会了依靠自己。我们村子正在设法修一条新的公路。我们没有从政府得到一点资助。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工具，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一位在仰光生活的中年男性说。迄今为止，他们村的这条总长17英里的公路已经修通了8英里。

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的落后是造成钦邦经济落后的原因。一位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年男性说，联合国组织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钦邦是缅甸最穷的一个邦，有81%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²⁵ “钦邦的经济非常困难，”他说，“举个例子，在孟邦，人们可以去仰光市场；也许要花6个小时，但他们起码到了那里。而从钦邦我们没法过去，到（诸如）仰光和曼德勒这样的大市场根本没有通道。”一位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从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来说，北部钦邦更加发达，而南部要落后一些。此外，北部和南部钦邦之间几乎没有通讯或是通讯基础设施。

钦邦的工作机会也很有限。“我们没有大型工厂或是大型项目，”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工作也就是在NGO，在公务员系统，或者农业。”此外，受访者反映，钦邦几乎没有商品出口，而很多商品都要进口。至于政府职位，几位受访者说，少数民族很难取得高位，哪怕她或他受过良好教育。“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那些职位就没有指望了。”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说。此外，对于有可能成为公务员的人来说，基督教也被视为障碍，政府宁愿要佛教徒。

“大家不认可叛乱是一种积极的方式。”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根据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所说，钦邦叛乱刺激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更大关注。“在叛乱前，我们的电话和交通运输都十分落后。叛乱发生后，我们得到了政府的关注。”不过，钦族社会总体而言并不认为叛乱是件好事。“钦人认为叛乱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好处，（因为）钦邦叛乱者从钦人那里搜刮钱财。”一位在NGO工作的中年男性说。一些人感觉叛乱的冲击改善了钦邦的基础设施，另一些人则感觉叛乱更是一种阻碍。

“基督教信仰支持我们”

几位受访者表示，基督教信仰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钦邦进一步开拓了经济机会。接受访问的钦族人大多数是基督徒，因此佛教在钦族社会中的角色我们还不足以得出结论。“因为我们加入了基督教，我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得到了教育。钦族人遍及世界各地。他们作为难民迁移出去。”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说。他详细说明了这点：许多牧师和修道士在钦邦南部开办了寄宿学校，进行常规教育和宗教教育。还有，许多INGO都有基督教背景，这使得年轻人在公民社会团体中求职变得更加容易。

“粮食危机”

“军方说，来仰光吧，你能吃饱饭。”

——年轻男性大学生

为了生存，钦邦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粮食。一位年轻的男性大学生说，钦邦的大米长得不好，所以很难满足需要。传统上，钦人更多地把麦子和土豆作为主食，

²⁵ 查阅更多信息请关注以下来源：IRIN，《钦邦——麻烦成山》（Chin-A Mountain of Trouble），Irinnews.org，<http://www.irinnews.org/Report.aspx?ReportId=87352>（2010年1月21日访问）。

而不是大米。“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每个人都变得很爱吃大米……每年我们进口20000袋……很大袋的大米，从其他邦运过来。每袋需要15000—17000缅元。我们依赖于外部。长期来看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此外，大多数钦人还在使用传统的农业技术，比如轮垦，而这种方式产量是很低的。

钦邦的粮食供应本来就得不到保障，近来竹子开花引发的大规模鼠害又是雪上加霜。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提出，钦邦四分之三的地方遭受了鼠害。“从历史上看，这种鼠患每48年发生一次，会持续5年时间。现在所有的田地都已经遭了害，结果就是饥荒。”另一位受访者提到了老鼠会带来何种病害，以及其他害虫通过传播病害危害农产品和人类健康。钦邦民间团体成员正组织起来，向钦邦提供帮助以减轻饥荒。相比之下，印度就很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看到这些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人们认为可以改善灾害预防战略，这样竹子引起的灾荒就不会如此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安全问题在受访者的谈话中被提到显著位置，显然这是钦邦的重大问题。

“大批移民”

“我反对大规模移民，尤其是用不正当的方式，比如以难民身份移民。对于真正的难民没什么问题——对于政治人士来说，他们需要这个——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难民。我认为，从长远观点来说，这对我们的人民是有害的。”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许多受访者说，获得大学学位并不必然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许多钦人出国寻找工作。但是移民并不局限于那些高学历的人——许多人离开了钦邦，而人们觉得这个数字正在增长。据一位在NGO工作的中年男性说，“我们有个玩笑，是说那些有钱人打算离开，真正的难民被落在后面，他们什么资源也没给那些最弱势的人留下。”人们描述，整座整座村庄都没有年轻一代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此外，钦邦持续的粮食危机已经进一步刺激大批民众移民国外。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和前面提到的牧师说，大约40%—50%的钦族人在其他国家工作，然后把钱汇回来给他们的亲属。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许多年轻的钦人梦想成为难民。“就像基督徒总是梦想着天堂而会忘记尘世一样，他们的梦想与现实也是迥然不同。”他解释说，对于许多人来说，移民和难民身份是逃避钦邦环境，或者更广泛地说，是逃避缅甸环境的唯一途径。“从物质上来说，他们的境况好了，这毫无疑问。我们这里没有电。但是在缅甸，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价值。虽然环境并不平顺，但是他们必须努力去适应。”他说。

一位年轻男性大学生说，大规模的逃离钦邦始于1995年到1997年之间。但是，2001年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在关岛为钦邦难民提供了一个机会。²⁶按其所说，这才是移民快速增长的时间。“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战略（联合国在关岛接受钦邦难民）不会有助于解决（钦邦的）问题。这是关注结果……关注点更应该放在人们离开的原因上。缺食物缺钱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因为大量移民的问题，几位受访者表示出对于钦邦人口老龄化的忧虑。“下一个十年左右，我们的人口真的会下降。我们会没有人了。”一位年轻的男性大学生说，“人们每个月都在逃往边境，逃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德里。想象下一个十年吧：我们全都不在了！这是一个政治挑战。我们可能会留下大约20000个人。我们如何还能从政治上保持作为一个邦的地位？……人口减少会在下一个十年中带来各种问题。谁会成为钦邦的下一个代言人？人口下降如此厉害。我们作为一个邦的权利会在哪里？”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

大多数受访者感到钦族的各个支系之间关系不错。唯一提到的族内冲突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一个天主教受访者认为，“人们仍旧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竞争环境（中的）竞争者。新教徒的看法是，天主教徒不好、悲观，（他们）还试图劝说别的信仰的民众改宗。”

尽管有人提到各支系之间关系友好，受访者还是提出了民族团结面临的几个挑战。“动员人们加入我们的组织相当困难。INGO来到这里，给他们提供一些（东西），但是并不鼓励钦人采取行动动员起来。（我们）需要一个行动计划。”一个中年NGO工作人员说。还有一种感觉是，人们都在忙着努力填饱肚子，顾不上去寻求发展机会，或是为那些机会努力开辟空间。一位NGO工作人员说：“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太多的空间或是机遇来供人们做些事情……大多数人是为了生计而工作。”

“各族群之间没有负面经历”

“远古以来，我们（各族群之间）就几乎没有交流。”

——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

²⁶查阅更多关于关岛钦邦难民问题请关注以下来源：Project Maje，《灰烬与眼泪：与关岛的缅甸难民的访谈》。ProjectMaje.org,<http://projectmaje.org/rep0301.htm>(2010年1月21日访问)。

大部分受访者说，钦族和缅甸其他族群之间关系不错。一位年轻男性大学生说，“各（族）群之间没有负面经历。”另一方面，一位来自钦邦南部的年长男性律师说，钦族和克伦族之间还有仍未解决的历史问题。“1948至1950年的克伦战争中，克伦人差一点征服仰光。那时有一营钦人无畏地参加了战斗……当时，钦人杀了许多克伦人。一些克伦政治领袖从来没有放下那件事，直到现在。”这位年长的男性律师接着说，钦族和其他族群之间几乎没有多少互动，主要是因为没有哪个族群率先发起对话。他解释说，存在一些族群高层之间的相互交流，比如民族领袖和老辈人之间，但是这种进程仍然需要扩大到底层。不过，由于克钦邦跟钦邦更近，克钦人与钦人之间的互动要多于其他族与钦族的互动。他还指出钦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不太好是因为钦人自视甚高。“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有点自大。我们不太关心其他族群，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更优秀。”

一位大学生说，各族群之间没有负面经历。然而，他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钦族学生和缅族学生在大学里发生的冲突。谈及自己的经历，他说：“在蒙育瓦，我们钦族学生住在学生宿舍里。大约有15个缅族学生来了，挑衅我们钦族学生。钦族学生愤怒了，大家组织起来买了弹弓，打了三天两夜。没有人（受）重伤。钦族学生打坏了缅族学生的6辆摩托车……教授和教职员们都被请来调停。”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为INGO工作的中年男性认为，这种个人层面的歧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也指出，针对少数民族存在一些已经机制化了的歧视，比如少数民族很难取得高层职位。

许多受访者还说，存在一些个人层面的非正式资源网络，其目标是为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广泛的资源。一位中年INGO工作人员说：“难办的是，我们大多数从事于这种资源网络的人都是志愿性的，还有其他工作。只要有什么事我们就必须去做。”他解释说，这种资源网络并没有受到很大限制，因为他们从事的并不是政治工作，也不是想要当选。他认为有可能有一天这些非正式的网络能够制度化，从而在关键性问题上向政府提出建议。

“与军队的关系一直未变”

当被问及如何描述中央军政府与钦人之间的关系时，大多数受访者做出了负面描述。他们认为这种负面关系主要源于政府对钦邦的忽视。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男性记者讲述了军队法律豁免权的文化，法律体系对他们不起作用。“在军事体制下，法律根本帮助不了我们。如果他们想杀死我们或是强制我们去干活，根本没有法律管得了。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害怕他们，就算我们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详细说道，他认为少数民族士兵比缅族士兵要好一些，因为他们不像缅族士兵那样对待村民。他还补充说，军方正在努力对少数民族人民好一些，目的是在即将到来的2010年大选中获得支持。“因为大选在即，他们想让我们觉得他们还不错。”

一位来自北部钦邦的年长男性说，政府支持对于基督徒的歧视。他说，想建教堂通常很难得到许可，所以人们在申请时通常说成是“家用建筑”。此外，教堂必须个人所有，而佛教寺院却不用这样。“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宗教歧视，”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访问到钦族佛教徒，我们的叙述仅限于基督教群体面临的一些问题。

“妇女不平等”

受访者反映了钦族社会中男女之间相当大程度的不平等。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讲述了一个村妇典型的一天：“我起床的时候，妻子必须准备好早餐。妻子和丈夫一起下地，但是在这之前，妻子必须舂米一个小时，然后做早餐，（并且）照看孩子。”他接着说，这些妇女几乎从起床到睡觉都在一刻不停地工作。相比之下男人活得相对轻松一些，“男人们出去打动物。如果达不到，他就回来坐着……点支烟。”

“我们要让男人们认识到这样不好”

——中年男性NGO人员

受访者还反映了教会内部的性别歧视。一位中年浸友会女牧师透露，在钦邦大约有200名女牧师——却有800名男牧师。

此外，几乎没有女性能得到钦邦教会里有权势的职位。“男人要成为牧师必须是35（岁）。女人必须是40岁。他们更愿意要单身女人。这是我们的文化。单身的（女人）更纯洁。男人可以是已婚的。女人总是担任牧师助理。”

“和平与良性治理”

“钦（邦）离印度很近。我们知道社会与民主的价值。”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对和平与各民族团结的强烈愿望。受访者们还强调良性治理与钦邦发展的重要性，一位受访者要求在军队与政府之间划清界限。按一位男大学生的观点，联邦制是缅甸民族问题的唯一答案。此外，他说，钦人不可能发起武装斗争，因为他们温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一位中年男性新闻记者则说，“如果中央（政府）是好的，钦邦政府就会是好的。”他认为，良性治理可以有助于减少人民离开钦邦，“他们（政府）对我们没兴趣，我们正是因此挨饿。”另一方面，一位中年男性新闻记者说，人民也需要关注政府，“政治忽视了人民，而人民同样忽略政府……政府对人民的需要从来不关心，所以我们同样也对他们不关心。”

“假大选”

“去年的公投大家投了反对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投了反对票。我们并不害怕。我们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恐惧让我们不能说真话。”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男性把即将到来的2010年大选称为“假大选”。虽然他认为这次大选具有欺骗性，但他也认为这可能为社会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现在我们几乎没有空间。大多数空间是在宗教的庇护之下……我希望，在大选之后，非宗教机构能有稍微多一些的空间。”他说，目前几乎没有公开的政治活动，但是为了准备选举，人们正在形成思想、正在进行讨论——“但是（还）没有正式注册。”他解释说，在这些圈子内部持续进行着辩论；是否要公开他们为选举所制订的计划。“政府可能有时间进行反击，”他解释说，“只有我们知道了选举时间和规则，他们才会透露他们的计划。”

“动员、鼓励人民，赋权于民”

“我想为钦族人去发展钦邦。钦邦没有钦人的非政府组织……我的感觉是，钦邦非常与世隔绝。”

——来自南部钦邦的年轻人

许多受访者呼吁，为了子孙后代，要保护钦人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方言。几位受访者表达了他们的忧虑，随着钦邦人口的减少，他们的文化也会一起消失。总体而言，受访者普遍呼吁缅甸要更加尊重人权。

几位受访者认为变化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依赖于当地的主动性。一位上大学的年轻人建议建立一些地方性非政府组织来谋求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位在仰光生活的年轻人鼓励更多NGO的建立并支持它们的行动，他说：“通过我所在NGO的参与，我已经看到正面而积极的改变。”这个NGO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比如关爱女性健康、教育、谋生训练。另一位受访者，一个为国际机构工作的中年男性表达了一致的意见：“NGO能做很多事。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还有待改进。有很多NGO和INGO在那样工作着。”

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一位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建议把可持续生态旅游业作为促进发展、当地创收的一种手段。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宗教掌握着民族与地区发展的钥匙，不过他没有指出是哪一宗教，也没有说明它如何刺激发展。

“由上而下的（发展）方式毁掉了人们的头脑，发展始于个人的态

度。”

——年长的发展工作者

一位来自钦邦北部的年长者提出，建立大型村庄可以作为一种刺激发展的方式。“许多村庄只有20户人家，但是我认为村庄至少得有100户。人们联合起来就可以修路，可以有更好的通信设施……这些村庄的人力和资源都不足，所以，如果他们凑到一起，”他说，“可以一起工作，可以做更多的事。”比如，到医院可能要走几天，但是如果村民们合力，他们可能就能争取到一个移动诊所来巡诊。但是他认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聚到一起、饮食、交谈，对于他们都不容易。必须让他们聚到一起。”他说，只有让村民们认识到合作的好处，才可能聚到一起。

“我们需要知识”

大多数受访者感觉到，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能力建设项目和教育来帮助钦人，尤其是在农业、政治和网络领域。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恳求国际社会“赋权年轻人，鼓励他们。提供教育，比如发展课程和法律课程，因为我们不能参与政治。”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相信教育是钦邦发展的第一步，他恳求钦族移民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些在国外的人，他们应该负责好自己的教育，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15年后，我们国内就会有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另一位受访者，一位男性NGO工作人员对教育的重要性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他更想看到钦族语言在教学中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小学。

“我们的教育没有一点适用于就业的。大多数人（在大学里）学学历或是物理，但是这挣不来钱和食物。（我们需要）能用于工作（的技术和知识）。”

——大学已毕业的年轻人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解释说，尽管缅甸社会空间受限，但NGO仍然取得了实效，因此应该鼓励更多的行动。“通过我工作NGO的参与，我已经看到了正面而积极的改变。我们开展各种项目，包括农业、健康、创收渠道、女性团体发展、卫生、粮食换工作、水分配与供应项目，还有当地民众的能力建设。”但是他还说，资金是缅甸NGO的主要问题，“我们没有常态的捐赠方。他们说这是个封闭的国家。我们找不到捐赠方。”

“我们需要积极的接触”

一位在某联合国机构工作的中年男性请国际社会改变对缅甸的工作方式。

“我们需要积极的接触。我们可能喜欢他们（政府），也可能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没法忽略他们，因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人，而且（军政府内部也有一些）是好人，他们想为人民做好事。我们需要区别地看待政府和政权。”他解释说，外界对于军事政权的批评并不总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可能进一步限制公民社会团体本已有限的社会空间。

“我有朋友（在政府中），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想做好事。政权与政府体系是不同的。他们愿意做许多事，愿意与国际组织和NGO合作。”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他还建议国际媒体对缅甸的报道更具专业性。“他们（国际媒体）不管写什么，都需要考虑可能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后果……（有时）产生的影响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他补充说，“他们的宣传做得太过了，这跟政府是一样的！”举2008年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的例子来说，“他们（国际媒体）只强调不好的那些部分。这让人们感到，就算他们捐钱也到不了人民手中，这就产生了一种影响……后果是使筹款极其困难。”他说，缅甸收到的援助只够满足65%的需求，在他看来，这是“纳尔吉斯”之后国际援助运动政治化的直接后果。

克钦族案例

10名克钦人接受了本研究项目的采访。所有受访者都生活在克钦邦。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女性。受访者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六十八九岁，所有受访者都是基督徒。受访者的工作地有NGO和教会组织的机构两类。

“热爱大自然的人民”

受访者们说，克钦人热爱大自然。一位研究过克钦族与大自然关系的年长男性所说，克钦人热爱大自然，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克钦邦生物多样性水平很高。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密支那的年长男性解释说，克钦人热爱大自然，是因为丰茂的森林，“我们可以说，森林是克钦人的超级市场。我们可以从森林获取所有的东西！”

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克钦邦大约有130万居民，但是只有一半是克

钦族，其他是汉人、缅人、掸人和印度人。

受访者对于克钦族的支系族群数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大约有一半说是七个，其他的一半则说是六个。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就族群的相似与不同发表了看法：“（支系族群）总的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去看，就会发现他们各自独具个性，传统服饰也迥异。他们舞蹈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目瑙舞是相同的。”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指出，准确地说克钦族有6个支系族群，但是克钦独立组织正在试图增加一个族群，泊头族。他说，泊头族最初被认为是六个主要族群之一的次族群，“但是，现在他们想单独分出来。”受访者们还说，每个支系族群都有一种克钦方言，但是通用语言是景颇语。

大多数克钦人是基督徒，包括浸友会和天主教。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指出，大约97%的克钦族人口是基督徒。受访者也承认克钦族人中少数泛灵论者和佛教徒。

“古姆朗·古姆萨”制和“古姆清·古姆萨”制”

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解释说，传统上克钦邦有两个治理体系。“一个叫“古姆朗·古姆萨”制，或称“杜赛”式民主，其意识形态是人人平等，土地不讲所有权，没有奴隶，谁更聪明机智谁就被选举为领袖，没有任期限制。财产权归小团体集体所有。”据他所说，“古姆朗·古姆萨”体系随着“古姆清·古姆萨”体系，也就是“长官体系”的出现而瓦解。长官体系的基础是部落及该部落通过外侵得到的更多资源。“不断移民，入侵其他人，获取更多的土地——你得到越多的土地，就能养越多的人，你也就越强大。”然而，他指出，长官体系下，一些共同的节日是各部落一齐庆祝的。长官体系在英国殖民时代也都还一直存在，持续至从英国统治独立之后的一小段时间。他还说，20世纪60年代，长官体系随着KIO的形成和克钦独立运动而土崩瓦解。

“三个政府”

一位来自北部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年男性说，他感觉在克钦邦存在三个政府：邦和平及发展委员会（SPDC）中央政府、KIO和克钦新民主军（NDAK）。受访者谈及了中央政府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只要其中一个集团向社会提出某种要求，我们必须服从。比如说，如果KIO需要大米，我们必须供给大米。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为一个院子筑起篱笆，我们就必须筑篱笆。如果NDAK要我们挖壕沟备战，我们就必须挖壕沟。”但是，他清楚地指出，中央政府对待人民比其他两个集团要差一些。“因为他们与当地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克钦邦）不是他们的地方，（中央政府）不会说当地语言，他们不会感觉不对。”

“平民像孤儿”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知道求助何方。我们正是一片混沌，我们真的不知道往哪儿走。”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多位受访者谈及民众中存在的普遍困惑，即不知道向哪个政府部门寻求帮助。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克钦邦人口转向KIO寻求帮助。“我没法说KIO能在什么程度上代表我们，也没法说他们能根据我们表达的意愿采取什么程度的行动，”一位在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但是，既然KIO想为克钦人做事，既然我们找不了别的机构，我们就只能去他们那里。”他继续说，“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到，在某种程度上KIO是在对我们搞专制，军方也在对我们搞专制。所以我们进退两难。”此外，由于无法得到中央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武装集团又只顾自己，平民感觉自己像是“孤儿”。“平民就像孤儿一样。比如，如果我们遇到土地问题，要去告状，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告。如果我们上法庭去告，得花很多时间和金钱。”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让人们感觉到无助和渺茫。

“KIO陷进了一个坑”

“政治上说，2004年KIO跳进了一个坑——国民大会——现在他们想爬出这个坑。”

——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最初只有一个克钦武装集团KIO。然而，由于武装集团高层与基层士兵内部的分裂，又产生出了克钦新民主军和克钦自卫军。两位受访者还反映，其他还有几个小武装集团存在，不过他们没有详细说明它们的名称。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到NDAK和KDA：“它们更多定位于商业和开发，而非战斗，但是它们有武装。”三个武装集团都与中央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KIO参与了2004年国民大会的宪法起草，该宪法于2008年得以通过。“KIO参与国民议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坐在桌上解释问题，但是现在他们陷入了国民大会的陷阱，没法摆脱。”两个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

“边防军问题正在激起冲突”

“如果我们从KIO和政府之间挣脱出去，形势会比以前更糟。”

——两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对于KIO和另两个武装集团，以及全体克钦邦居民来说，另一个不断发展中的问题是边防军问题。“据我所知，大家对这个主意不太高兴，他们本来有KIO可以代表他们、保护他们，但是如果KIO接受这个，我想还会再起战争。”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在克钦范围内，有两三个集团已经接受了边防军计划，但是他们现在后悔了，因为现在他们的集团里被安插进了军方的人，现在他们被当局控制了。所以这些集团后悔了，他们不想让KIO接受这项协议。”这些受访者没有提及接受边防军计划的集团名称。一位老年男性牧师说，政府能够利用克钦——比如在边防军计划上，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克钦族缺乏政治战略性”。他解释说，“政府不想改变这个结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集团（装进）这个结构里，这样就不用改变。”这些受访者持有一种观点：边防军问题突出显示了停火协议的脆弱，也威胁了这些协议的继续存在，可能是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我在内战中长大，正因为如此，我不想再来一场内战。”

——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

在克钦邦的多场访谈中人们都反复提到暴力冲突深化的可能性。“就我看，军政府会在明年大选之前除掉所有武装集团，”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果敢已经消失了，下一个将会是佤和KIO。如果KIO不接受整编为边防军（政府）当然会发起战争。”他们解释说，宪法里有支持镇压叛乱的武装行动的条款，即“国民条款”的三条：一、不允许联邦的分裂；二、不允许民族团结的分裂；三、主权永存。因此，根据这两个人的观点，针对武装集团的军事行动可以有正当理由，包括针对那些像KIO一样已经停火的。尽管KIO已经与地区内的其他武装集团结盟，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有多强还不清楚。“最近政府接管了果敢，但是那些武装集团都没有真的起来抗争。”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这还因为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告诉KIO说你们不要帮果敢打仗……（所以）KIO现在也没有帮果敢打仗。所以这些集团之间结盟的意义，”他们解释说，“真的就像玩游戏一样，他们实际上并不强大，也并不会互帮互助。这就使得政府很容易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

许多受访者表达了，如果战争爆发，基督教的处境堪忧，因为KIO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教会和教会所办机构，以及支持教会的人。“教会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但它会大不一样了……如果战争爆发，教会和牧师将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

“我们没有宗教权利，只有敬拜的权利”

几位受访者还反映，少数派宗教信仰者缺乏宗教权利。“在缅甸，我们没有宗教权利，”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只有敬拜的权利。我们可以在任何

地方敬拜，佛塔、市场，或者在树下，但是我们没有宗教权利。没有一部法律保护少数派宗教的信仰者。”据他所说，虽然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政府偏袒佛教，不重视基督教。”

由于政府不重视，往往只能依靠教会所办组织来开展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慢慢也涵盖了多方多面，比如提高民众认知和社区发展等活动。人们说，过去这类行动政府不太注意，但是最近开始引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审查。“我们在教会组织中做一些发展性的项目。政府过去不管我们，但是现在一直在调查。”一位来自克钦邦的年长牧师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宗教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说，‘你们是宗教就做宗教的事，这跟发展有什么关系？’”

“教师为中心的体系”

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缅甸1970年之前的教育都很优秀，尤其是跟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它处于前三名，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就是在1970年，“政府承担了教育体系的责任”，把它搞成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体系”，这个体系开始走下坡路。现在，他说，“我们的考试和教育强调老师和他们教授的东西。分数靠死记硬背，而不是理解。”

“我们镇上的大多数教师，他们互相竞争中学教育成果。他们想展示有多少学生通过了十年级的升学考试。这关系到他们的声誉。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乡下来的学生，因为他们跟不上。”

——来自南克钦邦的年轻女性

一位来自南部克钦邦的年轻女性说，教育体系中的教学语言是缅语。她说，一些乡下来的孩子不会说缅语，因此不太可能进学校。同样，在城里上学的乡下人——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同样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说不好缅语。事实上，“大多数老师不会说克钦话，”她说。大多数老师是缅族人，而且，教授的是缅族文化。“在学校的课程中，他们教授缅族文化与传统，他们不允许教克钦族的东西。”一位来自南克钦邦的年轻女生说，“这是政府的政策。从我的经历来说，我的一些朋友想大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工作，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他们很难做到，大多数大学老师必须是佛教徒（而）大多数克钦人是基督徒。”她接着说，按她的观点，教师们更关心他们的声誉和工作量，而不是学生。

受访者对于KIO在教育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不同意见。一名在KIO工作的年轻人说，KIO在农村地区为孩子们建起了学校。他举了他家乡的例子，他就是在那里上的KIO学校。另一位受访者，来自中缅边境地区的中年男子同意这个说法，他说KIO在每个村子都建起了学校。另一方面，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子称KIO掌管区域内的教育水平尤其低下，因为孩子们经常被招募到这个组织里去做事。

“有大量无业青年，但是他们有技术，能够去工作，能够做点事！”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受访者说到一项政府计划，是要让克钦族大学生在本邦上大学。“过去，大多数学生到曼德勒或仰光上大学。现在政府让他们留下来。我想这是政府的一项政策。”一位来自南克钦邦的年轻女性说，“大多数学生想到仰光和曼德勒上（大学），但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因为克钦邦的学生必须在克钦邦上（大学）。这是他们的规定。”她解释说，这项政策从2002年起施行。

获得大学学位并不见得就能在本专业领域找到工作。往往是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过是被地方上的小公司雇佣，或者当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类似的工作。几位受访者谈到失业率的高企，尤其是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不管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教育的。

“毒品，艾滋病，没有预防接种”

随着越来越多贫困农民开始栽种鸦片，吸毒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十（年级）以后，年轻人就为中国的跨国公司砍树。人们挣钱越来越容易，于是去买毒品，”一位来自东北部克钦邦的年轻人说，“（他们买）昂贵的药片。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他们就买可卡因和四号（海洛因）。”大学生中的吸毒人数也在增长，他们到密支那去上学，因为父母管不着，他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吸毒。

一位来自中缅边境的中年男性说，KIO目前正在通过卖淫和毒品生意增加创收的机会。本身，“在那些地方有许多卖淫女，许多年轻人有艾滋病。”至于吸毒，一位在KIO工作的年轻男性说，2004年KIO政府认识到了吸毒失控后造成的损害。

“（KIO政府）允许跟中国人做（非法的毒品）生意，但是（现在）认识到这（对人民）没有好处。”他详细说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在他那个地区，KIO正计划为年轻人建立休闲中心，帮他们远离毒品。“我们期望的是，如果年轻人从事体育，他们累了的时候就会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足球运动员必须远离毒品。”在北克钦邦为KIO工作的年轻男性说。他说，由于KIO打击毒品非法交易的行动，非法的毒品扩散已经得以抑制。

“许多孕妇体弱多病。许多人死了。许多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中年卫生保健人员

一位在卫生领域工作的中年男性说，在1970年之前缅甸有着良好的卫生保健

体系。“美国传教士建了医院和护理学校进行培训，”他说。但是1970年之后，卫生系统跟教育系统一起被政府接管，“于是就都开始变差了。”他说，刚开始，缅族人不想在卫生保健行业工作，因为觉得它脏，但是现在所有的卫生保健人员都是缅族人。他也指出四十多年内战与医疗卫生水平下降之间的联系：“我们打了四十年内战。四十年我们除了在中市区没有免疫措施。我们也没有基础的卫生保健。那些闭塞的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区都没有预防接种，也没有卫生保健。KIO没有重视过卫生计划，因为他们只想着战争，只想着怎么跟缅族人打仗。”

“克钦邦有许多土地冲突”

受访者表示多数克钦人从事农业。受访者还指出，从事农业的收入水平相当低。克钦邦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黄金、玉石、木材。结果却是大量或合法或非资源的资源开采活动。毒品种植也是主要的非法收入来源。据一位年长的男性NGO工作人员所说，许多村民种鸦片，因为农业生产让他们活不下去。“大多数人很穷，仅能糊口，所以才只能种鸦片。许多组织叫停，但是我们说，市场需求不让我们停。它能给我们钱，让我们买吃的！”

对于克钦农民来说，与农业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土地所有权。两位中年人说，企业经常从政府手里购买农民居住的土地，既不用通知农民，也不用得到他们的允许。“这个军政府是富人的政府。所以他们为所欲为，因为只有富人买得起土地，而穷人只能通过耕种土地得到收获，他们买不起。但是富人——只要他们有钱，无论是属于哪个民族，他们就可以买地，而穷人没有土地……如果我们向政府抱怨，政府会问我们‘什么？’还会说‘哪个文件说这块土地是你的？’于是我们只能沉默。”一位中年牧师说，从克钦人手中获得土地的大多数是中国公司。

许多克钦人也在一些小型企业工作，或是从事资源采掘，甚至是一些非法的活动。但在克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相当少。据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克钦人不懂怎么做一些正式的生意——做这些生意的是政府、中国人，还有缅甸人。”还有人提到，克钦邦的赌场也越来越多，它们大多数属于中国公司。一位受访者说，KIO目前正试图在中缅边境建一个赌场，但是中国反对这项计划。受访者还报告说，很少有克钦人在政府中任职，尤其是高层职位。

“克钦人的森林超市”

一位中年男性把森林比喻成现代超市：“我们可以说，森林是克钦人的超级市场。我们可以从森林中获得一切！”然而，他和多位其他受访者都反映，他们的“超市”正在受到毁坏。受访者说到，一些企业正从政府手中索求大量土地以获取木材，一些采矿企业则导致了大面积环境遭到破坏。

几位受访者指出了环境恶化与那些已签署停火协议的武装集团之间的关系。“停火之后，我们的领袖们变了，尤其是KIO，”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

“他们拿森林换停火！”另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解释说，人们对于停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他们没必要打仗。另一种观点是，现在领导们忙着挣钱，托这些自然资源的福。”他说，一些个人，也包括KIO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经营，这对百姓造成了损害。举金矿的例子，他说：“河里全都是毒，因为他们用氰化物来淘金。所以河里的水我们喝不了了。”他说，政府和KIO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更大限度获取利润，就无视它的存在。与自然资源攫取的增加相伴而来的是，传统土地的所有者中非克钦人的比例日益增大，比如缅族商人，这进一步增大了克钦邦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贫富悬殊。“他们（到克钦邦来的缅族人）每次来我们都有意见，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但是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和工作，”一位来自克钦邦南部的中年男性说。这些受访者认为，停火协议加速了资源的掠夺和木材的砍伐。

“我们不想要大坝！SPDC无视克钦人民而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了协议，要在克钦邦建七座大坝！所有电力都将输送给中国。这不是为了当地，不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年长的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提出最多的争议性环境问题也许是水力发电站的建造。受访者们说，这些大坝大多数是中国公司修建的，发的电也是输送到中国去。受访者还反映，修建水库毁坏了传统农业用地；大坝周围的地区都被淹没，大坝下游地区则面临枯水。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认为建造大坝不光是克钦的问题，还是整个缅甸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河流，伊洛瓦底江。它流经整个缅甸。它会给整个流域带来问题！”一位来自中缅边境的中年男性说，政府不顾人民对于大坝问题的关切和意见。“政府不听我们的，他们说这是一派胡言。他们的想法是发电卖给中国。政府不理解人民。他们动武来硬的。”他还说，由于NGO一些提高民众认知水平的行动，才有了人们组织起来对修建水库大坝的抵抗。

“妇女呆在家里”

虽然人们表示民族内部关系相对较为平静，不过他们也认识到不同宗教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之间。人们反映，属于同一种宗教的人比属不同宗教的人更容易相处。

我们搜集到的信息显示，克钦族内部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男女不平等。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讲述了男女之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她说，妇女基本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而男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即使在有女性工作的职业领域，女性的工作机会也受到了大于男性的限制。“妇女想从事政府工作，尤其是在中小学教书。”但是，如前所述，大多数教师是缅族人，因此很少有

克钦妇女受雇当教师。除了教书以外，女性的工作机会就少之又少了。据这位受访者说，妇女也可能在当地市场上卖蔬菜和水果，但是这更多是在他们的丈夫生病或是无力获得收入时才做的。

“我们只跟缅族军队之间有问题”

“我们各民族群体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克钦族跟缅族或是掸族或是其他任何少数民族之间没有问题。”

——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

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包括与缅族之间。两位受访者说，克钦族、掸族和克伦族的关系尤其好。“从我的经验来说，克伦人与克钦人之间关系非常好，我们信仰同样的宗教，”一位来自东北部克钦邦的年轻人说。他还补充说，掸族和克钦族关系友好，是因为它们在地缘上接近所以交往密切。只有一个人说了与缅族之间的恶劣关系。一位来自北克钦邦的中年男性说：“克钦邦的原住民彼此之间都没有问题，只是跟缅族之间有。”他解释说，缅甸平原地区的缅族人来到克钦邦，取之所需，比如土地和建材，而克钦人则连土地所有权证明都没有。“政府计划好的，把缅人送到克钦邦来混居。”

大多数受访者还指出克钦与政府之间的恶劣关系。“我们跟缅甸军队之间有问题，”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大问题！”一位来自北克钦邦的中年男性解释说，政府军取走一切想要的东西，包括土地、食物和建材。“他们看到我们克钦人的时候，只把我们看成是缅族军队的敌人。他们从不为我们的人民做好事，”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他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信任政府军队。我们从不信任军队因为他们从不干好事。他们只想着自己能从克钦邦拿走什么！”

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NGO工作人员说，他认为克钦和政府之间关系恶劣的原因是高层没有少数民族。

“当地人喜欢KIA”

对于克钦人与KIO和他们的军事派系KIA（克钦独立军）之间的关系，有各种复杂的观点。如前所述，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KIO强征孩子们参军：

“KIO把他们从学校和村子里带走。所以，如果你有3个儿子，两个必须参加KIO军队，只有一个能留下顾家。”一位年长的男性NGO还补充说，他感觉人民被两个独裁者抓住了：政府和KIO。

另一方面，一位来自南克钦邦的年轻女性说：“当地人喜欢KIA。”另外几位受访者同样认为，克钦人与KIO和KIA之间关系很不错。还有，如前所述，一位年轻

男性KIO工作人员说，其组织在势力范围内建立和运作学校。他还说，他加入KIO是因为他受到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的。他补充说：“……我家里所有人都在为KIO工作。”

“2010年大选是一次选派”

在提到了对大选看法的受访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悲观的。几位受访者认为，政府已经决定了大选结果了。“我不认为2010年大选是一次竞选。它是一次选派。他们已经决定了领导人。”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两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担心竞选会被军队及其指定的人所操控，在大选和议会中只留下少到微乎其微的空间给反对派。“就算是文官，这些人的背景也是来自军方，只是刚刚脱掉军服。”他们还说，政府为了大选花费大量时间组建社团和机构，比如USDA和妇联。“他们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这些社团的人会投他们（军方）的票。”这两个人接着说，他们怀疑大选是不是真的能进行，他们觉得政府可能会拖延到时机对自己合适再说。

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对大选持怀疑态度，因为按照现行法规和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作为民族或邦一级代表的机会。“在40年内战之后，我们没有任何途径成为议员。即使克钦邦的总理或总统可以是克钦人，我们也没有懂行的人做这项工作，只有那么几个。”他解释说，克钦邦人口接近130万人，但在克钦邦的克钦族人口大约只有50万。“太少了！我们还有什么机会能有克钦总理？”他解释说，克钦邦领导人是什么族对他来说并不要紧，只要是在克钦邦出生长大的就可以。“克钦邦的缅族人当领导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懂得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情况。”

“在克钦邦，任何民族，包括缅族，是的，请到这里来生活，或是工作，或是其他别的什么，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生活。这是我们的国家！”

——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

只有三位受访者说到2008年宪法，主要是一些泛泛的提及，但口吻都比较负面。一位受访者，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我希望缅甸有一部宪法。无论好坏，（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有，我们可以谈论它。我们已经25年没有宪法，并且在军事管制下过了40年，”他解释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宪法）65年了！”他说，宪法中没有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派宗教的权利做出规定，令人失望，但他又强调真正拥有一部宪法并且能够去讨论它，这很重要。

“团结的和平的土地”

“我想把克钦邦建成一片和平的团结的土地：人民在一起工作，一起利用自然资源，为了发展而共同合作。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目标。”

——为KIO工作的年轻人

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对缅甸未来和平的强烈愿望。一位受访者说，建设克钦邦和平的未来，第一步就算要解决毒品问题。“年轻人现在想，我们上一代已经输给了毒品，现在我们要预防毒品。”他解释说，他所在的镇目前正在建一个运动中心，希望年轻人从事体育运动时能认识到“为了成为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必须远离毒品。”

一位来自南克钦邦的年轻女性想看到未来男女之间更加平等。“我希望……提升当地人的能力，尤其是妇女，因为她们在所有方面都承受着压迫。”她说，她希望能为妇女提供更多经济和教育的机会。她还指出，许多农村妇女渴望在基础卫生保健方面了解更多，受到更多教育，得到更多训练——尤其是关于疟疾方面，这样在她们的丈夫得病的时候，她们就可以照顾他们。

两位中年男性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更加消极，但是提出“有一种方法可以修复或是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所有民族必须团结合作。”另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补充说，“各个民族之间没有足够的合作。人民必须更有战略性，包括在我们自己的民族内部。”他还建议用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消极的批评，来与政府积极交往。另一位来自钦邦北部的中年男性说，公民对于民主和权利等关键问题和概念的认识必须提高，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的民主。

“能力建设与网络互联”

“请为我们提供能力建设训练，尤其是领导能力训练。我们需要组织我们大众、民族和国家的技能。”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来自钦邦南部的年轻女性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和网络互联两种方式支持缅甸的和平愿景。多位受访者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开展针对当地参与者的能力建设。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说：“我们极其需要领导技能，所以如果你愿意帮助缅甸人，应该为我们的年轻人提供能力建设。”他解释说，如果年轻人具有领导能力，“他们可以领导我们的人民与军官们作战，尤其是像政治学和法律这些方面。”一位中年牧师认同这个说法，他说他认为一旦人民意识到缅甸

自身以及全球层面的一些问题，变革就更容易出现。

受访者们提出了对于建立国际网络的几种选择。“我们需要国内的人和国外的人之间的频繁会面。外部人需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包括什么是民主。我们需要让外部了解我们的感受与忧虑……我们需要互相学习，关于不同的境况、想法和解决办法，”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他还说，内外之间的网络与联系有助于信息传播，包括在缅甸内部和国际社会。

“没有国际社会的参与无法获胜”

“国际社会需要知道我们在缅甸内部也在做事，像社区发展活动，正如其他那些国家在做的一样。外面的信息需要传递进来，里面的信息需要传递给国际社会。”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几位受访者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联合国和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方式表示失望。“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只是谈论民族怎么样，少数民族怎么样，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做。”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两位中年NGO工作人员详细说：“东盟的方式是建设性的基础，而美国的方式是孤立主义的。那些方式在缅甸都不起作用。”另外也有几位受访者和他们有类似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因为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与缅甸政府的关系受到抑制。“中国和印度，他们支持军政府。正是因为如此，将军谁都不怕，中国就像大哥一样。”但是这两位NGO工作人员还指出，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商贸之上的，因此国际社会应该给中国施压，改变其缅甸政策。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反映，基层能得到的资金有限。他说，国际捐赠者捐钱给国家层面用于发展项目，但是等这些资金到达本地机构手中，数目就非常小，结果便是当地NGO的能力受限。他指出，国际上的发展基金应该得到更有效的分配，从而有利于地方层面的能力建设来自己解决问题，同时也通过一些发展性的举措帮助更多人脱贫脱困。

另一方面，一位年轻女性受访者反映，一些INGO提供大量金钱，这会导致人们形成依赖性。她具体举了联合国机构在克钦邦的战略。“人们非常有兴趣参与发展，但是在一些村子里存在联合国机构的介入。他们花了大量的钱……（联合国）开发村庄，（联合国机构）出钱，然后（村民们）就想：‘我能拿到多少钱？’”按她所说，“对于当地人，联合国起的作用很小。”另一位受访的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在当地的（外国）NGO工作人员不了解形势。他们的计划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相关背景，反而会害了我们的社会。要修复这个社会需要很长时间。”但他也说，NGO工作人员是“发自内心地工作，来帮助这个社区。”

一位来自密支那的中年男性恳求国际社会对缅甸给予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我们最近的处境非常危险。我常常夜不能寐。如果政府和民族组织打起来，我的家庭，我的社区都会有危险。我们没法搬到别的地方去。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家乡。帮帮少数民族吧。军政府太强大，我们太弱小。我们打不过他们。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赢不了。我们会努力，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和平！”

克伦族案例

14位克伦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采访对象六女八男，在性别上达到了相对平衡，大部分是年长的受访者，年龄多数在40至60岁之间。虽然采访在仰光进行，但只有七位生活在仰光，其他来自三角洲地区、克伦邦和掸邦。一位受访者是佛教徒，其余是基督徒。在14位受访者中，有三位心理治疗师、五位NGO工作人员（其中一位为INGO工作）、两位商人、一位记者、一位牧师、一位修道士、一位学者。

“想躲避冲突的东方人”

受访者表达了有关克伦族及其支系的几种观点。受访者对于克伦族支系的数量意见不一，但是大多数认同两个主要支系为波和斯高。几位受访者还指出了东波和西波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给出的区别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地域：“东波生活在三角洲地区，而西波生活在克伦邦。”一位中年商人说。受访者一致认为，斯高语是克伦族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但是认为由于方言之间的差别及缅语的支配地位，许多克伦人没法用克伦传统语言进行交流。来自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克伦邦、仰光之间的克伦人的地域差异，也影响了到底是哪一种语言——缅语或是某一种克伦语——处于支配地位。在克伦人中，处于支配地位或是最主要的交流语言，在每个地区都各不相同。

据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说，克伦人是最早在缅甸现有版图的范围内定居的民族。“我们实际上来自蒙古，”他说，“我们是一群想躲避冲突与争执的东方人，（所以）我们迁移到湄公河……正是为了躲避杀戮。”克伦人留在了这块土地上，还有大量人口尤其是波克伦，生活在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据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说：“斯高人主要生活在城镇及周边，而波人主要都在农村地区，其中大多数在三角洲的纳尔吉斯地区。斯高人遍布缅甸全国。”

“克伦人简单、顺从、一心工作、容易受骗，正因为如此传教士来到我们这里，正因为如此NGO喜欢雇佣我们。我们克伦人要结婚，

要得到父母的许可。其他民族的婚姻有复杂的仪式，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必须得到许可。”

——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描述克伦人的特性是爱好和平、乐于助人。“我们平静地生活，不想干扰别人，”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有时这对我们有利，有时不利。其他人不找麻烦的时候，平静地生活挺好的……因为这一点，有些人认为克伦人懒惰。”

感觉上，大部分克伦人是基督徒。“基督教是通过贾德森神父传给我们的，大约200年前，”一位在仰光的年轻人说，“在贾德森神父之前，克伦人主要就只是崇拜神灵。”受访者们承认，佛教和泛灵论在克伦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克伦邦的人中。一位仰光的中年女基督徒感觉克伦佛教徒在仰光享有相当的特权：“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他们都在瑞光大金塔旁边的寺庙里聚会，因为那里的高等僧侣是克伦人。所以，因为这个特权，我们可以到寺庙东边去。”尽管基督教在克伦有着突出影响，佛教还是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佛教在克伦文化和生活中的角色不可低估，作为克伦佛教武装组织的民主克伦佛教军就是一个说明。

“克伦新年”

据受访者介绍，在克伦最流行的节日是克伦新年和11月7日的克伦邦庆。“对于克伦人最重大的日子是新年，”原籍三角洲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几位受访者解释说，克伦新年是唯一被政府认可为国家节日的少数民族新年。“我们熟悉这面旗帜，音乐家们演奏我们本民族的歌曲和音乐。”她解释说，克伦旗帜用红色代表勇敢、白色代表聪明、蓝色代表和平。克伦传统服装也充满了象征意义。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在男式头巾上有平行条纹，这表示我们来自以色列，来自麦加。这有着宗教意义。另一个图案代表着种植稻米。对于少数民族，主要的工作就是种稻子。”她说三角洲地区与山区的克伦图案之间有所不同，织布所用的纤维类型也不同。一位受访者说，她和她的朋友们正在试图改良克伦传统服装的样式，将其用于现代服饰，比如衬衫和裙子，来对它加以改革。除了基督教会之外，克伦的传统节日也有助于振兴克伦传统服装样式。

“酒的问题”

几位受访者说到酒在许多克伦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喝酒在克伦人中相当普遍。”一位中年女性记者说。她说，酒对于健康的负作用在克伦社会中不太为人所知。据她说，如果人们能对酒对健康的影响了解得多一些，他们就可能会少喝点酒。另一位受访者，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女性补充说：“我们的弱点是，克伦男人喜

欢饮酒……其他民族有个笑话讲克伦人和中国人的区别，因为我们看起来一样：如果你闻到酒味，你就知道那是克伦人。”人们说，虽然一些女人也喝酒，但是酒在男人中间是个普遍问题。

“夏季我们教克伦语”

在克伦基督徒群体内部，教会和以教会兴办机构在保护克伦族语言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位受访者说，教会通过学习圣经和神学院等方式来组织克伦语教学。“对于克伦人来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在夏季教克伦语。我们会在圣经学校或神学院里教。夏季，我们到田间和教堂去教孩子们学习语言和文化，”一位在宗教机构工作的中年女性说。语言的推广对于许多克伦人来说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因为许多年轻人努力说克伦语。一位中年女性报告说，美国大使馆提供小额奖学金教授和保护克伦语言有两年了。

“如果你热爱你的文化，就不会让它消失。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文化更受尊重，这样人们会为穿这种衣服、讲这种语言、吃这种饮食、跳这种舞蹈，并把音乐提升到一个高标准而感到骄傲。”

——来自仰光的年长僧侣

“教会兴办的组织对于我们很重要。基于社区的组织也同样重要。”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补充说：“我们到克伦村庄去走访，教他们舞蹈。我们教他们唱歌、演戏、讲故事。”教会里的牧师和信众都穿传统服装。然而，我们的采访也说明，每个教堂的穿着有着不同的传统。一位受访者说只有牧师穿着传统服装，而另一位说信众也穿传统服装。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认为，克伦人缺乏发展自己文化的主动性。“因为我们克伦人简单懒惰，对于发展我们的文化并不上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并不主动去发展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人们只想着随波逐流。”然而，他承认，克伦人的一些委员会和组织在促进克伦的文化、语言和团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基督徒面临很多挑战”

受访者反映了基督徒受到的宗教歧视。“作为克伦基督徒，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一位中年牧师说：“佛教徒很容易组织起来拜神。基督徒很难组织起来做哪怕是做一件小事，哪怕是组织少数几个人。我们一直不得不与官方达成一定的谅解。”他举例说：“建一座教堂都非常难……你必须

得到政府的许可。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就需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佛教徒，无论在哪里建一座佛塔都很容易，政府不会有一点打扰。”他接着解释说，许多著名的宝塔定期接受捐赠和外国游客，“但是如果有一两个外国人来我们的教堂会见什么人，就会遭到一系列的盘查和询问。”

“（教育）没有质，只有量”

“克伦邦的教育非常差，而且存在明显的歧视。在一百个克伦学生中，只有少数几个能及格。”

——年长的男性教授

受访者们反映了缅甸国内教育体系的腐败与低效。多位受访者表示，国家课程的教学语言是缅甸语，这就把农村来的孩子置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缅甸语说得不好。此外，农村孩子常常必须长途跋涉去上学，这影响了孩子们的到学率。“显然全国的教育状况都非常糟糕，”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说，“教育变成了弄虚作假。它只是一些数字，质量为零甚至为负。没有质量，只有数量。”人们还说，所谓的“补课费”也在教育体系中非常普遍，学生们给老师交“补课费”来额外补习。老师们还强加给学生其他隐性的费用，比如学生必须付钱使用学校的教学设备，比如饮用水和电费。人们反映，教师们通常更偏爱额外交补课费的学生，比如给他们一些考试提示或是在课堂上优先照顾。

入学考试和分数是升级的基础。“40分及格，但是如果所有人的分数都不高，他们有时会为你加上5分。学生不知道他们考试不及格是不是教师的恩惠。有些自动得了40（分）。”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考试更马虎，几位受访者说教育工作者对作弊行为普遍默许不究。“许多人为了得到学位贿赂大学官员，高层官员的孩子自动就能通过。还有许多学生作弊，不过就算是被抓住他们也能通过。”一位年轻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说。此外，能否进入高等教育取决于入学考试分数。比如，入学考试需要拿到一定的分数才能去学兽医或经济。受访者还说，哪怕同样的专业，女生也需要比男生高出很多分数。“比如说，要进卫校，男生需要240分，而女生要300分。”一位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说。此外，大学毕业并不一定意味着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许多大学毕业生为了生计，转而去开出租或是做其他工作。

“克伦人对生意没兴趣”

由于教育体系中对缅甸语的偏重，许多克伦人无法在政府或民间团体中找到工作。“公务员需要一定的学历，而许多克伦人没有资格，”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中年男性说。因此，许多克伦人从事农业或地方性的事务。农业对于生活在三角洲

的克伦人来说尤其重要，在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之后，虽然得到国际社会援助，但是农业减产仍然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一位年长的粮食商人说，农民缺少现代农业技术和工具。据几位受访者说，克伦人对做生意没兴趣，宁愿从事农业生产。

克伦邦与泰国的边贸也是一大收入来源，还有黑市的非法交易。“在边贸地区，泰国人和泰国警察之间很熟络，容易通融，但缅甸人一天只能过两次关。缅甸人就得贿赂他们，这让人很不舒服，也很成问题，”一位中年男性牧师说。他说，大公司做边贸生意都相当容易，因为他们与政府和高层官员打过了招呼，而当地的小商人则经常要被征收一些额外费用，或被搜查，做生意很不方便，最后可能就只能关门不做。

如前所述，由于缺少就业机会，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进入他们所学专业领域工作，而是进入那些通常用不上高等教育的公司或其他工作领域。而且，在政府高层任职的克伦人为数极少，受访者认为这归因于民族和宗教。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是克伦人，就可以说你没法（在政府中）获得职位。事实上，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没法升职。我朋友的父亲是基督徒，一直升不了职。但是后来他改信了佛教，就升了职。”因为在缅甸缺少工作机会，许多克伦人只能出国找工作，去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总体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克伦邦的经济状况以及缅甸的总体状况都疏于治理。“经济状况极端糟糕，是因为政府没有良好的治理，（而且）缺乏领导能力。”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说。他认为，经济落后与国际制裁直接相关。他解释说，政府自绝于国际社会，这阻碍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然后我们就有了贸易禁运和制裁，投资少而又少。（于是）经济低迷，我们不得不卖掉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得不开采所有的资源，石油、柚木和矿石，全都低价变卖……如果我们能把矿石变为成品，我们可以挣数百万（然而）我们只能卖原材料，没有增加值。”他解释说，缅甸很多原材料，比如金矿、宝石、柚木被卖到印度、中国、新加坡和韩国。“我们不得不依赖其他人的技术……因为经济衰落，领导能力低下，所有人都受苦。”

“缅甸新谎言”

一位受访者特别批评了缅甸的媒体。根据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所说，政府最近开始播放波语和斯高语的电台节目。“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了大选做准备。他们想把克伦人组织起来。有音乐和新闻节目，不过新闻全都是宣传。人家说每个政府都不能不撒谎——人家说这叫‘白色的谎言（无伤大雅的小谎）’，但是我们的政府说的是红色、蓝色和五彩缤纷的谎话。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呢？（……）我们把报纸（《缅甸新光报》）叫成‘缅甸新谎报’。”

“人们走了，不回来了”

几位受访者说，因为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许多克伦人都离乡背井去了难民营，去寻找更好的生活。“缅甸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不光是克伦人，为了生活得更好出国去了。这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尤其是非法贩卖人口的问题，因为在轻信而又急于想出国的情况下人很容易受骗。”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说。受访者表示，一些村民逃到泰缅边境去只为了满足食物和水这样的基本需要。“一些克伦人，大多数是农村人，”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解释说，“逃到难民营去，为的是逃离歧视和压迫，也为了获得基本需要。”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难民营里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未受过教育的人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能做到，但是他们为了找到更好的机会走掉了。这是个问题。”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

一位中年商人称，散居邻国的克伦人近来为缅甸国内的变革方面做了更多的尝试。“（克伦侨民）很有组织，也很有目标性。上次（我去新加坡看望那里的侨民的时候），他们只能努力挣钱糊口。现在不同了。（侨民）已经强大起来了，（他们想）回来改变他们的国家。现在人们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我们并不孤立。”

人们反映，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许多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克伦人移居到了仰光，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非法人口买卖的受害者。“我们听说过一些15到20岁的女性被拐卖……她们要挣钱，但是她们不知道去做什么。别人告诉她们，做女佣能挣很多钱。她们不知道。她们被卖到巴安。”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另一位从事妇女问题工作的中年女性说，许多被拐卖的女性被送到缅甸北部，比如克钦邦，“出卖她们的肉体……在按摩房和卡拉OK厅。”人们反映，由于人口拐卖的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反人口拐卖的组织也更容易吸引到资金了。

“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中克伦受灾最重”

2008年5月发生的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让生活在三角洲的克伦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动。受访者举例说，粮食的配送受到扰乱，农作物受灾，主要食品价格飙升。“我们想让提供援助的组织了解如何帮助我们，”一位来自三角洲的中年村长说，“（但是有时）援助组织并不太了解情况，不知道村子里的住户面临的实际情况。”他说，多数援助都能及时应对灾民的需要，但有时一些村庄和居民也收到过一些并不适合的救助物资。

纳尔吉斯强热带风暴使受灾人口，尤其是克伦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粮食供应网络受到破坏，农田被毁，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此外，由于缺少防护措施

施，这次风暴造成的人员伤亡也仍在给当地群众带来创伤。“纳尔吉斯之前，（我们村子的）有480口人，”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中年男性说，“纳尔吉斯期间死了很多人，现在村子里只有100人……纳尔吉斯之前有一所小学，有140座房屋。纳尔吉斯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被冲走了。纳尔吉斯之后，一个（INGO）来村里建了一所小的学校。现在它又毁了。”

仰光居民也遭受了风暴灾害。“（纳尔吉斯）对仰光影响很大。纳尔吉斯之后停电三周，也没有水，”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妇女说。许多在仰光的NGO急速赶往三角洲地区提供救援。然而，几位受访者指出，提供救援需要政府许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许可。“纳尔吉斯之后，（三角洲居民）失去了家园，但是政府不想让我们帮助他们，”一位年长的女性NGO工作人员说，“我们解释说，他们没有钱，于是政府同意了，让我们为克伦佛教徒建起了三四十座房子。我们给孩子们提供大米、教育和衣服，因为他们失去了一切。政府不是不明白。这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如果你先请示他们并得到许可，那就可以工作了。我们得到了一个月的许可，做了不少项目。”

“不与其他民族通婚”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各民族之间关系友好。主要不同观点出现在克伦族和缅族的关系上。但需要指出，他们给出的克伦族与缅族关系的负面事例实际上是克伦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几位受访者把他们与缅甸政府武装之间的经历泛泛用于整个缅族。例如，一位中年商人说，“克伦人通常仇恨缅族人。他们是敌人。政府这样滥杀我们，所以人们仇恨这个政府。”对于许多人来说，“缅族人”这个词已经成为“政府”的同义词。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对克伦与缅族关系的间接颇有见地，他说：“有意思的是，我们请缅族人来与我们对话或是会面的时候，他们来了。但是他们缅族人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去。这也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

“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明智地保存我们的文化与民族身份感？现在我们爱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控制自己，以免因为文化和民族身份感的问题惹麻烦。”

——年长的男性教授

受访者还谈到，反缅族人的成见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尽管有基督教和耶稣的教育，许多受过缅族人压迫的人还是无法原谅他们。人们把自己的经历传给下一代。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年轻一代更加开放。教育（在这些方面）很重要。更多守旧的克伦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女性说，她父亲警告她，永远不要嫁给异族，尤其是缅族。“我

与他们友好相处，但是我不打算嫁到另外一个民族。我们用这种方式保护我们的民族。”她说。她还说，她打算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同样的价值观。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说，克伦人感觉受到缅族文化威胁的一个原因就是缅族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缅族人占优势，他们就把电影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们把缅族人扮成富翁、主人，（同时）让穷人穿上克伦族服装。我们不喜欢。”另一位受访者提出，仰光的各民族倾向于与本族人聚居在一起，这形成了民族聚居区，比如可能几个街区住的都是克伦人。这位受访者也指出，不是所有民族都在仰光有自己的聚居区。

有几位受访者提到了纳尔吉斯热带风暴在扩大族间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受访者说民族间的交流微乎其微。然而，纳尔吉斯为各民族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共同为风暴受灾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一位中年男性心理治疗师说，克钦族和钦族现在变得比别的民族更了解克伦族。“因为他们在纳尔吉斯之后表现出了对他们的关心，所以现在他们感觉彼此之间有所联系。”他并不认为这种联系是因为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有意思的是，几位受访者提到了NGO和INGO内部的民族区分。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具体指出了两个基督教INGO——一个克伦族的，一个克钦族的，都基本上只雇佣本民族的工作人员。“我经常被克伦领导们斥责，因为我帮（一个主要雇佣克钦人并为克钦人工作的NGO）做事，而不是一个克伦人的组织。克伦人看重其他克伦人，”他解释说，“所以作为克伦人，在一个主要由克伦人组成的机构中，更容易获得高级职位。”

“宗教是个楔子”

一位年长的基督教学者和一位年长的僧人，都来自仰光，他们说宗教被政府用作分裂群众的楔子。“克伦人中有许多种信仰。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我们有着友好的关系。但是缅族人想分裂我们。他们想在我们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他们利用宗教差异来做这件事。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产生了隔阂。他们互相残杀。这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事。”两位受访者都认识到宗教的潜在破坏力，但还是认为“宗教是我们改变的机会。”这位年长的学者指着他旁边的僧人说：“他是佛教徒。我是基督徒。我们彼此关爱。军政府区别看待我们，想在我们中间插入一个楔子。他们不想看到我们关系好。”

“我们有这样一条谚语：抓一些小鸡，把它们刷成黑色。这样小鸡就互不相识，就开始打架。”

——中年商人

另一方面，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不同意政府有目的地利用宗教分裂人民的说法。他提出，一定程度上，克伦人不尊重本民族内部的宗教多样性。“一些人认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不是真正的克伦人，克伦佛教徒则相反。缅族人和克伦人都不理解克伦人的多样性，尤其是我们宗教的多样性。”

“我们在（政府）控制之下”

“有许多军事集团。有一些非常坏。他们一排排轮流，检查访客名单（guest-list），对村民们非常坏。一些村民在其他村干活，但是军人不让。如果人们交不出相应的文件，军人就会罚他们的钱。”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我们不敢开口，（因为）监狱非常近。我们吓坏了。我们都习惯这样了。”

——年长的男性学者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把克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描述成负面的。“我们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我们必须服从他们的统治和管理。”一些受访者报告说，克伦人直接遭受政府的虐待，当搬运工，或是强迫劳动，是最普遍的。据说，搬运工在边境地区更加普遍。另一方面，几位其他受访者表示，政府或军队的直接虐待极少。据一位中年男性牧师说：“在我们镇上，军队行为规矩，我们与地方当局打交道比军队多一些。但是有些村子的百姓完全受控于军队。”但他也承认，即使对人民没有直接的暴力行为，政府和军队仍然是压迫性的。“政府的特别部门老到村子里和教堂里来调查盘问。”他说。

“说真话，我们（克伦人和军方）是死敌，”一位年长的学者、僧人说，“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假装关系好。他们是多数，我们是少数……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想要幸福生活”

“事情不会自动发生。我相信，上帝不会突然创造出简便的方法。我们必须够聪明。我们必须有能力。我们必须有民主的经验。”

——中年商人

谈及缅甸的未来，大多数受访者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更大的发展、积极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民族关系和联邦制度的渴望。

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受访者们强烈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状态。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中年男性认为宗教建筑的重建应作为一项重点。“纳尔吉斯期间，许多庙宇和教堂都毁掉了。我希望它们能重建。我们敬拜的的庙宇要完好，这很重要。”一位

来自三角洲的中年村长把基层商贸的正规化视作三角洲重建的关键。“只要蔬菜和稻谷能正常流通，能保持稳定，我们就能维持生活。”他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可靠的商品买卖市场。

一位来自掸邦和泰国边境地区的中年牧师说，他希望边民能有更多的经济机会。“现在边境地区只是富有企业的天下。工人们只能糊口……如果边贸能放开，基层能完全自由经营，那会好得多。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眼下，大公司掌控着经济机会，小公司成功经营的空间微乎其微。

“国际社会在缅甸的各集团之间建立联系非常艰难。教育必须先行一步，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各民族间的对话解释我们自己的问题。”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

几位受访者说到改进教育体系的重要性。说到民族的紧张状态，一位年长的男性学者说，“我们受到的挑战是，如何才能有智慧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与民族特性？眼下，我们爱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抑制它，以免因为文化与民族特性方面的问题惹麻烦。受过教育的人会知道我们必须避免什么问题。”教育体系的改良，具体地说是逻辑思维的提升非常关键。“受过教育的人考虑问题就会有逻辑。”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赞同这一看法，他补充说：“三分之二的克伦人的教育程度很低或是没受过教育，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年轻一代是我们未来的领导。如果我们能学会发展自己，我们就会好起来，我们的未来就会更有把握。”受访者们还认为教育与社会认知水平的提升有直接关联。同样，几位受访者要求更大地发挥妇女的主动性，具体而言包括教育、认知和增强她们的能力与自信心。

至于如何有智慧地保护文化与民族特性，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妇女希望国际社会能提供更多援助，来保护克伦文化、传统和语言，比如通过支持教授克伦语言或传统的倡议。一位年长的学者呼吁克伦侨民返回克伦邦：“我们希望他们回来，作为国际的克伦人来帮助我们——像以色列那种方式。他们爱他们的人民，爱他们的文化。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根。”他也建议那些在国外的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受教育，这样在他们回到缅甸的时候，就能准备好去领导并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

“我们想像人一样生活——不是二等公民。”

——生活在仰光的年长的僧人

几位受访者还强调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联邦制治理的重要性。一位年长的学者对比了他眼中的缅甸联邦制度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区别：“欧洲建立在和平的欧盟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文化。他们携起手来，发展欧盟。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缅甸联盟呢？我们需要睁开我们的眼睛，有逻辑地、人性地去看这个问题，设法架起

与其他人民之间一道尊严和正义的桥梁。”他补充说，“目前这相当困难。”一位年长的僧人同意这一观点，“作为人，我们都想有尊严地过和平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想建立这样一个联邦，在这里所有民族都可以有他们的信仰、语言 and 传统，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中等阶层”

几位受访者就如何促进缅甸社会的变革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一位年长男性学者说，未来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认真研究（政府的）内部结构，就能看到希望。高层正在变老，十年后就会死去。他们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他指出，为了能产生众望所归的社会变革，必须采取主动瞄准社会的中等阶层。许多中等阶层人士都是“88学生运动一代”（译者：指1988年8月8日的缅甸民主运动）的大学毕业生，现在的他们不敢直言反对政府。“他们不得不忍耐。他们不得不等待这些老家伙死去。他们很有耐心，也很聪明，慢慢开始取代上一辈。不声不响地取代，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又很精明。我们知道谁是谁，我们互相都了解。我们相当乐观，总有一天，我们能携手迈向民主。”他认为，为了改变政府结构，人民必须首先争取修宪。

其他受访者并没有这样乐观，尤其是在反对派群体中缺乏领导力和联系等方面，在克伦内部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克伦族领袖们推动年轻一代，增强他们的力量与信心，”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论坛与集会都只针对年长者。领袖们忽略了年轻一代，但是我们也是克伦人。年轻人有着这么大的力量，领袖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明白这一点。”几位其他受访者还就克伦族和缅甸全国缺少团结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缺少团结是缅甸变革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一位中年商人提出，谦逊是通向民族内与民族间团结的一条路。“（我们）不要老师想‘我是对的’。（我们）要把你当人来看。（我们）需要谦逊。说、听、交流、信任一定是（通向民族内与民族间团结的）方式……谦逊是最好的武器，谦逊就是力量。”

“世俗的领导力量与机会”

几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强烈希望世俗组织能有机会，产生一个领导力量。“基督教（团体）的领导主要影响的是基督徒，”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妇女说，“但是其他人可能不会听从（基督教领袖）……我们需要纯粹的世俗领袖，不是出于基督教或佛教。”另一位参与者，一位年轻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她希望世俗部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就是公民社会与NGO。她说，许多NGO都是宗教兴办的，这可能会导致与某些群体之间的摩擦。同样，一位生活在仰光的老年妇女建议，NGO的工作中应该尽可能不要将宗教牵涉进来。“你可能是基督徒或佛教徒，但是不要

拿这些宗教来说事，因为一些人可能不喜欢。但是如果时机合适你也可以提宗教。比如说，如果我母亲去一个培训班，发现全是基督徒，她会不高兴。这是一座佛教徒的城市。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

“NGO应该与政府合作”

对于国际公民社会如何帮助缅甸民众实现和平的愿景，一位中年商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NGO领导们需要接触政府开展一些基层的协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做到……方法用得对就能合作得起来。跟政府搞好关系说明你成功了，这很重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做许多事。”受访者们说，因为外国人在缅甸受到的各种限制，国际社会建立与缅甸公民社会团体的联系就非常重要。“我们这些在缅甸内部的人必须与他们（外国人）共事，与军方和主流携手合作，才能开创空间来主动与政府共事……这需要时间与耐心。”一位年长的学者说。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提了当地人和外国人在缅甸避免压制的一个办法：交流性访问。“国际社会可以做的一件事是，给我们机会到泰国、柬埔寨，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谈话，不用担心政府的压制。”

“我不喜欢这样（当一些机构通过照片等炫耀他们在缅甸的工作）……重要的是低调。”

——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同样，一位在仰光的中年妇女提出INGO应与平民阶层加强接触。“如果他们更多地参与当地的NGO，他们会更加了解我们，得到有关我们的消息。如果他们不接触，就没法知道我们的处境或是问题，也就没法提供帮助。”据一位年轻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要为缅甸工作，就得有一个比较过硬的关系——一个人，一个可信的纽带。”她提醒说，时有一些白费力气例子出现，因为NGO工作人员与组织的承诺和实际工作的能力，都没有用到点上，就因为国际社会可能并不充分了解基层的情况。“如果国际社会没法直接进来，我想他们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已有的公民社会群体做事。”

克耶族案例

九位克耶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其中三位是女性。所有受访者都来自克耶邦，不过采访在仰光进行。年龄从三十出头到六十四五岁。所有受访者都是基督徒。在九位受访者中，八位在NGO工作，其中有一位在INGO工作，一位是天主教神父。

早年

“我们有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克耶兄弟。如果一个想往上，另一个就想往下。如果一个想取水，另一个就想取柴。在历史上，我们的态度就像这个故事。我们聚到一起就变得没力量了。”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说，克耶人最早到缅甸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沿着萨尔温江从中国迁居过来。受访者说，克耶族内部有四到八个支系。每一个克耶族群都有自己的方言，尽管大家的语言都或多或少相通。克耶的书面语以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带进来的罗马字母为基础。据称，在非基督徒群众中曾对罗马字母的正式化有过一些抵制，但是到1975年，所有克耶人都接受了。“你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化了的族群，尤其是天主教。”一位有着渊博的克耶历史的年长男性说。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男性指出，大约45%的克耶人是基督徒，百分之三十五是佛教徒，其他是万灵论者。“基督徒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说。他指出，克耶邦的全部人口大约30万，约有3至4万在缅泰边境的难民营里。

“把我们跟其他民族相比，如果他们有10个鼓，他们都会敲出同样的声音。但是克耶人不会让两个鼓发出同样的声音。我们继承了这种态度。”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克耶人有几个节日和假日，最著名的是“开陀波”幡柱节。“最重要的节日是“开陀波”节。它是真正的克耶传统，”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我们有一个长棍（柱子），超过六十英尺长，叫“开陀波”柱。每年我们在地上立起一根新柱子，这是为了帮助纪年。这个节日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请算命先生来算哪天最适合过节。”另一个庆典——他们没有提到名字，包括把糯米灌进一片叶子，把它折成三角形，象征着团结。但是，据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我们仍

然不团结。”还有1月15日的克耶邦庆日。

一位年长男性社团组织者说，克延是克耶族最主要也最广为人知的支系，这是由于妇女在脖子上戴满了铜项圈把脖子抻长的传统。据说，妇女用铜项圈把脖子抻长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模仿龙。这位社区组织者说，克延人“沿着萨尔温江来到三角洲地区，在那里他们是少数民族……后来的人向先来的人发起战争，即使他们属于同一个部落。他们争抢土地。小一点的群体就沿着锡当河一路向北逃。

据一位来自克耶邦的年长者说，最初，克延和克耶/克伦族是一个族，直到英国殖民时期缅族人开始对其加以区分。“缅族人区别对待各民族与宗教……锡当河上游人被认为是克延人，锡当河下游人是克伦人……缅族人认为只要住的地方不一样就不是一族人。”他说。另一位参与者不太同意，他说，最早区分这两个族群的是英国人，不是缅族人。

“式微的文化”

“每个族群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解释说，“但是由于全球化，它正在逐渐式微。我们有自己的服饰，但是年轻人不再穿它了。他们穿裤子和衬衫……部落民跟其他民族比起来非常穷，他们也不太考虑要怎么促进他们的文学和文化。”为了挽救文化，克延文学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以促进团结、文化和文学。委员会在2000年成立是因为这一年大多数克耶武装集团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在大会上，我们谈到了克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位参加了文学委员会的年长男性说。“我们设法保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提升我们民族的尊严，使人民和地区得到发展。”他说，政府不知道这种集会，但是也没宣称它不合法。

“我感觉目前的情况是，作为少数民族我们正处在殖民时期，因为政府把所有民族都看成是移民。英国压迫和歧视缅族人，所以现在他们压抑和歧视我们，（尽管）每个人都受到了英国的压迫！”

——来自克耶农村的中年人

文化逐渐削弱的威胁对克耶人的心态也产生了影响。许多受访者用了“民族清洗”这个词来描述政府对少数民族——具体来说是克耶族的政策。“我们感到这是一项民族清洗政策，”一位年长的男性研究工作者说，“政府身份证在……人与人之间做了区别。比如说，山区的克伦和克耶部落被看作与非山区的克伦和克耶人不同……他们设法把我们缩得更小。1958年开始的这项政策是要预防民族的联合，让我们越变越小，让我们分裂。只有大概20万人身份证上写了自己是克耶族人（但是总人数在30万到40万之间）！”

除了地理上的划分，政府还用宗教信仰来划分民族。1950年代，天主教和浸

礼会发生宗教冲突——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男性称这是政府在暗中破坏克耶族对克伦民族联盟的支持——当时克伦民族联盟刚开始争取独立。“政府搞分裂政策，将克耶人按宗教不同划分成不同的族。政府利用天主教和浸礼会的区别来制造问题，这引发了我们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和一些谈与和解，消除了不和，现在不再打仗了。”应该指出，并非所有提到克耶宗教冲突的人都把它归咎于政府。事实上，几位谈到冲突的受访者没有对谁该为之负责的问题下结论。

“黑区”

“在克耶邦有许多武装集团。”一位来自克耶邦第二特区的中年男性说。第二特区被认为是“黑区”，因为那里武装抵抗不断。受访者还说，没有政府的特别许可，外国人被禁止进入这些地区。“黑区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停火区。”他说。克耶邦的武装抵抗始于1950年代，在缅甸从英国独立后不久。“他们想独立，因为在英国统治下，少数民族享有一些特权。基督徒也是。”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所以1948年缅甸独立之后，一些克耶人想在英国人走后保持同样的局面——自由与特权，于是他们发起了战争。”

“小时候，我可以在家门前看到战斗的场面。我只好一直爬着走，才不会被击中。现在情况好点了。”

——来自克耶州黑区的中年男性

受访者们指出了克耶邦内多个活跃的武装集团：克伦民族进步党，克伦民族民主党，克耶新土地党，克延民族保卫军，克伦民族解放阵线和克伦民族人民解放阵线。一位来自克耶州黑区之一的中年男性说，KNPP是第一个武装集团，其他许多武装集团是从KNPP中分裂出来的。“其他许多集团来自KNPP，因为政府对他们招了安。于是尽管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还是彼此开战。他们从KNPP分出来是他们从政府那拿到了许多好处，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自然资源开采。”他解释说。一位中年男性天主教神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集团的分裂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他还说，这种分裂仅仅发生在武装成员中，而没有发生在一般人中。他举例说，KNPLE从KNPP中分出来，是因为不同意KNPP的天主教领导。他说，KNPLF领导主要来自卡约（Kayo）部落，主要是浸礼会的。

“停火与非停火集团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从哪个集团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忙活。”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提到KNPLF和KNDP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受访者们还说，非停火集团与停火集团间经常彼此开战。受访者普遍认为，武装集团间彼此开战是被政府

操纵了。然而，同是这些受访者们承认，一个集团签订停火协议的动机很大部分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停火集团现在做生意，”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一位中年天主教神父举例说，KNPLF签署了停火协议“他们因此就得到了一些生意机会，像伐木业和采矿业。所以他们为了利益跟政府打交道。”一位来自克耶邦黑区之一的中年男性补充说，“非停火集团仇恨停火集团……他们运汽车进来，经过这条路，然后就打起来了，但是这不是为了独吞货物，只是为了杀掉集团的其他成员……他们自相残杀，但受害的是人民……有时老百姓或过路人就无端地被打了。我兄弟就是在路过一个黑区的时候被打伤的。”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也举例道，如果一个集团来向百姓收税，另一个跟它作对的集团就会“过来问村民们为什么把税交给这个集团，然后开始打村民，折磨村民，就因为他们把税交给其他集团。”

1994年到2000年，克耶邦长年混战，结果是许多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流落到了泰缅边境。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百姓失去家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对村民的骚扰和迫害。“政府说（村民们）供养叛军，就切断了通讯交通来责罚他们。他们逼我们举村逃到难民营，逃到边境的难民营。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丢掉家园，变得流离失所的。我们丢下了一切，只是逃命。一些失掉家园的人后来回来了，但还有一些还在难民营里。”

“缅甸最不发达的邦”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克耶邦是缅甸所有邦和其他地区中最不发达的”。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妇女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她说：“人们多半不太富，（但是）也不太穷。刚刚能活下去。城里人的处境还算过得去，他们也还比较知足。但在地方上，他们真的是很苦……在地方上他们真的很穷很穷。”受访者们说，大多数克耶人主要以种田为生。“种田只够家里糊口，活得到明天……我们按季播种：大米季、玉米季。”一位来自克耶邦黑区之一的中年男性说。他说，因为是山地，农民们必须开垦梯田，这样才能使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种植最多的庄稼。然而，由于砍伐山林，农民们经常遇到极端的种植条件。“我们种两季：夏季和雨季。但是，有时夏季我们没有足够的雨水播种，有时雨季又没有足够的日光。如果这样的话，”一位来自黑区的中年人解释说，“我们就没法种大米，我们只能种洋葱和土豆。”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妇女补充说：“毁林带来的一个坏处是，现在雨季没有雨水了。2009年我们就没有雨水。”一些村民利用小规模的水电站为村子里发电，但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水流发电。

尽管克耶邦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受访者们说来这里的开发公司很少。受访者们还说，就算真有的话，对当地老百姓也没多大好处，因为开采自然资源的要么是武装集团、大企业，要么是政府。“老百姓出力干活，但是从这些项目中得不到什么特别的好处。”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克耶

邦某黑区的中年男性也说：“我们有大量的木材和柚木，但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好处。政府利用森林，但是对于住在森林里或周边的人没什么好处。得到好处的是停火集团、武装集团还有政府，老百姓没好处。”

人们反映，克耶邦除了耕种和自然资源开采没什么工作机会。受访者尤其提到了缺少政府工作机会和政府高层职位少有克耶或其他少数民族。“工作机会非常少，”一位在某教会兴办的发展机构工作的中年男性神父说，“我说这个是因为，比起其他地方，我们当地人极少有大学学历。但即使你资历非常充分，你在政府中也做不到一些重要的职位，也升不了职，因为你是少数民族或是基督徒。”不过他也说，越来越多克耶人开始进入NGO工作。“好几家NGO设法为我们当地人创造工作机会。我们设法鼓励和招聘当地人，因为我们做的是发展工作。我们致力于在村庄这一层工作，这样有利于拥有更加熟悉当地背景和老百姓的工作人员。”他还说，因为当地人对英语的掌握往往不太好，NGO也不得不招聘外地人从事某些职位的工作。

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克耶人的村里问题很多，结果是没有多少人来做领导的工作。“村里的人不得不每月轮流当领导人，因为我们没人想做这个工作。这是因为如果村子里有任何麻烦，领导人就会有麻烦。这就导致我们的发展也比别人落后，因为我们做不了别人做的那么多事。”

“教育体系非常糟糕”

“许多父母不鼓励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的价值。”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人们反映，克耶邦的教育体系总体在衰败。教学主要语言是缅语，虽然从一年级开始也教英语。因此一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因为缅语说得不够好只能退学。此外，人们也反映交补习费的情况很普遍，尤其是从九年级开始。而由于克耶邦的经济状况不佳，这个邦的孩子在教育中也处于不利境地。“许多父母付不起学费，所以你看许多学生中途退学，这导致了教育的兴趣丧失、方向迷失，和失业。”一位中年男性发展工作者说。还有人说，父母们往往不懂得教育的价值，让孩子留在家里帮忙维持生计。

教师的能力也受到受访者们的质疑。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许多教师到克耶邦来只是一小段时间，或者是一旦有了更好的机会就走了。“许多（教师）从缅甸中部来到这里工作，但是只要一经提拔，他们就回到缅甸中部或是自己的家乡……他们在我们邦得不到任何其他报酬，所以他们呆不长。”她补充说，她的一位朋友是大学教师，她不愿意在克耶邦工作，就是因为她挣不到足够的钱维持生

活。教师的工资相当低，他们又几乎没有其他像补习费这样的机会。

“酗酒问题”

“许多有才智的年轻人成天都是醉醺醺的。”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由于教育体系的缺陷和工作机会的贫乏，越来越多克耶人，尤其是年轻人，正在离开克耶邦，离开缅甸，到其他国家去。留下来的人则经常是借酒销愁。“许多年轻人出国了，那些留下来的人有酗酒问题。”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她解释说，生产酒不需要许可证，造成了酒的产量激增，比如传统和米酒或蒸馏酒。造酒的容易程度也是它产量激增的原因。“任何人都能生产它（酒）。他们烹制、酿造酒，然后把剩余的东西（比如酒糟）喂猪。”她补充说，“那些（吃了酒糟的）猪长得又大又健康。”这给造酒带来了一个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交流不畅”

一位熟悉克耶历史的年长男性说，从历史上说各支系之间交流很少。几位受访者述说了在克耶各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正在形成的关系。克延文学委员会就是一个显例。“2000年以来，我们每三个月组织一次地方领袖的会议，讨论我们的形势，”一位年长男性说，“我们没有取得太大成功，但是我们成就之一是，我们作为同一个族群，可以在一个固定地方彼此会见，而且能确实组织起来。

“就算在过去，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跟其他克延人之间的联系也很一般。但是这些日子，有了更多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多的教育。”

——年长的男性发展工作者

尽管民族内部联系的建设取得一些成功，仍然存在挑战。受访者说，挑战尤其在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甚至在教会内部，如果主教是从一个（族）群里来的，他会更加关心和照顾自己那个族群……不存在多少暴力冲突，但是他们有歧视和偏见。”然而，受访者同时也承认，1950年代那波宗教暴力冲突以后，民族内部关系有所发展。受访者们还表示，克耶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之间交往起来，还是比克耶族和其他民族交往更容易。

“没法区分军人和缅族人”

“即使我想说缅族人不全是军人，但当我知道某个人是缅族人，即使她是我的朋友，我也很难接受她。我们仍然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没法区分军人和缅族人。”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往往表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除了缅甸。但据几位受访者说，克耶人与外族人的交往并不太多。有人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克耶族内部缺少组织。“至于克耶人与掸人的合作，”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我没怎么见到过，我也没注意过……作为克耶人，我们没有什么能代表我们的协会。这是一个克耶邦落后于缅甸其他邦的地方。”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克耶邦某黑区的中年男人说，“只有高层领导才与克耶邦以外的群体有联系。”他解释说，其原因是克耶人没有太多兴趣或是动力跟克耶邦以外的民族交往。

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克耶人跟缅族人的关系总体上不好。“主要是缅族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历史与眼下的形势，”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历史上，少数民族人民从来没有真正被英国殖民统治过。我们相对自治。独立以后，我们被强硬地结合成联邦。但这不是我们跟缅族人有差异的唯一原因。对于自然资源和人民的大量掠夺。我们不喜欢这个。”她解释说。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克耶邦某黑区的中年男性说，许多村民把缅族人跟军人等同起来，因为军人欺压村子很普遍，而许多士兵都是缅族人。

一位中年女性和平工作者强调了要改变克耶人对缅族人看法的难度和挑战：“有一次我搞培训，遇到了一个很难缠的缅族人，就因为那次经历我又强化了对他们的坏印象……有时候就因为遇到一些符合那些成见印象的人，我就很难不去那样想。就算我努力克服这个，下次我还是会遇到。这让我很难去说服别人要对他们友善，把他们当好人。”

“没有人喜欢政府”

“克耶人和军政府的关系非常不好，”一位中年男性神父说，“我们对政府非常悲观，非常不满，因为我们历史的缘故，我们从头到尾都怀疑政府。”他解释说，之所以形成今天克耶与政府这样的关系，是因为一直以来政府给他们的待遇，以及缅甸独立之后强行要求其加入联邦。一位曾为政府工作的年长男性说：“政府运用从上而下的手段，所以我们必须跟他们周旋……我跟他们周旋，为了我们的人民我有时候得跟他们要一些花招，因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安全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会。”

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由于政府密探的存在，社会上有一种不安全

感。“近来，政府秘密活动分裂各民族。他们说，只要你来告密，你就能有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每一两百人中间就有一个是政府的密探……如果我们的社区甚至家里都有密探，我们怎么安心？”

“大选不会救人民于水火”

“大选不会救人民于水火，不能帮他们脱离目前的处境。”

——来自垒固的中年男性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0年大选中公民能够起到的影响力，受访者们表达了普遍的悲观情绪。“我认为它不会公平的，但是我会做最好的准备。政府非常擅长于利用像宗教信仰这样的小差异搞民族分裂”一位年长男性发展工作者说。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补充说：“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如果他们有良好的用心，本意真的是要改变这个国家，现在他们有许多事该做，但他们没做！”几位受访者对2010年大选的观点主要受到了2008年宪法公投经历的影响，据这些受访者说，当时出现了很多政府背景的欺诈行为。针对这些，一位受访者指出，应该由联合国来监督大选，就像1993年在哥伦比亚一样。另一位受访者，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男性认为，大选之后政府与武装集团之间也许会有更多战争和暴力冲突。“我觉得2010年大选之后可能有更多人被逐出家园，更多战争。我想它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样又毁了一代人。”

“我们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尽管对于2010年大选的总体态度是消极的，受访者们仍然抱有希望，未来情况会改观——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共在一个公平、正义、和平的中央行政体系之下。“将来，”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我希望政府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给我们完整的权利。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尊严、资源的权益，还有教育。如果给我们一个地方，能尊重我们，能好好地对待我们，我们就可以好好规划我们人民的发展。我们不是一定要自治，我们希望能被平等待待！”

一位中年男性神父对未来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他提出，人民是缅甸改变的关键原动力。“我们没法说缅甸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从大多数人身上看到的一个有希望的事（是），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改变不会来自于政府，而是必须来自人民。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原动力。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应该来，但是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应该是改变的原动力，因为联合国不可能做多少事。”

“意识和教育”

“改变会来自人民，如果他们能深刻地意识到被剥削被压迫。”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按一位中年女性受访者的观点，要在人民中产生变革的驱动力，关键是教育。“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正规教育。如果父母理解并尊重教育，孩子们会得到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决策层次，就不会再受其他人的压迫。否则情况不会改变。”她接着说，“受过教育的人很少，也就没有人能提供信息或是让其他人来了解我们的情况，也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有许多许多有趣的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们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这样的人，他们就可以讲清楚真实的情况。”其他几位受访者表示了一致意见，他们建议国际社会做一些帮助提升缅甸的教育与认知水平的工作。“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目前人们还没有这些意识。NGO来了，提供了物质，却没有提供意识。”他补充说，长期的物质帮助可能产生依赖，他认为这是负面的。

说到NGO和INGO在缅甸的角色，一位来自垒固的中年男性对其在缅甸的运作方式大加批评：“国际社会做了大量努力，但是他们一到这里（就忘记了）他们所有的原则与价值观，为了在这里工作他们不得不应付行贿和腐败……说实话的INGO被踢出了缅甸，所以留下来的这些就是些腐化了的，或是不说实话的。”他说。

“国际社会提供救助和发展，其基础应该是对所有民族的感同身受。请到我们这里来。来感受这里，来帮助我们。”

——来自克耶邦黑区的中年男性

同样，一位中年男性神父批评了国际制裁。“制裁看来没有起多大作用。国际社会应该寻找另外的方式来与政府接触，采取一种现实可靠的方式来实现本国的民主。”他建议国际社会朝三边会谈的方向努力，包括政府、昂山素姬和全国民主联盟，以及各少数民族。按他所说，国际社会应该首先了解各民族人民目前和历史环境的复杂性。“除非他们能够理解缅甸的背景、缅族和其他民族，否则他们不会对缅甸有多大帮助。有了对民族与背景清楚认识，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个国家促进和平与民主。”

孟族案例

12名孟族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其中四人为女性。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七十四岁，不过多半超过30岁。所有受访者都是佛教徒，采访在孟邦毛淡棉进行。在这12位孟族受访者中，七位在NGO工作。还有两位教师，其中一位已经退休，另有一位退休宝石商人，一位大学生，和一位僧侣。

“孟族和缅族之间的历史非常模糊”

来自孟族民间团体的成员都非常愿意讲述他们的历史，以及它如何被官方历史记载所歪曲。大多数人说，他们感觉教科书里写的、学校里教的东西，都没有提及孟族的历史。“第一个缅王国的国王是阿奴律陀。他们说他是缅族人，但是他们并不明确知道他的身份。”一位来自毛淡棉的中年男性说。人们说，在第一个缅王国形成之前，缅军突袭了孟王国，带走了佛教和佛经。“第二位国王，勃固，（是）混血——孟族和缅族的混血。孟族和缅族之间的历史非常模糊。”他接着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缅人，（但是）他们的文化、宗教来自孟族。”受访者们说，孟族文化以佛教为基础。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人们还指出，仰光大金塔起初是由孟族人建的。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孟族和缅族文化尽管相似，但还是存在不同。“宗教节日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有一些习俗不同。我们的舞蹈跟缅族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歌曲和传统食物也跟缅族有很大不同。”孟族食物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在咖喱里加一种酸味的特殊水果。“缅族人用罗望子，但是我们用这种特殊的水果……在孟邦之外很难找到。”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孟族文化中的传统服装也与缅族不同。几位受访者说，孟族头巾总是红的，这意味着勇敢和纯洁。

“现在我们说缅语”

“古时候所有人都说孟语，”一位曾当过教师的年长男性说，“现在已经变成了缅语。在城镇说缅语，在乡村也说缅语。”几位受访者指出，政府开办的学校里只教授缅语和英语，民族语言是被禁止的。“这是政府的政策，”一位退休的男教师说，“为了找到工作，与其他人交往，不得不学习缅语。人们一接受缅语，孟语就抛到脑后了。”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指出，在一些孟邦政府学校和停火区的学校里，有机会在学校里教授孟语，“但是一天只有45分钟。”

几位受访者指出，民族之间通婚使得孟族的特性正在消失。此外，选择缅族语言的正日益超过孟族语言，因为人们想显得“摩登”，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们说一种新的语言，感觉良好，”一位退休教师说，“这样说孟语的人就越来越少。有人认为年轻人倾向于不说孟语而显得更现代，不过需要指出，这是一位年长男性的看法，因此不一定能代表说缅语的孟族年轻人的真实意图。

在孟语的代际传承中，佛教寺庙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人们可以学习和维持这种语言的主要地方。教孟族人和其他人走正道是我们的职责。”一位来自孟邦的僧侣说。一位退休教授说，“几乎所有僧侣都担起了教孟语的责任。”

“教育不好”

“政府学校里没有机会用孟语教学。在一些停火区，政府允许他们
在学校里用孟语教学，但是一天只有45分钟。”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许多受访者反映教育体系质量低下，尤其是政府开办的学校。但也存在非官办的教育，比如由僧侣和新孟邦党办的学校。虽然小学教育是免费的，但中学和大学则要收额外的学费，因此被视为只有富人和中产阶级才上得起。

可悲的是，许多孩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学。三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指出，一方面，父母们更多让女孩辍学。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家里付不起所有孩子的学费，只能女孩留在家里帮忙挣钱。然而，另一方面，男孩更可能自愿从学校退学——而非来自他们父母的压力——然后就去找份工作贴补家用。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比较少见，因为女性独自出国可能遇到各种危险，比如拐卖人口的事件就越来越多。

“大学里，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能及格。存在抄袭和作弊，学生们不上课，因为老师们也不来。”

——男教师与教育部门前高官

虽然在缅甸要进入高等教育很难，但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教育采取的教学手段基本一成不变。一位曾在教育部当过高级官员的教师说，“当前的教育和学习策略是应试教育。这确保了一定水平的及格率。教育以教师和考试为中心。我为教育部总干事工作的时候，考试及格线是40分……但是能及格的人太少了，他（教育部总干事）就让我们降低及格线，看是否有人会及格。我们降了及格线，但是只多了极少的几个人通过，所以他又很恼火。我们不得不第三次降低及格线。”他进一步说，教育部总干事往往都不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只有很少的教育经验。“他们来学校视察，对我们的门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就只懂这些。”这位教师有些悲哀地说：“就因为现在这种教学方法，我们产生不了有创造思维和批判思维的人。”

“农场和橡胶园”

“米价现在这么低，因为我们没法出口大米。如果没有制裁，我们就可以出口，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我家都是农民，他们挣不到足够的钱。”

——年轻女学生

受访的多数人表示，大部分孟族人在农场和橡胶园干活。但他们提到，因为橡胶和米价都在跌，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一位中年男性NGO项目协调员说，“如果能有经济机会，我们可以把橡胶制成产品。现在我们没有机器，我们只有原材料。我们只能出口原材料。因为那些公司搞垄断，当地人多半已经被排除在木材等各种产品的贸易之外。木材被一个著名的大公司“和图”垄断。他们只雇自己人，大部分来自仰光。（和图公司的雇员）只有缅族人。”一位NGO项目协调员说。因为孟邦与泰国相邻，孟族人也有不少从事贸易。受访者们说，妇女们在穿过边境时比较不会遇到麻烦，而男性则经常会受到搜查，因此许多妇女从事边境贸易。受访者们说过境通常要交所谓的“交易费”。人们反映缅族和泰国边防都收取这个费用。

孟邦也面临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尽管多数人认为他们拥有土地，实际上，他们没有。他们只是从政府手里借用。”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另一位受访者，一位在NGO工作的年轻人反映，越来越多的缅族人侵占了孟邦土地。

“这里的体系存在一个黑市。税收不是（总能）收到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基层的人截留了。我们过关境的时候不得不交税。这非常普遍。”

——退休的男性宝石商

几位受访者还抱怨政府的税赋极高。“政府收取橡胶税和商店的租金税来挣钱。以前，百货店要交6000缅元的税，但是现在要六七万缅元。”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所谓的“交易费”，也就是贿赂很普遍，尤其是在那些从泰国进口商品的商人中间。此外，政府的税收很少还利于民。他接着说，“政府不在孟邦花钱。道路非常糟糕。我们想修路或建学校，就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而且得我们自己来建。”一位来自克伦和孟邦边境的中年男性说，他的村子无法依靠政府或新孟邦党(NMSP)来提供与发展有关的援助。“在我们村，我们知道政府和NMSP都靠不住。所以我们（整个村子）就开会，因为我们想还是得（靠自己）来开始发展我们的村子。”

据一位中年退休宝石商人说：“缺少工作机会是主要问题。年轻人没有机会。他们毕业就回家了，呆在村子里，申请不到任何工作。”因此，许多人最后还是跟他们的父母一起劳作，务农或是开店。也有许多人出国，尤其是去泰国。政府职位总的来说跟孟族人无关，除非是那些父母已经在政府里的人。一位退休宝石商人说，“只有百分之十的孟族人在政府工作。”

“一旦权利不能分享，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文化”

“你有眼睛。你看得见，但是你不能乱看。你得假装是个盲人。你有嘴。你能说话，但是你不能开口。你有耳朵。你听得见，但是你得假装是聋子。”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许多受访者已经认识到以往那些实现平等的方法都失败了，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方式。一位年轻女学生说：“参与政治太冒险了，所以我们致力于发展。”因此，孟邦有多种以扎根于社区的组织（CBO）在运作，主要是保护孟族文化和文学。“他们做一些小额借贷、青年团、葬礼、网络社交、文化和文学之类的。”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这些团体中有不少从事传统孟族葬礼的准备工作。据一位男性NGO项目协调员说，整个孟邦有许多村子里都有CBO。这些CBO有不少都参与了一个地方CBO网络，这个网络有助于孟邦CBO之间更加便利的联系和交流、资源分享和能力建设。

几位受访者说，孟族人没有与缅族人平等的权利。因此，孟族人和他们的文化正在消失，正在被缅族文化所同化。“权利得不到分享，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这）产生了缅族化。一个民族统治……（所有）其他民族。”一位从事孟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年轻人说。

“我们有着友好的关系”

“民族之间没有斗争，没有歧视。”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大多数受访者反映，各民族之间关系友好。几位受访者说跨族通婚很多见，尤其是孟族和缅族之间。一位年轻女学生进一步说，缅孟婚姻是政府蓄意要把孟族变成缅族。受访者们还说到了佛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有信教的自由。我们彼此尊重。”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

另一方面，一位中年僧侣说，缅族和孟族僧侣互相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没有正式的联系……我们各自举行自己的庆典。我们没有一个网络。”这位住持还说，孟族和若开族僧侣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缅族人。”近来，孟族僧侣通过一个出国学习的项目扩展了他们的网络，通过这个项目，孟族僧侣在斯里兰卡和印度新德里深造佛法和英语。一位年轻女学生同意这位僧人关于缅族和孟族僧侣互不往来的说法，她说孟族僧侣没有参加2007年9月的暴动，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缅族自己的事情，应该由缅族人解决。

“妇女没有机会申冤”

男女受访者都提及了孟族人中重男轻女的现象较为严重。据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妇女和孩子必须等男人回家才能吃饭，因为男人是挣钱养家的人，这样是对他们表示尊重。另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了她自己遇到的重男轻女和受不到法律保护的经历，“我五年前跟我丈夫离婚。他有了外遇，抛下了我和孩子。家里有一些房产，但是我却不能卖那些土地。我得养孩子，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去法院告，但是五年了他们都还没考虑这个案子。到现在我还只能靠自己的钱养孩子。”她也说，只有男人允许离婚，她这样的处境“相当普遍”。

“男人要是当了和尚，就要去一个贵地。人家说如果女人去了那里，就会出事，就会有暴风雨，会给社会和大众带来不祥。比如说大金石就有个地方不允许女人去。但是如果女人真的去了，什么事也没有！我知道（什么事也不会有）！”

——在某NGO工作的中年女性

但人们也认为，女性的条件已经在逐渐改善。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解释说，过去妇女早上4点就得起床做早饭，男人到6点才起床。忙完工作之后，男人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可以去茶馆或是坐在路上，”她说。而妇女就要工作到晚上10点。这位中年妇女认为妇女在某些方面的条件近来有所改善，具体地说是指教育。“他们（孟人）认为女人应该尽可能多地上学。理由是这样她们就可以多挣钱，这样她们的孩子可以上学。看看我们的经济情况，什么都很贵。当农民的话，你根本挣不够钱，也存不了钱。”

尽管近来妇女的教育问题有所改善，但据一位在NGO工作的中年女性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妇女挣钱养家……百分之九十至今还呆在这里。”三位来自孟邦的中年妇女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职业女性有一些负面的成见，妇女自己也接受了这些看法，因而不会去做一些超出常规的事情。此外，宗教也日益为这些观念提供了解释，将其说为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而不去挑战这些观念。“（女性）没法跳出这些陈规。（她们）改变不了自己的想法，也改变不了自己。她们就说——‘好吧，这是我们的命。’她们上辈子做了孽，她们只怪自己造化不好。”

“我们害怕政府”

“军队不尊重人权。他们统治我们就是给我们下命令，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害怕他们。”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还反映了与军政府的紧张关系。有多次受访者们都说到军政府虐待村民。一位在NGO工作的年轻人说：“军对来到村子里，要村民们挑出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她就得为军队表演时装秀。（存在）被军人性侵犯（和）强奸。”

人们反映，军政府和新孟邦党之间的关系因为边防军问题而更加紧张。NMSP近来拒绝了被政府改编成泰缅边防军的方案，不过停火协议还在。一位年轻女学生说，是军队给了NMSP100万美元以后他们才签署了停火协议。

“宪法没有代表性”

“可能我们能在政治上有一些小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对2010年大选）期望太多。”

——在NGO工作的中年男性

只有少数人表达了对即将进行的2010年大选的看法。受访者们多半认为，大选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政府治理起一些小变化。

由于2008年宪法中存在的平等，几位中年女性对大选持怀疑态度。“2010年我们要进行大选。如果（大选）会按宪法那样来，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会非常有害。”她们说。一位年长的退休教师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宪法不具有代表性。它不是人民的宪法。它是军队的宪法。”此外，这位年长的男教师说，许多人不想参加大选，因为他们有过参加公投的经历，也因为他们不承认宪法的合法性。“人民不接受政府（通往民主）的七点路线图……人民不想参与。”他说。

一位年长的退休政府公务员强烈希望，政府的治理体系可以更加分权。他也建议在孟邦和整个缅甸都建立一些“和平区”，但是他很怀疑政府会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希望有对话的机会。我们希望商谈。我们要创建和平区。”

几位女性受访者说到了她们对于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女性应该有选举权，有权成为总理或总统……她们应该能够发挥与男性同等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支持她们，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技能和鼓励，这样她们才会有从政的机会。”

“能力建设”

“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需要健康和教育。”

——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表达了对于未来通过能力建设实现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强烈愿望。

“我希望提升教育水平（并帮助）社会发展。孟族人的知识非常贫乏，尤其是政治方面。人们害怕军队，所以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没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和权利。他们如果有知识，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几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赞同这个说法，她们说国际社会应该教育人民了解2008年宪法，因为“人们一点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感到，孟族人尤其需要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有责任来谈论这种处境”。此外，受访者们认为，有了社会和政治知识才能产生民族的网络与组织。“所有民族，如果我们可以组织起来，就可以表达我们的愿望。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我们互相组织不起来。”还有人呼吁提高斗争的知识和技能。

同样，几位受访者呼吁国际社会做出更大努力，来实现缅甸的性别平等。“妇女应该有选举权，成为总理或总统，像菲律宾和印度那样。她们（妇女）应该有与男性同等的角色……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支持她们，为她们提供技能和鼓励，让她们有从政的机会。”三位来自孟邦的中年女性说。这三位女性在孟邦参与了很多妇女事务，她们还建议提高关于健康和个人卫生，尤其是妊娠方面的知识、教育和技能。

“（我们寺院能拿到的）资金很有限。捐赠断断续续的，所以你不能依赖它。”

——中年住持

国际社会应该“强化个人、扩展能力，”一位在NGO工作的中年男性说，“我们计划建立一些扎根社区的组织，但是首先要建设能力。我们需要社区管理、计划和组织方面的能力和技能。”一位在孟邦某CBO工作的中年男性说，对于孟邦CBO，最大挑战就是资金。“因为现在资金有限，他们没法执行自己的计划。”一位中年住持赞同这个说法，他说，对于他们寺庙的英语培训项目来说，资金是个挑战。

这位住持还强调了说英语的重要性。“如果孟族人都能学英语，他们就可以建设与国际社会相通的网络和交流。”他也就全缅甸的英语课程向国际社会请示更大的支援。

一位来自孟邦的年长男性建议国际社会应该帮助缅甸人参与更多的交流访问。他说，他参加过在一个在柬埔寨举行的国际发展大会，缅甸与会者在会上就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信息。它也提供了一个接触缅甸内部没有的观念、模式和范例的机会。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尽可能多做这样的事，从而为缅甸人民提供更大的空间来讨论解决本国的问题。同样，一位年长的男教师建议，国际社会应推动在缅甸工作的NGO网络的扩大，包括当地的和国际的。

“加大游说”

“我们需要（中国和俄罗斯）停止与我们国家的军事联系。我们需要他们看看老百姓的处境。”

——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

许多受访者表达了要求国际社会就缅甸形势进行更多的游说与对话的愿望。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更多的游说。他们在世界上有否决权……我们需要去游说使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真正形势，了解它如何运转。我们需要了解这两国政府看待缅甸的形势有多大不同。”她也具体阐述了缅甸和俄罗斯的关系，她说，许多缅甸士兵到俄罗斯接受人口控制、计算机和核技术的训练。此外，她有一个看法，中国对缅甸人民的处境非常清楚，“但是他们熟视无睹，因为他们获取了资源和金钱，并与从政府合作。”

许多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会在政府、NLD、少数民族之间三方对话中进行斡旋和撮合。受访的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建议国际社会在军队和民族武装之间加以协调。对于国际社会在缅甸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观点很复杂。一位年长的退休宝石商人比其他人士更持怀疑态度，他说：“国际社做不了什么。他们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处境——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这得靠我们自身。”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可以起一个作用：“联合国应该发挥更大的调停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向政府施压，以达成三方协议。他们可以在政府与各民族和NLD之间达成和解，但是我们需要时间。”还有人要求东盟参与缅甸事务，尽管受访者们也强调，东盟现在的不干涉政策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很小。他们建议游说东盟，来对抗或扭转这种政策，促使东盟在经济事务之外也介入缅甸的政治和社会事务。

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批评联合国做事没有效果。“安理会采取外交手段的老办法没有效果。他们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对政府清楚表明立场。做出这些决定之后，（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他们过去已经做了这些决定，但是没有效果。”一位中年僧侣一定程度上赞同这个说法，认为联合国没有效果：“即使潘基文到这儿来，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即使你实际上做不到什么，也请到这里来，争取各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的和解。”

若开族案例

十名若开族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其中五位是女性。所有采访都在仰光进行，不过只有六位受访者生活在仰光。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四五岁，不过多半受访者都是二三十岁。所有受访者都是佛教徒。八位在NGO工作，其中两位在INGO工作。其他两位受访者中，一位是大学生，另一位是律师。

“遵守民族训诫”

受访者们报告说，若开族很有民族自豪感。据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女性说，若开人有两句箴言：“同情、和谐、统一”和“属于历史的民族传统要永远保持，以崇高的名义坚持不懈，以鲜血换取和谐。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详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若开的意思就是保持民族的特性，遵守民族的训诫。”

“阿拉干邦是若开邦古代的名字，首都都是实兑。”

——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对于若开内部支系族群的数目，受访者们没有一致意见。有人说是三个，有人说可能是12个或是更多。一些人举例说出了谬族、德族、卡密族。然而，受访者们一致认为罗兴亚不是一个本土的族群，因此不应该被当作是缅甸的一个民族。

若开人只有一种语言，若开语，但是有许多方言，这使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变得复杂。但方言主要有两种：北部的实兑方言和南部的兰里方言。据一位年长的男律师说，实兑在两种方言中居优势地位，但是兰里方言的传播范围很广，孟加拉国也有说这种方言的人。

若开大多数人是佛教徒，不过受访者们承认若开邦有一些基督教团体。若开族有许多与其他佛教民族共同的节日，但是受访者们说，这些节日的庆祝方式存在不小的差异。还有12月15日的若开邦庆日。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人说，若开人有摔跤的传统，人们称之为kying（发“jin”的音）。他将它与相扑比较，它是“两个人彼此抱住，设法将对方摔倒。先摔倒的算输。”他还说，有种独一无二的舞蹈叫“曼瑟舞”，这也被用来预言未来。“非常难解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在若开邦，这种舞蹈被政府禁止了。”

“没有参考可以说明我们是谁”

据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若开人的历史正在丧失。“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的起源……没有一本书作为参考书，说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政府不允

许学校教授若开语言，因此越来越多的若开人不知道怎么读写自己的语言。

据一位知晓若开历史的年长男性律师说，若开邦于1784年被缅族军队征服，这在若开人的集体记忆中一直记得很清楚。“他们对我们实行种族灭绝。三分之二的人口被缅族人杀了。”缅族吞并当时的阿拉干邦之后不久，Genera Ring Bering，也就是波崇拜安，发动了武装反抗缅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826年英国占领若开。“独立后有过一次争取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运动。我们没有成功。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两支武装力量。”一支军队被称作“阿拉干解放党”，由卡英莫伦领导，他领导了1978年从南缅的泰缅边境向若开邦的远征。第二支军队有两百人，由散考图安指挥，不过在靠近印度边境的汉特朗小镇被打败了。他说，由于政府的压迫日益加重，武装抵抗的支持度只会愈发高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若开自然资源丰富”

“我们若开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但是全都被政府控制着，”她解释说，这些资源很少能给本邦人带来益处。一位年轻男生说，新首都内比都的兴建就是依靠从若开邦掠夺资源获得的资金。

尽管若开邦的海产品、木材、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但总体经济仍在温饱水平。许多若开人捕鱼，养殖对虾，依赖海洋谋生。此外，据一位家里有对虾养殖场的年轻女性说，对虾价格下降相当厉害，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得不辛勤劳作才能赚到一点利润。”她说。

一位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反映，资源开采导致了环境恶化。“伐木业导致环境破坏。我们看不到政府对这个问题承担一点责任……政府没有预算帮助缅甸保护环境。”另一位受访者，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像瀑布这种自然资源正在消失。因为位于孟加拉湾，若开邦还常常遭受风暴袭击。

“没有教育机会”

“虽然我父母没受过教育，但他们想让我受教育，成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女士。我非常幸运地有这样的父母。”

——年轻女大学毕业生

受访者们说，若开人爱教育、重视教育。然而，由于贫穷，许多孩子不进学校，为的是给家里挣钱。大多数受访者还说，若开的教育体系很糟糕。据一位年长男性律师说：“2003年若开邦有2515所小学，136所中学，56所大学。”受访者们还说，小学教师大半是若开人。但是，据一位年长男性律师说，“政府委派缅族人来当做辅助教员，为的是在教育中加强缅族语言和文化。”此外，受访者们还说，教师们经常宁愿辞职也不到若开邦来。“他们认为若开人粗鲁、固执，觉得（我

们）会杀了他们。”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不过对于学校是否允许若开语言也有不同意见。一位年轻女大学毕业生是在若开邦上的小学和中学，她说：“一直到大学我们都说若开语……所有教师都用若开语。”几位其他受访者不同意这个说法，说教学语言是缅甸语。

受访者们还说，学校里教授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最小的弟弟上三年级。他得学习有关缅甸领导人的知识……他们提到若开族如何（想争取独立），奥舒赛欧殊如何为独立而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不是政治家，他没有做这件事。他们不提乌欧塔玛，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僧侣，他真正领导了（全缅甸人民的）独立运动。”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她解释说，学校教书是由教育部编写的，少数民族人不太可能在里面身居高位。

“他们从不为社会做事”

许多受访者抱怨若开邦缺少基础设施。据一位在若开邦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年轻妇女说：“政府从不为社会做任何事。尽管我们有天然气管线，但每天只有两小时供电。我们还不得不交税——每月1万缅元——因为用电！”一位家住在若开邦的年轻女性说，他们直到2009年才有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受访者们提到的另一事例是从实兑到仰光坐车需要两天一夜。也有飞往若开邦的航班，但是一周只有两个班次，要花费5万到8万缅元。受访者们还反映缺少电话线路、互联网不稳定。若开邦处于沿海，这也使得邦内行路不便。“我们临海，所以我们到其他城镇去没法走陆路，只能坐船。有一些城镇可以坐车到达，但是不多。”一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说。

受访者们还抱怨若开邦缺少工作机会，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若开学生得不到仰光上学。孩子要毕业，父母就得花很多钱，（然后）学生就必须设法在仰光找到工作。他们花了很多钱在仰光生活，但是仍然找不到工作，所以父母不让他们呆在仰光，他们就不得不回家帮家里干活。”因此，许多受过教育的若开人又回到仰光或是其他邦。此外，受访者们还指出，若开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就算资历合格也不太可能获得政府机构的高层位置。

“NGO几乎不来”

“作为佛教徒，我们跟NGO没什么联系。仰光这里的大多数NGO领导人和上层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跟国外的人有联系……没有佛教徒的NGO。”

——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几位受访者还提到若开邦缺少为若开人服务的NGO。“尤其是在佛教徒为主

的地方。NGO几乎不来，因为他们大多数与教会兴办的组织有关联。”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许多受访者抱怨在若开邦运作的INGO中有许多只为罗兴亚人服务。“INGO和NGO只在北部若开邦为罗兴亚人工作，而不是若开人。我们若开人也需要接受INGO和NGO的培训。只有少数机构面向若开人。”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她说，罗兴亚人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在日本有个机构，为若开邦罗兴亚人的利益进行各种游说。

一位年长的女性INGO工作人员对NGO在缅甸的工作环境做了评论，她说：“在这里工作很容易，然后突然就变难了，然后突然又变得容易起来。政府的控制一直在变，法律也是。生在缅甸的人可以感受到这些变化，但是外国人感受不到。”

“只想活下去”

受访者一致认为多数若开人对政治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只想能活下去。不过，一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说，2007年的“藏红花革命”在若开邦的实兑和东吁发端。他说，“至少500名僧侣”在实兑进行抗议。他还勇敢地说，他也参加了仰光的抗议活动。

“人们走不出这个疲于奔命的圈子。他们甚至不能谈论；他们害怕如果谈这些事就要坐牢。我们需要行为上的改变。”

——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一位大半生都在仰光居住的中年女性说，她设法鼓励人们参与政治。“一些人说，我们不想谈论政治。我说不行，我们需要致力于权利与自由，这就要靠政治。”她说，许多人不明白政治与政党的区别。“主要原因是，”她说，“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谈论这件事。我们需要能够去谈论人民的生活环境。”

一位来自南部若开邦的中年男性反映了乡村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镇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这些地方当局的普遍腐败。据反映，两个机构都剥削人民。“比如说，如果有人想从一个村搬到另一个村，他就必须得到VPDC的许可函，那他就得交1000到2000缅元，这就造成很大负担。”他说，VPDC主要是由若开人组成的。不过，一位中年女性NGO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说多数地方当权者是缅族人，但是她没有详细说明若开邦的哪级政府是缅族人。

“不歧视支系族群”

受访者们说，在若开族内部很少发生冲突。不过，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德族和谬族地位低，他们单独居住，不跟我们一起。”她说，这两个族群都在相对单纯的村子里，过着传统而又简单的生活。

另一位受访的年长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一些若开人拿他们的语言技能当作

压过其他人的“王牌”。“我有一个若开同事是个小心眼。他懂英语，把它当作压过其他不会英语人的王牌。按我的看法，对他来说这无关民族，这是语言的优越性。王牌。语言被用来显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她解释说，这种事在仰光比在少数民族邦里要多，因为仰光外国人更多，英语相对普遍。

“妇女服务于家庭”

若开妇女没有性别平等。据一位致力于性别问题的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说：“男人对女人没有多少歧视，但是存在性别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家庭无力送所有孩子进学校，他们会只送男孩，而把女孩留在家里帮忙挣钱。“男人在家里占支配地位。他们不喜欢太尖锐或是太聪明的女人。”一位来自敏比亚的年轻女性说，“在家庭中，女人不得不呆在家里做饭，照顾家人。即使她们找到了工作，也不会让她们去做。结婚之后，妇女就不得不辞去工作。”男人还限制若开妇女的婚姻选择。“不允许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人谈恋爱。他们认为作为男人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不可以。”

“不存在‘罗兴亚’”

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罗兴亚不是缅甸本土的民族。此外，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经常受到轻视，在两个族群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受访者说，若开邦有两类穆斯林：卡门人和罗兴亚人。他们说，卡门人是1430年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当时的高卢苏丹帮助若开王孟萨万从缅族人手中重新夺回当时的阿拉干邦。据一位年长的男性律师说，罗兴亚是“英国统治时代开始来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以前是作为季节性劳工。一位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则说，“每个人都知道不存在什么‘罗兴亚’，他们就是来自孟加拉的孟加拉人和克里奥尔人。”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罗兴亚这个名字是1951年才有的。受访者们说，罗兴亚人绝大部分生活在若开邦北部，由于通行管制，他们无法越过若开山脉往南。

几位受访者把若开人和罗兴亚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归结于宗教差异，不过没有举出这两个族群宗教冲突的事例。据一位年长男性律师说，1943年，英国从缅甸撤退到印度，若开邦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这导致了罗兴亚人和若开人之间的战争。大约10000人死于这场战争。“这次冲突和武装反抗发生之后，我们常常想起它。”

罗兴亚人和若开人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援助。据几个受访者说，罗兴亚受到国际社会的优惠待遇，因为他们宣称受到政府和若开人的歧视。一位年长女性INGO工作人员对此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她说：“CNN说，政府把罗兴亚遣送出去，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但是，2007年，政府对佛教徒做了类似的事。政府要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赶出去，所以这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或是宗教。”

在若开人和罗兴亚人之间极少有通婚，事实上，两个民族之间极少交往。“在我们邦里，有穆斯林区和若开区，我们极少看到他们呆在一起。”一位来自若开邦南部的年长男性说。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许多若开人家庭不让他们的孩子跟罗兴亚人结婚，因为“要是跟这些人结婚，家里就得遵循他们的习俗。我们知道一些人跟穆斯林通婚后要遵守两边的传统，都很麻烦。”

“民族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所有问题的本源是政治问题，”一位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政治问题的本源是民族问题。我们看历史，民族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不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解决其他问题的途径。民族问题是我们所有问题中最基本的。如果不解决民族问题，我们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政府不想看到各少数民族有力量，所以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摸摸地工作。”

——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受访者们反映，若开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友好，尽管若开人非常爱国。受访者们提到的唯一冲突是若开族与缅族之间。“如果你追溯历史，”一位年长的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钦族与若开族，或是克伦族与若开族之间都没有矛盾。没有。只有缅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有问题。”

“人民因为历史问题而彼此失去信任，”一位中年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他们互不坦诚，没有信任与理解，从底层到上层都是这样。”他说，民族间不信任的历史源于1948年彬龙协议。“许多少数民族感觉他们被缅族骗了。他们想要一个联邦制的民主，但是多数民族（缅族）不允许这样。各少数民族感觉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希望平等。这只能通过联邦制来实现。”据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族间合作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老人们关系都不太好，联系非常少。我们的领袖们只跟克钦族和钦族的领袖讨论政治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年龄。她说，年轻人对于促进民族联合更有积极性，但领袖们以及年长一些的人不太愿意做出让步，给年轻人领导权。

仰光有一个在青年团体正着力促进青年人中的民族联合。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仰光。“据我的经验，”一位在青年网络中表现积极的年轻男性说，“每次我们开会都没有邀请过缅族人。从来没有。”

“强奸许可”

“在孟都，（男孩子们）午夜或是晚上11点之后不能出去。如果他

们出去了，军队会把他们抓去当兵。连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也抓）。 ”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

中央军政府与若开邦之间的关系不好。受访者们讲述了普遍存在的村民受到虐待，包括强奸和强迫劳动，或是当搬运工。“（士兵们有）强奸的许可，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位从实兑来的年轻女性说。另一位来自敏比亚的年轻女性说，每个小镇上都有一些士兵是被派来跟当地人生子的。“系统地摧毁（我们的民族）是政府的政策……我们认为它正在系统地屠杀我们的民族，因为他们想把各民族的血统搞混，这样就没有纯种的民族血统。”一位来自实兑的年轻女性说。人们说，士兵们强奸的受害者中有的自杀了，有的则死于难产，因为卫生设备很差。那些活下来的人却没有地方求助。“就算她们上法庭，法庭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她们去警察局，警察什么也不会做。”她说。

“我们就像家庭一样，但是政府总是欺骗（我们）。我真的能理解政府，因为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这样做，因为我不会想交出自己的权力。我能让我家变得有钱。他们比我们聪明，所以他们控制得了我们。”

——年轻女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来自若开邦南部的年长男性说，以前在若开邦，被强制拉去当搬运工很普遍。他说，强迫劳工2004年以后少一些了，因为军方不再掌管这些镇，取而代之的是镇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强迫劳动越来越少，因为我们不再是军方直接管辖，管我们的是TPDC。”他补充说，国际压力在是强迫劳工得以减少的一个因素。“（一个国际组织）来若开邦访问，并参观邦政府。这之后，强迫劳工开始减少。它没有完全消失，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但是少了一些。”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好几位受访者都认为士兵就是缅甸族人。

“没有时间或机会准备大选”

“我从不沮丧，因为我知道情况一直在变化，我知道我可以做一些事，贡献一些力量。”

——生活在仰光的年长女性

大多数受访者对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表示不信任。但一些人也承认大选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改变的机会还是有的。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长女性说，“（大选之

后）第一个四年可能会混乱，但是让我们期待那之后吧。”一位来自南部若开邦的
 年长男性不认同她的积极观点：“对于若开，2010年大选不重要……在若开邦，没
 有任何一个地方或党派足够强大能参加2010大选。”他补充说，1990年被选出的阿
 拉干民主联盟由于领导人物的流亡，已陷入混乱状态。“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是可
 以，但是参加竞选、谈论政治事务是不被允许的。”他说，“我希望在2010年大选
 之前有机会做这件事。”

“革命”

*“2010年，我们必须足够强硬，不要去参与。让他们自己去做吧。
 我们已经有过很多次选票被造假。2010年我们就可以信任他们
 吗？”*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说，若开人民面对两种选择：接受大选或是发
 动革命。他指出，参加大选意味着人民还必须接受宪法，他和其他几位受访者都认
 为宪法不公正，因为制定过程中没有人民的参与。他认为，发动革命的决定要依靠
 若开的政治家：“所有若开人都做好了革命准备，只要若开政治家们决定革命而不
 去参加大选。”但是他补充说，“人民非常害怕革命，他们不想死。他们想参加大
 选，因为害怕革命的后果。但是他们正等着听政治家们的决定。”另一位生活在仰
 光的年轻男学生则说，现在人们的问题是道德沦丧，在他看来革命的可能性很小：
 “2007年僧侣革命的时候我跑去看，我看到大家都在家里大呼小叫——而不是在路
 上。就像是他们（僧侣）是在娱乐他们（人民）！”

“有政治目标的公民社会”

多位受访者谈到公民社会备战大选的重要性。“公民社会没有时间或机会为
 大选做准备。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和人员说，“我们
 真的希望公民社会发起一场变革运动，但是我们对此没什么信心，因为公民社会还
 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更强大的网络，更加广阔的覆盖地区。”一位生活在仰光的中
 年男性补充说，公民社会团体很少一起共事，和平组织也只与其他和平组织共事。
 他接着说，“我们说公民社会的时候指的总是一个很狭窄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
 来说，公民社会是博大包容的，能够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民间团体需要有政治方
 面的目标。它们必须有政治意愿。如果我们最后有了民主，我们可以把公民社会和政
 治区分开来，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社会必须为变革而努力。二者不可分割。”

“我的愿景是……”

“年轻人是变革的原动力，所以我们必须训练他们！”

——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

大多数受访表达了对于未来真正的联邦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渴望。“作为一个若开人，我希望有一个联邦制下的民主，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畅所欲言的邦政府，来开发并自由地使用若开邦的资源。”一位来自若开邦南部的年长男性说。一位年轻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到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关于性别问题。“我们街上的人不知道这些概念（性别平等）。”她说。其他几位受访者还说到，要在缅甸构建一个发展良好的民主构架，教育，以及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认知水平的提升很重要。受访者们也指出，在教育和认知提升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的提供上，国际社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位中年女性希望看到民族团结，她指出，环境可能是能够把各民族凝聚起来的一个问题。“把人民从不同族群中凝聚起来，比起其他问题，环境是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好时机。要谈发展或是增强民族能力与自信心，就需要谈环境，因为它是一个实在的、实际的问题。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共同致力于环境问题，得出一些具体的成果。”

“鼓励公民社会，支持少数民族”

“我希望提升人民的认知水平，对人民进行认知训练。国际社会可以做这件事。年轻的失业人员需要得到培训，来提升对于他们所在群体的认知，并在政治与发展等许多领域让自己的社群变得更加美好。”

——在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

大多数受访者感到，国际社会在推动缅甸变革中的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支持国内团体并为其提供知识与技能。“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真的感谢国际社会为我们的权利而奋斗，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但是我们主要的责任是为我们自己奋斗。”一位中年女性INGO工作人员说。受访者们建议国际社会协助开展认知提升的活动，为缅甸人民提供教育与技能，这样他们可以增强能力与自信，自己来改变未来。但一位年长的女性INGO工作人员也说，国际社会在与当地人共事时，还应该更加谦逊一些。“国际专家们不应该小看我们。不要带着缅甸人蠢、缅甸人什么也不懂的态度来到这里……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认为我们什么也不懂。有一些事我不懂，但是我们也懂得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几位受访者还指出，国际

社会应该为更多的当地组织提供资金。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长女性建议，对于那些生活在极端状态下的人，国际社会需要更灵活也更尊重。“在纳尔吉斯影响的一些区域，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干净水。CSO来了，告诉他们，他们喝了一辈子水的那条河很脏，但是对于村民们来说它是干净的。所以各地的标准需要灵活，公民社会团体应该知道这一点。”一位来自若开邦南部的年长男性说，他希望看到有更多NGO在若开邦为若开人工作。

“NGO只在北部若开邦服务穆斯林。还有许多贫穷的若开人，NGO却不为他们做什么。”此外，他也认为国际社会不仅不了解若开的环境，而且也在忽略若开人。

“我希望国际社会在国际刑事法庭上惩罚我们的政府，因为他们是恐怖主义者。”

——在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

一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对国际社会更加持怀疑态度。“国际社会不过就是个术语。”他说。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说：“我不想联合国到这里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潘基文甚至没有会见我们的将军。他（潘基文）的职位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甘巴里来了许多次，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没用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政府想打击僧侣，他们当然不会管国际压力或是联合国。他提出了一些较为强硬的建议，称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制裁，“像对北朝鲜……我们必须挨饿，这样我们才会有动力来改变政府。他们（人民）不考虑政治，因为他们有饭吃。”其他几位受访者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敦促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因为这只会影响到人民。

“国内人和外国人需要共同努力”

“流亡群体没有对内部环境产生影响。他们说很多大话，但是什么都没做到。存在巨大的隔阂，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仰光的中年女性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受访中年女性对于流亡群体尤其不满。“一些来自流亡群体的消息完全是错的！他们不了解我们的问题和真实处境。他们老是说国内（人民）如何如何……如果流亡群体走一条路，国内的人走另一条，那我们永远也不会达成一致。”她接着说，流亡群体和国内群体之间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流亡人士不应该独自努力。他们应该与内部的人联络。当然这有困难，但需要去做……他们需要与国内的人民保持联系，这样他们可以在联合国提出更多来自内部的问题。”她得出结论说，无论内部人士还是外部人士都需要行为上的改变。“他们

（流亡群体）不跟我们交流。体系的失败、基本权利、自由，这些都是相通的，需要当做同一个问题来考虑和处理。”

“努力工作”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长女性提供了几句话来鼓舞她的同胞：“无论你在哪里，都要努力地工作。不要去抱怨，要努力工作。每一点问题都会解决。无论你在哪里，都努力地工作。即使你做废品回收，你也有助于环境，有助于事物的改变。每个人都做点事！一些人只会抱怨‘哦，这个政府这么压迫我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你可以做事，即使是小事。”

掸族案例

10名掸族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其中三位是女性。年龄从二十四五岁到五十四五岁，但大多数在二三十岁之间。虽然所有采访都在仰光进行，但只有五位受访者是仰光居民。大多数受访者是佛教徒，有一位是基督教徒。在10位受访者中，七位在NGO工作，其中有两位在INGO工作。还有一位受访者是掸邦各族民主联盟（SNLD）成员，两位在掸族文化文学中心工作。

“北掸、东掸，和南掸”

被问及掸族的支系族群时，受访者观点各异。有些人说没有支系族群，也有人说支系族群超过20个。

一位生于腊戍但已在仰光生活了两年的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我们有相当多的支系族群。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可以说不少于二三十个。有三个主要支系：东掸、北掸，和南掸。北、东，和南掸文化上非常相似，但是在方言和文学上有些小的差异。与东掸的联系最少，我想是因为地理原因。东掸从地理上说非常遥远，要到那儿去不容易。北掸和南掸联系多一些。”

另一方面，两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说：“我们没有支系族群。我们只是生活的地域不同，但是从民族属性来说都一样。”

当被要求描述掸族传统节日时，一位来自掸邦东部的男性说：“我们有泼水节、满月节，和掸族新年。掸族新年的日期每年都会变，但是总在11月。我们的所有节日都跟缅历里的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佛教徒，都在同一天庆祝。我们还有掸邦族庆日，在2月7日。”

“满月和新月期的佛教节日里，我们把食物给其他掸族人群。这么做是为了

对其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对年长者。反过来，年长者给孩子们钱。”一位年长的男性佛教徒说。

由于缅族人口的增多及其支配性地位，缅族文化也影响了传统的掸族文化。据一位从事掸族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说：“达降节（也就是泼水节）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掸耙耙，但是缅族政府到掸邦来以后，我们甚至不能跳我们自己的舞蹈。我们不得不穿缅族服装、唱缅族歌曲、跳缅族舞蹈。还有一个所有民族都参加的传统赛歌会，但是他们不选用掸族传统歌曲。”

“我们的人民教授和学习我们的语言有很大困难”

“一次，我遇到一位德国人，他用掸语跟我说话，我非常吃惊。”

——一位来自东枝的年长男性

掸邦有多种语言或方言，主要通过词语的发音来区别。总体而言，北部、南部，和东部掸邦的方言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因素影响方言的地区差异。两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说：“我们的书面语形式不同，但大多数情况下勒台是典型的书面文字。虽然由于区域差异，我们口语中的发音不同，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彼此听懂。以前，掸语被忽视，多数人都说缅语。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传统上我们是靠一些僧侣们和宗教人士来保存我们的语言，但是现在教授语言的环境比较宽松了。但是，我们的人民要教授和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仍然有很大困难。情况变了，部分是因为全球化。人权非常流行，尽管政府不想放开，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占掸族人口）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能读写掸语。”

尽管掸语开始复苏，但政府开办的学校里仍然不会教授掸语。多数政府开办的教育机构用缅语教学。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具体说是佛教寺院和掸族文化文学组织等，在保护和教授掸语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位在仰光学习的年轻男学生说：“我们在学校之外教掸语，因为我们没有教授自己语言的学校。来自掸族文化文学组织的年轻人在寺院里教。”

一位从事掸族文化保护的年长男性赞同这个说法，他说：“一些大学生夏天到村子里来教掸语。我们得申请许可才能教这个，但是只要中央政府同意就没问题。”

“我们说缅语的时候没法说得像缅族人。所以他们看不起我们。我自己还是很骄傲的，因为我的掸语和缅语都说得很好。”

——从事掸族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

尽管缅语居优势地位，但还是有许多掸族村民们不会说缅语，一些村子里除了掸族也有少数其他民族，掸语方言或是其他语言比缅语更普遍。“一些村民只会

说掸语，所以他们进城的时候受到歧视，因为他们不会说缅语。城市人不说掸语，只说缅语。学校里只教缅语，所以孩子会回到乡村的时候又会因为不会讲掸语而觉得矮人一截。”一位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的年长男性说。

“村民们想知道什么事都会与僧侣们讨论”

大多数掸族人是佛教徒，但是也有掸族基督徒。佛教是掸族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掸族男孩，如果是佛教徒，多少都会当一段时间和尚。”一位年长的男性佛教徒说。此外，村民们经常从僧侣那里寻求指引和方向。一位从事掸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说，“我们村子里没有领导。没有人想当村长，因为不得不免费为政府工作，而且就没有机会照顾家了。所以（村民们）信任僧侣。他们想知道什么事——关于战略、知识、教育、孩子，都会跟僧侣们讨论。”

尽管掸族和缅甸有着相同的宗教，有人称政府有一项政策是让缅甸僧侣进驻掸邦寺院。一位从事掸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说：“佛教的发展在民众的‘缅族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我生活的地方有八个寺院，都非常重视成为主流——即使整个寺院全是掸族人，或只有一两个是缅族人，每个人也都得说缅语……掸族人不喜欢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想接受它，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不同的。”

一位来自北掸邦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事例，说明村民们如何利用佛教解释他们现在的处境：“我遇到一位年长的妇人，她说她儿子和儿媳都死了，因为缅甸士兵杀了她的儿子，又在她面前强暴了她的儿媳。我问：‘你恨他们吗？’她说，‘我不怪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她有业。”另一个关于人们忍受力的例子是，因为佛说要忍耐地生活，所以缅甸人民都很坚忍克己。

“如今教育的方向不一样了”

一位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说：“我们可以说掸邦的教育水平相当低下。过去，掸邦各地区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寺院教育体系。村子里有一个和尚负责教小孩子。是很不正式的教育。政府建了学校，但问题是教师们可能并不愿意到偏远地区去。所以那些地区存在着教育的不足。

“教育意味着你能挣钱。但是如果你没有受过教育，你就得用花所有时间来填饱肚子，就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如今教育的方向不一样了。”

——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

一位年轻男性记者不赞同这个说法，他指出：“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大学毕业，每个城镇都超过百分之七十。”他是受访者里惟一这么说的。

与政府派缅甸僧侣到掸族寺院的政策类似，大多数学校教师是缅族人。缅甸大多数印刷品是缅文，而且，据一位从事掸族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所说，用其他语言发布信息会有困难，“我直接从英语翻译成掸语……因为得不到准许，有时我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印刷。他们随时可能逮捕我们……政府和公共关系（部门）彼此害怕……现在我们设法做一些书，了解有关健康、教育和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的知识。我们到村子里去讨论我们的知识。他们需要大量的支持。”一位年轻男性记者也说：“出版困难，因为我们不得不通过出版审查系统。”

许多人感到政府教育机构歧视其他民族。提及的歧视有几种方式，首要的就是机会的不平等。据两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学生说，“我们受到了歧视。我们必须坐几小时的公交车到大学，我们在城市的生活花销比在乡村要高。”歧视的其他形式还包括给予缅甸学生优惠待遇。

一位年轻男性大学毕业生认为，现在的教育体系与从前相当不同。“过去教我们如何爱国，教我们人民和公民应该有怎样的精神面貌，但是现在只教一些事实。学校的活动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有精神层面上的独立日。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些关于如何取得独立的故事——但是再也不讲了。现在只是教小孩子一些事实。”

“政府卫生院缺乏设备”

“据一份最近的报告，在东南亚各国中，缅甸政府在每个公民身上的保健花费最少。他们每人每年花费不到1美元。”

——为一家医药INGO工作的年轻男性

一个为一家医药INGO工作的年轻男性描述了掸邦堪忧的健康形势：

“掸族地区有很多跟边贸有关的生意，性产业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性病和艾滋病在掸族地区相当普遍。在东掸，我们跟泰国接壤，在北边跟中国，在那些地区，性产业发达，性病高发。一些统计说，百分之六十的人感染了性病，具体说是艾滋病。这个统计包括了一般性人口和性工作者及嫖客。艾滋病无法治愈，是掸族地区的一个大问题。疟疾、结核和其他疾病不是高传染性的，但是因为政府保健设施非常糟糕，许多人无法得到救治。一些联合国组织提供了帮助，但是除此以外没有人帮忙，因为政府的卫生院缺少设备。”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依赖于国际捐赠和等其他援助。（国际援助）有一些帮助，但是政府的覆盖作用非常小，所以许多人只能依赖于其他组织的帮助。政府对于防治疟疾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全都要依靠其他人。”

“掸邦自然资源丰富”

大多数受访者一致认为掸邦自然资源丰富，农业欣欣向荣。“几乎所有掸族人都以农业为生。他们用传统方式劳作，农产品就全家人一起来卖，是家族生意。我们种大米、芒果、鳄梨、黄瓜和许多其他蔬菜。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经济上有问题。雨季花费更高而销量更低，价格低了我的日子也就难过。”一位大半生都在农村度过的年长男性说。

一位从事掸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列举了农民们面临的问题，她说：“我看到农民，听到他们说‘现在我们种鸦片’，因为普通农业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够的——他们有大米，但是如果政府需要，就必须把大米给他们。有时他们打个洞，把全村的大米藏起来。他们就过这样的日子。他们秘密地种。”

据一位来自东掸邦的年轻男性说：“东部掸邦的人跟泰国人合作做生意，中缅边境附近的人就跟中国人做生意。大多数掸族人不想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愿意以个人身份做事，靠他们自己。”一位年轻男性记者赞同这个说法，他说：“年轻人不想跟政府部门发生联系。”

“汉人的影响”

掸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汉人的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汉人通常拥有较大的生意和黄金地段的房地产。一位来自北掸邦腊戍的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他们（汉族移民）是掸邦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有强大的背景，有钱，有购买力。掸邦物价上涨是因为汉人。比如掸邦的地价、房价，基本的生活消费等都变贵了。如果说掸族人买不起一些东西，还有其他人——汉人，他们付得起。大多数汉人都在想办法占有土地、购买硬资产。汉人占了好地方，而掸族人却被迫在农村生活。掸邦的汉人现在非常多，所以我认为掸族人的文化和商业会被汉人所主宰。比如说，汉族节日我们的学校也放假，即使这不是我们民族的节日。在腊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是汉人，我想。”

“人民流往各地，不回来”

大多数人将人才流失作为掸邦面临的一大挑战。一位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以自己为例说明这一点：“大多数了解现代教育或是感到需要发展的年轻人离开了掸邦。比如说我自己。我不是光想要钱。我想有更多的个人经历。我感到不应该在掸邦耗费我的时间，所以我去仰光。有这种想法的仰光人则出了国。在掸邦，我们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去其他地方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不回来。我认为掸邦最后会只剩下老人，还有那些从活着只想着钱的人。只有这些人会留下。”

“我们必须自己发展掸邦”

一位年长男性回忆起过去，他说：“1980年以前，我们有政党允许我们参与发展，但是政府接管了他们。1988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他们停掉了我们的委员

会。现在军队控制了一切，他们把我们排除在外。”

1990年选举期间，掸邦各族民主联盟作为全国民主联盟的掸邦分支成立。那几词选举中SNLD当选为掸邦代表。一位年轻的记者，也是SNLD成员说：“……SNLD代表掸邦人民，但是我们2005年到现在都没有举行过集会。在发展掸邦方面，政府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援助。我们必须自己做这件事。”SNLD反对2008年宪法。这位年轻SNLD成员接着说：“我们从2004年就不支持宪法。1993年到1996年，我们参加了（起草宪法）的会议……但是他们（政府）不接受我们要求写进宪法的内容，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直到他们改变规则。2004年我们受邀参加，但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了。因此他们逮捕了我们十位领导人。”

被问到政府如何对待掸族人民时，许多受访者很干脆地表示，政府不喜欢掸族人。一位来自东掸邦的年轻人用历史来解释目前掸族与政府的分歧：“我的祖父说，很久以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王，英文叫“saopha”，缅甸语叫“sawbwa”（中文称“詔”）。而缅族人不高兴，因为他们想控制整个缅甸。掸王和缅王之间发生了多场战争。我们跟政府的关系现在还是不好。”

许多受访者讲述了与政府之间一些负面的个人经历。比如说，许多政府服务应该是免费的，但是由于腐败和歧视，要得到这些服务就必须行贿或交费。此外，政府从村民手中“窃取”物资相当普遍。据一位从事掸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说，“政府来收税，来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什么也不给予。人们只能交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停火集团有时候也会像政府一样做……（政府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事实，我说，‘你要割断我的舌头吗？’”

“如果我家人没事，我就没事”

据一位来自腊戍的年轻男性说，掸族人在政治事务中不强硬。“掸族人通常很安静，我觉得他们很关注自我的生活。比如说，如果我跟家人一起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只要我的稻米能丰收，我就高兴了。掸族人不爱说话。我们不参与政治或是战事。就因为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强烈的民族或政治情感。比如说，克钦人很有组织，对自己民族的感情很强，这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读了一本书，书上说克钦人很穷，那里的耕地贫瘠，人口少，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其他人而生存。所以他们会定期与别人会面，组织起来，讨论他们的未来。但是我认为掸族人不喜欢这样。就像我说过，‘如果我家人没事，我就没事。’所以只要他们好，政治就没什么需要关心的。我们有掸邦军，他们控制了一些地方。但是只要我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或是直接遭受痛苦，只要我有足够的钱生活，我就过得去。我没有听到有人说‘我恨这个政府’或是‘我爱NLD’或是‘我希望SSA来’。我们知道这个政府不好，因为生活水平很低。但如果这个政府能让我们的生活标准变得好一些，我们就没有问题。”

“掸族人没有组织起来”

这位来自腊戍的年轻人继续将掸族和克钦族作对比，他说掸族人没有组织起来。“克钦人有许多支系族群，他们的处境艰难，而且大相径庭。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克钦文学文化组织。在这个机构中，克钦所有族群的领导都参加，他们开会、搞政治，组织其他活动。这就产生了团结与合作的感觉。据我所知，克钦有每年一度的会议，邀请所有人参加。他们甚至邀请政府！掸族人相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掸族领导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在腊戍，我们有一个掸文化与文学组织，在100英里外的木姐镇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但是他们做的事不同。他们只依靠自己，只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地区。掸邦缺少组织，缺少共同努力。我们有以城市为基础的组织，但没有以掸族人的联合为基础的。”

掸族人缺少联合与组织，是因为没有领导。“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说某个人想办法领导大家，”来自腊戍的年轻人接着说，“我们有来自SSA的知名人士，但是从政府的角度看他们也不过是小人物，不能去跟政府或其他民族搞合作。比如说，巴欧族有一群人起了领导作用、替人民说话，并跟政府和其他民族联络。但是在掸族中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过去，我们有掸王，虽然他们使用君主制体系，但是他们能领导人民。他们当然收税，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帮助人民，但是他们能起领导作用，去跟其他政府和民族对话。自从中央政府以来，掸族领导机构被废除了。掸族精神，掸族民族主义？没有了，我们没有。这是个问题。即使我想做点事，想能促成一个大变革，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得到支持，因为掸族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如果我得不到支持，为什么我要直言呢？我听说过在泰国的掸族人试图领导，但是他们是外部人士，没法影响这里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我从来没有听说掸邦内部的任何人试图领导——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想做这件事，但是我从没听到过有谁。”

“我们需要火花”

一位来自腊戍的年轻人透露，他读过一本叫《政治屠杀》²⁷的书。“我认为政府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他们训练我们活在恐惧里。人们自然而然就知道我们不可以直言。这种情况已经几十年了。所以要发起一场运动很难。僧侣们有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可以直言。但是他们需要支持者。支持者们保持沉默，因为我们一直学到的就是要沉默。不是我们不相信，而是我们害怕。如果我加入进来，我就必须离开家人，我不知道政府会不会伤害他们，所以我宁愿沉默地呆着，这样我个人的生活不会受到打扰。人们只在精神上支持他们。如果僧侣们有人支持，可能就会发生民族起义。1988年的时候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他们有政治知识。政治并不特别，它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完全不同：只要我能吃饱

²⁷这位参与调查者没有给出全名和作者。

穿暖我就不管别的了。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想的。1988年我只有两岁，但是我父母告诉我，他们那时会谈论权利与理想中的国家。那时他们的思想很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就只是火花，只要有一个火花他们就会追随着它。但是现在我们也需要火花。政府很精明，对人民搞‘政治屠杀’。”

“我们争夺土地和资源”

一位来自掸邦农村的年长男人回忆过去，他说，掸邦以前经历了许多次民族冲突——甚至包括掸民族内部。“我们为争夺土地和资源而战。”现在，他说，年轻人中的冲突更加普遍。“解决与其他民族的冲突比与掸族内部的更困难。受过教育的人在冲突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起冲突的时候，我们跟政府又没有联系，我们只能自己内部处理。”

“要一个真正的掸族人与其他民族的人共事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信奉自己的信仰，而且非常强烈。南掸邦人很信奉自己做生意的方式，比如说，他们从附近的其他邦进口茶叶，然后把产品运到仰光去卖赚取利润。”

——一位来自南掸邦的年轻男性

一位来自南掸邦的年轻男性透露，北部和南部的掸族人有着许多分歧。他认为，为了经济的更大发展，两个群体必须合作。与前述相似，他说掸族人“只追求好生意、好生活，所以他们不太关心其他人，只是关注于自己的家庭。他们也不太关心教育，因为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生意。”

一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仰光的掸一若开混血女性说，“（掸族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取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比如如果他们想关系近点一起做事，这是他们做的生意决定的。我认识的许多掸人，他们在仰光有自己的生意，不过生意不大。他们卖面条什么的。生意对掸族人很重要，他们不关心其他事。”她还补充道，“掸族人喜欢钱。如果你有钱，他们会接近你。”

“……但是缅族人不同”

所有受访者都说到掸族与其他民族的友好关系。不过，说到掸缅关系，无疑是一种紧张状态。据一位来自腊戍的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我们看其他少数民族就像我们一样。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可以彼此理解。但是跟缅族不同。我们没有种族偏见，但是我们对他们有着负面的看法。”这种对于缅族人的负面看法是从历史中得来的。过去，掸王和缅王之间有过多次战争。他接着说：“我的祖父告诉我们，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活要容易些，因为他们不会直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

影响。我们当时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是在缅甸政权之下就不再是这样了。村子里有很多士兵。直到今天还会强暴和虐待掸族人。因为这些原因，掸族人对缅甸人没有正面看法。”另一个被引用的关于掸缅之间紧张关系的事例是，人们提到掸族地区时称之为‘掸国’，而称缅甸地区为‘缅国’，据一位来自腊戍的年轻NGO工作人员说，这也对人们的思想有一定负面效果。

所有受访者都说，有一个广泛存在的观点是，缅甸军队大部分是缅甸人，因此村民们经常把军队和缅甸等同起来，反之亦然。这造成了负面的思维定式，就是所有缅甸人都是军人，所有军人都是缅甸人。两位年轻男学生评论说：“我们村子里有缅甸人，我们跟他们打交道说话得小心翼翼。正式地说，政府是缅甸的。我们看村里的缅甸人就是跟政府里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得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

两位在仰光的男学生表示，他们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在大学里受歧视，因此与缅甸师生都相处不好，“如果我们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比如克伦人叫‘邵’，掸人叫‘赛’，缅甸师生就会区别对待我们。他们不想跟少数民族的人交朋友。他们自然地表现出这个，所以我们怎么能成为朋友呢？我想这是缅甸与生俱来的。”

“他们认为我们是缅甸”

尽管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断言掸族人跟其他少数民族关系良好，但还是有一位掸族和若开族混血女性对此有不同意见，她有因为是混血而遭掸族人歧视的经历。“我是掸族和若开族混血。掸族不喜欢其他人，他们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我父亲是若开人。他们还不喜欢军队而我父亲是当兵的。我的家人，像我舅舅们，认为我们是缅甸人……我不是（真正的掸族人）。 ”

“卡拉OK法西斯主义”

以前我认为我不会投票，但是在我去柬埔寨（学习访问）之后我认为我应该投。大选之后，会有新的情况出现，现在这样下去不会发生改变。

——生活在仰光的中年女性

被问及对于即将到来的2010年大选的想法时，受访者反应不一：有些人看到了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有些人则保持怀疑。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评论说：“大选听起来挺棒。哇！听起来像是纯粹的民主，但是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回事。它是做秀。政府是在欺骗，坦率地说，他们骗得多了。但是他们努力把它的搞得很正式。就像是在剧院里表演一样。”他用了“卡拉OK法西斯主义”这个

说法——这是由斯基德摩尔提出的²⁸，意在描述在军管之下形成的恐惧和脆弱的气氛。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新宪法：“有一本叫《卡拉OK法西斯主义》的书，写的正是我们现在的事实。宪法就是对这个概念的贯彻。就因为这个概念我不喜欢这部宪法，也不喜欢这个大选。如果他们给与人民和政党自由，让他们去做自己的事，那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我认为情况不会改变（大选之后）。他们只不过是脱下制服，穿上便装。”

“形势非常复杂，”两位在仰光学习的年轻人说，“没有人可以预言政治形势，因为政府用了许多策略。比如说，人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如何参与，甚至不知道对这个事情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投票！大多数人，甚至是缅族人，都害怕政府。在缅甸这里，一些人甚至连说政治这个词都不敢。”

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INGO工作人员就昂山素季夺权的可能性发表评论：“我不相信任何特定的个人或政党。我不认为昂山素季掌权了情况就会自动好转。这不是人的问题，这是政治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我知道缅甸未来会更好，但是这需要相当相当长的时间。我也不敢肯定说NLD或是其他什么比较强大的政党会成为一個有力量的反对党，来推动这个国家向前。我们现在只有NLD可以依靠，而他们本身也相当脆弱。”

“我们只想要平等”

“我们梦想着没有特定的种族会享受特权，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遵守公开的规则。我们只想要平等。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

——两位在仰光学习的男青年

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于平等的强烈愿望。然而，部分人对于获得平等的可能性相对更加悲观。一位受访者痛惜掸族社会内部领导力量的丧失：“对于未来我只能看到更多的消极因素。”一位来自腊戍的年轻INGO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被训得像这样（恐惧而消极），那下一代一定不知道如何去领导。我个人对历史和政治很感兴趣，但是很难查到史实。政府造成了这种情况。比如我想了解掸族历史，了解过去的情况是怎样的，但信息匮乏，真相被隐藏。如果我想找到一些关于掸族的书，我得去泰国，那里有许多书！但是在国内，这里，没有，我只能去找了解相关事实的人。像这种情况，后代人怎样了解过去呢？他们将不知道要为掸邦或是他们国家做什么。没有这些知识，民族主义精神、热爱掸邦都无从谈起，我是这么认为的。”

²⁸Monique Skidmore《卡拉OK法西斯主义：缅甸与恐惧政治》（费城：费城大学出版社，2004）

每个人都希望和平。我们是佛教徒。村民们想要工作，想和平地生活。

——在仰光工作的年长女性

一位受访者指出政府害怕失去权力：“政府做过那么多坏事，他们害怕可能会垮台。他们害怕失去权力之后有麻烦。”一位来自东掸邦的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说。

“我想为我们的后人保护掸文化和文学，”一位来自东枝的年长男性说，“但是我不想跟政府作对，因为我害怕。我想即使政府限制我们，与政府合作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从我来说，我与各民族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包括缅族，我希望一直这样下去。我希望未来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生活。”

“更多地了解缅甸的族群”

“我去美国时候，人们问我‘什么是掸？’一些人甚至不知道缅甸在哪。所以知道掸族太困难了。跟其他民族相比，掸族没有得到支持。”

——保护掸文化的年长女性

大多数受访者说，国际社会在缅甸形势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多位受访者持有一个观点：缅中关系对于统治政权最为重要。据一位生活在仰光的NGO工作人员说：“这些国际社会声音或压力或关系，政府都不关心。他们唯一重视的就是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他们唯一努力维持巩固的。”当被要求详细说明前述观点时，他接着说：“原因是，缅甸是通往中国的主要后门，从地理上说，缅甸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位从事掸文化保护的年长女性赞同这个观点，她表示：“如果INGO真的想帮助我们，他们应该先教育中国政府。”

几位受访者指出，缅甸到处都是汉字，比如商标上等等，反而是掸文字在这些地方相对少见。

“我想建议国际社会多了解缅甸的民族。”

——来自北掸邦的男青年

一位来自掸邦北部的年轻男性受访者指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访问缅甸期间，没有机会会见主要民族领袖或是停火集团。他接着指出，国际行动者

与各民族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

受访者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教育来帮助缅甸积极发展。其中一些人只是一般性地泛指教育，但也有人举出了具体类型的教育，比如关于艾滋病的教育。另一个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掸邦需要来自NGO的更多帮助。“在缅甸有许多NGO，”两位在仰光学习的男青年说，“但是相比仰光，掸邦非常少……我不知道如果掸邦是不是允许NGO，因为对外国人存在限制。”

一位受访者建议在INGO和缅甸的CBO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协调与更深入合作。据一位在仰光工作的年长女性说，国际社会“可以支持CBO，但是要跟他们接触上不容易。外国人不能在掸邦和东部（掸邦）通行，所以如果他们想支持那里的人民，他们得找对人。”

“制裁对人民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制裁对人民有着负面影响，而对政府影响甚微或是没有影响。“所有这些制裁对政府都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对人民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政府中个人的财产没有减少，但是人民的生活变得极其糟糕，”一位来自腊戍的男青年说。他接着说：“欧盟和美国的制裁起到的效果只是导致了缅甸民众大量失业。”

“解除制裁，找机会在这里开展工作来激励变革。这可以直接作用到生活在军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因为媒体，游客不来，所以当地人得不到好处。钱并不是全部都进了政府的腰包，它还帮助了当地人。”

——来自北掸邦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相反，两位在仰光学习的男青年批评说：“政府不听国际忠告。制裁让他们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我们的政治形势。制裁是国际社会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因为政府不在乎别的。”

几位受访者还提到联合国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缺少进展。此外，东盟和联合国处理缅甸问题上采用的方式也被认为是没有效果。一位受访者猜测联合国可能会在什么情况下干预缅甸事务：“人民没有面临死亡的直接威胁。他们在遭受痛苦，是的，但是这跟非洲不同……情况当然不好，但是人民遭受的是一些间接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一位来自北掸邦的男青年说。他还认为，2007年僧侣暴动可能可以作为联合国干预的基础，但也指出“现在没有发生这种事……出了什么样的事联合国或国际上才能够干预呢？”

“强调事实”

“我爱缅甸，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我们有友善的人民，有许多有趣的地方。我们有美丽的土地。所以如果形势得以改变，生活在这里会很幸福。”

——来自北掸邦的男青年

一位年轻男性INGO工作人员对国际上关于缅甸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提出了以供替代的方式。“国际上的方式是建立在批评军政府基础上的，但是与其批评政权本身，国际社会应该批评政府对人民的管理方式。如果我有权力批评政府，我会批评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比如在教育、健康和经济体系上。我相信，无论政府执行哪项政策，如果你强调作用于人民身上的效果，这就是解决办法。如果有民主，我们就有权利和自由。但是我们的政府没有一个恰当的体系来支持民主。如果他们有良好的体系使我们生活得幸福，我不会在乎他们是军政府。我关心的是更好的生活方式。所以不要批评他们是谁，而要强调人民在这里遭受痛苦的事实。批评要讲事实。而不是感情用事。政府一直都能听到人们反映士兵强暴的事件，但是这没有用。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事！如果媒体说，根据某某某的消息，基于一个怎样事实，比如说虐疾：哪些民众快要死了，而政府正在花多少多少钱，就会有国际支持来给政府施压。我们的行为方式要更开阔，要有事实性的信息为根据。外部的媒体是带着情绪的。他们的态度很不尊重。他们是不错，但是他们根据感情来做事，这只会夸大形势。国际上的印象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风险很大也非常不安全。但是这并非事实。要批评那些影响到人民的政府行动，以事实为根据。有大量可用的信息！这是给国际机构的一个参考。”

缅甸案例

11名缅甸人接受了本研究的采访，所有人都生活在仰光。采访达到了性别的平衡，5位女性，6位男性。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年轻人，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所有受访者都是佛教徒。受访者中 有七位在NGO工作，其中一位在INGO工作。有三位记者，一位商人。

“我们来自中国山区”

“*缅族人不是平平常常、微不足道的。我们是强大的民族。*”

——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据一位主要在仰光活动的年轻NGO工作人员说，缅族人来自中国山区的莫卧儿部落。“我们来自中国，带着许多马匹。‘mar’就是中文里的‘马’。”那时缅甸有许多部落，“但是我们带来了一种系统性管理体系，这优于其他部落……我们影响了他们，因为我们的军队更强。我们还带来了文学和语言。那时缅族人没有宗教，所以我们虽然强大但是粗鲁……我们从孟族接受了佛教，我们还接受了他们的文化。缅族人认为孟族并不是真正在信仰佛教。”

“**缅族佛教文化**”

据一位主要在仰光活动的年长记者说，缅族文化通常被称为缅族佛教文化。“大多数缅族人是佛教徒。他们或多或少地根据佛的指示或是僧侣们的教导来行事。这种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缅族佛教文化。”

许多受访者一致认为，在缅语内部也存在着地区差异。一位住在仰光的年长NGO工作人员说：“有三个主要不同的次族群：安亚、约和奥沙。奥沙人生活在‘下缅甸’，安亚人生活在‘中缅甸’而且都是农村人，约人则生活在‘上缅甸’。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信仰，基于此，他们建立了自己部族。部族以信仰为基础。很难说清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有自己的方言和口音。其他缅族人判断他们的差异主要是通过他们说话的方式。”

一位住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的观点稍有不同：“缅族也只是一个族群，不过是（缅甸）占多数的族群。不过，因为地理位置，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他们根据信仰、地理位置和说话的方式来区分。”

另一位住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表达了对缅族文化的沮丧感。“从文化上说，我们太迷信，我们是在以老方式思维。我们不能做出改变。大多数缅族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比如说，他们不知道昂山将军，也不知道吴丹。”

“**孩子们无法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看到有许多机会政府是可以开展对话做一些事的，但是他们不做。政府可以支持教育，但是他们不，因为没有教育他们就好控制。*”

——来自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许多受访者表达了对教育体系的失望。一位来自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说，学生们只从自己出发考虑教育，把它作为获得权钱的工具。他还谈到了贫富学生之间的差距，他说有钱的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们学习的地方有更好的设施。

教学体系中另一个普遍提及的问题是教学方法。据一位来自仰光的年长NGO工作人员说：“在教育体系中，历史课里完全不教那领袖人物的，没有人物传记，没有那些让人感兴趣的理想主义的人。学生们只能看一看，他们不会真的去了解什么。只有基本事实，但是没有细节。它们（政府课程）就是要毁掉真实的事实。”一位中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赞同这个说法，他指出：“我快三十岁了，教科书一直在变，因为政府认为只要有些东西他们不高兴，就需要改变或是增加。所以问题是每一代人学到的东西都不同。我们没有同样的知识和理解。”此外，人们也说缅甸人在历史上的角色和贡献得到提升，而其他民族的贡献和英雄人物被忽略。

“在缅甸存在许多压迫和人权侵害，”一位来自仰光的年长男性说，“但是最糟糕的是下一代没法想象他们的未来。我们外在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内在不是。他们控制我们的思想，压迫我们。他们不只用枪。比如说，孩子们无法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没有机会这样想。他们不去想成为总理之类，而是梦想成为富翁，成为大商贾德萨，他们变得自私，剥削别人来致富。”

“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新闻”

几位受访者指出，政府把媒体用作蒙蔽人民的战略。“在报纸上，每天都很正常……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新闻，我们只是有一些政府做过什么、计划做什么、捐赠了什么给寺院等等。”一位来自仰光的年长男性说，“他们让我们变得闭塞，不让我们睁眼去看东西。我们无法非常自由地接收到信息。”

受访者的一位住在仰光的中年男性记者说，政府对媒体的管控是一项蓄意的策略，以防止人民互相了解互相理解。“我们不知道其他民族的现实，因为政府控制媒体。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那里的处境。”

“游客不来”

从缅甸传出去的信息也少。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国际社会缺少对缅甸形势的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到缅甸观光的游客稀少，都跟国际制裁有关。此外，制裁直接关系到昂山素季和全国民族联盟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外部世界害怕来到缅甸，因为NLD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外部人士认为缅甸是个黑暗的地方，他们不该来旅游，这里不安全。”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解释说。她说，昂山素季请游客不要来缅甸，以此作为与政府对抗的方式，在她看来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游客们不来了，人民都在受苦，他们失去了机遇，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所以制裁的结果是，我们仍然无法改变我们的政府。”她强调，应该利用政府提供的每一个小机会，扩大这些机会，这很重要：“（政府）当时（1996

年缅甸向外国游客开放）为人民开放了一点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帮人民好好利用这些机遇，底层人民就会有更多有用的机会。”

“农业或政府”

缅族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是务农。传统上，缅族人生活在缅甸中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因此，一些缅族人迁移到其他少数民族邦寻找资源，维持生计。一位住在仰光的年轻女性说：“缅族人到了这些邦，他们又在政府里有很多关系，能从政府打上交道，所以他们就从自然资源中获得了比其他民族人民更多的利润。”

“他们还跟军政府共事，”一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说，“我想军人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缅人——纯种的缅族人，不包括混血或其他民族。如果加上混血，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缅族人），百分之三十是其他民族。”也有许多缅族人做生意。据一位仰光的年轻女性记者说，“大多数经济活动被多数民族所掌握，所以（我们）没有太大困难。”

人们普遍反映缅族人很难在非政府组织中找到工作。一位中年商人说：“我努力申请进一家NGO，但是作为缅族人，英语又不好，我很难弄到推荐信，所以我没法找到工作。大多数NGO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其他民族。”几位受访者进一步说，一些NGO只为几个特定的少数民族工作。

一位仰光的年轻男性经济学学生提到，1974年以来缅甸一直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据他说，政府“按每年2.02%的增长率来得出新的数据。”他接着说，获得大学学位并不一定工作就有了保障。“就靠这个学位我们没法获得专业性工作。我们帮父母打点生意或是帮其他认识的人工作，但是它可能跟我们的学位无关。因为教育体系的原因，我们的资质不够。”

“即使效忠政府的缅族人也没有特权”

大多数受访者感到缅族人没有或是几乎没有因为他们的民族而享有特权或是特殊机遇。一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说，特权只给那些身居政府高位的人。“但是如果你是普通人，什么也不会给你，中产阶级跟其他人的经历也是一样的。（军队和政府的）底层没有特权。”他接着说，腐败泛滥，尤其是在底层官员和军官之中，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薪水太低。

这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也称，武装集团做过一些令人发指的事，但是一旦他们跟政府签署停火协议，他们也就得到了巨大的特权。“我们是公民，当好人就没有特权。政府给他们（停火集团）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不用申请许可。即使效忠政府的缅族人也没有特权、没有机遇做这种事！”

“绝对优先权归佛教”

“我们想从事政治。我想成为有助于改变局势的人，但是我家。如果没有家庭，你可以去做这些事。在其他国家，人民是安全的，而且吃得饱饭，所以他们可以从事政治。而我们食不果腹、缺乏安全，我们就不可能考虑政治上的事。”

——一位退休政治高官的儿子，中年人

一位中年女性佛教徒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担任政府公务员的绝对优先权不归缅甸族，而是归佛教。“我注意到，缅甸族、若开族、孟族人在政府中任职，”她说，“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她解释说，佛教徒听话，他们服从长辈，因此对政府更加顺从。此外，政府首先考虑将佛教作为担任政府公务员的前提，是为了制造团结的假像。“当我们办公事到寺庙里去的时候，其他宗教的人不会拜佛。他们站着，不会跪下去。如果（政府公务员是）佛教徒，他们全都跪下，所以看起来，政府里的每个人都是团结的，他们看起来跟人民一样。”她认为这是政府排斥基督教战略之一：“政府害怕基督徒会影响其他人，因为他们思想开放，生活方式不同。当局不想让基督徒扩大影响。”

“独裁体系对谁都没好处”

如前所述，缅甸族人没有因为自己的民族得到任何特权或机遇。因此，许多受访者感到在独裁统治下缅甸族人也遭受着痛苦。据一位在仰光工作的年轻男性NGO人员说：“我们跟军政府关系不好。它是一个独裁体系，对谁都没好处。”

另一位受访的中年男性记者进一步指出：“缅甸族的利益与其他民族的利益是相关的，也是一致的……跟其他民族是一样面对这个军管的局势。”不过，他承认，“从刑讯和威胁这样的政治事件来说，比起其他地方的人，我们在仰光遭受的痛苦要少一些，因为军队对仰光的人不做这些事。”他接着说，在仰光这样的较大城市，信息相对容易传递出国，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形式，因此政府对待城市居民更加谨慎。

大多数受访者还说到缅甸的恐惧文化。他们经常提到，恐惧迫使人民不得不服从于政府。“政府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得做。”一位在仰光工作的年轻男性NGO人员说。当被问及人民为什么会有恐惧感时，他回答说：“看看2007年，他们打僧侣，朝他们开枪！连僧侣他们都敢对他们这样。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按他们说的做，就会是这个下场。”他也提到，在NGO工作以后，他比较能克服对政府的恐惧感了。

“我恨政府。我懂得越多，我越恨他们，因为我的民族兄弟们的处

境，因为缅甸没有发展。”

——缅甸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在仰光某NGO工作的年轻男性受访者解释说，即使他没有参与政治运动，他也总是让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确切了解他的行踪，这样政府就没法让他消失。“有时候，人死在监狱里也没人知道。不过，只要有人知道了，他们就能在舆论上制造一些影响。”

“政府分割我们”

据一位在仰光的青年男性NGO工作人员说，政府有目的地把缅族人民划分开。他说，政府运用一些物质层面的差异，比如说阶级和职业，来划分缅族人口。“在人民中间，我们被划分称普通人和军人。”第二，教育体系不是开启民智，而是禁锢思想。“我们受到教育是我们为自己，不要帮助其他人。”第三，政府运用政治手段在缅族人中产生分隔，比如，是站在政府这边还是反对党这边。他为此感到悲哀，“政治团体从来不团结协作。每一个团体都只顾自己的事，这不是真正的政治工作，包括NLD。他们只为自己服务，不是真的为了政治，为了人民。”

另一位受访的年轻男大学生说，缅族人不像其他民族一样团结，因为不像基督徒那样在礼拜日做礼拜的时候也能有一些社交活动，佛教徒在寺院里彼此之间不说话，因为都在自己冥想。“我们没有一个宗教性的网络。”

“第九个民族”

“他们不是缅族人。他们是缅甸的第九个民族。所有权力和机遇都归这个新的民族所有。”

——在仰光的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在仰光的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说，缅甸有第九个民族：“兵族”。“他们被称为缅族，但是这个部族唯一的身份是军人。许多其他民族的人在军人部族里，但是当他们加入进来，他们就脱掉了自己原来的身份，兵族就是他们唯一的身份。他们受训、洗脑，他们变得跟所有人作对，想抓所有人。他们不是缅族人。他们是缅甸的第九个民族。”他认为，所有权力与机遇都专供这个新的部族所有。他接着解释说，缅族人和“兵族”不易相处。“我有几个侄子在兵族里，我们都没法好好谈话。阶层不同。我的弟弟在军队里，他是个上校，但是我们没法交流。我们彼此还见面，但是没有信任。”

“我不是真正的缅人，因为我有部分掸族血统”

“我的父母不让我跟中缅甸的人玩。我也是缅人，但是我们歧视他们。我们不喜欢他们。”

——中年缅掸混血女性

一位受访的中年缅掸混血女性提供了对跨族混血人士境遇的描述。据她说，掸邦有两种缅族人：混血的和来自中缅甸的缅族人。这两个群体“没有联系。跟掸族混血的缅族人不是真正的缅甸人（此人交替使用缅甸和缅族）。我不是真正的缅甸人，因为我有部分掸族血统。”因此，她跟缅族人和掸族人都没法交往。“我跟掸族人交往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真正的掸族人’。我跟缅甸（缅族）人交往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真正的缅甸人’。这让我很苦恼。”

“民族关系取决于政府政策”

许多受访者都表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是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歧视的主要来源之一。受访者们提及最多的引发仇恨的历史事件就是彬龙协议。

受访者多有提及的族间关系紧张的另一起因是，古代缅甸征服缅甸的少数民族，随后废除了传统的治理和社会组织，以缅族的组织取而代之。“还有，孩子们受到的教育也带有父母们的成见，他们的思想被定型，受到了父母的过度影响，”仰光的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我祖父说，如果遇到一条眼镜蛇和一个若开人，要杀死若开人。因为他有个侄女嫁给了若开人，那个若开人虐待她很厉害，所以现在我祖父恨若开人。他教我们家里人也包括我要恨若开人。现在我是成年人了，我知道不是所有若开人都坏，许多人挺好的，但是我们仍然记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留在我们许多人脑子里，而且我们又把它传给其他人。”

“政府不想让各民族人彼此聚到一起……如果他们关系近了，会有损政府。”

——一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

一位退休政府高之子说：“民族关系取决于政府政策。”为了解释他的观点，他说起了自己的童年，以及当时全国范围的中小学生运动节。“在这个节日，我们彼此相识，建立了网络与联系。但是这个项目1988年就停掉了，因为这是所有民族聚到一起的唯一机会。政府不想让各民族人聚到一起……（因为）如果他们关系近了，会有损政府。如果能有像这个节日这样的一些定期活动，就能建立广大的网络和良好的关系，政府可不想这样。”

“我希望人民更有批判性”

“每个民族都有好人和坏人。”

——仰光的年轻女性记者

大多数受访者感觉缅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不错。许多人也感觉少数民族人民不能把军政府和缅族人区分开。“到处都有关于军人的不好的故事。因为这些不好的故事，大多数人不信任缅族人。”一位在仰光的缅掸混血女性、NGO工作人员说。由于她是混血（缅—掸），这位受访者经受了反缅歧视——甚至是在为NGO工作的时候，“我在一家NGO工作的时候，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缅族人，所以你可能不是好人。’”

一位在仰光工作的年轻女性记者说，“每个民族都有好人和坏人。缅族人也有好人和坏人。他们（少数民族）可能有与坏缅人打交道的经历，所以他们会那样。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像他们认为的那么坏。我希望他们知道，大多数人都在做好事，尽管有一些坏人在做坏事。我希望人民更有批判性。”她接着说，“我希望跟其他民族的人交往，所以我去接触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因为我想帮助改变他们对缅族的看法。年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是缅甸人’，但是长大以后，认识到存在许多成见和歧视，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我确实感到震惊！”

“有一天，我们会团结一心”

受访者们表达了对于民族团结的强烈愿望。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我们（所有民族）应该团结。现在，我们只是彼此歧视，这种受压迫的情况还会继续存在，政府正想看到这样，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如果我们想彼此相助，我们就要学习传统文化。”

——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

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认为，人民需要一位热爱所有人民的英雄，像昂山将军这样。“如果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来为我们而努力，我们就有可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目前我们处于分裂状态，各自为政……有一天，我们会团结一心。我们会知道我们是被分裂开来的，我们会为统一而奋斗。”

“我们的理解不当”

“无论你是缅族人，还是少数民族，这并不重要。如果你有学识，内心和谐，你会理解其他民族。”

——仰光的中年男性记者

一个频繁指出的民族间团结所面临的挑战是文化差异。“我们去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们违反了他们的价值观，无意中就冒犯了他们。”一位在仰光的年轻男大学生说，“少数民族人会说缅语，但是我们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所以如果我们想彼此帮助，我们就需要学习传统文化。”一位生活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工作中，我们和克钦人共事，但是在晚餐后他们不洗餐具，因为晚上做这件事是不吉利的。但是缅甸人认为这样很脏。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传统和信仰，我们就会对他们一直有一个负面的印象。”

“因为历史冲突，孟族、克伦族、钦族和若开族都非常恨缅甸族。缅甸族士兵折磨过他们。他们看不出我们和军人的区别。我是体制的受害者！”

——年轻男大学生

一位年轻男大学生说：“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学习民族文化。在学校里，我们只能学到缅甸英雄的知识，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我们需要学习更多有关他们（少数民族人）的知识。”

另一位受访的中年记者提出了对于民族冲突中政府角色的见解：“要让所有民族对于其他民族都不怀有任何偏见是很难的，因为接连几届的政府都不去设法帮助各民族彼此了解。比如说，如果能有关于民族权利的明确的法律，如果人民都能遵守这些法律，我想就不会有误解。”

“让人民发言”

“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来开创一个空间，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合作，那就有可能得到改善。”

——一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中年人

就如何改善缅甸的民族间关系，受访者们给出了多种意见。一位中年男性记者说，改善这些关系最重要的步骤是制定一部好宪法。“首先，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最基本的是宪法，而且我们必须有关于所有民族的权利与优待的明确界定……否则就很难和谐共事，也很难帮助人民互相了解。”他还提议更好地利用媒体来提升相互之间的了解：“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媒体做这类事（‘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项目）。如果我们可以在媒体上让那些人发言，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互相

了解。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媒体表达思想和感情，我们就会了解彼此的生活环境，并理解他们。”

以上那位退休政府高官之子也说：“如果我们有一人或一个组织来开创一个空间，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合作，那（关系）就有可能得到改善。一些组织通过在缅甸的各个地方开展活动来做这件事。有了这些合作的经历，各民族间的成见就会减小。这种类型的发展与慈善工作在我们国家应该更多一些。”

“我不指望2010年有多大改变”

问及即将到来的2010年大选，许多受访者讲述了他们在2008宪法公投时的经历。有几个人当时拒绝参加，因为共同的看法是结果已经预定，因此他们个人的投票无关紧要。两位受访者说，他们到柬埔寨去参加了一次访问，就是在那里他们了解了NGO在柬埔寨后冲突时代发挥的作用。这两个人在2008年公投中都没有投票，“但是在柬埔寨参观访问之后，我知道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选举，了解宪法和国内的真实境况。”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

“我的想法是，选举的时候联合国或其他国家政府——但不要是中国或北朝鲜——能来帮助计票。”

——年轻男大学生

许多人不相信2010年大选能带来任何积极的发展。“这次选举我会参加，”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但是我不太指望2010年能有太多积极的改变。”许多受访者认为缅甸的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到选举，“光明的一面是，宪法会开始生效，规则和体系也会产生。他们不能在体系之外操作。所以他们有可能就会被抓，他们也更难为所欲为，（因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法规考虑进来。”

一位来自仰光的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大选可能产生的希望。“宪法规定军队已经占掉百分之二十五（的议会席位）。其他的则属于人民。但是人民的领袖沉默不语，他们没有发出声音。如果（我们）有一样的声音，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可能在大选中赢得百分之七十五！”他接着说，“对那些有机会当选的人来说，他们必须为此而奋斗。政府可能打开了这扇门，但是人民必须靠自己走过去，（我们）必须当选，必须为此而奋斗。”

“我们需要共同的目标”

一位年长的男性NGO工作人员认为，为了改变国家的境况，“我们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行动方式……这个体系已经存在了60年，所以没有一个多层次的方式情况就不会改变。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40年到60年。比如，1964年学生们设法参军来

跟士兵们作斗争，但是后来他们自己也成了士兵，做着跟他们同样的事。正是因此我们需要同样的目标，否则这些目标就会被这个体系所同化。”

“目前缅甸是一条不知所措的小鱼，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变革发生之后，缅族人可以起领导作用，因为我们是多数民族。”

——在仰光的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

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认为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需要更大的团结与合作。“我认为，NGO与工商企业是中产阶级。他们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连接点。如果NGO和工商企业能努力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个国家就会发生改变。”她也指出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NGO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而工商企业主要归缅族人所有。

“这种境况是我们的机会”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变革，我们就需要改变个人的态度。不管领导人为了实现民主作出了多少努力，不管他们是不是尽了全力，如果这个人交出权力，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我们希望真正的民主，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没有态度上的改变，我们不会拥有真正的民主。”

——退休政府高官之子

“我认为这种境况是我们的机会，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说，“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如何尽我们的全力，如何找到新的方式，我们如何去生存，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为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战胜挑战，尽全力来克服困难是我们最大的优点。在独立之前，人民与昂山将军团结起来，人们团结一致共同争取独立。独立之前也有许多斗争和运动。我们现在就像那时一样。我们正在迈出第一步。”

一位年轻男大学生说：“我们需要致力于各民族的团结，然后才是民主。我们首先需要互相尊重。”他强调了巴基斯坦的例子，由于人民内部缺乏团结，他们只能面临一个失败的国家。“政府是谁不重要，他们如何统治人民才重要。为了团结，我们首先必须让他们（少数民族）明白，不是所有缅族人都是军人。我们需要就这件事做出解释。”

“我们不会放弃”

一位年长的男性NGO工作人员回忆他造访南非的经历说：“我们不可能确切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拥有的一个机会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

力……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还被关在牢里的时候，我问许多人那里的情况，他们说他们觉得无望。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样，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仍然有希望，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变我们的境况。”

人们也强烈希望能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一位中年女性佛教徒指出了政府惧怕昂山素季这个事实的讽刺意味：“到她住所的路都封起来了。他们惟一害怕的一个人是那个女人，那位女士。她是惟一个能当总统的人，他们怕她！”

“变革必须从内部发生”

大多数受访者感到，国际社会不仅对缅甸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还不了解现在的真实境况。“我感到国际社会不太了解情况，一些应该做的事都没有做。”一位年轻男大学生说：“比如说，我跟普通百姓交谈的时候他们全都有同感：被国际组织、团体和其他国家政府所抛弃。有时国际团体甚至支持军政府。人们感觉国际组织恰恰是在使这种环境恶化。”

“对于国际组织或一些机构，最重要的事是提供有关政治和民主的充分认识。我们需要认知和教育。如果所有民族都有充分的认知和良好的教育，他们就能自己管理好自己。”

——年轻男大学生

受访者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重大的责任要靠国内的人自己来承担。“我不相信美国，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标动机。”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说，“他们想削弱中国的力量，而不是真的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内的人必须自己争取民主。”

“不要只是捐款做慈善，还要知识和训练”

一位受访者解释了缅甸内部的许多NGO如何开展和平相关的工作而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我们进行和平培训……但是我们把它叫发展培训。”许多人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在当地人的能力建设方面做更多的事，对象应包括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普通大众，这样他们就可以靠自己去改变形势。“年轻人做不了事，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压迫，一直都只有很小的空间，所以我们没法靠自己来行动……他们没有设立目标，有许多人不抱希望，”一位年轻女性记者说。关于能力建设训练，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建议，由缅甸人训练缅甸人更好，因为“政府恐惧外国人，如果他们看到白人会问许多问题，工作会不好开展。”

一位年长男性NGO工作人员建议，INGO应该提供目标与价值观的培训。“NGO工作是为了让人民提高认知水平，为他们开发思维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此外，“就因为恐惧，我们没有办法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以NGO需要恢复

和增强人民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开阔眼界。应该帮我们确立目标，不要只是捐赠和做慈善，而应该提供知识和训练。”一位年轻男大学生赞同这种说法，他说国际社会可以在建立当地组织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历史上有从事宗教和地方事务方面工作的组织。我们需要这样的组织。首先基于宗教与当地事务，然后最终是政治。首先人们必须建立社会与宗教组织，然后我们可以实现绝对的民主。”

一位年轻男大学生建议，NGO、媒体，以及一些有名望的个人比如企业家，应该给政府施压，在全国性课程中纳入民族教育。他举了这种施压的一个成功范例，他说：“在纳尔吉斯之后，人民努力要求政府在全国性课程中纳入应急资讯，政府就做了。”

“提升认知能力的媒体”

许多受访者感到国际媒体可以为缅甸做更多事，尤其是在提升认知能力方面。“BBC、美国之音，他们说政府一些不好的事情，政府就说他们撒谎。”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说，“我们本来就知道政府的坏事，因为我们自己就在遭受政府的折磨！如果BBC和美国之音及其他媒体能够更侧重于提升认知能力的方面，起到的作用会更大，因为人民会受到教育，会着手自己改变这个国家。”

一位年轻女性记者建议，国际媒体应该更多地让国际社会加深对这个国家真实境况的了解。“缅甸安全又美丽，但是人们不这样认为，”她说，“外部的媒体应该展示这些。”

一位中年男性记者强调了，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发表针对缅甸政府的言论时，需要注意信息的清晰性。“不管什么时候他们做什么事，都应该做得明明白白，这对于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非常重要。我们听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面，也就是（缅甸）政府那一面。”

“更多对话”

一位年轻男性NGO工作人员建议，在解决民族紧张关系问题上，政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政府必须往后退一步，为民族对话提供便利，不要强制，也不要干涉，只是提供便利。每个人都有需求，我们需要拿出来谈。目前他们只是跟停火集团对话，给他们权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代表全体少数民族人民，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也建议在国际社会和缅甸政府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对话，他举了美国参议员吉姆·韦伯的例子，美国公民约翰·耶托由于非法进入昂山素姬在仰光的住所而被监禁，是韦伯帮助耶托获得自由。

“了解人民的真实处境，支持我们”

一位中年女性NGO工作人员恳请国际社会尽力去理解缅甸局势中的一些具体区别。“人民不是政府。国际社会只是看到了一些面上的情况，所以他们停止了人道

主义援助。但是人民需要人道主义帮助。所以请注意这些不一样的观点，关注人民的需要，尽可能地帮助我们，把我们当作人来看。在国外的人，请不要忽略在我们国内的人民，设法联络安理会，即便你来自其他国家。没有其他国家的同意与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采取行动。请了解人民的真实处境，支持我们！我们无援无助，因为他们（国际社会）没有看到真实的境况。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能对缅甸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中国和俄罗斯什么都不答应，所以人民输掉了。我们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

参考文献：

Amott, David (2004), 《缅甸：如何理解将军们的“路线图”——简要指南及文献链接》缅甸图书馆，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how10.htm> (2010年2月11日访问)

Amott, David (2004), "Burma/Myanmar: How to read the generals' 'roadmap' – a brief guide with links to the literature," Burma Library,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how10.htm> (accessed February 11, 2010).

Callahan, Mary P., 《政策研究》第31期，《缅甸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分权、占领、共存》 东西方研究中心，华盛顿，2007，p.6.

Callahan, Mary P, Policy Studies 31, Political Authority in Burma's Ethnic Minority States: D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Coexistence,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7, p.6.

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2009)，《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缅甸国内社会对纳尔吉斯热带风暴的反应》，金边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2009), Listening to Voices from Inside: Myanmar Civil Society Response to Cyclone Nargis. Phnom Penh.

Hla Min (2000) 《缅甸政治形势及缅甸的区域角色》，缅甸共和国国防部战略研究办公室，仰光。

Hla Min (2000), Political Situation of Myanmar and its Role in the Region, Office of Strategic Studies, Ministry of Defense, Union of Myanmar, Yangon.

国际危机组织 (2003)，《缅甸背景介绍：少数民族政策》，亚洲报告 No. 52, 网址：http://www.crisisgroup.org/library/documents/report_archive/A400967_07052003.pdf (2010年1月18日访问)。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yanmar Backgrounder: Ethnic Nationality Politics, (2003), Asia Report, No.52. http://www.crisisgroup.org/library/documents/report_archive/A400967_07052003.pdf (Accessed on 18 January 2010).

国际危机组织 (2009)，《缅甸：迈向大选》，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 174，2009年8月20日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9) Myanmar: Towards the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174, 20 August 2009.

Kramer, Tom, (2009) 《非战非和：缅甸停火协定的未来》（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院）。更多缅甸民族冲突背景信息及当前形势。可访问：<http://www.tni.org/report/neither-war-nor-peace> (10/01/10访问)。

Kramer, T. (2009) *Neither War Nor Peace – The Future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s in Burma*,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msterdam. Available at <http://www.tni.org/report/neither-war-nor-peace> (accessed 10/01/10)。

Lederach, John Paul, 《冲突转化小册（Intercourse: Good Books, 2003）》，1—13

Lederach, John Paul, *The Little Book of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tercourse: Good Books, 2003), 1-13.

Lederach, JP., 《分裂社会中的和平建设和和解维系》美国和平研究所, 1997, p.13.

Lederach, J.P., *Building Peace, Sustainable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7, p.13.

Lorch, J. 和 Will, G., (2009) 《缅甸被遗忘的冲突》，德国国际及安全事务研究院，柏林。

Lorch, J. & Will, G., (2009) *Burma's Forgotten Conflict*,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Berlin.

《彬龙协议》：缅甸图书馆，《彬龙协议，1947》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2010年1月22日访问)。

Panglong Agreement: Burma Library, "The Panglong Agreement, 1947," http://www.burmalibrary.org/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accessed on 22 January 2010).

Project Maje 《灰烬与眼泪：与关岛的缅甸难民的访谈》。ProjectMaje.org, <http://projectmaje.org/rep0301.htm> (2010年1月21日访问)。

Project Maje, "Ashes and Tears: Interviews with Refugees from Burma on Guam," Project Maje.org, <http://www.projectmaje.org/rep0301.htm> (accessed on 21 January 2010).

Monique Skidmore 《卡拉OK法西斯主义：缅甸与恐惧政治》（费城：费城大学出版社，2004）

Skidmore, Monique, (2004), Karaoke Fascism: Bur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2004).

Soth, P. N. 和T. Miletic (2006). 《和平学入门及研究方法》 金边, 冲突转化联盟。

Soth, P.N. and T. Miletic (2006), Introduction to Peace Stud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Phnom Penh, The Alliance for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UNDP/MOPS/UNOPS (2007) 《缅甸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调查, 贫困状况》, 仰光, 缅甸

UNDP/MOPS/UNOPS (2007) Integrated Household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in Myanmar, Poverty Profile, Yangon, Myanmar.

Varshney Ashutosh, 《种族冲突的公民生活——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耶鲁大学出版社, 美国, 2002. p. 46-49

Varshney Ashutosh, Ethnic Conflict Civic Life –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Yal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p. 46-49

